FATES

AND

FURIES

命运与狂怒

婚姻就是一个罗生门，只有秘密，没有真相

[美] 劳伦·格罗夫 著
胡织女 译

LAUREN

空降亚马逊畅销总榜 × 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短名单 × 位列科克斯书评决选名单

美国独立书商协会头号选书 《华尔街时报》秋季15本大书之一 BuzzFeed秋季19本必读好书之一 亚马逊年度十大好书之一

要往灵魂深处走多远，才能真正了解一个人

《追风筝的人》的编辑麦格拉思做梦都想签的作品 《欲望都市》主演莎拉等时尚名媛纷纷晒书

"这本书，胜过我 2015 年读过的任何一本小说。"———— 美国前总统 奥巴马

中信出版集团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FATES

AND

FURIES

命运与狂怒

婚姻就是一个罗生门，只有秘密，没有真相

[美] 劳伦·格罗夫 著

胡织女 译

LAUREN

空降亚马逊畅销总榜 × 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短名单 × 位列科克斯书评决选名单

美国独立书商协会头号选书 《华尔街时报》秋季15本大书之一 BuzzFeed秋季19本必读好书之一 亚马逊年度十大好书之一

要往灵魂深处走多远，才能真正了解一个人

《追风筝的人》的编辑麦格拉思做梦都想签的作品 《欲望都市》主演莎拉等时尚名媛纷纷晒书

“这本书，胜过我 2015 年读过的任何一本小说。”———— 美国前总统 奥巴马

中信出版集团

版权信息

书名:命运与狂怒

作者:[美]劳伦·格罗夫

译者:胡织女

ISBN:9787508690476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献给克莱（当然是他）

FATES

上半场 / 命运

1

一阵密集的细雨从天而降，仿佛窗帘快速掠过一般。海鸟不再鸣啭，大海回归寂静。照在水面上的灯光渐渐暗淡，远望过去是无际的灰色。

两个人沿着海滩走来。她穿着绿色的比基尼，曲线玲珑，美丽动人，尽管这是缅因州的五月，天气仍然寒冷。他身材高大、生气勃勃，浑身散发着一种引人注目的光芒，能攫住人们的目光。他们是玛蒂尔德和洛托。

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看着潮池，里面净是长满刺的生物，它们在悄然离开时卷起一层层沙浪。接着他捧起她的脸，吻她苍白的嘴唇。此时此刻，他幸福得可以立刻死去。在幻觉中，他看到海水在不断上升，要把他们吸进去，吞噬他们的血肉，在波浪深处用其珊瑚臼齿碾碎他们的骨头。要是有她在身边，他想，他愿意唱着歌漂走。

哦，他还年轻，只有二十二岁，而且就在那天上午他们才秘密结婚。在这种情况下，如此夸张是可以原谅的。

她的手指沿着他背部脊柱的起伏摩挲，这令他的皮肤有种灼热感。她把他往后推，同他走上一个长满了海豌豆秆的沙丘，然后下到一堵挡风的沙墙边，这里要暖和些。在比基尼文胸之下，她身上的鸡皮疙瘩已呈现出淡紫色，乳头冻得凹了下去。此时，他们跪在地上，尽管沙地粗糙扎人，不过这不要紧。天地间仿佛只剩彼此的唇齿和双手。他把她的腿挪到他的臀部处，紧压她，用自己的体温包裹着她，直到她不再发抖，并用自己的背为她挡风。她那红通通的膝盖被举向空中。

他有种强烈而无法言喻的渴望。是什么呢？他想融入她。他想永远生活在她的温暖之中。他生命中的人像多米诺骨牌似的一个个离他而去，因而他要用每一个动作钉牢她，这样她就无法抛弃他。他想象一辈子就这么固定在海滩上，直到他们成为一对老年夫妻，清晨健走锻炼身体，皮肤像喷了漆的胡桃仁。即便老了，他就是拖也要把她拖进沙丘，爱抚她那小鸟般柔弱的性感骨骼，即便那时她所有的不过是整形的臀部、仿生的膝盖。救援无人机[注]隐隐约约出现在空中，闪着灯，低沉而洪亮地叫道“私通！私

通！”想驱逐他们，让他们像罪犯似的离开。就这样直到永远吧。他闭上眼睛，默默期盼着。她的眼睫毛轻触他的面颊，大腿环着他的腰，他们达到了这件让他们感到恐惧的事情的第一次高潮。婚姻意味着此生不渝。

（他原本准备了一张像样的婚床，这样就有了一种隆重的感觉：他偷用了室友塞缪尔的海边别墅，从十五岁开始他每年夏天都在这里度过，所以知道他们把钥匙藏在花园里的玳瑁龟壳下。房子里装饰着方格和印花图案，还有Fiesta[注]彩瓷餐具，到处都落满了灰尘；夜间灯塔连闪三次[注]的光照进客房，房间下面就是崎岖不平的海滩。他曾想象以这种方式跟这位他花了心思才追到手的漂亮姑娘度过他们的第一次。但是玛蒂尔德提议在户外同房真是太明智了。她总是对的。他很快就会知道这一点。）

它结束得太快了。她一喊叫，躲在沙丘边的海鸥就如射出的子弹般冲上低低的云层。后来，她给他看了腰椎处的擦伤，这是他把她一再地向下压时被蚌壳弄伤的。他们两个人贴得太紧了，所以当他们大笑时，他的笑声是从她的腹腔里发出的，而她的笑声则出自他的喉咙。他吻着她的脸颊、锁骨，还有那看得见血管的苍白的手腕。他以为自己那极其强烈的欲望可以得到满足，可是没有。结束反而是另一次开始。

“我的妻子，”他说，“你是我的。”或许可以这么说，他不是融入她，而是把她完整地吞了下去。

“哦？”她说，“也对。因为我是奴隶。因为我那高贵的家庭拿我换了三头骡子和一桶黄油。”

“我爱你这黄油桶，”他说，“现在黄油桶归我了。真咸哪，真甜哪。”

“别说了。”她说，脸上的微笑瞬间消失了。她一贯有着娇羞的笑容，所以见此情景他感到十分诧异。“没有谁会属于任何人。我们已经跨出了更大的一步。这是个新的开端。”

他若有所思地看着她，轻轻地咬了咬她的鼻尖。两周以来他全身心地爱着她，甚至认为她是透明的，就像一块玻璃。他可以参透她，一眼看透她最深处的善。但玻璃是脆弱的，他得小心点。“你说得对。”他说，心里却想，不，他们互为所属。这一点毫无疑问。

他们两个人的皮肤之间只有一点点缝隙，连空气都几乎无法挤进去，也几乎容不下他们身上已经变冷的、滑溜溜的汗水。即便如此，还是有第三者已经悄悄潜入，那就是他们的婚姻。

---

1. 救援无人机在海滩上很常见，通常体积较小，用以协助救生员应对突发事故。——编者注

2. Fiesta，知名瓷器品牌。——编者注

3. 连闪三次指灯塔的光在一个周期内闪三次。——译者注

2

他们爬过岩石向房子走去，之前离开时他们让里面的灯一直亮着。

婚姻这个联合体是由截然不同的成分组成的。洛托张扬、光芒四射，玛蒂尔德则恬静、警觉。人们很容易相信他是较好的一方，是奠定婚姻基调的一方。的确，到目前为止他生活中的一切，都在引导他走向玛蒂尔德。如果他的生活不是为她走进来的那一刻做准备，那就不会有他们。

毛毛细雨变成了豆大的雨滴。他们加快脚步，匆匆走过海滩的尽头。

（让我们暂时把他们搁置在记忆里：清瘦，年轻，正穿过黑暗、越过冰冷的砂石、走向温暖。我们还会回到这一刻。但眼下，我们还是将目光定格在他的身上吧，因为他太出色了。）

洛托喜欢这段经历。他总是说他出生在飓风之眼。

（从一开始，就有些天意弄人。）

他的母亲那时很漂亮，他的父亲也还活着。那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的一个夏日。佛罗里达的哈姆林农场。庄园装饰一新，家具上还挂着标签。百叶窗没有被拧紧，因此第一阵狂野的暴风雨扫过时，它发出巨大的声响。

此时，出了一阵太阳。雨滴从酸橙树上滴落。在这平静的间隙，灌装厂发出的咆哮声穿过他家的五英亩[注]灌木林。走廊里，两个女仆、一个厨子、一个园艺师，以及一个工头都将耳朵贴在房间的木门上。房间里，安托瓦内特正躺在白床单上痛苦地挣扎，高大的高文用手扶着妻子的头。洛托的姑妈萨莉蹲下去接住这个婴儿。

洛托降临人世了：像个小精灵，四肢修长，手脚巨大，肺出奇地强壮。高文举着他凑到窗户的亮光处。又起风了，槲树伸展它那长满青苔的枝干，像是在指挥暴雨。高文喜极而泣。“小高文。”他随口说出儿子的名字。

毕竟，是安托瓦内特在承担生育之苦，而且她已经把对丈夫的一半热情分给了儿子。“不。”她说。她想起有一次与高文约会，坐在剧院里的红色天鹅绒座位上，屏幕上出现“卡米洛特”几个字。“叫他兰斯洛特吧。”她说。她的男人都必须以骑士为主题。她现在可不是一个没有幽默感的人。

风暴再次来临前，医生为安托瓦内特缝合了伤口。萨莉往婴儿的皮肤上擦了一些橄榄油。她感到手上拿着的仿佛是自己跳动着的心脏。“兰斯洛特，”她轻轻说道，“瞧这名字！你将来会被折腾得够呛。不过不要烦恼。我保证让你成为洛托。”由于萨莉才是在家里掌管一切的人，于是后来大家都叫他洛托。

这个孩子太折磨人了。安托瓦内特的身体被拖垮了，连乳头也被他咬破了。照顾孩子没有带给她任何成就感。不过很快洛托学会了微笑，每当她看见他简直跟自己长得一模一样，有着一样的酒窝和美貌时，她就原谅他了。发现儿子遗传了自己的美貌是件令人欣慰的事。作为佛罗里达各色人种的后裔——从最原始的蒂穆夸人，到后来依次出现的西班牙人、苏格兰人、出逃的奴隶、塞米诺尔人和外来投机客，丈夫家族的人并不漂亮。他们大多看起来像烤焦了的饼干。萨莉脸庞瘦削，骨瘦如柴。高文毛发浓密，身躯庞大，沉默寡言。哈姆林流传着一个笑话，说他只是半个人类，是在他母亲外出如厕时遭到了熊的伏击之后生出的孩子。安托瓦内特一直都喜欢皮肤光滑油润的人，优雅的舞者，张扬的有钱人，但是在结婚一年后她发现自己仍然对丈夫兴致勃勃，以至于在夜间，当他淋浴时她衣服都没脱就跟了进去，好像完全失去了理智。

安托瓦内特在新罕布什尔海边的一幢带坡顶的小房子里长大。她有五个妹妹。冬天寒风凛冽，她经常觉得自己等不到早上起来穿上衣服就会被冻死。家中的抽屉里装满捡来的纽扣和废弃的电池。一家人会连续六顿吃烤土豆。她原本计划去史密斯市，可是没在那里下车。邻座上放着的一本杂志正好翻到佛罗里达那一页：挂在枝头的金灿灿的果实，阳光奢华而热烈；打扮成美人鱼的女人在闪光的碧波中游曳。天意如此吧。她一直坐到了终点站，花光了所有的钱，只好搭便车去了威基沃奇。她一走进办公室，经理就被她那齐腰的金色长发迷住了，还有她那凹凸有致的身体曲线，于是轻轻地说了一声，好的。

做美人鱼的矛盾之处在于：你越显得慵懒，说明你表演得越到位。安托瓦内特微笑着，神情倦怠，目光迷离。海牛们从她身上掠过，太阳鱼在她的

发间轻咬。但是水温只有七十四华氏度，而且水流险急，肺里的空气必须恰巧能调节浮沉。供美人鱼们游进水下剧场的通道又长又黑，有时候还会挂住她们的头发，扯着她们的头皮使她们无法前进。她看不见观众，但能透过玻璃感觉到他们目光中的威力。她必须激起这些看不见的观众的热情，让他们相信她就是美人鱼。但有时，她一咧嘴而笑，就想起她所了解的塞壬：不是她假扮的这个愚笨的小美人鱼，而是为了长生不老而舍弃了自己的舌头、歌声、尾巴和家园的那位，是通过歌声将载满男人的船只引向岩石，并残忍地看着他们跌向深渊的那位。

当然，有时候受到召见她也会到房间里去。她去见那些电视演员、喜剧演员、棒球运动员，甚至还见过那位爱扭臀的歌手一次，这发生在他成功转行当上了电影明星的那几年。他们向她抛掷各种承诺，可没有一个人兑现过。比如，没有人派飞机来接她，没有人安排她跟导演见面，她不会被安置在比弗利山庄的某栋房子里。她已年过三十。三十二。三十五。她不可能成为明星了，她明白，那放射出希望的最后一丝烛光已然消逝，如今她所拥有的只有冰冷的水和慢速芭蕾舞曲。

后来，萨莉走进了建在水下的剧场。她十七岁，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她是逃出来的，她想要自己的生活，不想一直和那位少言寡语的哥哥在一起。他一天有十八个小时都待在他的灌装厂里，只回家睡个觉。但是美人鱼剧场的老板取笑她，说她太瘦了，与其说是水中仙女倒不如说是鳗鱼。萨莉环抱双臂坐在他办公室的地板上不走。为了赶紧打发她，老板只好答应免费租给她热狗的摊位。后来她就进了黑暗的剧场，站在闪光的玻璃面前，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身着红色比基尼上衣和鱼尾服的安托瓦内特正在表演。她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萨莉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玻璃后面的那个女人身上，久久没有离开。

萨莉让自己变得不可或缺。她缝制闪闪发光的鱼尾裙，学习戴上氧气面罩下水刮去粘在玻璃展窗上的海藻。一年后的一天，安托瓦内特结束表演，神情疲倦地坐在通道里，将湿透了的鱼尾裙从腿上褪去。这时，萨莉侧着身子走过来。她递给安托瓦内特一张新开张的奥兰多迪士尼乐园的宣传单。“你就是灰姑娘辛德瑞拉。”她轻声说。

安托瓦内特觉得在自己的一生中，从来没有人如此理解她。“我就是。”她说。

她确实是。她适合穿上缎面公主裙，戴上钻石头冠。她在小橘林里租了一间公寓，还有了一个新室友—— 萨莉。当高文搬着家里的摇椅上楼时，安托瓦内特正躺在阳台上晒太阳，身着黑色比基尼，裸露一抹红唇。

他把门口堵得严严实实：他身高超过两米，毛发浓密，胡子一直长到鬓边，他看起来如此孤独，任何经过他身边的女人都能感觉到。人们曾认为他很迟钝，然而在他二十岁父母因交通事故去世，留给他一个年仅七岁的妹妹时，他是唯一懂得家中土地价值的人。他用父母的积蓄作为头期款建了一个水厂，灌装自家土地上干净清凉的水。把上天赐予佛罗里达的东西卖给本该无偿享用它们的人也许不太道德，但这是美国人的挣钱方式。他持续积累财富，却几乎不花钱。随着娶妻的欲望变得异常强烈，他在农场建了一幢大房子，四周满是矗立着的白色科林斯式[注]圆柱。他听说妻子们都喜欢高大的柱子。他等待着，但妻子并没有出现。

后来他的妹妹打电话要他从家里带一些七零八碎的东西到她的新公寓来，于是他出现在了这里。第一眼看见安托瓦内特时，他几乎忘记了该怎样呼吸。她曲线优美，皮肤白皙。她无视眼前所见的一切是情有可原的——穷酸的高文，打结的头发，一身脏兮兮的工作服。她微笑着重新躺下享受阳光的抚爱。

萨莉看着她的朋友，还有她的哥哥，突然觉得两个人完全是绝配。她说：“高文，这是安托瓦内特。安托瓦内特，这是我哥哥。他银行里有几百万存款。”安托瓦内特快速起身，轻快地穿过房间，把太阳镜推到头顶。高文此时离她很近，看得见她瞳孔大到足以掩盖虹膜，他还在她的黑眼珠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婚礼很是匆忙。安托瓦内特的美人鱼朋友们身着闪闪发光的鱼尾裙坐在教堂的台阶上，将一把把鱼食撒向这对新人。满头大汗的北方佬忍受着酷热。萨莉用杏仁巧克力做了蛋糕顶层的装饰雕像：她哥哥用一只胳膊托着仰卧的安托瓦内特，这是美人鱼终场表演时的高难度慢速动作。一个星期以后，新家具陆续做好送来，用人也安排到位，推土机开始挖土准备建游泳池。舒适生活有了保障后，安托瓦内特却无法想象出更多的花钱方式。每一样东西都是标准质量，这对她来说已经足够好了。

安托瓦内特认为这种舒适生活就是她的追求，她未曾期待过什么爱情。高文的精明和温柔让她惊喜。她打点着他的一切，帮他剃净胡子，发现他其实有一张棱角分明的脸和线条优美的嘴。戴上她为他买的角质架眼镜，穿上定制的西装后，他虽说算不上英俊，却也显得很高贵。他站在房间那头朝她微笑，简直像换了一个人。刹那间，她心中的小火花蹿成了熊熊烈火。

十个月以后就有了那场飓风，还有那个婴儿。

这三个大人理所当然地认为洛托是特别的，是珍贵的。

高文把他这么多年压抑着的爱全部倾注在儿子身上。婴儿是用希望浇铸出来的生命。虽然自己一辈子都被称为蠢人，高文抱着儿子时，双臂却感觉到了一个天才的分量。

而对于萨莉来说，是她在支撑着这个家庭。她雇来保姆，但只要稍不如意就解雇她们。婴儿刚一断奶她就把香蕉和鳄梨嚼碎，喂到他的嘴里，好像他是一只鸡雏。

只要婴儿回她一个微笑，安托瓦内特就会为他付出所有心力。她在高保真音响设备上用最大的音量播放贝多芬的曲子，嘴里喊出所有她读到过的音乐术语。她上了早期美国家具制作、希腊神话以及语言学的函授课程，并把她的论文全文读给他听。她想，也许这个坐在高脚椅里被豌豆泥弄得脏兮兮的孩子只能听懂她那些观点的十二分之一，但是谁也不清楚到底有多少已进入这个孩子的大脑。如果他将来会成为了不起的人物——她确信他会——那么她现在就要开始培养他的天分。

洛托在两岁时就显示出超强的记忆力，对此安托瓦内特备感欣慰。（这是一种黑暗天赋，它会让他感到诸事皆易，于是变得懒惰。）一天晚上萨莉为他读了一首睡前诗，第二天早上，他来到厨房，站到一把椅子上大声地把它背了出来。高文惊讶地鼓掌，萨莉则用窗帘擦拭眼泪。“太棒啦！”安托瓦内特冷静地说，但她拿起杯子加了些咖啡，借以掩饰手的颤抖。夜里萨莉又读了一首更长的诗，早上这孩子又轻轻松松就背了出来。他的每一次成功，都会让他更添自信，仿佛向着通往成功的阶梯越爬越高。每次运水工们带着妻子来农场度周末，洛托就会偷偷下楼，爬到客人们正在用餐的桌底的暗处。在那里，他看见男人们的软鹿皮鞋的鞋面有破洞，露出脚趾。女人们的内裤在衣裙下若隐若现，像潮湿柔软的贝壳。他爬出来大声背诵吉卜林的《如果——》注，引来客人们的大声喝彩。安托瓦内特没有表扬他，只是淡淡一笑，语气温和地说了声“睡觉去吧，兰斯洛特”，这冲淡了那些陌生人的称赞带给他的愉悦和满足。她已经注意到了，只要她一表扬他，他就不再努力。清教徒们深谙这种“延迟满足”的价值。

佛罗里达中部潮湿并散发着恶臭，洛托就生长在这里，伴随着他的有长腿的小鸟和从树上采摘下来的果子。从会走路开始，他的上午都是和安托瓦内特一起度过的，而下午他会在沙地的灌木丛里闲逛，冰冷的泉水从地底汩汩地冒出，沼泽地里的鳄鱼躲在芦苇丛中注视着他。洛托现在成了一个小大人，口齿清楚，性情开朗。他母亲让他推迟一年上学，在上学前他完全不认识其他孩子，只因他的母亲太完美了，跟这个小镇格格不入。工头的那些女儿既爱惹事又野蛮，她很清楚洛托跟她们来往会有什么结果，所以尽量避免他们的接触。家里有很多人默默地为他服务：如果他把毛巾扔

在地上，有人会捡起来；如果他凌晨两点要吃东西，食物就会奇迹般地出现。每个人都在努力取悦他，而洛托，因为没有其他人作为参照，总是对自己很满意。他抚弄安托瓦内特的头发，差不多同萨莉一般高了还让她抱。他会一整个下午都待在办公室里，静静地坐在高文身边，从父亲的平静和善中获得抚慰。父亲的幽默感有时候会突然爆发，犹如太阳突然破云而出，放射出令人惊喜的闪烁光芒。父亲只要想起洛托的存在就会感到幸福。

洛托四岁时的一天夜里，安托瓦内特把他从床上拉起来，带他去厨房。她往一个杯子里倒了些可可粉，但是忘了加水。他就用叉子吃着可可粉，又舔又蘸。他们就这样在黑暗中坐着。这一年来，安托瓦内特荒废了自己的函授课程，因为她喜欢上了电视节目里的一个牧师，这个牧师看上去像是某个孩子用塑料泡沫雕刻并涂上水彩的半身像。牧师的妻子画着眼线，头发的造型看起来像个教堂。安托瓦内特也照着这个样子做了发型。她还函购了一些宣传宗教的磁带，在泳池边用八音轨的播放器播放，并戴上超大的耳机听。然后，她会开出巨额的支票，这些支票往往会被萨莉扔在水槽里烧掉。“亲爱的，”那天晚上安托瓦内特对着洛托的耳朵轻轻说，“我们现在之所以在这儿是为了拯救你的灵魂。你知道审判日到来时像你爸爸和姑妈这样没有信仰的人会遭遇什么吗？”她并不是在等他回答。哦，她曾给他们指出了明道。她非常渴望与他们共享天堂，但他们只是讪讪地笑笑就走开了。她只能和儿子一起坐在云端痛苦地看着他俩在地狱里被焚烧，永劫回归[注]。洛托是她必须拯救的人。她点燃一根火柴，开始用低沉颤抖的声音读《启示录》[注]。火柴熄灭后，她又点上一根，继续读。洛托注视着火苗将细长的木棍吞噬殆尽，当火焰接近母亲的手指时，他感觉自己的手指发烫，似乎他才是那个被灼烧的人。（黑暗、号角、海洋生物、龙、天使、骑士、多眼怪兽，今后数十年里他梦见的都将是这些东西。）他看着母亲漂亮的嘴唇翕动，眼睛深深地陷进眼窝中。早上醒来时，他确信自己一直在被监视、被审判。仿佛成天都待在教堂里。心怀恶念时他会装出很天真的表情，甚至在独处时也不曾停止伪装。

如果日子就这么继续下去的话，洛托会过得平淡而幸福。只是他先天条件太过优厚，因此比其他孩子多了一些特殊的苦恼。

有一天高文按照惯例在下午三点半休息，他穿过绿色的草坪朝房子走去。他的妻子在游泳池的深水区边酣睡，嘴巴张开，手掌朝天。为了不让她被太阳暴晒，他拿出一席被单轻轻地盖在她身上，吻了吻她手腕上脉搏跳动之处。厨房里，萨莉正从烤箱里往外拿饼干。高文绕到房子边上，摘了一颗枇杷放进嘴里，然后坐到野洛神葵边的水泵上，朝土路尽头看去。终于，他看见了儿子，他骑着自行车，看起来很小，小得像一只蚊子、一只

家蝇或者一只螳螂。这是他上初一的最后一天。接下来的整个夏天就像一条宽阔而缓慢的河流一样展现在洛托面前。他可以尽情享受电视节目重播的狂欢，他可以看一些因上学而错过的首播影视作品，比如《正义前锋》[注]和《欢乐时光》[注]；他可以在半夜去湖中抓青蛙。孩子的欢快让整条土路生辉。儿子的存在，让高文满心感动，而儿子本人更是一个奇迹，高大、幽默、帅气，远比他的父母优秀。

但是突然间，儿子周围的整个世界开始收缩。真是太奇怪了。高文眼里的每一样东西似乎都变得尖利而透明，他甚至可以看见它们的内核。

洛托看见父亲坐在旧水泵上，明显是在打盹，他跳下自行车。奇怪。高文白天从来不睡觉。男孩一动不动地站着。一只啄木鸟在玉兰树上“咔嗒咔嗒”地啄着。一只变色龙快速爬过父亲的脚。洛托扔下自行车跑到父亲身旁，扶住父亲的头，大声叫他的名字，就在这时他看见母亲正往这边跑过来，这个女人从来不奔跑，但此时她尖叫着，白色身影快得如俯冲的海鸟。

世界表面平静如常，却有黑暗步步逼近。

洛托曾经看到一个溶坑[注]突然张开，把他家的老屋吞没。到处都是这样的溶坑。

他经常匆匆走过核桃树林里的沙地，心里十分害怕，担心脚底的地会裂开，然后自己便跌入黑暗深渊，可生活中连这样的担心也不会再有了。过去的美好时光早已褪色。沼泽地里那只他曾经从冰箱里偷出整只鸡来喂养的将近五米长的鳄鱼，现在看起来像一只蜥蜴。那曾令他惊叹的灌装厂，也只不过是一台巨型机器而已。

全镇的人都看见这个寡妇朝着杜鹃花丛呕吐，她那英俊的儿子则不停地拍着她的背。母子俩都有着高高的颧骨，金红色的头发。而他们的美貌最终成了引人悲伤的触发点，直刺人心。整个哈姆林都在为这对孤儿寡母哭泣，而不是为了魁伟的土生子高文。

其实悲痛并非她呕吐的唯一原因，事实上安托瓦内特又怀孕了，医生嘱咐她卧床休息。数月来，全镇的人都在观察着那些开着豪车、穿着西装、拿着皮包的追求者，心里揣测她会选谁。谁不想娶一个这么有钱又漂亮的寡妇呢？

洛托非常消沉。他想辍学，但是老师们早已将他视为优等生，因此不同意。他尽量坐在母亲身边，握住她浮肿的手，同她一起听她喜欢的宗教节

目，但是上帝在他的心中已经变味。他只保留了那些入门知识：《圣经》故事，严格的道德标准，以及对于贞洁的狂热。

安托瓦内特吻了吻他的手掌让他离开，自己便像海牛般平静地躺在床上。她所有的情感都潜藏在体内。她总是隔得远远地观察事物。她变得越来越臃肿，最后，她像成熟的果实一样裂开了，婴儿雷切尔这颗种子从里面掉了出来。

每当雷切尔夜里醒来，洛托就第一时间冲过去，把婴儿放到椅子里，喂她吃奶，轻摇椅子。她帮他熬过了第一年，她总是嗷嗷待哺，让他一直忙碌着去喂饱她。

他的脸上冒出许多青春痘，它们在皮肤下面发热、跳动，他不再是一个漂亮的男孩了。这不要紧。现在姑娘们拼命地想要吻他，或是出于同情或是因为他有钱。在姑娘们柔软细腻的嘴里，葡萄味口香糖和发烫的舌头可以让他集中注意力，他借此消解一直占据心头的恐惧。他们在娱乐室里开派对，在深夜的公园中亲热。在佛罗里达的夜色里，他骑自行车回家，双腿蹬得飞快，似乎想甩掉他的悲哀，但是悲哀总是追风蹑影，轻而易举就赶上他了。

高文死后一年零一天的凌晨，十四岁的洛托来到厨房。他打算拿几个煮熟的鸡蛋，准备在骑车去镇上的时候吃，特里克茜·迪恩在镇上等他，她的父母外出度周末了。他的口袋里放了一瓶WD-40润滑剂。学校的男生告诉他润滑剂很重要。

黑暗中，他听见母亲轻轻地说：“亲爱的，我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他吓了一跳，急忙打开灯，只见她穿着一身黑色的套装坐在桌子的那一头，头发往上梳，似乎顶着一团火焰。

可怜的姆妈[注]，他想，如此臃肿肥胖。她以为雷切尔出生后她一直服用镇静剂的事是个秘密，可现在全都露馅了。

几个小时后，洛托站在海滩上，定睛望去，拿着皮包的那些人并不是什么追求者，而是律师。一切都没有了。仆人们消失了。活儿由谁来干呢？农场、童年、灌装厂、游泳池，以及他的祖先曾经世代生活的哈姆林，都没有了。父亲的魂魄也消失了，全部被用来换成了一笔可恶的钱。新月湾海滩这一带还不错，但是粉色的房子太小。它被架筑在沙丘上方的柱子上，看起来就像是用水泥做成的乐高积木。房子下方，到处都是杂乱的棕榈树，鹈鹕在炎热的带着咸味的风中哀鸣。车是可以开到这个海滩上来的。播放着重金属乐的小卡车虽然被沙丘挡住了，在房子里却仍然能听见它们的声音。

“就是这里吗？”他问道，“你完全可以买下整个海滩，姆妈，我们为什么要住在这样一个小盒子里呢？为什么要选这儿？”

“便宜。不需要抵押。那些钱不是给我的，亲爱的，”他母亲说道，“是留给你和妹妹的。它们全被放在信托公司里，以后取出来给你们。”她脸上浮现出殉道者的微笑。

关于钱，他有什么可在乎的呢？他讨厌钱。（终其一生，他都会避免去想它，让别人去操心吧，他总是认为自己有足够的钱。）钱无法替代他的父亲，无法替代他父亲的土地。

“这是背叛。”洛托说着愤怒地哭了起来。

母亲捧着他的脸，尽量不碰到他脸上的青春痘。“不，亲爱的，”她说，脸上挂着喜悦的笑容，“这是自由。”

洛托心中充满怨气。他独自坐在沙滩上，用棍子拨弄着死水母。他在A1A高速路口的便利店门口喝了些冰沙。

后来，他走到一个货摊上去买玉米卷，那些时髦的孩子都在那儿吃午饭。他穿着翻领T恤、棉质短裤和帆船鞋，看起来像个小嬉皮士。不过这里的女孩子经常穿着比基尼胸罩进出商店，男孩子则打着赤膊，为的是把自己的肌肉晒成古铜色。他的身高已经超过了一米八，七月底就会从十四岁变成十五岁。（他是狮子座的，这跟他的个性完全吻合。）他的胳膊肘和膝盖都磨破了，头发太长扎成了辫子,脸上又爆出了很多青春痘。他迷茫、目光躲闪，算得上是半个孤儿，因此人们禁不住想把他拉入怀里安慰他。有几个女孩被他吸引，询问他的名字，但他显得过于局促不安，让人顿感无趣，所以她们放弃了。

他独自在一张餐桌上吃饭，嘴唇上沾了一小片香菜叶，引得一个外表时髦的亚裔男孩大笑。亚裔男孩的身边坐着一个披头散发的女孩，画着浓浓的眼线，涂着殷红的口红，眉毛上有一个别针，鼻子上的一颗假祖母绿宝石闪闪发光。她正盯着他看，眼神太过热烈以致洛托感到双脚刺痛。她肯定擅长做爱，洛托不知为何就这样觉得。她边上坐着一个胖男孩，戴着眼镜，表情狡猾，跟女孩是双胞胎。那个亚裔男孩名叫迈克尔，那个热烈的女孩名叫格温妮。那个胖男孩即将成为最重要的人物，他叫乔利。

那一天，在卖玉米卷的小货摊上出现了另一个“兰斯洛特”，大家叫他兰斯。哪有这样的巧合？兰斯骨瘦如柴，因为不吃蔬菜而脸色苍白，他故意一瘸一拐地走路，帽子斜戴在头上，身上穿的T恤衫一直拖到膝盖。他去

卫生间时嘴里还模仿着电子鼓的声音，当他回来时，身上带着一股恶臭。他身后的男孩踢了一下他的T恤，一块粪便从里面掉了出来。

有人大叫起来："兰斯把屎拉到T恤衫上了！"消息立刻传遍了货摊，直到有人想起这儿还有另一个"兰斯洛特"，弱不禁风，初来乍到，形容古怪。因此有人就问洛托："你这个新来的，是不是被我们吓得大便失禁了？""你的真名是什么？大便失禁爵士吗？"他痛苦地低下头，丢下食物，步履沉重地走开了。在一棵枣椰树下，那对双胞胎和迈克尔追上了他。"这真的是Polo衫？"乔利问道，并用手指摸了摸他的衣袖，"这种衣服要八十美元一件呢。""乔利，"格温妮说，"别那么消费主义了。"洛托耸了耸肩说："我想可能是冒牌的吧。"虽然他心里很清楚它不是。他们看了他一会儿。"真有趣。"乔利说。"他很聪明。"迈克尔说。他们看着格温妮，她正眯着眼睛看洛托，直到睫毛膏都裂开了才叹气说："哦，很好，我想我们可以留下他。"她笑起来时脸上有个酒窝。

他们比他大一点，很快要上高二了，知道一些他不知道的事。他的生活中从此只有沙滩、啤酒、药物，他把母亲的镇静剂拿来与他们分享。这般度日令丧父之痛变得模糊，尽管夜间他仍然会哭醒。生日那天，他打开母亲给他的卡片，发现里面装着一周的零花钱，这在一个已经十五岁的孩子看来很是愚蠢。从夏日一直到新学年，凭他的记忆力，初三的课程易如反掌，因此他经常从放学到深夜都待在海滩上。

"吸点儿这个，"朋友们说，"再抽点儿这个。"他吸着、抽着，暂时忘掉一切。

格温妮是三个新朋友中最有趣的。她有伤心事，虽然谁也说不清到底是什么。她会在四车道高速公路上徒步穿行，会在超市把整罐奶油偷偷塞进背包里。在他眼里她是粗野的——虽然这对双胞胎住在大农场里，父母双全，而且身为高中生的格温妮还上了三门大学预修课程。格温妮思慕迈克尔，但迈克尔总是会在没人看见时把手放在洛托的膝盖上，而洛托夜里却梦见自己脱去格温妮的衣服，让她颤抖。有一天夜里，他抓起她冰冷的手，她没有拒绝，可随后他用力紧紧地握了握就松开了。洛托有时候想象他们就如同在空中盘旋的鸟，周而复始地回旋追逐，只有乔利独自闷闷不乐地看着其他人在那儿转圈，从不试图挤进去。

"你是知道的，"有一次乔利对洛托说，"在遇到你之前我未曾有过真正的朋友。"当时他们在游乐场，边打电子游戏边谈哲学。乔利的观点来自他从二手店里弄来的磁带，而洛托则是引用一本初三课本里的句子，虽然他并未真正理解。洛托看着屏幕，看到游戏中的吃豆人映在乔利满是油脂的额头和下巴上。乔利往上推了推眼镜，把目光移开了。洛托有些心

动。“我也喜欢你。”他说。在大声说出这句话之前，他并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喜欢他：乔利的那种粗野、孤独、对于金钱的天真渴望，让他想起自己的父亲。

洛托的放浪生活只持续到十月。虽然只过去短短几个月，可是他变了很多。

这将是一个关键的时间点：星期六的午后。从早上起他们就一直待在海滩上。乔利、格温妮和迈克尔都在红毯子上睡着了，他们的皮肤被晒得黝黑，身上有海水的咸味，啤酒让他们的嘴里散发出一股酸臭味。海滩上歇息着鹬和鹈鹕，远处一位垂钓者正拉起一条三十多厘米长的金色的鱼。洛托久久地注视着，渐渐地，他曾在书中见过的某个景象在脑海里变得清晰起来：一条宛如蜂鸟卷曲的舌头的石头小径，陡然蜿蜒着通向一片红色的海。他拎起一个孩子丢下的铲子挖了起来。他的皮肤紧绷，就好像涂了一层胶水。太阳的灼烧让他感到疼痛，但是身上的肌肉喜欢这种效果。有健壮的身体是件令人骄傲的事。海水时而咝咝作声，时而汩汩作响。另外三个人慢慢醒来。格温妮站起来，被比基尼包裹着的肉体突然暴露在外。天哪，他真想把她从头舔到脚。看着洛托，她马上就明白了他的意图。她是一个粗野的女孩，身上有穿孔，还有她自己用钢笔和大头针刺出的文身，但浓浓的眼线掩盖不住她的目光。她跪下来，用手臂挖着沙子。乔利和迈克尔从海边巡逻的警车的后备箱里偷来铲子。迈克尔把从他母亲那里偷来的兴奋剂倒在手掌上后，他们就用嘴舔食这些药片。大家轮流拼命地挖着，下巴紧张得咯咯作响。

十月初的天气里，四个各怀心事的孩子，就这样从黄昏直挖到天黑。朦胧的月亮升起来了，白月光倾泻而下，氤氲于海面。迈克尔收集了一些浮木，在海滩上生起火。他们吃了点早些时候剩下的三明治。虽然手上起了很多水疱，不过他们不在乎。在最核心的位置，也就是这个螺旋结构开始的地方，他们放进去一把救生员用的椅子，用沙子把它埋起来，然后把它上面的沙子压得实实的。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猜测洛托这尊雕塑作品所表达的意思：鹦鹉螺，小提琴头，螺旋星云。也许是从纺锤上拉出来的线。他们猜测，它肯定是指某种自然之力，非常美丽，但转瞬即逝。洛托过于胆怯，不好意思说它指的是时间。之前醒来时，他口干舌燥，突然产生了一种把抽象的东西形象化的冲动，从而去建立新的理解：这就是时间的样子，一个螺旋形。他喜欢让所有的努力都付诸东流，让所有的杰作都稍纵即逝。海水开始冲上沙滩，拍打他们的脚，冲刷螺旋体的外墙，并渐渐往里深入。当海水冲去救生员椅子上的沙，露出下面类似白骨的东西时，有东西碎掉了，碎片不停地旋转进入未来的空间。（记住，这一天会折回，任何事物都无法抹去其光芒。）

就在第二天晚上，一切都结束了。因为吸毒，乔利有些精神恍惚，黑暗中，他站在那把救生员椅子上往下跳。片刻间圆圆的月亮勾勒出他的身体轮廓，可是接着他便“啪嗒”一声摔了下来，而且是胫骨着地。迈克尔急忙把他送到医院，把格温妮和洛托留在秋天夜间的寒风中。格温妮抓起他的手。洛托能感觉到他身体里的躁动——这是他的时刻，他将要失去他的贞洁了。她坐到他的自行车把手上，去参加在沼泽地一间废弃的房子里举行的聚会。在那里，他们喝着啤酒，看着大孩子们在火堆边勾肩搭背。后来，格温妮拉着洛托走进房间。窗台上点着蜡烛，床垫上闪闪发光的肢体、臀部、手。（性欲！古老的故事得以如此在年轻的肉体上延续。）格温妮打开一扇窗户，他们爬出去坐到走廊上方的屋顶上。她在哭吗？她的眼影膏在颧骨上留下一些令人害怕的斑点。她把嘴唇凑近他的嘴唇，这时他感到一种熟悉而狂热的液体在骨头里奔腾，自从搬到沙滩后他就再也没有吻过女孩子。聚会人声喧闹。她把他往后推倒在防水的焦油纸上，他向上看着她那热情的脸，接着她掀起裙子，褪下内裤。就在此时，他注意到了从窗户外面蹿出的火苗。但他无法停止，他不能停。他只希望整栋房子能支撑到他完事。太棒了，他生来就擅长此道。周围全是噼里啪啦的声音和明亮酷热的烈火，格温妮在他身下发抖，很快他就在她的身体里爆发了。

他对着她的耳朵大声说：“走，走。”他们必须离开。他还没把那家伙塞进裤子里就快步冲到屋顶边，然后跳到下面的铁树堆里。格温妮向他跳下来，短裙往上翻起，就像一朵郁金香。他们爬出灌木丛时，他的那玩意儿还露在裤子拉链外面。迎接他们的是消防队员嘲讽的掌声。“干得好，罗密欧。”其中的一位说道。

“我叫兰斯洛特。”他轻声说道。

“那我就是唐璜。”一个警察说着，将一副手铐戴在洛托的手上，然后是格温妮。行程不远，一路上她不愿看他。这一晚过后，他将再也见不到她。

接下来他们被关进一间牢房，角落的马桶旁有个肮脏的纸卷，洛托想办法收集了一些碎木片作为剃刀，在天亮时，一直吱吱作响的电灯泡终于破裂，玻璃如雨点般洒落一地。

家里，萨莉阴沉着脸，雷切尔吮吸着手指倚靠在洛托胸前。她才一岁，但已经能感觉到大家的焦虑。事情就这么定了：她们必须让他远离那些行为不良的人。安托瓦内特关上门，把大拇指捏得咔咔响，然后拿起电话。钱多好办事。到下午一切就都办妥了。傍晚，洛托出现在飞机的舷梯上，慢吞吞地往机舱里走去。他回头看去，萨莉抱着雷切尔，双双痛哭。安托瓦

内特两手叉腰站在那里，表情扭曲。也许是愤怒，他想。（但他错了。）

飞机的舱门关上了，洛托成了一个因为罪恶而被驱逐的孩子。

他永远也不愿记住这一次向北的旅行，只愿记住自己所受到的打击。早上醒来时，他还沐浴着佛罗里达的晨光；晚上睡觉时，他却不得不忍受新罕布什尔[注]的黑暗和寒风。宿舍里充斥着男孩的脚臭味，他的肚子因为饥饿而疼痛。

那天晚上在餐厅用餐时，一块南瓜派“啪”的一声打到他的额头。他抬起头，发现所有男孩都在笑他。有人大叫道：“哦，愚蠢的南瓜派。”有人说：“愚蠢的佛罗里达派。”还有人说：“胆小鬼派。”最后这个称号让大家笑得最厉害，此后他们就这么叫他。曾经，在那个炎热的地方，他走到哪儿都似乎是走在自己的地盘上（那儿的确是他的地盘），可此时，奔跑在冰冷坚硬的地面上，他感觉到自己缩着身子，肩膀都贴上耳朵了。他是胆小鬼派，是从波士顿和纽约来的男孩们眼里的乡巴佬。他长了一脸青春痘，没有了童年的可爱模样，个子又太高，还骨瘦如柴。他是南方佬，下等人。曾经让他风光无限的所谓财富，在这些有钱人家的小孩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第二天天没亮他就醒了，坐在床边瑟瑟发抖，等候窗户上出现亮光。嗵嗵，嗵嗵，他的心脏跳动着。接下来他去餐厅吃冰冷的煎饼和半熟的鸡蛋，再走过结冰的地面去学校的教堂。

他每个周日晚上六点打电话回家，但是萨莉没有多少时间跟他闲聊；安托瓦内特这些日子都足不出户，因此除了看的电视节目外她并没有什么其他事情可说；雷切尔还太小，连一个句子都说不完整，每次电话五分钟就打完了。度过下一次打电话之前的这段时间，就如同是在黑暗的茫茫大海中游泳。新罕布什尔没有什么东西是让人感到温暖的，这里的天空也只将寒冷的一面展示给他。五点半体育馆一开门，洛托就到游泳池边的热水池里泡着，想把骨头里的寒气融化掉。他会浮在水面，想象他的朋友们正在阳光下抽烟。如果他在格温妮身边，他们可能已经尝试过了他所知道的所有做爱方式。只有乔利写过信来，但也只是一些无聊的色情笑话。

看着体育馆内至少有十五米高的横梁，洛托开始了幻想。如果爬到上面，往浅水区一跃而下，一切就都结束了；不，他要爬到观测台顶，在脖子上系一根绳子，然后往下跳；不，他要偷偷地潜入器械房，拿一些用来清洗浴室的白色粉末，像吃冰激凌一样把它吃下去，直到他的内脏变成泡沫。他的想象已经有了少许戏剧化的成分。家人禁止他回家过感恩节、圣诞节。“我还要继续接受惩罚吗？”他问，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像个男人，但是仍颤抖不止。“哦，亲爱的，”萨莉说，“这不是惩罚。你妈妈想让

你拥有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生活？他在这儿只是胆小鬼派，他从来没有骂过人，所以他甚至无法表达自己对于这个绰号的不满。他的孤独在体内狂叫。所有学生都要参加运动，他只得硬着头皮参加新手八人赛艇队。他的手先是起疱，然后结痂起茧。

教务长把兰斯洛特叫去，因为听说他遇上麻烦了。他的成绩很好，他并不笨。难道他不快乐吗？教务长的眉毛像夜间啃食苹果树叶的毛毛虫。是的，洛托说，他不快乐。嗯，教务长说。洛托高大、聪明、富有。（而且是白人。）像他这样的男孩照理说是做领袖的料。教务长大胆建议，如果他买一些治疗青春痘洁面皂，也许就能改变现状？教务长有个朋友，可以给洛托开一个药方。他随后开始找一本记事簿，是用来记电话号码的。在打开的抽屉里，洛托一眼瞥见了他所熟悉的手枪的油亮闪光。（他曾在高文的床头柜上见过手枪皮套。）接下来的几天他过得很糟糕，满脑子都是自己瞥见那把枪时的情景，他甚至能感觉把枪拿在手上的重量。

二月，英语课上，门开了，一个穿着红披风的小个子走了进来。他皮肤苍白，头发稀疏，一副邋里邋遢的样子。教室里爆发一阵偷笑。小个子把披风从肩膀上解下来，在黑板上写下“丹顿·思拉舍”几个字。然后，他闭上眼睛，当他再次睁眼时，他的脸做痛苦状，并把胳膊伸开，好像拿着重物。他轻语着：

哀号吧，哀号吧，哀号吧！啊，你们都是些石头一样的人：

若有你们的舌，你们的眼，我要用我的眼泪和哭声震撼苍穹。

她是一去不回的了！

一个人是生还是死，我是能分辨的；

她已归尘土。借我一面镜子，

如若她的气息能在镜面上呵起薄雾，

啊，那么她就还活着。(注)

一片寂静。没有嘲笑。男孩们一动不动。

洛托内心的一块无名区域被照亮了。这就是一切事物的答案。你可以将现在的自己抛弃，变成一个全新的人。你可以给世界上最可怕的事物—— 一

屋子的男孩——重重一击，让他们沉默。父亲去世后洛托一直很茫然，可此时此刻，他迅速恢复了生气。

那个人叹了口气后恢复了常态。“你们的老师生病了，是胸膜炎。可能有积水？我来代他上课。我叫丹顿·思拉舍。现在，”他说，“告诉我，年轻人，你们在读什么书？”

“《杀死一只知更鸟》。”阿诺德·卡伯特轻声说。

“愿主拯救我们。”丹顿·思拉舍说。他拿起废纸篓，在一排排座位间来回走动，把孩子们的平装小说全扔到纸篓里。“如果你们还没有把那些不朽的诗人研究透，就不应该去关注那些泛泛之辈。我在这里教课的这段时间，你们必须苦读莎士比亚的作品。日本人管这叫上等教育。日本人会在二十年后成为我们至高无上的主人。”他坐在讲台的边缘，胳膊支在大腿根上。“首先，”他说，“告诉我悲剧与喜剧的区别。”

弗朗西斯科·罗德里格斯说：“一个严肃，一个幽默；一个沉重，一个轻快。”

“错，”丹顿·思拉舍说，“我是在戏弄你们，它们没有区别，只取决于我们所持的视角。叙事就如同风景，悲剧就是喜剧，都是戏剧。它取决于你怎么看待所见之物。看这儿。”他说着，将双手比成一个取景框，在教室里走来走去，然后停在一个绰号叫“果冻卷”的孩子身边。可是，丹顿把准备要说的话又咽了回去，继续带着取景框来到塞缪尔·哈里斯这里，他是一个机敏、人缘好、棕色皮肤的男孩，也是洛托赛艇队的舵手。丹顿望着他说：“悲剧。”孩子们大笑，塞缪尔的笑声最响，他的自信心就像一堵挡风墙。丹顿·思拉舍比着他的取景框继续走，直到取景框里出现了洛托的脸。洛托看到这个人停留在自己身上的炯炯目光。“喜剧。”他说。洛托跟其他人一起大笑起来，不是因为他成了这个玩笑的点睛之笔，而是因为他感激丹顿·思拉舍向自己揭示了戏剧的真谛。洛托终于发现戏剧将是他在这个世界上赖以生存的一种方式。

春季戏剧演出中，洛托扮演福斯塔夫，但是卸了装之后，他又变回悲惨的自己。洛托在班上表演了一段《奥赛罗》里面的独白。“好极了！”丹顿·思拉舍表扬他，可洛托只是勉强一笑就回了座位。划船练习中，他的新手八人赛艇队打败了大学队，他被升作尾桨手，负责控制划桨节奏。但是，即便到了新芽挂满树梢、鸟儿归来筑巢的春天，他依旧觉得一切都是悲剧。

四月，萨莉哭哭啼啼地打来电话。洛托依然不能回家过暑假。“有……危

险。”她说。他知道她是指他的那些朋友们还在周围游荡。他想象的情景是：萨莉一看见他们沿着公路走，她的手就不由自主地转动方向盘向他们冲去。哦，他太想抱抱妹妹了，她在一天天长大，她会忘记他的。他想吃萨莉做的饭菜，想闻闻母亲身上的香水味儿，想让她用轻柔的声音跟他说说摩西或约伯[注]，就像是在说一些老朋友的故事。求你们了，求你们了，他不会离开家半步，他轻声说。而萨莉只是安抚他，说她们三个人暑假会来看他，大家一起去波士顿。在他心里，此时的佛罗里达已是阳光明媚，要是直视的话眼睛定会被弄瞎。他的童年早已被这耀眼的阳光炙烤得模糊不清，再也不可能重现了。

他挂掉电话，感到非常绝望。孤立无援，被家人遗弃，自怜到近乎崩溃。

晚饭时，在饱饱地吃了一顿薄荷蛋糕后，一个方案在他的脑子里成形了。

天一黑，树上的花看起来便像灰白色的飞蛾，洛托就趁黑出去了。

办公楼里有教务长的办公室，办公室里有一个抽屉，抽屉里有一把枪。他想象：早上教务长打开门时将发现四处溅了血，然后惊恐得腿脚打战往后退。

萨莉和母亲会悲痛欲绝。很好！他就想让她们痛哭一辈子。他要让她们余生都后悔对他所做的一切。他只是在想起妹妹时有一丝动摇。哦，可是她太小了，不会知道她失去的是什么。

大楼里一团漆黑。他摸索着找到门——没上锁，轻轻一推就开了。运气是偏爱着他的。（其实是有人帮了他。）他不敢冒险开灯，只能摸着墙前行：告示板，衣帽架，又是告示板，门，墙，又是门，墙角……他现在站在那个巨大的大厅的边缘，眼前漆黑一片。在他脑海里，这个大厅就如白天时一样清晰可见：远处是双弧形楼梯；二楼的过道两边挂着一些油画，画上是一些肥胖的白人；一艘古董船挂在椽上。白天，光线依次透过那些高高的天窗照进来，可今晚它们只是一些黑魆魆的洞。

他闭上眼睛。他要勇敢地走向终点。他迈了一步，又迈了一步。因为喜欢地毯瑟瑟作响而前方空无一人的感觉，他欢快地向前跑了三步。

他的脸被“啪”地打了一巴掌。

他跪倒在地，在地毯上一阵摸索。鼻子又被撞了一下。他又伸手往上抓，可是扑空了，不，又有东西在撞他了，他往后退，感觉有东西在上方轻轻地擦着他。他舞动着手，摸到一块布。包在木头外面的布，不，不是木头，包在不锈钢物品外的海绵，不，不是海绵，是外皮坚硬的布丁吗？再

往下摸。摸到了皮革。鞋带？鞋子？然后有东西轻轻碰到了他的门牙。

他倒着往后爬，发出一声尖利的哀号，接着便疯狂地顺着墙往上摸，似乎过了一个世纪他才终于找到了开关，在恐怖的光亮中他发现自己正对着从天花板挂下的船，船的一头往下倾斜，上面晃着有史以来最糟糕的圣诞节饰物。那是一个男孩，死掉的男孩。他脸色发青，舌头外伸，眼镜歪斜。他立刻认出来了：哦，可怜的“果冻卷”，他被挂在赛艇边第八桨位上。他一定是爬上去，挂上套索，然后跳下。他的衬衫上全是晚饭时吃的薄荷蛋糕。洛托的心跳似乎停止了。他拔腿就跑。

警察来了，接着是救护车，然后是教务长。他给洛托拿来些甜甜圈和一杯热可可。他的眉毛动个不停，沉浸于考虑法律诉讼、盲目模仿自杀的案例，以及该向报纸透漏的信息。他把洛托送到宿舍，汽车的尾灯越闪越远之后，洛托又跑出来了。他不能待在那些正在做着天真美梦，挂念着小妞和实习的男孩们身边。

凌晨三点的教堂钟声敲响，他发现自己还坐在礼堂的舞台上。

礼堂里那一大片座椅总是让他想起成堆的尸体。他拿出那支大麻烟，在牙齿撞到海盗船的枪筒之前他就一直想抽。

他还是百思不得其解。右侧台下传来一阵轻快的口哨声，是丹顿·思拉舍，他没戴眼镜，穿着破旧的格子睡衣穿过舞台，手里拿着一个洗漱包。

“是丹顿吗？”洛托问道。

那个人往阴影处看了看，把包捂到胸口。“那边是谁？”他说。

“不，你先回答我，站住，告诉我你是什么人。[注]”洛托说。

丹顿朝舞台后面走去。“哦，是兰斯洛特。你把我吓得魂飞魄散了。”他咳了一声说道，“我是闻到了印度大麻那种勾魂的味道吗？”

洛托把大麻放到他伸出的手指上，丹顿吸了一口。

“你穿着睡衣到这儿来干吗？”洛托问。

“我倒要问问，亲爱的，你在这儿干吗？”他坐到洛托身边，咧嘴笑着说，“你是在找我吗？”

“不是。”洛托说。

“哦。”丹顿说。

“不过你为什么在这儿？”洛托问。

大麻烟抽完了，丹顿说：“为了省钱。我偷偷地住在服装间，我是一个陷入穷困境地的人。这里还不是最差的住所，至少没有臭虫，而且，我喜欢这里经常响起的钟声。”

三点半的钟声恰在这时响起，于是他们俩都笑了。

洛托说：“今晚，我发现一个男孩上吊了。上吊了。上吊了。”

丹顿有些吃惊。“哦，孩子。”他说。

“我跟他不是很熟。他们叫他‘果冻卷’。”

“那孩子叫哈罗德，”丹顿说，“我试图让他对我敞开心扉，可是他太忧伤了。你们这些孩子太可怕了，简直是野蛮人。哦，不是说你，洛托，我从来就没想指责你。我很难过，是你发现了他。”

洛托当即觉得如鲠在喉，他似乎看见自己悬挂在桨上不停地摆动，直到有人开门，直到电灯被摁亮。他突然想，即使他上了楼，发现教务长的办公室没锁，打开了抽屉，把沉甸甸的枪拿到了手里，体内的某种东西也会阻止他进行下一步计划。事情不会就那样结束。（的确，他的时间还没有到。）

丹顿·思拉舍把洛托揽入怀中，用睡衣的衣角擦他脸上的泪水，露出多毛的腹部。洛托靠在舞台的边缘，被他摇着，闻着金缕梅护肤霜、李施德林漱口水和穿了很久未洗的睡衣的味道。

这个名叫兰斯洛特的孩子坐在丹顿的腿上。他年纪尚轻，却不是因为眼下的伤心事而哭泣，而是因为心灵深处的某些东西。这让丹顿感到恐惧。四点了。讨人喜欢的兰斯洛特，如此天赋异禀，可这件事情对他来说仍有些难以承受，哪怕丹顿已从他身上看到了罕有的才智。他看起来前途无量，又好像某些能让他成功的要素已离他而去，刚刚出现就变成了残骸。这很奇怪，这个孩子最多只有十五岁。不过，好运可以再现。十年以后他也许会更加迷人，有高大的身材和令人陶醉的魅力，这已然是一个真正的舞台剧演员必须具备的伟大特质。的确，丹顿也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真正的演员。上帝啊，四点半的钟声响了，他快要发疯了。丹顿无力承受这份悲痛，他太脆弱了。（悲痛是留给强者的，他们可以把它作为生命燃烧的原料。）他想，我会因为这个孩子而永远困在这里。他看到男孩的眼睛转向背光处。“去睡觉吧。”他轻轻地说。然后男孩顺着走道，穿过门，跑出

去了。真丢脸，丹顿想，被迫在夜里逃走真是太戏剧化了。他会怀念这个地方的。他会因为不能看见兰斯洛特成长而遗憾。他站起来鞠了个躬。“上帝赐福于你。”他对着空荡荡的剧院说，然后走向服装间去收拾行李。

塞缪尔·哈里斯早起为赛艇做准备，他望向窗外，看见可怜的胆小鬼派跑过黑暗的广场，边跑边哭。自从那个男孩在秋季学期中期转到这里以后，他就一直如此忧郁，整个人包裹在悲伤中。塞缪尔是这个笨蛋所在赛艇的舵手，每天都蹲在他的腿边，尽管那个男孩有些受人歧视，塞缪尔却很担心他，他身高一米九体重却只有一百三十多斤，表情冷酷，脸颊就好像是被捶打过的里脊肉。很明显他打算伤害自己。当塞缪尔听见洛托跑上楼时，打开自己的房门，用力把他拉进房间，给他吃母亲从家里寄来的燕麦曲奇。这样一来，塞缪尔就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哦，上帝，“果冻卷”！洛托说警察来了以后他在剧院里待了很长时间，想让自己平静下来。他看起来还想说点别的，可想了想，又咽了回去。塞缪尔很纳闷，他思考了议员父亲在此种情况下会怎么做之后，板起一张成熟男人才有的严肃的脸。他伸出手，放到洛托的肩上，拍了拍，直到洛托冷静下来。他们看起来就像刚刚一起走过一座桥，一秒钟后那桥就垮塌了。

接下来的一个月，塞缪尔看见洛托拖着脚步行走于校园。学校放假后，他就带着这个男孩去了他们家在缅因州的别墅。在那里，洛托认识了塞缪尔身为议员的父亲和漂亮高贵的母亲—— 一位亚特兰大最上流黑人社交圈的名媛，跟着他们一起驾驶帆船、参加社交聚会、见识了那些穿着Lilly Pulitzer(莉莉·普利策)和Brooks Brothers(布克兄弟)等名牌衬衫的朋友、香槟、摆在窗台上冷却的馅饼、拉布拉多犬。塞缪尔的母亲为他买了洁面皂和高级衣服，让他坐直了吃饭，挺起胸膛站立。他渐渐找回了自我。塞缪尔一个四十岁的堂姐看上了他，他在她身上找到了成就感。她迫使他同她在船库里干了那事，洛托兴奋地发现棕色的皮肤跟粉红的皮肤有一样的味道。当他们回到学校上高二时，洛托已被晒得金黄，连青春痘留下的疤痕也看不见了。他的头发更加金光闪闪，人也放松下来，脸上现出笑容，也开始讲笑话，学着在舞台上和生活中展现自己。因为从来不说脏话，他流露出与众不同的沉着冷静。临近圣诞节，塞缪尔的这位朋友已经变得比塞缪尔本人更受欢迎了，他总是带着那种可以席卷一切的自信，棕色眼睛炯炯有神，就算塞缪尔对此介意，也已经太迟了。每当塞缪尔看到他的朋友，回想他们之间这么多年来的友谊，他都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自己是怎样成为那个创造奇迹的人，又是如何让洛托重获新生。

接下来，就在高二那一年的感恩节前夕，洛托上完数学课回到宿舍，发现乔利倒在他房间门外的走廊上，脸色蜡黄，浑身发臭。“格温妮……”乔利

说，同时呻吟着，身体蜷缩起来。洛托把他拖进房间。他听到了一个离奇的故事，格温妮因服药过量而死。她怎么可能死呢？这个危险的女孩，一直以来都是生机勃勃的。但她的确死了。是乔利发现了她。他逃跑了，可他无处可去，只好来找洛托。铺着米黄色油毡的地板变成了茫茫大海，不断地撞击着洛托的小腿。他坐下来。事情转变得太快了。两分钟前，他还是个孩子，还在思考他的任天堂游戏，还在担心渐近线和正弦问题。但现在，他已是个心情沉重的成年人。后来，当两个孩子平静下来后去小镇上吃比萨时，洛托对乔利说出了那个火灾之夜后他一直想对格温妮说的那句话：“我会照顾你。”他觉得自己很勇敢。那个学期的剩余时间里，洛托让乔利睡在他的床上，不介意自己睡地板。（一直到高中毕业及整个大学阶段，乔利都拿着洛托心甘情愿给他的钱去闯荡世界，不过最终他都会回来。他旁听每一堂他可以去的课，他没有学历，但他学了足够的知识。大家不告发洛托是因为爱他，而不是因为他们关心乔利—— 他太不招人喜欢，只有洛托能忍受他。）

这个世界不可靠，洛托早认识到了。人说没就没了。如果人在任何时间都有可能死去，那就必须享受当下！

从此一个不缺女人的时代开始了：进城，在夜总会里玩得浑身湿透，流行于二十世纪中叶的咖啡桌上摆着一条条可卡因，父母早出城了。没事，伙计，不用怕，管家才不在意这些呢。跟两个女孩一起在某人的卫生间里鬼混。“或许今年夏天你可以回家。”安托瓦内特说。“哦，现在你们想我回去了。”洛托讽刺道，他拒绝了。洛托用丰厚的零花钱买了沃尔沃旅行车。到九月他又长了将近八厘米，身高有一米九八了。别人叫他奥赛罗，他的苔丝狄蒙娜[注]来自镇上，十七岁，洛托发现她的体毛剃得很干净，因此给人的感觉就像个小姑娘。春天和夏天在缅因州；秋天，参加划船比赛，得了第二名。感恩节在塞缪尔位于纽约的家里度过；圣诞节时，萨莉带着他和雷切尔去了蒙特利尔。“姆妈不来吗？”他说，尽量显出一副没被伤害的样子。萨莉脸红了。“她现在为自己的样子感到羞耻，”她轻轻说道，“她现在很胖，很臃肿。她从不出门。”他被瓦萨学院提前录取，他只申请了这一所学校，实在太自信了。那里有非常棒的社交聚会，有了它你根本不用再去其他聚会，这是他选择这所学校的唯一理由。那个周末他同塞缪尔十五岁的妹妹一起庆祝，在一间残疾人专用卫生间里。“千万，千万别告诉塞缪尔。”愤怒的目光。“我是什么，是白痴吗？”出乎意料！塞缪尔也要去瓦萨学院上学了。他申请的每所学校都能进，但是他决不能失去洛托带给他的欢乐，否则他会死去。只有瘦瘦的萨莉和四岁的雷切尔来参加他的毕业典礼，雷切尔一见面就让他抱，不肯松手。姆妈没有来！为了消除悲伤，洛托想象母亲扮演美人鱼时的样子，而不是那个像吞掉美人鱼的臃肿女人。在缅因州时，塞缪尔那个四十三岁的堂姐却在瑞士，唉。塞缪尔的妹妹身穿橘色的比基尼，身后整天都跟着那个头发乱蓬蓬的男友，感谢上

帝。那个夏天他只有一个女孩，一位毒舌的芭蕾舞女：那双美腿什么都能做！ 槌球戏、放烟火、海边啤酒聚会、帆船赛。

接着就到了暑假的最后一周。塞缪尔的父母含着泪水把那只新生的拉布拉多犬从桌腿上解开。“我们的孩子们长大了。”在龙虾饭店里，这位母亲说道。而这些孩子，在这四年[注]中早就认为自己是成年人了，此刻正强忍着笑，一本正经听她感叹。

洛托从沉闷的预备学校来到了大学这个新乐园。他的室友无法相信他竟能同时交往各种奇怪的女孩：戴着鼻环的女研究生，牛仔裤上有卷边的小镇少女，古板的戴着厚眼镜的神经科学专业女学生。室友们透过公共休息室关注着他们的行迹，当洛托和女孩子进了他自己的房间时，他们就会取出那本记录着“来者生物分类”的笔记本。

澳大利亚猿：毛发蓬松的澳大利亚人，未来著名的爵士乐队小提琴手。

尖叫的悍妇：洛托从市中心带回来的性别不明的朋克。

长蹄的塞壬：致毕业辞者，二百七十多斤的身躯上顶着一张毛茸茸的脸。

女孩们永远都不会知道这些。他的室友们并不认为自己很残忍。但是，进校两个月后，当他们把这个笔记本给洛托看时，他大发雷霆。他吼叫着，骂他们是厌女症患者。他们耸耸肩，说放荡的女人理应得到他们的嘲讽。洛托正在做男人该做的事。世界的规则不是他们定的。

洛托的毕业大戏演的是《哈姆雷特》。笼罩着山谷一整天的乌云从黄昏开始变为雷声，接着大雨倾盆而至。入场的铃声响起后，浑身湿透的剧迷们涌了进来。奥菲莉娅[注]是裸着身子在演出，她那巨大的酷似斯蒂尔顿奶酪的乳房上布满青筋。哈姆雷特就是洛托，洛托就是哈姆雷特。他每次上场表演，观众们都起立鼓掌。

在黑暗的舞台侧翼，他用力扭了扭脖子，深吸了一口气。有人在啜泣，还有人点了一支烟。暮色中谷仓里发出沙沙的脚步声。有人在窃窃私语。是的，我在银行找到了工作……她站在阳台上，故意模仿他打嗝的声音，友善地欢迎他进来……断了一条腿。两条都断了！

观众席里的声音渐渐安静。幕布被拉开。守夜者[注]踏着沉重的脚步登场。“那边是谁？”洛托内心一动，他自己的人生逐渐褪去，如释重负。

洛托的躯体还留守在侧台，看着变为哈姆雷特的他漫步走上舞台。

他的紧身上衣已被汗水浸透，他在向观众鞠躬，这时他的自我又回来了。观众的尖叫声越来越大，一直持续到他最后一次谢幕。前排的穆加特罗伊德教授用他那维多利亚时期才女般的声音叫道：“好极了，好极了。”站在他左右两侧的分别是他的情人和他的情人的情人。手上的鲜花已经抱不过来。他曾经睡过的女孩一个接一个地拥抱他，在他的舌头上留下油腻的润唇膏。这是谁？哦，是布里奇特！她带着一副谄媚的神情，紧紧地拥抱他。他们勾搭过几次，也许两次？（是八次。）他听说她自称为他女友，可怜的人。“派对上见，布里奇。”他柔声说道，为的是摆脱她的纠缠。观众渐渐消失在雨中。奥菲莉娅捏了捏他的胳膊。一会儿见？他非常享受彩排期间他俩在残疾人专用卫生间的那两次“偶遇”。真的，他会去的，他轻声说。

他把自己关在卫生间的小隔间里。整栋大楼空空荡荡，前门已被锁上。他出来时，所有的化装室都被清扫过了。周围漆黑一片。他慢慢地擦去脸上的油彩，在昏暗的灯光下注视自己。他重新刷上一层粉底，把脸上的痘坑遮住，却留着眼线，他喜欢它让眼睛变得忧郁。成为留在这个神圣之地的最后一人真是太好了。而除此以外的任何地方，他都讨厌一个人待着。但是今晚，在这青春的最后荣耀时刻，一直以来他承受着的一切悉数奔涌而出，充斥他的脑海：渐行渐远的、热气逼人的佛罗里达，父亲离去给他留下的伤痛，母亲望子成龙的强烈信念，看着这一切的上帝，那些让他暂时忘我的美丽的肉体。这一切如汹涌的海浪，不留余地地冲刷他的肉身和灵魂。他怀着这种炙烈的情感穿行于黑暗的雨夜，前往那在一公里外就听见喧哗声的庆功聚会。在一片喝彩声中，他接过别人递到他手上的啤酒。不知过了多久，也许是十亿年，他站到了窗台上，身后是电闪雷鸣的世界。

树木的轮廓变成了火花四射的神经元结构。整个校园好似余火未尽的灼热的木块，正慢慢化为灰烬。

洛托脚下的聚会，已充斥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最流行的时尚元素：露脐装，各种穿孔，用以遮盖后退发际线的棒球帽，被紫外线灯照得发紫的牙齿，棕色的唇膏和眼线，耳钉，骑士靴，暴露的四角裤，扭屁股的热舞，Salt-N-Pepa的音乐，闪着绿光的头屑，衣服上除臭液的痕迹，高凸且发亮的颧骨。

不知怎么，有人用绷带把一个空水瓶绑在了他的头上。只听见有人叫喊：“水王子万岁。”哎哟，这可坏事儿了。他的朋友们知道他的钱的来路了。天啊，他可是一直藏而不露的，老天知道，他只开一辆破旧的沃尔沃。他发现自己连衬衫都没穿，不过这倒是能更好地展示他的肌肉。他很清楚从房间的各个角度看自己是一副什么模样，也知道这个水瓶令他颜面尽失，只能用自己强势的表现去挽回。他挺了挺胸，把手里的一瓶杜松

子酒倾斜着放到嘴边，猛喝了一口。此时，他的朋友们则不断叫喊着："洛托！洛托！洛托！"这些酒会让他意识模糊，头脑混乱，一直到明天早上。

"世界正走向灭亡，"他吼叫着，"该'做'就'做'！"

脚下的舞者们发出一阵欢呼。

他举起双臂。（然后抬头看了一眼，这是命中注定的一眼。）

门口，突然，她出现在了那里。

但他看到的只是她的剪影：个子高挑，门厅的灯光打在她湿漉漉的头发上，幻化出一圈光晕。她身后的楼梯上，成群的身影来来去去。她正看着他，虽然他看不清她的脸。

她偏了偏头，让半边脸沐浴在灯光中，透出刚强和美丽。她有高高的颧骨，柔嫩的嘴唇，玲珑的耳朵。因为在雨中行走，她浑身都湿透了。隔着喧嚣的人群，他依然能清晰地感受到她的魅力，看到她的第一眼，他就爱上了她。

他以前见过她，他知道她是谁。她是一个名叫玛蒂尔德的女人。她的美貌如微光，能流泻到校园各处角落，能令她触摸过的物件熠熠生辉。她远比洛托高贵——比学校所有的人都高贵，她就如同神话人物般遥不可及。她没有朋友，傲如冬梅，冰冷似雪。她一到周末就去城里。她是模特，因此衣着别致。她从不参加聚会。她是亭亭玉立于奥林匹斯山巅的希腊神话中的女神。是的，她就是玛蒂尔德·约德。今晚，他的成功让他做好了迎接她的准备。今晚，她就是为了和他相遇而来。

洛托挤过人群，穿过房间，走向玛蒂尔德。她身高一米八三，穿着及踝的短袜和高跟鞋，眼睛正好可以平视他的嘴唇。她抬头冷静地看着他。他已经喜欢上了她含蓄的微笑，这是其他任何人都察觉不到的一种微笑。

他感觉到这一幕充满了戏剧性，也感觉到有多少人在看着他们。他和她在一起看起来是多么珠联璧合啊！

瞬间，他如获新生。曾经的一切一去不复返了。

他双膝跪地，握住玛蒂尔德的双手放到自己的胸口上，他抬头对她大声说道："嫁给我！"

她把头往后一仰，露出洁白修长的脖子，大笑着说了些什么，但她的声音

被淹没了。洛托解读着那漂亮的唇形，认为她说的是“好”。他此后无数次诉说起这段经历，炫耀那晚令人迷醉的灯光，以及一见钟情的爱。多年来，所有的朋友都不厌其烦地凑过来听这个神秘浪漫的故事，咧着嘴笑。而玛蒂尔德则隔着桌子看着他，一副深不可测的样子。每次讲起这个故事，他都会说她当时的回答是“当然”。

当然。好。他身后的一扇门关上了，另一扇更美好的门却陡然开启。

---

1. 一英亩约等于4047平方米。——编者注
2. 卡米洛特是传说中亚瑟王的宫殿，是诞生骑士精神的摇篮。这里指1967年的一部同名歌舞片，讲述了亚瑟王与圆桌骑士的故事，又译作《凤宫劫美录》。——编者注
3. 兰斯洛特，亚瑟王圆桌骑士中的第一勇士，勇敢，文雅，乐于助人。——译者注
4. “高文”一名也出自亚瑟王圆桌骑士之一，同时也是“白马王子”一词的来源。——编者注
5. 洛托的英文为Lotto，指乐透（彩票的一种），以此命名孩子另有深意。洛托为音译，被用作“兰斯洛特”的简称。——译者注
6. 原文为carpetbagger，这个词指南北战争南方战败后，许多北方的投机者南下时，常背着一个用毯子缝的旅行袋（carpetbag），南方白人讨厌他们，就有了carpetbagger这个充满贬义的词。——编者注
7. 威基沃奇，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小城，著名的威基沃奇泉公园就位于此，由美人鱼演员在水下剧场进行表演，美人鱼也因此成为这个城市的标志。——编者注
8. 七十四华氏度约等于二十三摄氏度。——译者注
9. 塞壬，希腊神话中的美人鱼女妖，用歌声吸引水手，使船触礁。——编者注
10. 科林斯式，古典建筑的一种柱式，柱头以毛茛叶纹装饰，富丽奢华。雅典的宙斯神庙采用的即是科林斯柱式。——编者注
11. 《如果——》是英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吉卜林写给他十二岁儿子的一首诗。——译者注
12. 永劫回归是指我们经历过的事情，一一重演如昨，甚至重演本身又无

休止地重演下去。这个词出自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编者注

13. 《启示录》是《圣经·新约》中的一卷书，共二十二章，记载了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上看到的景象。——编者注

14. 《正义前锋》，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红极一时的电视系列剧，同名电影于2005年上映。——编者注

15. 《欢乐时光》，1974—1984年由ABC电视网放映的美国情景喜剧。——编者注

16. 溶坑，石灰岩地区的凹地，在地面形成孔洞，随孔洞扩大逐步崩陷。——编者注

17. 原文为muvva，此处译为姆妈。在吴语区的方言里，姆妈即指“妈妈”。——编者注

18. Polo原指一种流行于贵族间的高级马球运动，此处Polo衫则指贵族打马球时所穿的衣服。——编者注

19. 吃豆人是一款电子游戏中的人物。——译者注

20. 唐璜，相传是一个15世纪的西班牙贵族，诱拐了很多少女，后在文学作品中常被用作“情圣”的代名词。兰斯洛特在亚瑟王传奇故事中是一个情圣，所以警察以此嘲讽。——编者注

21. 新罕布什尔，美国东北部的一个州，而佛罗里达州位于美国东南部，洛托在这里相当于从最南的地方去了最北的地方。——编者注

22. 此段为莎士比亚所著悲剧《李尔王》中的台词。——译者注

23. 《杀死一只知更鸟》，美国著名女作家哈珀·李所著小说，曾获普利策奖。——译者注

24. 福斯塔夫，莎士比亚历史剧《亨利四世》及喜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的人物，是一个纵情声色的喜剧人物。——译者注

25. 《奥赛罗》，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译者注

26. 两者均为《圣经》中的人物。——译者注

27. 这两句对话是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的开场台词，此处采用朱生豪译本。——编者注

28. 苔丝狄蒙娜，《奥赛罗》中同名主人公的妻子。——编者注

29. 美国的中学为六年制，但初中只有两年，即七年级和八年级，高中则有四年，为九至十二年级。——编者注

30. 奥菲莉娅，《哈姆雷特》中仅有的两个女性角色之一，是哈姆雷特的至爱。——编者注

31. 守夜者，《哈姆雷特》中第一个出场的角色，这里是演出结束后的谢幕，守夜者用台词“那边是谁？”来引出洛托。——编者注

32. 根据上文，其名应为“布里奇特”，此处作者用“布里奇”可能暗指洛托记错其名，因为他玩弄的女性太多。——译者注

33. Salt-N-Pepa，一个成立于1986年的女子说唱组合，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非常受欢迎。——编者注

34. 此称呼暗指洛托家是靠罐装水生意致富的。——编者注

3

这是个关乎视角的问题。从太阳的角度来看，人类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地球只是一个旋转着的光点。走近一点看，城市是介于其他光束之间的一道光束；再走近一些看，建筑物也在闪闪发光。黎明时的曙光照进窗户，两个人的身体完全一样。只有更走近一些仔细观察才能看到细节上的差异：鼻孔边的痣，熟睡时贴在干燥下唇上的牙齿，腋窝下皱如纸片的皮肤。

洛托往咖啡里加了一些奶油，然后叫醒妻子。录音机里播放着歌曲，鸡蛋已经煎好，碗碟已经清洗，地板已经打扫，啤酒和冰块也拿了进来，点心也已经准备妥当。下午三点左右，一切都那么明媚耀眼，一切都已经就绪。

“趁这里还没人，我们可以——”洛托在玛蒂尔德的耳边说。他把她的长发从她颈背上拨开，吻了吻骨头的凸起部分。这个颈项是他的，属于他的妻子，而妻子属于他，她如此光彩照人，却甘愿把自己完全交给他。

最初那种对身体的浓烈的爱，已经蔓延到更为广泛的一切。他们在一起已经有五周了。第一周，他们没有发生性爱，玛蒂尔德只是挑逗他。接下来，周末野营时，他们糊里糊涂地有了第一次，他由此知道她之前一直是处女，这也正是她一直不肯跟他睡觉的原因。他转过身，发现她正把脸浸入刺骨的溪水里，抬起头时，潮湿的脸庞在晨曦中看起来红润光滑，他认定她是自己这一生遇到过的最纯洁的人，而他一直在寻求这种纯洁。他那时就知道他们会私奔，毕业后会住到城里去，将在那儿快乐地生活。他们的确是快乐的，但彼此间仍然很陌生。

昨天，他刚发现她对寿司过敏。今天早上，他一边给姑妈打电话一边看着她淋浴后擦干身体，突然想到她完全没有任何家人，心里涌上一阵难过。她提到的关于童年的极少情况里，也带着受过虐待的阴影。他曾想象过具体情形：贫困，破旧的拖车，恶毒的——其实她的暗示更糟糕——舅舅。她对于童年最清晰美好的记忆是永远开着的电视，然后是学校的救助、奖学金，以及做模特挣来的零花钱。他们的故事开始叠加融合。小时候她孤独地待在乡下，孤独得竟让一只水蛭在大腿内侧生活了一个星期。她在火

车上被一个相貌古怪的男人发掘，然后就去做了模特。玛蒂尔德肯定用了很强的意志力才忘掉悲伤和黑暗的过去，让它们成为空白。现在，她只有他。他知道自己已是她的全部，这让他感动。除了她心甘情愿付出的东西，他不会强求更多。

外面，纽约的六月天热气逼人。马上就有聚会，几十个大学时的朋友突然说要来“暖房”，尽管夏日的房子里已经够暖的了。不过现在，他们还有点时间。

“已经六点了，我们邀请他们五点半来，我们不能。”玛蒂尔德说。但他没在听她说话，而是掀起她的短裙，把手伸进她短裤的松紧带下面，然后往下一直摸到大腿根。他们已经结婚了，他有资格这样做。

洛托陶醉了。为什么而醉？一切。位于西村的这套公寓有非常美丽的花园，由楼上那位脾气古怪的英国老妇人负责照管，她那肥硕的大腿现正在窗外的那些虎皮百合中穿行。公寓只有一间卧室，但空间很大；它虽在地下，却是房租管制注的，价格也算合理。从厨房或者卧室往外看，可以看见行人的脚，还有他们脚上的囊肿和脚踝上的文身。置身于地下很安全，上面的泥土和层层街道可以使这里与飓风和炸弹隔绝。游荡了这么多年后，他要扎根于此，扎根于这个妻子。她拥有姣好的容貌、忧郁如猫般的眼神、一脸的雀斑，以及修长的身体，外加一种不容侵犯的特质。当他打电话告诉母亲自己已经结婚时，母亲却说了一些可怕的事情。一想起这个他就有些不解。但是今天，纽约市犹如一张铺开的美味菜单：华丽的九十年代、女孩子们颧骨上打的高光、织入银色丝线的衣物；每一样东西都让人对性和财富产生欲望。洛托要抓住这一切。一切如此美丽，如此富足。他可是兰斯洛特·萨特怀特，他的心中有炽热的太阳。此刻，他正怀抱着这辉煌的一切。

一阵长长的缓慢的门铃声传来。

“稍等！”洛托叫道。

走廊里，乔利摆弄着在来这儿的路上从垃圾箱里找到的一尊巨大铜像，说：“跟你赌一百美元，他们肯定在做爱。”

“蠢猪。”丹妮卡说。毕业之后，她的体重大幅下降，现在看上去就像是裹在纱布里的一捆木棍。她打算在洛托和玛蒂尔德一开门时就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会开门的话——她和乔利是在楼外面的人行道上巧遇的。事实上，她死都不愿被发现单独跟乔利这个小收费员在一块儿。他架眼镜的鼻梁处贴着胶带，嘴长得像乌鸦嘴，令人作呕，还呱呱地唱着那首永远不变的刺耳的歌。上学期间他去找洛托时她就讨厌他了，他在那儿待了几个

月，以至于人们以为他也是瓦萨学院的学生，其实他并不是，他连高中都没毕业，他只是洛托从小就认识的一个朋友罢了。现在她更讨厌他了。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闻起来像垃圾。”她说。

“是翻垃圾时弄的。”说着他举起那尊铜像，摆出一副胜利的姿态，“如果我是他们的话肯定会一直做爱。玛蒂尔德长相怪异，但我也会跟她做。洛托乱搞得够多了，他现在可是这方面的专家。”

“对吧？他是最风流的。”丹妮卡说，“他能屡屡得手是因为他看人的那种眼神。这么说吧，如果他只是长得帅，还不至于能让人对他死心塌地，但是只要你跟他共处一室五分钟，你唯一想做的事就是脱光自己。好在他是男人。如果一个女孩子像洛托这样到处跟人鬼混，那大家都会议论她，躲得远远的。一个男人却可以到处拈花惹草，而且每个人都会认为男人天生如此。”

丹妮卡快速地按着门铃，一遍又一遍。她压低嗓门说：“不管怎样，我只给他们的婚姻一年时间。你说，谁会二十二岁就结婚？当然，煤矿工和农民会，但不会是我们。不出八个月洛托就会跟楼上那个吓人的老妇人搞在一起，然后是某位能让他出演《李尔王》的狂暴的更年期女导演，总之是任何能引起他注意的人，而玛蒂尔德则很快会拿着一张离婚协议，再嫁某位特兰西瓦尼亚王子或其他人。”

他们大笑起来。丹妮卡用莫尔斯电码在门铃敲击出意味着“SOS”的节奏。“我接受你的赌约。”乔利说，“洛托不是骗子，他十四岁时我就认识他了，他很傲慢但很忠诚。”

“赌注加到一百万美元。”丹妮卡说。乔利放下铜像，两个人握手成交。

门开了，洛托出现了，鬓角处还有汗珠。他们穿过空荡荡的客厅，在玛蒂尔德把浴室的门关上时瞥到了一眼她的身体，她当时的模样就像一只正在收起双翅的蓝色大闪蝶。在吻洛托时，丹妮卡不得不克制住自己想要舔他脸颊的冲动。哦，天哪，咸咸的，很美味，像是热卷饼。在他身边她总是会变得意志不坚。

“十万分欢迎。我也想哭也想笑，我的心又轻松又沉重。欢迎。”[注]洛托说。哦，天哪，他们几乎一无所有。书架是用煤渣砖和胶合板搭成的，长沙发是从大学的公共休息室里搬来的，摇晃的餐桌椅本来应该是户外用的。尽管如此，这个地方还是让人感到幸福。丹妮卡内心顿时妒火中烧。

“太简陋了。”乔利说，然后把那尊巨大的铜像举到壁炉架上，壁炉发出的光照亮了整个雪白的房间。乔利擦了擦铜像的肚子，然后走进厨房，弄了

很多洗碗液，用手接水洗去他身上那股垃圾桶的恶臭。从那里望出去，他看见一大群装腔作势、虚情假意的人蜂拥而至。他们都是些兴高采烈的富家子弟。自从洛托被送到寄宿学校直至后来上大学，乔利就得跟这些人竞争，因为乔利无人可依靠的时候洛托收留了他，让他与他的“朋友”们共享他。那个叫塞缪尔的坏家伙假装是洛托最好的朋友。大错特错。无论乔利怎么侮辱他，塞缪尔总是很镇定：乔利知道那是因为自己太卑贱，是个跟屁虫，不值得塞缪尔在意。洛托比所有人都高，浑身散发着快乐和热情之光，每个人进来时都被他的微笑迷得头晕目眩。他们送的礼物有种在陶土花盆里的吊兰、几箱六罐装的啤酒、书、葡萄酒。他们生下来就是雅皮士[注]，拙劣地模仿着他们父母的举止。二十年后，他们将拥有乡间别墅，替孩子取用于炫耀的文绉绉的名字，他们还会去上网球课，开难看的汽车，与热情的年轻实习生维持暧昧关系。他们拥有特权，内心却空洞无比。

乔利默默发誓，二十年后，你们将统统臣服于我。他哼了一声，压住了心中的怒火。

玛蒂尔德站在冰箱边，皱着眉头看着乔利脚边的泥泞和卡其短裤上的水渍。她那蔑视的神情难以掩饰。

“嘿，你，讨厌鬼。”他说。

“嗨，酸溜溜的娘儿们。”她说。

“你就用你这脏嘴亲吻我的朋友？”他说，但她只管打开冰箱，拿出一碗鹰嘴豆泥和两瓶啤酒，并递给他一瓶。他能闻到她的气味——柔滑的金发上的迷迭香味，沐浴过后身体的象牙皂的味道，勾起性欲的脂粉味道。啊，是这么回事。他刚才猜对了。

“跟大家一起玩吧，”她走开时说道，“不过，可别让人揍你，乔利。”

“我会冒险去毁了这么完美的场合？”他脸上的表情显示“决不”。

一群人的身体在这炎热的空间里移动，看起来像水族馆里的鱼群。卧室里围了一圈女孩，正盯着头顶窗户外的一丛蝴蝶花。

“他们怎么有钱住这儿？”娜塔莉嘀咕道，来这里让她感到紧张——洛托和玛蒂尔德如此富有魅力，因此，离家前她喝了两杯烈酒。事实上她现在有些醉了。

“这里是房租管制的。”一个穿着迷你皮裙的女孩说，边说边四处张望，看

有没有人应和她。娜塔莉一过来其他人就渐渐散开了，在某个大学聚会上喝醉时见到她这种人感觉会很好，但是现在大家已身处现实世界中，她还是只会抱怨钱，实在让人受不了。她们都很穷，刚毕业本来就很穷，有什么好抱怨的？迷你裙抓住从身边经过的雀斑女。她们三个人曾同时跟洛托睡过觉，而每个人私下都认为洛托最喜欢自己。

“是的，”娜塔莉说，“但是玛蒂尔德连工作都没有。如果她仍然在做模特，那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能负担这个房子，但是她嫁人后就不干了，即使有人娶我我也不会停止模特的工作。而且，洛托不过是个小演员，虽然我们都知道他很棒，可也不太可能在下一部有汤姆·克鲁斯的电影里担任主演。我的意思是，他的皮肤太差了。我完全没有冒犯之意！我只是想说，总体上他非常优秀，但即使是二流演员也不一定能维持生计，何况他连这都算不上。”

另外两个人看着娜塔莉，看着她那淡褐色的眼睛和没有处理干净的唇上的汗毛，叹了口气。“你不知道吗？”迷你裙说，“洛托是一大笔遗产的继承人。罐装水。你知道哈姆林泉水吗？就是他家的。他的妈妈，可以这样说，拥有整个佛罗里达，是亿万富翁，用口袋里的零花钱就能买下上东区一套带门卫的豪宅。”

“他们过这样的生活事实上显得有点儿朴素了，”雀斑女说，“他是最好的男人。”

“可她却相反。”娜塔莉低声说。另外两位靠近一步，低下头来听。“玛蒂尔德身上包裹了如洋葱般层层叠叠的谜。她在大学时甚至连个朋友都没有。大学时每个人都有朋友。她从哪里来？没有人知道。”

“是的，”迷你裙说，“她这么沉着安静，是个冷美人，而洛托却喜欢热闹。他热情、性感。他们截然相反。”

“老实说，我真不理解。”雀斑女说。

“嗯，这是他们的初婚。”迷你裙说。

“猜猜看若是他们的婚姻破裂了，谁是那个提分手的人？”迷你裙说。然后她们大笑起来。

那么，娜塔莉想，现在一切都很清楚了：这栋公寓说明了洛托和玛蒂尔德的我行我素，还有他们的自我陶醉。娜塔莉曾经想当雕塑家，她很擅长这个。她曾焊接过一个将近两米长的不锈钢DNA螺旋结构，它现在还摆在她高中的科学厅里。她曾梦想建造一个类似于陀螺仪或风车那样的运动装

置，只靠风驱动。但她父母关于就业的想法是务实的。她顺理成章地在瓦萨学院修了经济学和西班牙语的课程，然而直到实习期结束，她仍旧只能租住在皇后区一间充满樟脑丸味道的小房间里。她唯一的那双高跟鞋上有一个洞，每天晚上她都得用强力胶修补。这种生活太辛苦了，根本不是校方当场允诺的那样。申请学校时，她认真看过那本宣传册，上面写得很清楚：来瓦萨学院吧，欢笑的漂亮孩子们，我们允诺你会过上富有的生活。可现实完全相反，这间昏暗的公寓和劣质啤酒恐怕就是她能追求到的最高生活水准了。

透过通往客厅的门，她看见洛托正在被塞缪尔·哈里斯——特区名声最差的议员的儿子——说的笑话逗得大笑不止。议员是这样一个人：他不顾所有人反对，与一位离经叛道的女子联姻。他反移民，反女权，反同性恋，这还只是一小部分。借他之名，塞缪尔创建了校园自由党社团，但是洛托和塞缪尔都秉承了塞缪尔傲慢的母亲身上那种贵族傲气。她曾让娜塔莉感到无比自卑，因为有一次娜塔莉和塞缪尔约会时用餐巾纸擤鼻涕。洛托至少有足够的魅力让你觉得自己很有趣，但塞缪尔只会让你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娜塔莉真想用马丁医生面膜盖住他们俩那愚蠢炫富的脸。她叹了口气。“罐装水不环保。”她说，但此时其他两位已经不见踪影，跑去安慰正在拐角哭泣的胆小的布里奇特了。布里奇特还爱着洛托，可是，站在高大纤瘦、金发碧眼的玛蒂尔德身边，有点自取其辱之感。娜塔莉朝破裂的镜子里的自己皱了皱眉。

洛托飘飘然地在房间穿行。有人播放了En Vogue[注]乐队的唱片，这显然有点讽刺意味，但他喜欢这些女孩的声音。房间里如炼狱般炎热，傍晚的太阳照进来，像个偷窥者。一切都不重要：所有的大学朋友又聚在了一起。他手拿啤酒站在门口，静静地关注着房间里的一切。

娜塔莉在玩啤酒桶倒立的游戏[注]，来自本街区咖啡厅的一些人扶着她的脚踝，她的短裙倒搭在苍白的腹部。塞缪尔挂着发青的眼袋，正在大声地说着他上周在自己的投资银行工作了九十个小时的事。苏珊娜正把头凑近冰箱凉快凉快，刚刚接手的洗发水广告让她兴奋不已。洛托克制着自己的嫉妒。这个女孩不会表演，但她水灵、温顺，像新鲜奶油，大学三年级一开始他们就在一起了。他船队的副队长阿尼正摇晃着调制“粉红松鼠”[注]，他刚兴冲冲地从鸡尾酒培训学校赶来，防晒霜在他的皮肤上留下了杏黄色痕迹。

洛托身后，一个他不熟悉的声音说道：“关于象棋的谜语中的禁用词是什么？”

片刻后，另一个声音说：“象棋？”

那个不熟悉的声音说："你肯定是想起我们一年级时的博尔赫斯[注]讨论会了！"洛托大笑起来，他喜欢这些自命不凡的家伙。

他决定每年都要举行这样的聚会。它将成为他们的六月纪念日，朋友欢聚一堂，参与人数越来越多，最后他们不得不租下一整个飞机库。他们喝酒、叫喊、跳舞，直至深夜。还会有纸灯笼、水煮虾，甚至是某人的孩子成立的蓝草[注]乐队。如果你被家庭抛弃，就像洛托那样，那么你就要去建立自己的家庭。这种拥挤的、令人汗流满面的小屋正是他生活中所需要的，也是最高要求。上帝啊，他快乐着呢。

这是什么？一阵水雾从敞开的花园窗户里喷了进来，那个老太太正拿着喷水的水龙软管对着他们叫喊，因为音乐和大家的叫喊声，她的声音几乎听不见。女孩们尖叫起来，她们的衣服都紧贴到漂亮的皮肤上了，看起来柔嫩、湿润。他真想将她们全吃下去。他想象着一张红唇张开，滑过他的嘴唇——可是，哦，对了，他不能再这样了，他已经结婚了。他对着妻子咧了咧嘴，她正匆匆穿过房间，走向那个胖女人。胖女人正从窗户外对着他们叫喊："你们这群野蛮人！克制一下！不要那么大声！野蛮人！"

玛蒂尔德柔声安抚她，接着转动窗栓，把朝向花园的窗户关上了。朝街的窗户则被打开，这样更凉快些。人们继续接吻、跳贴面舞，音乐声调得更响，人们的说话声也更大了。

"……革命的先锋。东德和西德统一了，将出现一场对资本主义的强烈对抗。"

"爱莲·西苏[注]很性感。还有西蒙娜·德·波伏娃[注]和苏珊·桑塔格[注]。"

"事实上，极端的女权主义者不可能很性感。"

"……就像，孤独是人类的本质。"

"你太滑稽了！只有你才会在这么一大群纵酒狂欢者中间说这种话。"

玛蒂尔德身着蓝色连衣裙向洛托快步走来，他心如鹿撞，看着她那搭在左胸上的长长的发辫，欲望如野兽般在他体内狂躁起来。她可是集世上所有优点于一身的女人啊。他向她伸出手，她拉着他走到前门。门被打开，一个身量未足的女孩站在那里。太奇妙了！是他的小妹妹雷切尔，扎着马尾辫，穿着背带裤，像一个正接受洗礼的婴儿那样害怕地看着这个充斥着酒精、摇摆舞和香烟的场面，紧张得发抖。她只有八岁，脖子上挂着一块注明"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的牌子。她身后站着一对脚穿情侣徒步鞋的中年

夫妇，他们正皱着眉头朝屋里看。

“雷切尔！”他叫道，一把抓住双肩包带把她拎起来抱在怀里。朋友们让开一条路，接吻停止了，至少在这间房里是这样，至于卧室里在发生什么，谁也不清楚。玛蒂尔德只见过雷切尔一次，是几周前洛托的姑妈带她来参加毕业典礼的时候。雷切尔现在正摸着那次晚餐时玛蒂尔德一时冲动从自己脖子上取下送她的钻石项链。“你到这里来干什么？”洛托和玛蒂尔德在一片嘈杂声中大声问道。

雷切尔稍稍避开玛蒂尔德，觉得她身上有一股汗臭味。玛蒂尔德说她不喜欢用止汗剂，它会让人变得痴呆，而香水又会让她起荨麻疹。雷切尔眼含泪水说：“洛托，不是你邀请我来的吗？”

她只字没提自己在机场等了三个小时的事，也没有说起那两位严肃的徒步旅行者，他们看见她在哭就主动送她过来了。洛托终于想起她确实是今天要过来，但印象模糊，他居然忘了他的小妹妹要来度周末。当初他在电话里接受了姑妈的提议，但没等去另一个房间将此事告诉玛蒂尔德，就忘得一干二净。他心里顿时觉得羞愧，他无法想象妹妹站在行李领取处孤单地等他时是多么恐惧和痛苦。哦，天哪，如果坏人把她带走了怎么办？如果她碰到的是可怕的人，而不是这两位长相朴实的中年夫妇，那该怎么办？如果她轻信了一个变态怎么办？他脑子里闪现出一幅拐卖人口的画面：雷切尔跪在厨房的地上擦地板，或者被关在某人床底下的箱子里。看样子她好像一直在哭，小眼睛通红通红的。跟着陌生人从机场一路到这儿肯定很可怕。他希望她不会告诉姆妈，不然母亲对他一定会比现在更失望，他们私奔后母亲对他说的那番话还牢牢印在他脑海里。他真是一个浑蛋。

但是雷切尔紧紧地抱着他的腰，玛蒂尔德脸上的怒气也早就消失了。他真不值得拥有身边的这些女人，她们总是能解决一切问题。（也许不是这么回事。）他和玛蒂尔德悄悄商量一番后，事情就决定了：派对可以继续进行，但他们得带雷切尔到附近的餐厅去吃饭；九点时他们必须让她睡觉并锁上卧室的门，音乐声也必须关小；他们整个周末都要用来弥补自己不守诺言这一过错。早午餐，电影和爆米花，到施瓦茨玩具主题店的钢琴地板上去跳舞。

雷切尔把她的东西拿到壁橱里跟野餐用品和雨衣放在一起，转身时，立刻有个矮个子黑人和她搭讪。是塞缪尔吗？他看起来非常疲倦，正在说他在银行里的工作非常重要。真好笑，帮顾客兑换支票或找零能有多难，这事儿雷切尔也能做，虽然她只是一个三年级学生。

她悄悄地溜走，将一个装有她乔迁贺礼的信封偷偷塞到哥哥的后兜里，她乐滋滋地想着他打开信封时脸上的表情：六个月的零用钱都被存在里面

了，接近两千美元。对一个八岁的孩子而言这可是一笔巨款，而她并没有什么事非得用到这笔钱。姆妈知道了会发怒，但是雷切尔一直很同情洛托和玛蒂尔德，她无法相信他们结婚后就被切断了家庭资助。钱根本不会让他们分开：玛蒂尔德和洛托生来就应该相互依靠，就如同勺子离不开存放它的抽屉一样，当然，他们仍需要现金。看看这个没有任何一件称得上是家具的“黑洞”。他们连电视都没有，甚至没有水壶和地毯，他们一贫如洗。她悄悄地回来站在玛蒂尔德和高大的哥哥中间，鼻子抵着洛托，因为他身上有一股温馨的润肤霜的味道，然而，玛蒂尔德身上却有一股高中学校女童子军比赛时格斗房里的味道，让人窒息。终于，在机场时差点将她击垮的恐惧消失了，它被汹涌的爱吞没了。这儿的人如此迷人，个个喝得大醉，他们嘴里冒出的“他妈的”“狗屎”之类的话让她震惊：安托瓦内特在她小时候就告诫她——脏话是言语低能者的武器。洛托从来不说脏话，他和玛蒂尔德是那种言行得当的成人。她要像他们一样，活得正派、清白，彼此相爱。她看着六月夕阳下公寓里令人窒息的闷热中那些缠绕在一起的身体，还有那些美酒和音乐，这正是她对人生的所有渴望：美好、友谊和快乐。

太阳落下，已是晚上八点了。

平静。温和。秋天落幕。空气中的寒意如同某种预兆。

苏珊娜来到通向花园的门边，铺着新麻黄色地毯的公寓一片寂静，她发现玛蒂尔德一个人在厨房里，正在往比布生菜里拌调味品。

“听说了吗？”苏珊娜轻声说道，可当玛蒂尔德转身面对她时她顿时沉默了。早些时候，苏珊娜曾想，走进这间换上黄色新装的公寓应该像走入金色的阳光中，令人目眩；但是现在，这颜色竟和玛蒂尔德脸上的肉桂色雀斑如此协调。她新剪了一个不对称的发型，右边的金发垂到下颚骨，左边的则到领口处，衬托出她高高的颧骨。苏珊娜顿时被她迷住。奇怪，一直以来，玛蒂尔德都显得很平凡，活在光彩照人的丈夫的阴影之下，但是现在看来这对夫妇真是完全般配。事实上，玛蒂尔德美得令人心醉。

“听说什么？”玛蒂尔德说。

“哦，玛蒂尔德，你的头发，”苏珊娜说，“太美了。”

玛蒂尔德举起手拢了拢头发，然后说：“谢谢。听说了什么？”玛蒂尔德抬起下巴示意苏珊娜拿起两瓶酒跟着她穿过通道。走上后面的台阶时，苏珊娜开口道：“你记得我们班的克里斯蒂娜吗？无伴奏合唱队里的那位？她头发乌黑，身材丰满。我想洛托跟她——”苏珊娜做了一个鬼脸，好像在

说“哦，你这个傻瓜”。玛蒂尔德停下脚步，摆了摆手，好像说“哦，是的，洛托跟每个人都做爱，就像黑猩猩一样”。苏珊娜不得不承认的确如此。她们来到花园，停下脚步，感觉着秋天的气息。洛托和玛蒂尔德把一些从廉价商店购得的床单铺在草地上，朋友们坐在那里举行百乐餐[注]，每个人都在静静地休息，在秋天略带寒意的落日余晖中闭上眼睛，喝着冰冷的白葡萄酒和比利时啤酒，等待着第一个拿食物的人。

玛蒂尔德把她做的沙拉碗放下，说：“吃吧，老兄。”洛托抬头对着她笑了笑，从一堆食物中拿了一块迷你菠菜馅饼。其余十几个人也纷纷吃起来，并开始聊天了。

苏珊娜踮着脚尖，凑到玛蒂尔德的耳边：“克里斯蒂娜自杀了，她在浴室里上吊死了。非常出人意料，就在昨天。谁会想到她也有痛苦，她有男友，什么都不缺，在塞拉俱乐部[注]有一份工作，在哈莱姆地区不错的地段还有一间公寓。完全无法解释。”

玛蒂尔德整个人都呆住了，脸上一贯保持的淡淡微笑也消失了。苏珊娜跪下来拿了一块西瓜，切成小薄片：她现在基本上不吃高热量食物，因为她刚接下了一个新的电视剧角色，当着洛托的面她不好意思提及。因为电视剧无法与《哈姆雷特》相提并论，而大学最后一个学期，洛托在其中演得很出色。她现在接的工作是演一部肥皂剧里的小女孩，她知道这是在出卖自己。但是这比洛托毕业后接到的那些角色要好，他只在一些外外百老汇剧场[注]里做过替角，还在路易斯维尔演员剧场演过一个小角色——这是一年半以来他得到的唯一角色。她又想起了洛托在《哈姆雷特》演出结束时的模样，他向大家鞠躬，任汗水湿透戏装，这曾令她感到敬畏，以至在观众席上大叫“棒极了！”，而她自己失去了奥菲莉娅的角色，败给了演池塘边那场戏时几乎全裸的有着巨大乳房的女孩。那个荡妇！苏珊娜咬了一口西瓜，把它同胜利的激动一起咽了下去。出于同情，她更加爱洛托了。

在大脑的混乱中，玛蒂尔德打了一个寒战，她把羊毛衫往身上裹得更紧了一些。一片深红色的树叶从日本枫树上掉落，正好落在菠菜洋蓟酱上。树荫下有些寒冷。不久后就是漫长的冬季，天气寒冷，白雪茫茫，此刻的夜晚和花园都将消失得毫无踪影。她把圣诞彩灯挂上，它们在头顶的树枝间闪闪发光，整棵树都闪烁着华彩。她坐到丈夫身后，因为她想躲起来，而他的背是如此的漂亮、宽大和强壮，她把脸靠在那儿，心生慰藉。她听着他发自胸膛的声音，他那慢条斯理的南方口音。

“……两个老人坐在走廊上，漫无边际地聊天，”洛托说，哦，他又在讲笑话，“一只老猎狗走出来，在泥土里转了几圈……”

大家都笑了起来，不是因为笑话，而是因为洛托说笑话时的样子，是因为他给大家带来的那种乐趣。玛蒂尔德知道，这是他父亲最爱听的笑话，每次洛托一讲，高文都会满脸通红哈哈大笑。丈夫的体温穿过绿宝石色T恤，驱散了玛蒂尔德心中恐惧的阴影。大学一年级时，玛蒂尔德跟克里斯蒂娜住在同一楼层，有一次撞见她在浴室里哭。玛蒂尔德听出了她那迷人的女中音，可又出去了，选择替她保留隐私而不是给予安慰。只是，事后回想起这件事时，玛蒂尔德觉得那是个更糟的选择。玛蒂尔德内心慢慢涌起一股对克里斯蒂娜的怒气，她往洛托身上靠得更紧，以平息那股怒火。

洛托把手伸向背后，把玛蒂尔德拉过来，让她坐到自己的大腿上。他的肚子咕咕作响，但是他只吃得下一两口饭：他这一个星期都在等选角的回复电话，不愿离开公寓一步，害怕错过它。玛蒂尔德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提议举办这次百乐餐。这一次的角色是明年夏天在中央公园上演的莎士比亚戏剧《一报还一报》里的克劳迪奥。他可以预见自己穿着紧身衣出现在数千观众面前的样子，蝙蝠狂飞，粉红色灯光照亮黄昏的天空。毕业以来，他一直努力工作，即使只是一些小角色。他已持有一定的资本，是时候一飞冲天了。

他透过窗户朝公寓里望去，壁炉架上的电话寂静如旧。电话后面挂着一幅画，是玛蒂尔德几个月前从她过去一年工作的那家画廊带回家的，那幅画的作者有天在画廊大发脾气，把画往墙上一扔，就怒气冲冲地走了，画框都摔坏了。之后画廊老板阿里尔叫她把画扔到垃圾桶去。然而，玛蒂尔德把画拿走，重新装上画框，挂在那尊黄铜佛像后面。那是一幅蓝色的抽象派作品，总让洛托想起每天黎明前夕的朦胧世界。用什么词来形容呢？诡异！就像玛蒂尔德一样。有时候试演回家，他会发现她坐在暗处，两手捧着一杯红葡萄酒，向上凝视着那幅画，表情茫然恍惚，若有所失。

“你在担心什么吗？”有一次试演完一部他不想接拍的戏回来后，他发现她坐在渐渐暗下来的房间里，于是他吻了吻她的耳背，然后问道。

“没有，我很快乐。”她说。

他没有告诉她这是无比漫长的一天，他淋着毛毛细雨在街上等了两个小时，才终于被叫了进去，念完台词，走出门时却听见导演说：“他很优秀，可惜个子太高了。”他没有告诉她，经纪人没有给他回电话，也没有告诉她本来他指望至少可以享用一顿美好的晚餐。因为，坦白说，他不在乎。如果她快乐，就意味着她不会离开他。虽然结婚只有短短一年，有一点却变得越来越明显，那就是他并没有她期待的那么优秀。这个女人简直是个圣人，节俭，勤劳，在他没挣到钱时也总能把家里的账单付清。那天他在她身边直坐到天黑，直到她轻轻地转身，突然吻他，接着他就饿着肚子把她抱到床上去。

此时，玛蒂尔德把一块三文鱼汉堡举到洛托嘴边，虽然他不想吃，可她一直盯着他，眼睛里的金色光点闪闪发亮，于是他从叉子上咬下一口，然后又吻了吻她布满雀斑的鼻梁。

“真恶心，”坐在床单边上的阿尼叫道，他正搂着一个有文身的小妞，是他在酒吧认识的，“你们结婚已经一年了，蜜月期早该结束了吧。”

“永远不结束。”玛蒂尔德和洛托异口同声地说。他们勾了勾小指，又吻了起来。

“那是什么感觉呢？”娜塔莉轻轻地问，“我是指婚姻。”

洛托说：“是永不散场的盛宴，你不停歇地吃，但永远不会饱。”

玛蒂尔德说：“吉卜林称其为‘漫长的对话’。”

洛托看着妻子，抚摸她的脸颊。“是的。”他说。

乔利凑到丹妮卡身边，她避开他。他低声说：“你欠我一百万美元。”

“什么？”她厉声说。她太想吃鸡腿了，却不得不先吃下一堆沙拉，她现在还不能吃任何让自己发胖的食物。

“去年在他们的乔迁派对上，”乔利说，“你打赌说一年之后他们会离婚，赌注一百万美元。你输了。”

他们看着洛托和玛蒂尔德，多么漂亮，他们是这个花园乃至整个旋转着的世界的中心。“未必。他们到底有多少成分是在演戏？”丹妮卡说，“他们的婚姻中肯定存在黑暗的部分，也许他是在假装忠诚，而她是假装不在乎。”

“你真刻薄，”乔利带着惊叹的语气说，“你对洛托有什么不满吗？你是被他征服过的众人中的一个吗？她们都还爱着他呢。我碰见那个一直自称为洛托女友的布里奇特了，她一问起他就突然哭了起来，他是她的一生最爱。”

她耷拉着眼睛，抿着嘴巴。乔利笑起来：“不，恰恰相反，他从没喜欢过你。”

“你再不闭嘴，我就让你的脸上沾满沙拉。”她说。

他们坐了很长时间，吃着，或假装在吃。然后，丹妮卡说：“好吧，要么不赌，要么赌注翻倍。但我要把时间定长点，六年，到1998年，如果那时他们已经离婚了的话，你要付给我两百万美元，这样我就可以在巴黎买一套公寓了。就这么定了。”

乔利眨了眨眼，眼球都快凸出来了：“你认为我能拿得出这么多钱吗？”

“当然可以，你是那种三十岁之前就能挣上一亿美元的谄媚的小男人。”

乔利说：“这是目前为止别人对我的最高褒奖了。”

天越来越黑，足以遮掩人们的一些小动作。苏珊娜在背后掐了娜塔莉一下，她们各自低头偷笑。这是两人之间心照不宣的默契：今晚她们将在苏珊娜的家里过夜。只有娜塔莉知道苏珊娜要出演一部肥皂剧里一个恶棍的刁蛮女儿，只有娜塔莉了解她们之间日渐加深的感情。“如果有人知道我是个女同性恋者，那么我的职业生涯还没开始就会终结。”苏珊娜曾经说。娜塔莉听了此话感觉很不舒服，但她没说出来。

洛托看着娜塔莉的手正伸向最后一块薄荷糖，心想，她越发漂亮了。她变瘦了，穿着时髦的衣服，她已经找到了那种美，那种他一直知道就在她身上的美。他对着她微笑，她脸一红，回以微笑。

他们放慢了吃东西的速度，大家都默不作声，静静地沐浴在焦糖般的夜色里。有人正在看黑暗的天空中慢慢展开的奶白色航迹云，它的渐渐消失让人有些感伤，这让大家想起了那位死去的黑头发姑娘，他们再也无法感受拥抱时她的胳膊搭在自己脖子上的那种感觉了，再也无法闻到她身上的柑橘味道。

“上预备学校时我发现了一个上吊的男孩，”洛托突然说，“他上吊自杀。”大家好奇地看着他。他脸色苍白，神情冷酷。他们在等待完整的故事，因为洛托总会有故事讲，但是他没有再多说一个字。玛蒂尔德握住了他的手。

“你从没说起过。”她轻声说。

“以后告诉你。”他说。他仿佛看见可怜的“果冻卷”悄无声息地悬吊在花园里，脸上的脓包依稀可见。洛托在眼前挥了挥手，男孩不见了。

有人说：“看！月亮！”果然，月亮高高地悬挂在蓝色的天际，像航行在海面的孤帆，这让他们内心充满了渴望。

雷切尔依偎在哥哥身边，感觉着他的温暖。她是来这儿过秋假的，她的两

个耳朵上都穿了孔，前面留着长发后面却剃得光秃秃的。对于十岁的孩子而言，这样的打扮过于前卫，可她需要做一些事情，否则她看起来就像一个毫不起眼的六岁女孩。况且，基于对学校同学的研究，她知道和可爱比起来，还是古怪一点更好。（聪明的女孩。确实如此。）她刚刚进屋时把一个装着她过去一年零花钱的信封放到了玛蒂尔德的内衣抽屉里，还用手抚弄了一下里面的丝质衣物。一切都没有逃过她的眼睛：哥哥的衣柜里空空如也。上个月玛蒂尔德打过电话给萨莉，萨莉寄了些现金来。现在雷切尔正注视着一楼的窗户，她看见窗帘边摆动了一下，露出半个拳头和一只眼睛。她想象天花板上贴着壁纸，里面有患病的猫、独眼猫、断尾猫、患了痛风四爪肿胀的猫；屋里散发出按摩油的臭味；一碗正在微波炉里加热的蔬菜浓汤；旁边坐着一个悲伤的老妇人。姆妈正飞速地朝这个状态发展，那座小小的粉色海边小屋就是一座装饰着雕刻工艺品和印花棉布的坟墓。姆妈告诉过雷切尔她喜欢海浪的声音，但是雷切尔从未见她去过沙滩，她只是待在那座如同粉色水族馆的房子里，像一条亚口鱼，不停地张大嘴巴吸吮玻璃。可怜的姆妈。

我永远不会让自己变老，雷切尔发誓，我永远不会让自己变得可怜兮兮，我会吞下一粒氰化钾胶囊，杀死我自己，就像洛托那个大家都为之哭泣的朋友一样。生活没有意义，除非你年轻，被一群年轻人包围着，待在金色的花园里，空气中混合着泥土、鲜花和落叶的气息，被圣诞灯饰照得闪闪发亮，在岁末的美好夜晚，倾听城市的寂静。

老妇人的那只虎斑猫蹲在那棵即将枯死的曼陀罗下方，看着眼前的一切。它一定深感困惑：这些人围着食物懒洋洋地坐着，就像饱食过后的猫。它想踏入其中看个究竟，但是他们人太多了，并且行动迅速，不可预测，就像眼下发生的这样：他们突然起身，尖叫着，把东西抱在怀里，往四处跑开。他们如此惊骇，让猫很是吃惊，因为早在听见雨声前它就已经闻到了雨的气息。一把勺子从塔博勒沙拉盘里掉下来，跌到了土里，沾上了由第一滴雨溅起的泥浆，没有人去捡起它。人都跑光了。一只手从那扇与地面齐平的窗户里伸出来，拔去了树灯的插头。黑暗中，黄色的电线像蛇一样蠕动被收进窗户，猫急忙追赶它，但是它消失了，窗户也关上了。猫用爪子小心地拍打着叶边的大雨滴，然后飞快地穿过庭院，进屋了。

公寓的门被打开了，一个小精灵[注]跳了进来。晚上九点了，天冷得有些不合时令。小精灵的身后跟着猪小姐皮吉[注]，她骨瘦如柴，像个幽灵。然后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他是迈着太空步进来的。接着，塞缪尔也进来了，头上戴着一顶灯罩做成的帽子，身上套着一个被画成床头柜模样的纸箱子，床头柜的顶上粘着一本杂志和两个避孕套包装盒。

洛托身穿宽袍，头顶金色月桂树叶做成的桂冠，把啤酒放到塞缪尔身上的床头柜上，说："你好，你就是床头柜了，只能用一晚的床头柜[注]。哈哈。"

被谋杀的舞会皇后窸窸窣窣地走过去，嘴里咕哝着："痴心妄想。"塞缪尔说："我想那是我的前女友。"他咧了咧嘴，从冰箱里拿了啤酒。

"从什么时候开始万圣节就下雪了？说全球气候变暖，我倒认为这完全是庸人自扰。"卢安妮边说边用力在擦鞋的藤席上跺了跺靴子。她是玛蒂尔德在那家画廊上班时认识的朋友，她化装成毕加索的多拉·玛尔[注]，就是半边脸被画成像被咬掉了一口的苹果的那位。她一边恋恋不舍地吻着洛托，一边说："哦，万岁，恺撒。"他大笑着把她推开。卢安妮令人讨厌。玛蒂尔德下班回家后常常会说起她勾引老板——那个有些粗野、眼睛凸出、长着杂耍演员眉毛的阿里尔。"为什么？"洛托说，"她漂亮，年轻，完全能勾搭上更好的人。"玛蒂尔德瞥了他一眼，说："宝贝，他有钱。"当然，这是再好不过的解释了。洛托和卢安妮一起朝玛蒂尔德走去，她打扮成埃及艳后克利奥帕特拉，光彩照人，正站在那尊装饰着太阳镜和花环的巨大黄铜佛像边吃纸杯蛋糕。洛托把妻子揽入怀中，舔去她嘴唇上的蛋糕屑。

"可恶，"卢安妮说，"你们两个家伙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他们[注]。"她走进厨房，从冰箱里拿了一瓶气泡酒，闷闷不乐地喝了一口。从洛托肚子的大小和堆了一屋子的书，她能判断出洛托心情低落——低落时，读书是他唯一能做的事。这非常滑稽，因为他看起来像个大傻瓜，但他一开口，就能吟诵几段维特根斯坦[注]之类的。他的表面和内心的巨大差异让她很是担心。

有人播放了一张涅槃乐队[注]的光碟，女孩们从那张洛托从人行道上捡回家的皮质沙发上站起来，她们试图跳舞但放弃了，于是他们重新播放《战栗者》[注]。

装扮成绿色小精灵的乔利悄悄走近洛托和玛蒂尔德，他醉得有些口齿不清："我从来没有注意到你的两眼靠得如此近，玛蒂尔德；但是你的两眼却离得很远，洛托。"他用两根手指指着玛蒂尔德，说"捕食者"，接着又指着洛托说"猎物"。

"我是猎物，玛蒂尔德是捕食者？拜托，我才是她的捕食者，是她性感的捕食者。"他说。所有人都"哼"了一声。

卢安妮盯着对面的阿尼，做了一个不耐烦的手势。“闭嘴，你们这些家伙，”她说。“我在向某人抛媚眼。”

玛蒂尔德叹了口气，往后退了退。

“等等，是谁？哦，是阿尼，”乔利恨恨地说，显得有点失望，“拜托，他很愚蠢。”

“他呆得像个电灯泡，”卢安妮说，“但正合我意。”

“阿尼？”洛托说，“阿尼大学修的是神经科学，他可不呆，没像你那样进哈佛大学并不能说明他不聪明。”

“我不知道。可能是他喝酒太多把脑子喝坏了，”卢安妮说，“上一次聚会时我无意中听到他说蜜蜂是他的灵兽。”

洛托朝房间对面吹了一声口哨，绿巨人装扮的阿尼从一堆女孩子中抬起头，他正在为她们制作巧克力马丁尼酒。阿尼朝洛托走来，拍拍他的肩膀。乔利和阿尼全身都涂成了绿色，两人站在一起，阿尼看起来像充气的轮胎，乔利则像瘪气的轮胎。

洛托告诉阿尼：“卢安妮说如果你给‘诠释学’下个令人满意的定义，她就跟你上床。”说着，他把阿尼和卢安妮带进卧室，然后关上门。

“上帝，”乔利说，“让我去死吧。”

“他们还没出来，”洛托说，“有些丘比特用箭，而有些却用陷阱。[注]”

“又是莎士比亚说的？”乔利说。

“永远都是。”洛托说。

乔利大步地走开了。只剩洛托独自一人，他抬起头，看见了夜幕下的窗户上自己孤单的影子，在这个凄凉的夏天渐渐变大的肚子，以及头发渐渐掉落后露出的闪亮的额头。大学毕业已经三年半了，仍然是玛蒂尔德在养家。洛托沮丧地摸了摸铜像的头，然后走过一群女巫身边。

玛蒂尔德背对着他，正在跟苏珊娜低声说话。洛托悄悄走过去，他知道她在谈论他。“——更好的，是九月份的咖啡广告：黎明时分，父亲带着学步的孩子在一艘船上钓鱼，好像是那孩子掉进水里了，然后洛托就用桨把他捞上来，救了他的命。我们的英雄！”

她们一起笑了起来，苏珊娜说："我知道，那是福杰仕咖啡，我看了那则广告。黎明，林间小屋，一个孩子在一艘小船上醒来。洛托太有魅力了，尤其是留着胡子的样子。"

"告诉你认识的所有导演，帮他争取一个角色。"玛蒂尔德说。苏珊娜问："什么样的角色？"玛蒂尔德说："什么样的都行。"苏珊娜笑了笑，说："我会尽我所能。"

洛托像被针扎了一样，匆匆离开，没让她们看见自己。

玛蒂尔德并不刻薄，但她那被动攻击型的一面就像她的第二层外衣。如果她不喜欢餐馆的食物，她就完全不碰，垂下眼睛一声不吭，直到洛托被迫告诉服务员食物太咸或没烧熟，能否换一份，非常感谢。有一次，她在一位准新娘身边站了一晚上，一句话不说，只是温柔地笑着，她通过这种方式弄到了准新娘在马撒葡萄园岛举行的婚礼的请柬，此人当时是百老汇的一流女演员。然后，他们就去参加婚礼，跳舞，他吸引住了一位导演，请他去参加重新上演的音乐剧《窈窕淑女》的选角。由于他的声音条件不够理想，最终没有得到这个角色。他们后来从旧货店里买了一套古董葡萄柚匙送给那位女演员，他们把它擦得锃亮，看起来价格不菲。

洛托眼前出现了这样一幅景象：他的手指、眼皮、脚趾、嘴巴的肌肉都被拴在一些闪闪发光的绳索上，这些绳索最终都连接着玛蒂尔德的手指，她的手指轻微地动着，就能让他随之舞动。

小精灵乔利紧随玛蒂尔德停下了舞步，他们看见洛托在房间对面的一圈男孩中间：他用两根手指夹着一瓶波旁威士忌，金色桂冠在他的后脑勺摆动着。

"你怎么了？"乔利问，"你看起来脸色不好。"

玛蒂尔德叹了口气，说："他有些不对劲。"

"我倒认为他很好，"乔利说，"要是他太兴奋或太低落，我们才需要担心。他正走出夏天的低谷。"他停下来，注视着洛托，"至少他的大肚子越来越小了。"

"谢天谢地，"她说，"整个夏天我都担心他会卧轨自杀。他需要一个演出的机会。有时候，他甚至一步都不离开房间。"

然后，她又转换了话题："嗨，你的二手车生意怎么样？"

"不干了，"乔利说，"我现在正发展房地产事业，十五年以后我会拥有半个

曼哈顿。”

“不错，”玛蒂尔德说，接着，她话锋一转，“我打算离开画廊。”两个人看起来都一脸吃惊的样子。

“好呀，”乔利说，“不过谁来养活那个天才呢？”

“我会工作。我在一家新创建的互联网公司找到了工作，那是一个交友网站，一周后开始上班。我还没有告诉任何人，卢安妮、阿里尔或洛托都不知道，我有顾虑。我需要改变，我原以为我的未来在艺术领域，但看来不是。”

“那你的未来在互联网吗？”

“我们所有人的未来都在互联网。”她说。他们笑着共同举杯。

“你为什么会告诉我呢？”过了一会儿乔利问道，“我是说，选我做心腹密友很奇怪。”

“不知道，”玛蒂尔德说，“我无法分辨你是善良的人还是恶毒的，我只是觉得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所有的秘密，你绝对不会说出去，只会在最佳时机利用它。”

乔利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心怀戒备。“那就把你所有的秘密告诉我吧。”他说。

“不可能。”说着，她离开乔利走到丈夫身边，对着他的耳朵私语了一番。洛托一下子睁大眼睛，然后咧了咧嘴，装作不去在意正绕过人群走出公寓前门的妻子。她边走边转动调光开关，把灯光调暗，因此房间里只剩下南瓜灯发出的摇曳不定的亮光。

过了一会儿，洛托也出门去了，脸上带着一副若无其事的自负神情。

他上了一段台阶，发现玛蒂尔德在老妇人的房门前。楼下的派对正在进行，待在里面时他没有意识到有多么喧闹和嘈杂。他不明白老妇人为什么没有像以往那样报警，也许是因为还没到十点吧。公寓的前门被打开，一阵寒气扑面而来，一群小丑叽叽喳喳地走下通往他们家的台阶。洛托裸露的臀部被冻得起了鸡皮疙瘩。公寓前门又被关上了，他们家的门被打开，那群小丑一拥而入。他把玛蒂尔德胸罩左边的肩带松开，嘴巴则顺着她颈部的曲线游移。

在二楼的房间里，贝蒂正坐在黑暗中吃鸡蛋三明治，楼下的欢庆让她无法

入眠。现在楼道里传来嘎吱作响的声音，一想到有可能是盗贼，贝蒂就感到毛骨悚然，她立刻想到了放在花架上的枪。她放下三明治，把耳朵贴到门上。这是另一种嘎吱声，还有低语声。是那事儿刚开始时的砰砰声。的确！有人正在干那事儿。自从丈夫休离开以后她已很久没有过了，但他们之间肉体的欢愉，仍历历在目，恍如昨日，似烙印般不可磨灭。他们很小年纪之时便偷尝了禁果，但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他们不愿放弃，所以时候一到就结了婚。在浓情蜜意时结婚不是最糟糕的事。起初几年他们如痴如醉，不过几年后仅仅只有平和的快乐。

楼梯平台上的女孩发出轻轻的呻吟声，男孩则在喃喃自语，声音不够清晰所以贝蒂不清楚他在说什么，然后女孩的声音变大，接着又低了下来，好像在咬什么东西——他的肩膀吗？门摇晃得非常厉害。贝蒂用身体压住起伏的门。（她的身体很久没有被人碰过了，在杂货店里买东西时她会把零钱放到手掌里递过去，这样店员的手指就会拂过她的手掌。）他们的动作剧烈得像运动员，这让贝蒂想起了某个星期天在动物园的猴馆里看到卷尾猴欢愉的交配过程。

外面传来两人混合在一起的叫声，贝蒂对着她的虎斑猫轻轻地说："不招待就使坏(注)，老姑娘。确实如此。"此时它的尾巴正在她的脚踝上来回摆动。

外面的楼梯平台上，两个不明事理的家伙正喘着粗气，窸窸窣窣。哦，她知道他们是谁了，是住在楼下的那个长相怪异的巨人，以及他那高大、相貌平平的妻子。不过她会假装什么都不知道，以免门厅碰到时彼此尴尬。接下来是下楼的脚步声，他们走了，音乐声加剧，可门关上时又静下来了，又只剩下贝蒂一个人了。现在该来杯烈性苏格兰酒，然后东倒西歪地睡去，乖乖地，像个好女孩那样——其实她早就变成了这样的女孩。

十点，玛蒂尔德跪在地上捡玻璃碎片，这已经是自五年前搬进这套阴暗的公寓以来打碎的第一百万只酒杯了。五年了，他们还在用这些廉价的东西。有朝一日，等洛托有了工作，他们就能买更好的。哦，她累了，她今晚甚至都没心思去戴上隐形眼镜，而她的眼镜片又被印上了很多指纹。她希望所有人都回家去。

她听见洛托在沙发上说："我只是想把所有的东西都摇匀，至少它喝起来没有柠檬头(注)那么让人感到爽快。"

雷切尔敲了敲刚刷过的墙，嘀咕道："这是什么颜色？自杀的黄昏吗？冬日午后的教堂吗？这是我见过的最黑暗的蓝色。"她显得异常不安，刚才

街上有一辆车发生回火[注]，导致她把杯子摔在了地上。“还是让我来弄吧，”她怯怯地对玛蒂尔德说，“我太笨手笨脚了。”

“我快收拾好了。我听见你说的那番话了，但我喜欢那个颜色。”玛蒂尔德说着把碎玻璃丢入垃圾桶，但是，一滴血也同时滴落在上面——不知不觉中她割破了手指。“见鬼。”她轻轻地说。

“我也喜欢，”卢安妮说，过去一年她像发酵的面团那样迅速发胖，“至少它能给那幅偷来的画做背景，挺好的。”

“不要再说了，”玛蒂尔德说，“皮特尼把画打烂了，阿里尔叫我把它扔出去。我照做了，我是从垃圾箱里把它捡出来的，这是光明正大的行为。”

卢安妮耸耸肩，勉强一笑。

“恕我直言，”乔利说，“这是有史以来最差的派对。我们一直在谈墙壁。苏珊娜和娜塔莉打得火热，丹妮卡在地毯上睡着了。你们着了什么魔，要举办这样一场品酒会？二十多岁的人对葡萄酒能了解多少？高中时我们参加过的派对可比这好多了。”

洛托笑了，这番话提醒了大家，其他人都一下子打起了精神。“我们那时候的确疯狂，”洛托说，然后转身对着其他人，“我只在新月湾海滩住了几个月，乔利就让我堕落了，然后我的母亲就把我送入了预备学校。但那是最好的时光，我们几乎每天都彻夜狂欢。乔利，还记得在沼泽地旁废弃的房子里的那个派对吗？我正在屋顶上跟一个女孩做爱，然后我突然意识到房子起火了，我只好匆匆完事，从她身上滚下来，再从两层楼高的房檐上往下跳，掉到了灌木丛里。当我爬出来时，我的那玩意儿还露在拉链外面。消防员们给了我一片掌声。”其他人大笑，洛托接着说：“那是我在佛罗里达度过的最后一夜，第二天我母亲就把我送走了。她给学校捐了一笔钱，改变了学校的录取标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回过家。”

乔利发出哽咽声。大家看向他。“那是我的双胞胎姐姐，”他说，“就是她，你和她做爱。”

“该死，”洛托说，“我是个浑蛋。非常抱歉，乔利。”

乔利深吸一口气，然后又吐了出来：“就在那天晚上，我在派对前摔断了腿，发生那些事情时我正在做手术。”

长久的寂静。

“我真的无地自容。”洛托说。

“不要难过，”乔利说，“她那时已经跟整个足球队的人睡过了。”洛托远远地看着站在厨房里的玛蒂尔德，她头发没洗，戴着眼镜，穿着运动衫，简直可以说是蓬头垢面。他不该坚持召集这次聚会，但他很担心她，几个星期以来她一直安静、冷淡，这太不对劲了，他说什么都不管用，就连开玩笑也不奏效。是工作上的事吗？他忍不住问。如果她不快乐，就应该辞职，考虑生个孩子。如果他给安托瓦内特生个孙子，他们的关系也许就能修复。那么，他们就会有足够的钱，玛蒂尔德就可以彻底放松，想清楚这辈子到底想做什么。他感觉她是一个还没找到合适的表现方式的艺术家，她不停地试东试西，但始终无法找到一种方式来清楚地表达她的所思所想。也许她可以从孩子身上找到，但她显然对此不以为然：“哦，天哪，洛托，停下，拜托你，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关于生孩子的事了。”的确，他们还太年轻，朋友中几乎没有人生子，至少没人有此意图，所以他暂时搁置关于此事的讨论，用看录像或是办酒会的方式来分散她的注意力。他原本以为品酒会能让她高兴起来，但很明显，她唯一想做的就是待在床上，把自己关在那间挂着刺绣窗帘和鸟巢蚀刻版画的卧室里。是他强迫她接受了今晚的安排。

他的恐慌开始加剧，如果她准备离开他怎么办？如果她这段时间的阴郁不是因为她自身而是因为他怎么办？他知道自己让她失望了，如果她发现自己本可以过得更好怎么办？他向她张开双臂，其实更多是想从她那儿获得慰藉，可她只是递过来一张厨房纸巾，让他帮她包住流血的手指。

“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个派对很有趣。”雷切尔说，她漂亮的小脸忠诚可信，眼里充满渴望。她是从预科学校来纽约度周末的，虽然只有十四岁，却显得有些厌世。洛托注意到她的指甲被咬得光秃秃的，他得问问萨莉，最近雷切尔有什么异常情况。“让我大开眼界，一定胜过星期五晚上全宿舍的睡衣派对。”

“我能想象到：整瓶的薄荷甜酒，录像机上播放着《早餐俱乐部》，有人整晚待在卫生间里哭，半夜在院子里裸奔，所有的女生都参加转瓶游戏[注]。只有我的雷切尔穿着印有龙虾图案的睡衣在拐角读书，像个小女王那样对她们进行评判，”洛托说，“她在日记里写的评论非常犀利。”

雷切尔说：“你的猜测真叫人失望，陈腐，索然乏味。”大家笑了，房间里的绝望气氛得以被冲淡。

卢安妮打破了接下来的沉默，说：“当然，从职业道德的角度，你不该拿走那幅画，玛蒂尔德。”

“算了吧，”玛蒂尔德说，“其他人，比如说你，从垃圾桶里把它翻出来拿走就可以吗？这是为什么，卢安妮？你是在嫉妒吗？”

卢安妮做了个鬼脸。洛托想，她当然嫉妒，当玛蒂尔德在画廊上班时，卢安妮肯定很难受。玛蒂尔德一直是老板最中意的人，她有见识、聪明、宽容，阿里尔自然更喜欢她。每个人都更喜欢玛蒂尔德。

“哈，”卢安妮说，“真滑稽，我会嫉妒你？”

“别吵了，”乔利说，“如果这是一幅毕加索的画，很可能每个人都在称赞玛蒂尔德有先见之明。而你就是个蠢货。”

“你说我蠢？你又是什么货色。”卢安妮说。

“我们见过无数次了，每次你都是这样说的。”乔利说。

丹妮卡一直看着他们争吵，就像在看一场乒乓球比赛。

“不要吵了。”雷切尔轻轻地说。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参加你们这个愚蠢又怪异的派对，”卢安妮说着站了起来，气得大哭，“你是个百分百的骗子，玛蒂尔德，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她转身对洛托恶狠狠地说：“洛托，你就是一只变态的斑比注，都到这个时候了，除了你自己，其他人都认为你没有做演员的天分，只是人们都不愿意说出这一事实来伤害你，尤其是你的妻子，她把你养成了变态的巨婴，自己却借此扬名。”

洛托怒火中烧，腾地从椅子上站起来：“闭上你的臭嘴，卢安妮。我的妻子是世界上最好的人，这一点你最清楚。”

雷切尔劝道：“洛托！”

玛蒂尔德低声说：“洛托，别说了。”

娜塔莉和苏珊娜也打圆场：“嘿！”

只有乔利放声大笑。奥尔加——这个被大家遗忘了的人——突然走过来，在乔利的肩膀上重重地拍了一下，然后拖着她的高跟鞋“咔嗒咔嗒”地穿过房间，猛地推开了公寓的门，大声叫道：“你们都是怪物！”然后风一般地走到大街上去了。凛冽的寒风夹着雪花从前门吹了进来。

又是长久的寂静。然后玛蒂尔德说：“去追她，乔利。”

“算了，”他说，“她不会走远的，她的夹克没拿走。”

“外面是零下十度，浑蛋。”丹妮卡说，她把奥尔加的人造裘皮夹克扔到乔利脸上。他起身出去，嘴里咕咕哝哝，把两扇门摔得砰砰响。玛蒂尔德起身，越过铜像闪闪发亮的头顶，把画从墙上拿下来，递给卢安妮。

卢安妮看看她手中的画，说：“我不能拿走。”房间里的其他人顿时感觉到一场无声的残酷斗争正在进行。

玛蒂尔德坐下，双臂交叉，双眼紧闭。卢安妮把画靠在玛蒂尔德的膝盖上，走了出去，身后的门对她永远地关上了。少了她，房间似乎更明亮了，甚至头顶的灯光也变得柔和了。

朋友们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雷切尔把自己关在浴室，他们能听见里面的流水声。

现在只剩他们夫妻两人了，玛蒂尔德跪到洛托面前，摘下眼镜，把脸埋入他的胸膛。他无助地扶住她，轻声地安慰着。争斗让他感到厌恶，他无法忍受。妻子瘦弱的肩膀在抖动，可当她最终抬起头时，他大吃一惊，她的脸又红又肿，可她却在笑。真的是在笑吗？他吻着她眼睛下面紫色的压痕和苍白皮肤上的雀斑，感到一种莫名的敬畏。

“你叫卢安妮闭上臭嘴，”她说，“你！一个好好先生，突然跳出来力挽狂澜。哈！”

不可思议的女孩！他突然明白，她可以度过这段痛苦难熬的时间，不需要他插手。她会复原，她会一如既往地爱他，她不会离开。一想到这些他的内心便翻滚起阵阵暖流。从此以后，无论他们住在哪里，那幅蓝色的画都会如影随形，它将成为他们之间那无声誓约的见证者。他们的婚姻自己从地上爬了起来，身体舒展开来，两手叉腰地看着他们。玛蒂尔德重新回到了洛托身边。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乔利说。他一口气喝光杯中的酒。已经十一点了。“耶稣降生了。”他在跟洛托默默地比赛，看谁醉得更厉害。洛托掩饰得更好，看起来很正常，可实际上整个房间都在他眼前旋转，他只好不停地眨眼。

外面，夜色浓厚，街灯看起来像是雪花冻成的棒棒糖。

萨莉姑妈已经讲了几个小时了，但她仍在滔滔不绝：“……当然，我什么也不懂，我没有你们这些学艺术的大学生那么精通，见鬼，我也不能告诉你该怎么做，洛托，我的孩子，但如果我是你的话，当然我不是，但假如

我是你，我会说我已经尽力了，我为过去这些年出演的三四部剧自豪，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理查德·伯顿[注]，也许我可以在其他领域发挥才能。比如，把信托接管过来，和安托瓦内特修复关系，重新获得继承权。你知道，她现在身体很不好，她的心脏太虚弱了。她去世后雷切尔和你肯定能得到很多遗产，只是上帝不会让它马上发生。”她翘起那张金丝雀般的嘴巴狡黠地看着他。

那尊壁炉架上的铜像似乎在偷笑。它周围是繁盛的猩猩木，下面是洛托用从公园里捡来的树枝生的火。接下来，烟囱里会冒火，然后会发出火车呼啸而过或夜间卡车抵达时的声音。

“我或许过得很辛苦，”洛托说，“但拜托，我生来就富有，而且是白人，还是男性。如果我连这点苦都不能吃，我将一事无成。我在做自己喜欢的事，那不是毫无意义。”这些话连他自己听来都觉得做作，糟糕的表演，洛托。（演技已渐渐离他而去，不是吗？）他的内心已经毫无斗志。

“说到底，什么是成功？”雷切尔说，“要我说，成功就是能够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投入尽可能多的心力。洛托这些年一直在工作。”

“我爱你。”洛托对妹妹说。她才上高中，像萨莉一样瘦。她继承了萨特怀特家族的血统，皮肤黝黑，毛发浓密，相貌平庸，她的朋友都不相信洛托跟她有血缘关系。只有洛托认为她是绝色美人，她消瘦的脸让他想起贾科梅蒂[注]的雕塑。她不再微笑。他把她拉近，吻她，感觉到她紧紧纠缠着的内心。

“成功就是赚大钱，”乔利说，“废话。”

“你这个乡巴佬懂什么！”萨莉说，“成功是找到你的最伟大之处。洛托，你生来伟大。当你在飓风中大叫着从安托瓦内特的身体里出来时我就发现了。你现在只是没有发现你的伟大之处而已。高文告诉过我，他一直相信你会当上美国总统或是宇航员。你有一种伟大的天赋，你命中注定拥有它。”

“抱歉，让你失望了，”洛托说，“也让我注定的命运失望了。”

“还有，也让我们已故的父亲失望了。”雷切尔笑着说。

“那就敬我们失望的已故父亲吧！”洛托说。他向妹妹举起杯子，咽下了这杯苦酒。这不是她的错，她从来没见过高文，更不知道自己此刻唤醒了他多深的痛。

玛蒂尔德手拿托盘回到房间，她身着银色长裙，极其耀眼，银灰色的头发盘成了希区柯克女郎的样式：自六个月前获得晋升后，她变得越来越时尚了。洛托想把她带进卧室，以缓解自己的沮丧心情。

救救我，他用唇语说，但妻子没注意到。

“我很担心，”玛蒂尔德把托盘放到厨房的操作台上，转身对他们说，“我一大早就把这些东西放到楼上给贝蒂，现在都十一点了，可她完全没碰。这几天有人见过她吗？”

一片沉默，只有萨莉放在随身物品里带来的祖传时钟发出的嘀嗒声。大家抬头看向天花板，仿佛想透过石膏板、楼板和地毯，直接看到冰冷黑暗的房间内里。（寂静，只有冰箱的嗡嗡声，以及床上的一堆冰冷物体，唯一的活物是那只用爪子摩擦窗户、饥肠辘辘的虎斑猫。）

“陛下，”洛托说，“现在是圣诞节，有可能她昨天就去亲戚家了，但忘了告诉我们。没有人会独自过圣诞节。”

“姆妈就会，”雷切尔说，“姆妈就是一个人待在那间潮湿的海边小屋里，用双筒望远镜观看鲸鱼。”

“鬼话。你的母亲有她自己的选择，她选择了和她的恐旷症[注]相处而不是跟自己的孩子们一起过圣诞节。相信我，这是病。见鬼，每天我都得忍受它。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还要每年都帮她买机票，今年她甚至都收拾好行李了，她穿上了外套，喷了香水，但是后来她又坐到了沙发上，说宁愿在家整理那些存放在休息室里的照片。她做了自己的选择，她是成年人。我们没必要难过。”萨莉姑妈虽是这么说，紧咬着的嘴唇却暗示她的内心并非真的这么想。洛托感到一阵宽慰。她今天对他的百般挑剔、吹毛求疵原来都是出于她自己的愧疚。

“我没有难过。”雷切尔说，但她神情忧郁。

“我会难过，”洛托小声说，“我很久没见过妈妈了，我很难过。”

乔利讽刺地叹了口气，萨莉瞪了他一眼。“你们可以去看她啊，”萨莉说，“我知道她切断了你们的经济来源，但你们需要做的就是跟她待上五分钟，她一定会喜欢你们。这是完全可能的，我能促成这件事。”

洛托张了张嘴，但是要说的话太多了，而且都是对妈妈的不满，这不符合圣诞节的氛围，于是他闭上嘴巴，把要说的话咽了回去。

玛蒂尔德重重地把一瓶红葡萄酒放下：“听着，安托瓦内特从来没走进过这间公寓，她从来没见过我，她决定生气那就让她生气好了。我们不会为她的选择感到难过。”洛托发现她的手在颤抖，这是愤怒，他明白。在极少的情况下，她会展示出她这平静的外表是多么容易被打破，她淡然的表面下怒火翻腾得多么剧烈。他喜欢这样的时刻。的确，洛托邪恶的那一面想把玛蒂尔德和妈妈锁在一间屋子里，让她们互相厮杀，但他不愿意这样对待玛蒂尔德，她太善良了，哪怕跟妈妈待上一分钟，出来时她必定伤痕累累。她关掉吊灯，这样圣诞树上的彩灯和玻璃冰柱就能照亮整间房子。他拉她过来坐到他的大腿上。

“深呼吸。”洛托凑到她的头发上轻轻地说。雷切尔在圣诞树的微弱光芒中不停地眨眼。

他知道，萨莉说出了铁一般的事实。在过去的这一年里，有一点很明显：他再也不能认为自己魅力依旧了，它已经褪色。他曾一次又一次地在咖啡师、选角师和地铁里的阅读者身上测试过，他不会再受到特别关注，他身上已经没有什么魅力可言了。如今人们只会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长久以来，他一直认为自己的魅力有个开关，他可以想开就开想关就关，但现在他已经失去它了——他的运气，他的魔力，他的光辉，都荡然无存。他已经不记得有哪一天他不是喝醉以后才睡着的。

于是，他张开嘴巴开始唱《铃儿响叮当》，这是他讨厌的歌，况且他的歌喉并不动听。但是，一想到他肥胖的母亲正孤零零地坐在挂着彩色灯泡的巨大的盆栽棕榈树边，一想到他经受的打击和挫败，他除了唱歌之外还能做什么呢？奇怪，其他人也加入了，除了玛蒂尔德，她余怒未消，不过已有所缓和，嘴角也爬上一丝微笑。最后，连她也跟着唱了起来。

萨莉注视着洛托，她的心都要碎了。这是她的孩子，是她的心肝。她头脑清晰，知道雷切尔更值得她爱：她更温顺、更善良、更谦卑，可她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却是为洛托祈祷。这么多年相隔两地真是难为她了。（……我们坐在雪橇上……）此时，她回想起那年圣诞节，洛托大学毕业前在波士顿迎接她和雷切尔，那时他还不认识玛蒂尔德。他们住在一家庄严而古老的旅店，八厘米厚的积雪，就像被困在梦境里。晚餐时，洛托略施小计得以和另一张餐桌上的一个女孩约会，他的皮肤如此光滑，同他母亲年轻貌美的时候一样。后来，萨莉站在走廊尽头他们房间的菱形窗户边上，一直等到午夜十二点，雪花绵绵不断地落在身后的市民公园里。(……快奔驰到田野……)走廊的另一头，三个推着手推车的客房服务员在大笑，她们用嘘声提醒彼此要保持安静。终于，门开了，她的男孩出现了，他只穿了一条运动短裤，脊背如此修长漂亮，同他母亲的一样，至少她年轻苗条时是这样。他脖子上挂了一条毛巾，正打算去游泳池。他向客房服务员的方向走去，身影越来越小。他是从哪儿来的这种自信，萨莉心想。他说了

些什么，引得那三个人大叫起来，其中一个还用抹布打了他一下，另一个则往他怀里塞了一些亮闪闪的东西，是巧克力糖。（……我们欢笑又歌唱，哈哈哈……）他迷住了她们。他的笑声传到了萨莉这里。她想，他正在变得普通和平庸。萨莉预感到，他若不小心，某个可爱的少女就会缠上他，他会很快结婚，做个领固定薪水的上班族，生下儿女，写圣诞贺卡，买沙滩别墅，中年发福，有了孙子，腰缠万贯，看破尘世，最后死去。年老时他会忠诚保守，无视自己的优势。萨莉流下眼泪，等她停下来，发现走廊里只剩自己，冷风穿过窗户灌入她的衣领，她的视线掠过走廊两边的一扇扇房门，最后失焦在尽头处。（……我们今晚滑雪真快乐，把滑雪歌儿唱，哦……）但是，谢天谢地，玛蒂尔德出现了。虽然她看起来跟萨莉所担心的那类甜美女孩一模一样，实际上却不是，她看出了她坚强的内在。她曾想，玛蒂尔德能让洛托不再懒惰，但看看现在，过了这么多年，他仍然那么平凡。她的喉咙哽住了。

一个陌生人正匆匆行走在结冰的人行道上，他朝窗内一瞥，只见一群人正沐浴着从树上投下的洁白的灯光唱歌。他心里为之一颤，此后这幅景象就在他心里挥之不去了。即便是回到家，发现孩子们已经熟睡，妻子正在组装三轮车，因他出去借螺丝刀未归而心生怨气。那画面一直印在他心里，直到孩子们拆开礼物，把玩具扔进包装纸堆里，因为他们已经过了需要玩具的年龄，他们离开家、父母和童年，只留下他和妻子困惑地对视，不明白为何这一切发生得如此迅速。那些年里，那间地下公寓的柔和灯光下的那群歌者在他脑子里越发清晰，仿佛就在昨天，在他心中，那幅画面即代表着幸福。

快到午夜十二点了，可是雷切尔仍然和天花板过不去。玛蒂尔德要有多大胆才会想到把它涂成金色啊！大家的身体被反射在上面，乱作一团。可它的确让房子面貌一新，跟暗色墙壁相比它显得十分优雅，仿佛有一只手像揭开沙丁鱼罐头的盖子一样掀开了房顶，让他们置身于八月的阳光下，虽然现在是一年中的最后一个寒冷夜晚。

很难相信，这就是她七年多以前参加乔迁盛宴时走进的那个空荡荡的白色空间，那时，这里全是扭动的躯体和啤酒的恶臭，空气闷热，窗外花园笼罩着初夏的阳光。而现在，街灯下的冰柱闪闪发亮；铜像周围有一些兰草，长势远胜于拐角的发财树；路易十四时期的椅子上盖着法国面粉袋做成的椅垫。房间高雅，塞满物件，太漂亮了。雷切尔想，这简直是一个镀金的笼子。整个晚上玛蒂尔德跟洛托极少交流，看到洛托时也很少脸带笑容。实际上，她几乎不怎么看他。雷切尔担心玛蒂尔德会拍拍翅膀愤怒地夺门而去，她像其他人一样爱着玛蒂尔德。可怜的洛托，如果玛蒂尔德离开他，所有人都会很难过。

雷切尔新交的女友伊丽莎白是一个头发和皮肤白得像纸一样的姑娘，她发

现雷切尔越来越紧张，因此用力捏了捏她的肩膀。雷切尔的紧张得以释放，她舒了一口气，害羞地吻了吻伊丽莎白的颈部。

外面，一只猫敏捷地走过人行道，它不可能是楼上那位老妇人的虎斑猫，那只猫在洛托和玛蒂尔德搬进来时就已经老得不行了。去年圣诞节，没人喂它，它饿了整整三天，直到洛托和玛蒂尔德联系上正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度假的房东，找人过去查看，这才发现了可怜的腐烂了的贝蒂。洛托不得不把歇斯底里的玛蒂尔德送到塞缪尔的公寓里住了一个星期，好让她冷静下来，同时请人来消毒。目睹一向镇定的玛蒂尔德失控，雷切尔感到很陌生，也把她看成一个跟自己无异的瘦弱的大眼睛女孩，但也让她更加爱她了。现在一对年轻夫妇带着新生儿住在楼上，因此这个新年前夜只有一场小聚会。新生儿显然是不喜欢响声的。

“繁殖的动物。”玛蒂尔德突然冒出一句，她可是解读心思的能手。看到雷切尔的吃惊表情，她感到好笑，却转身走进厨房，把香槟酒倒到银质托盘上的杯子里。洛托想到楼上的婴儿，并因此想到玛蒂尔德怀孕后的模样：从后面看苗条如少女，侧面看却像是吞下了一个葫芦。光是这个想法就让他感到可笑。她的肩带滑下来，露出肥硕的乳房。生活中充满温暖的哺乳的味道，这就是他想要的。

乔利、丹妮卡、苏珊娜和塞缪尔静静地坐着，他们脸色苍白，神情严肃。他们都是独自来参加聚会的，不约而同都和恋人分手了。塞缪尔骨瘦如柴，嘴巴周围皮肤干裂，这是他自睾丸癌手术后第一次出门，也是第一次显得如此虚弱。“说起繁殖的动物，上周我见到大学时跟你约会的那个女孩了，洛托。叫什么名字来着？布里奇特！”苏珊娜说，“她嫁了一个研究儿科肿瘤的医生，挺着个大肚子，胖得像个水桶，但她看起来很幸福。”

“我上大学时没跟谁约会过，”洛托说，“玛蒂尔德除外。我们约会了两周之后就私定终身了。”

“你没约会过，你只是睡了哈得逊谷的所有女孩。”塞缪尔笑道。化疗让他迅速脱发，少了那一头卷发，他看起来像一只刚出生的白鼬。“抱歉，雷切尔，可你的哥哥的确很放荡。”

“没关系，我早听说了，”雷切尔说，“我记得那个叫布里奇特的女孩在你们刚搬进来的时候经常来参加聚会，她挺讨人厌的。过去这里总是挤满了人，我怀念那些日子。”

房间中出现了聚会者的幽灵，是年轻时的他们的幽灵，那时候大家都很无知，无法理解自己的狂喜。

那些朋友现在怎么样了？洛托很想知道。那些曾经的聚会必到人物，都渐渐退出了：书呆子们已生了双胞胎，他们住在公园坡，喝的是精酿啤酒；阿尼拥有一个酒吧帝国，仍然在和那些耳朵上缀着亮片、身上有文身的姑娘鬼混；娜塔莉现在是旧金山一家互联网公司的首席财务官，而其他人早已失联。朋友越来越少，留下的才是铁杆，是精华。

“我不清楚，”苏珊娜柔声说，“但我想我还是更喜欢独处。”她依旧出演肥皂剧里的少女，她将永远扮演少女直到青春耗尽，然后接着演母亲和妻子。故事里的女人永远被与他人的关系定义着。

“我可是孤枕难眠啊，”丹妮卡说，“我想买个性玩偶，就是为了早上醒来时身边有人。”

“约个男妓，效果一样。”乔利说。

“我讨厌你那张脸，乔利。”丹妮卡说，她尽量不让自己笑出声来。

“好啦好啦，”乔利说，“你永远都是这一句，真相我俩都知道。”

“离新年的钟声不到一分钟了。”玛蒂尔德提醒道，她正端着一托盘的香槟酒进来。

每个人都看着塞缪尔。他耸了耸肩，即使是癌症也无法让他消沉。

“可怜的单睾侠塞缪尔。”洛托说。他晚饭后喝了太多波旁酒，到现在酒还没醒。

“不如叫他独丁老仙？”乔利提议，他第一次这么毫无恶意。

“或者叫独蛋山姆[注]。”玛蒂尔德边说边踢了一下四脚朝天躺在沙发上的洛托。他坐了起来，打着哈欠，裤子的纽扣已被解开。三十岁是青春的尾巴，他觉得黑暗又一次笼罩了他，他说：“就是这样，你们这帮家伙。这是人类‘存在’的最后一年了，接下来便是千年虫危机[注]，所有的空中飞机将失去踪影，计算机会爆炸，核电站会停止运转，我们会看见电光一闪，接着大家便都被一团虚无的白色笼罩。结束了，人类实验结束了。所以，打起精神！我们只有最后一年了！”

他在开玩笑，但他相信自己所说的一切。他觉得要是没有人类的话世界会更加精彩，更加有朝气，到处都是有趣的生命，老鼠有对生拇指，猴子戴着眼镜，变种鱼类在海底建造宫殿。从宏大的格局来看，没有人类的介入，世界会更好。他想象他母亲年轻的脸庞闪现在末日的烛光中，越来越

清晰。“我看见一个女人饱食圣徒和殉道者耶稣的血，我看见她时，心里无比羡慕。”洛托低声私语。其他人看着他，好像看到了某种可怕的东西，于是急忙把目光转向别处。

该死，他伤了雷切尔的心，全家人都伤了她的心；姆妈整天深陷于孤独与痛苦中，忠实的萨莉只知道埋头干活，洛托则有着她无法理解的骄傲和自尊。只有孩子才能如此长久地忍受愤怒，只有孩子才不会为了让事情好起来而选择原谅。玛蒂尔德留意到了雷切尔那充满怜悯的目光，她轻轻地摇了摇头：不要这样，他会看到的。

“还有三十秒。”玛蒂尔德说。自然，电脑上正在播放的是普林斯[注]的音乐。

乔利向丹妮卡靠过去，想博得午夜之吻。讨厌的小矮人！她真是犯了大错了，刚过去的夏天，在从汉普顿斯回来的出租车上她居然让他占了便宜，她当时在想什么？她一直脚踏几只船，但是……

“门儿都没有。”她说。

“……你欠我两百万。”他说。

“什么？”她说。

他咧了咧嘴，说：“还有二十多秒就到1999年了。你同我打赌说到1998年他们准会离婚。”

“胡说八道。”她说。

“浑蛋，骗子。”他说。

“这一年还没有结束。”她说。

“还有二十秒，”玛蒂尔德说，“再见，1998，萧条黯淡的一年。”

“说不上什么好坏，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的看法而已。”洛托醉醺醺地说。

“你说了太多废话。”玛蒂尔德说。洛托张了张嘴，又闭上，不再多言。

“看见没？”丹妮卡咕哝道，“他们吵起来了。假如他们中的一人怒气冲冲地跑出去，我就当是我赢了。”

玛蒂尔德从托盘里抓起一个杯子，说：“十秒。”她舔了舔溅到手上的香

槟。

“如果你同我约会，我就免掉你的债务。”乔利说，他呼出的热气吹到了丹妮卡的耳朵里。

“什么？”丹妮卡说。

“我很有钱，你很贪财，”乔利说，“为什么不接受我的提议？”

“八秒。”玛蒂尔德说。

“因为我讨厌你。”丹妮卡说。

“六，五，四……”大家齐声说。乔利挑了挑眉毛。

“好吧。”丹妮卡叹了口气。

“一！新年快乐！”大家欢呼起来。楼上的公寓里有人跺了三下脚，那个婴儿也哭了起来。外面，模糊的嘈杂声穿过透亮的天空从时代广场传来，接着街上响起了烟火的爆炸声。

“1999年快乐，亲爱的。”洛托对玛蒂尔德说。他们很久没有像这样亲吻了，至少得有一个月，他都忘了她可爱的鼻子上有雀斑这回事儿了。他怎么能忘了这事儿呢？哪怕忘了自己有一个拼死工作而扼杀爱情的妻子，或是忘了那垂死的梦想和失意。

玛蒂尔德把头往回缩，眯着眼睛。“这将是你突破自我的一年，”她说，“你将成为百老汇的哈姆雷特，你会找到你的最佳状态。”

“我喜欢你的乐观。”他说，心里却感到厌恶。伊丽莎白和雷切尔都在吻苏珊娜的脸颊，因为她看起来太孤单。塞缪尔也吻了她，他满脸通红，可她一笑置之。

“我完蛋了。”丹妮卡说着从跟乔利的热吻中挣脱出来，她显得异常震惊。

大家成双成对地离去，玛蒂尔德关了灯，打着哈欠，把食物和杯子堆到吧台上准备明早再清理。洛托看着她在卧室里脱去连衣裙，穿着丁字裤钻到羽绒被下面去了。

“你忘了以前新年时我们都是在睡觉前先做爱吗？我们用肉体祝福新年。”他隔着门对她大叫。他还考虑说些别的，比如这一年他们也许可以要个孩子，然后自己可以做全职爸爸。的确，如果男人可以怀孕生孩子，

说不定一个小洛托此时已经在他的肚子里乱踢了。这不公平，女人可以拥有这种与生俱来的快乐，男人却不能。

“亲爱的，我们过去还常常在垃圾日和购物日做爱呢。”她说。

“现在有什么不同吗？”他问。

“我们老了，”她说，“可我们做的次数比大多数已婚朋友都多。一周两次已经不错了。”

“不够。”他咕哝道。

“我听见了，”她说，“我并没有拒绝你啊。”

他叹了一口气，准备站起来。

“好吧，”她说，“如果你现在到床上来，我就让你如愿。但如果我睡着了你可不许发疯。”

“太妙了，真诱人啊。”洛托说着，手里拿着酒瓶重新坐回暗处。

他听着妻子的呼吸从温和变得粗重，不明白自己是如何走到今天这步田地——醉酒，孤单，在失败中煎熬。胜利曾经向他招手，但不知怎么，他浪费了自己的潜力。这是罪过。三十岁了仍一事无成，失败慢慢将你杀死。就像萨莉曾经说的那样，他的天分已经消耗殆尽。

（我们可能更喜欢他这副谦卑的样子。）

今夜，他理解了母亲为何将自己活埋于那间海边小屋，因为这样，她就不用再去面对来自与他人相处的伤害。他倾听着心灵深处模糊的撞击声，这是自父亲去世以来就一直存在的。释放出来吧！机身可能从飞机上脱落，随后将他牢牢地钉在泥土里。大脑里的开关轻轻一合，就会让他立刻停止呼吸，这也许是最终的幸福解脱。动脉瘤在家族中世代相传。他父亲死得如此突然，年仅四十六岁，太年轻了。洛托只想闭上眼睛，在天堂找到父亲，把头靠在父亲的胸膛，闻着他的体香，听着他心脏温暖的跳动声。这要求很过分吗？如果父亲还活着，双亲中至少有一个爱着他。玛蒂尔德也给了他足够的爱，可他让她陷入痛苦。她对他的信心已经冷却，她感到颜面全无，对他非常失望。哦，天哪，他就要失去她了。如果他失去她，如果她离开——拎着旅行皮包，头也不回，他还不如去死。

洛托在哭泣，他能从脸上冰冷的泪水判断出这一点。他尽量不哭出声。玛蒂尔德需要睡眠。她每周工作六天，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只为维持他们

的开销，而他给婚姻生活带来的只有失望和脏衣服。他从沙发底下掏出手提电脑，这是玛蒂尔德命令他在今晚客人来之前打扫干净时他塞进去的。本来他只是想上上网，因为那里有世界上其他悲伤的灵魂，可是他却打开了一个空白文档，然后闭上眼睛，想着他失去的一切——佛罗里达，母亲，他曾在陌生人和玛蒂尔德心中点亮的希望之灯。还有他的父亲，每个人都低估了高文，因为他寡言少语并且没有文化，可只有他懂得蕴藏于灌木丛生的家族土地里的那些水的价值，并将之开采和出售。洛托想起母亲年轻时的照片，曾经的美人鱼，鱼尾服像长筒袜一样裹在她的腿上，她的腿在冰冷的泉水中摆动。他记得自己曾把小手伸进泉水，彻骨的寒冷让他感到麻木，但他更喜欢由此产生的疼痛。

痛！晨光如利剑刺入他的眼睛。

透过窗户上的冰霜照进来的晨光，让玛蒂尔德身上笼罩上炫目的光环。她穿着凌乱邋遢的睡袍，脚上的关节冻得通红。还有她的脸，她的脸怎么了？眼睛肿胀通红。洛托做了什么？肯定做了可怕的事。或许是下载了A片在电脑里，她醒来时看见了，也许还是最糟糕的那种A片；或许是他受了狂热的好奇心的驱使，点击链接进入更邪恶的网站，其结果是他罪不可赦。她要离开他了。他完蛋了，肥胖孤独的失败者，根本不配活着。“别离开我，”他说，“我会做得更好。”

她抬起头，起身，踩着地毯穿过房间走到沙发边，把电脑放到茶几上，用冰冷的手捧住他的脸颊。

她的睡袍松开了，露出大腿，像甜美粉红的丘比特裸像，竟然还有翅膀。

“哦，洛托，”玛蒂尔德说，她夹着咖啡香的呼吸和他那死麝鼠味般的呼吸混合在一起，他感到她的睫毛贴在他的太阳穴上，“亲爱的，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什么？”他问。

“它太好了。我不知道自己为何这样吃惊，你本来就聪明绝顶。我只是没想到你需要努力这么久而已。”

“谢谢，”他说，“对不起，你在说什么？”

“我不知道！我想，是这个剧本。就叫它《清泉》吧。你是凌晨一点四十七分开始写的。我真不敢相信你只用了五个小时就写了出来。它还需要有第三幕，要再编辑一下，我已经开始做这一步了。你在拼写方面的能力有限，我们都知道这一点。”

他突然想起来了，是昨天晚上的写作，一些埋在心底的情感，一些关于父亲的事。原来如此。

“一直以来，”她说，“你的才华就藏在最明显的地方。”

她已经骑坐在他的身上，顺着大腿将他的裤子褪下。

“我真正的才华……被掩盖了……”他慢吞吞地说。

“你的天赋，你的新生，”她说，“你是天生的剧作家，我最亲爱的。感谢上帝，我们终于弄清楚了这一点。”

“终于弄清楚了……”他说。他好像是走出了迷雾：一个儿童，一个成人，这些角色是他自己，但又不是，是一个用全知视角叙述出来的、被改变了的洛托。在早上重新看到这些角色让人充满活力，他们都活生生的。他突然渴望重返那个世界，在那里生活得更久些。

但他的妻子说：“你好，勇士兰斯洛特阁下，出来迎战吧！”这样醒来多么美好啊，妻子用自己的呼吸温暖着他，告诉他他是什么来着？哦，天才。洛托一直就知道这是他与生俱来的能力。在他很小的时候，他站在椅子上叫喊，就能让成年人面红耳赤，甚至哭泣。但是现在得以确认此事真是太美妙了，而且是以这种方式——在金色的屋顶下，在金子般闪亮的妻子的启发下。那么，很好，他可以当个剧作家。

他看到曾经的那个洛托站了起来，脸上涂着油彩，身穿紧身皮衣，里层的紧身衣已经湿透，内心的吼叫随着观众起立鼓掌而爆发出来。他的灵魂离开了躯体，向自己深深地鞠了个躬，永远走出了那扇紧闭的公寓大门。

过往本应荡然无存，可是洛托的某种东西仍然保留着。一个不同的他，全新的他，此刻正在妻子的身下。她用脸在他的腹部来回摩挲，拳头重重地落在他的胸口，她嘴里念叨着：“哦，上帝，现在你是兰斯洛特，不再是洛托。洛托是孩子的名字，但你已经不再是个孩子。你是一个写剧本的天才，是兰斯洛特·萨特怀特。我们要让这一切变成现实。”

如果这意味着他的妻子又重新透过金色的睫毛对着他微笑，那么他愿意改变，变成她希望的样子，不再是一个失败的演员，而是成为有潜力的剧作家。他仿佛在上锁的暗房里发现了一扇窗，尽管还伴随着一种痛和一种失落。黑暗中他闭上眼睛，朝着目前只有玛蒂尔德能够看清的方向摸索。

---

1. 美国房租管制政策会限制房东对房客收取的房租数额。——编者注

2.　　这句话出自莎士比亚晚年撰写的罗马历史悲剧《科利奥兰纳斯》，洛托在这里直接引用了这句台词。——编者注

3.　　雅皮士，美国人根据嬉皮士仿造的一个词，一般指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追求高层次的物质享受的青年群体。——编者注

4.　　En　Vogue，成立于1989年的一支女子乐队。En　Vogue是法语，意为“时尚”。——译者注

5.　　原文为“key　stand”，是一种喝酒游戏。一人倒立于啤酒桶上，有人扶着他的脚，另有人把啤酒桶的龙头对着他的嘴，他要从啤酒桶里喝尽可能多的酒。——译者注

6.　　原文Pink Squirrels，鸡尾酒名。——译者注

7.　　博尔赫斯，阿根廷著名诗人、小说家、散文家兼翻译家。他有一首诗的标题就是《棋》，所以这里如此引用。——编者注

8.　　蓝草是乡村音乐的一种，风格清新。——编者注

9.　　爱莲·西苏，法国著名的女权主义作家，诗人，哲学家，剧作家，文学批判家及修辞学家。——译者注

10.　　西蒙娜·德·波伏娃，二十世纪法国最具影响力的女性之一，存在主义学者、文学家。——译者注

11.　　苏珊·桑塔格，美国文化评论家、小说家。——译者注

12.　　原文为potluck，是美国一种十分受欢迎的聚会模式，客人们会自带一个菜或甜点来和大家一起分享。——编者注

13.　　塞拉俱乐部是美国著名的环境组织，创办于1892年。它拥有百万会员，分会遍布美国。——编者注

14.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因为电视节目的冲击及物价上涨，百老汇的商业戏剧剧目骤减，一批剧坛新人离开租金昂贵的百老汇，在其他地区的小剧院上演新人新作，它们被称为“外百老汇”。后来，“外百老汇”也走上了以获利为主的百老汇老路，许多青年剧作家和演员在一些咖啡馆、阁楼出演自己编的剧本，逐渐形成了声势浩荡的“外外百老汇”戏剧。——编者注

15.　　根据文意，洛托在家里举办了一场化装舞会，这里的小精灵，以及下文出现的猪小姐皮吉、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多拉·玛尔、恺撒、克利奥帕特拉等都是大家各自挑选的扮演对象。——编者注

16.　　这里原文为Miss Piggy，是美国的一个经典木偶形象。——译者注

17.　　这里原文为A　One-night　stand，意为“一夜情”，是对“床头柜”（a nightstand）的化用，是洛托戏谑的说法。——译者注

18.　　多拉·玛尔是著名的摄影师，也是毕加索众多长期情妇中最扑朔迷离的一个。毕加索曾以她为原型，画过“多拉·玛尔”系列，其中有一张画中女人的半边脸被咬掉了一口。——编者注

19.　　此处指恺撒和克利奥帕特拉，因为洛托和玛蒂尔德此时正分别装扮成这两者的形象。——译者注

20.　　这里指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奥地利哲学家。——译者注

21.　　涅槃乐队是一支诞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美国摇滚乐队，他们在九十年代风靡全球，至今仍有无数歌迷。——编者注

22.　　《战栗者》是美国流行男歌手迈克尔·杰克逊的第六张录音室专辑。——译者注

23.　　这句话出自莎士比亚的戏剧《无事生非》。——编者注

24.　　原文为“Trick or treat”，不给糖果就捣乱，原为西方万圣节的习俗，小孩扮成各式各样恐怖形态去逐门逐户按响邻居的门铃，索要糖果。此处用来表达贝蒂对门外两个不速之客愤怒又无可奈何的心情。——编者注

25.　　原文为Lemonheads，Lemonheads是一支成立于1984年的乐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非常出名，其主唱Evan　Danco也成为当时炙热的偶像，后因药物过量而死。作者在这里用Lemonheads指代药物。——编者注

26.　　回火是赛车中的专业术语，是指在弯道减速时发出的非常震耳的砰砰声。这是由于在突然收油的瞬间，一些没有燃烧干净的混合气体进入排气系统，被炙热的排气管再次点燃而发出的爆炸声。——编者注

27.　　转瓶游戏是一个通过转瓶选择接吻对象的游戏。——译者注

28.　　斑比，动画片《小鹿斑比》中的角色，经历了欢喜与忧伤，失去了亲人和家园，依然以善良之心看天下。——译者注

29.　　理查德·伯顿，英国电影史上的巨星之一。——译者注

30.　　贾科梅蒂，瑞士雕塑家和画家。——译者注

31.　　恐旷症是一种心理疾病，是指对公开或公共场合产生的不正常的恐惧，也叫陌生环境恐惧症。——译者注

32.　　原文为Half-sack　Sam，Half-sack是美剧《混乱之子》中的角色，外

号“独蛋”。Sam（山姆）则是Samuel（塞缪尔）的缩写。——编者注

33. 原文为“Y2K”，即Year 2000 Problem的简称，指由于计算机程序存在缺陷，使计算机在处理2000年1月1日以后的时间时，可能出现不正确的操作，从而导致一些敏感工业部门以及政府、银行等无法正常工作。——译者注

34. 普林斯，这里指普林斯·罗杰斯·内尔森，美国歌手、词曲作家、音乐家、演员。——译者注

4

《清泉》，1999年

他醉意正浓。“一生中最美好的夜晚，”他说，“演员不停地谢幕。所有的朋友都在场。再看看你，美极了。热烈的掌声。而且是在外百老汇。去酒吧！步行回家，天上繁星点点！”

“你有点语无伦次，亲爱的。”玛蒂尔德说。

（错了。今晚，他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在剧院不被注意的各个角落，评论家们聚集在一起。他们观看，思考，认为这场戏很好。）

“现在是身体掌控一切。”他说，而她就是他的猎物，可是等她洗完澡出来时，他已经睡着，赤裸裸地睡在羽绒被上面，于是她帮他盖好被子，吻了吻他的眼睑，感受着他周身散发出的荣耀，然后才睡去。

《独眼国王》，2000年

“亲爱的，这部剧是关于伊拉斯谟[注]的。你不能将其命名为‘俄尼里伊’[注]。”

“为什么？”洛托说，“这个名字很棒。”

“没有人会记住它，没有人知道它的意思。我就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俄尼里伊是尼克斯诸子，是夜晚，是梦，是睡神修普诺斯、死神桑纳托斯和衰老之神革剌斯的兄弟。这部剧是关于伊拉斯谟之梦的，亲爱的。他是人文主义学界的王子，是一个天主教神父的私生子，1483年的瘟疫让他父母双亡，成了孤儿。他死心塌地地爱着另一个男人——”

“我读了剧本，这一切我都知道——”

“而且‘俄尼里伊’这个词让我觉得很有趣。伊拉斯谟曾说，在盲人的领地上，独眼的男人就是国王。独眼国王。里伊的眼睛(注)。俄尼里伊。”

“哦。”她说。他的法语发音她可不敢恭维，她在大学时曾主修法语、艺术史和古典文学。靠近花园的窗户边是暗紫色大丽菊，远处，秋日苍穹下，一簇簇房屋的灯光闪烁不停。她走到他身边，将下巴抵在他的肩膀上，双手伸进他的裤子。

“好吧，这是一部很性感的戏剧。”她说。

“是的，”他说，“你的手非常温柔，老婆。”

“我正在同你的‘独眼国王’握手。”

“哦，我亲爱的，”他说，“你很聪明，《独眼国王》确实是更合适的题目。”

“我知道，”她说，“我准许你用它。”

“真大方。”他说。

“只是我不喜欢你的‘国王’那样看着我，他的独眼是那么的邪恶。”

“那就砍掉他的头。”他说，然后抱着她去了卧室。

《群岛》，2001年

“我不是认同他们的看法，”她说，“只是我觉得，你写波士顿暴雪中的三个加勒比海酒店女服务员的手法的确是太过大胆。”

他仍然把头埋在臂弯里。在这栋新买的二楼公寓里，客厅中到处散落着报纸，他们的收入仍然捉襟见肘，连地毯都买不起。朴素的橡木地板发出暗光，让他想起了她。

“我知道，是菲比·德尔玛，”他说，“她讨厌我写的每一部戏，以后也会继续骂下去。说我文化挪用，或其他任何刺耳的词都行。可为什么《时代周刊》的剧评人要提起我母亲很有钱？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现在是连取暖费都交不起的穷光蛋，他们为什么还这么在意？为什么我在有钱人家长大就不能写穷人的故事？难道他们不懂什么是虚构作品吗？”

“我们还支付得起取暖费，”她说，“但有线电视费恐怕是不行了。不过，除

此以外，它的确是一篇很好的评论。”

“全乱套了，”他说，“我快崩溃了。”

（两周以后，一公里外有两架飞机坠毁，工作中的玛蒂尔德将把杯子摔碎在地上，在家的洛托会穿上跑鞋，向北跑四十三个街区到她的办公室，穿过旋转门，却只见她在旋转门的另一个玻璃隔间里准备离开。他们会透过玻璃无力地对视，此时她在外，他在里。他的惊慌中带着羞愧——此刻还带着强烈的绝望——虽然他已记不清其根源所在。）

“你真是一个戏剧狂，”她说，“如果你死了，菲比·德尔玛就赢了。再写一个新剧本吧。”

“写什么呢？”他说，“我已经文思枯竭，三十三岁就江郎才尽。”

“回到你了解的事物上去。”她说。

“我一无所知。”他说。

“你了解我呀。”她说。

他看着她，笑了起来。

“是的，我了解你。”他说。

《庄园大宅》，2003年

第二幕 第一场

（庄园大宅的走廊上，奥利维亚穿着白色的网球服，正在等约瑟夫出来。约瑟夫的母亲坐在摇椅里，手里拿着一杯苏打白酒。）

雷迪博德[注]：你快过来，坐下。很高兴我们可以有一分钟的闲聊时间。你知道，约瑟夫很少带女友回家，大多数时候，感恩节就只有我们一家人在一起过。来说说你吧，亲爱的。你从哪儿来？你父母是做什么的？

奥利维亚：我来自一个不知名的小地方。我也没有什么可以说的。我没有父母，达顿夫人。

雷迪博德：说。每个人都有父母。难道你是从某个人的脑袋里蹦出来的不

成？对不起，可你肯定不是密涅瓦注。现在，你也许不喜欢你的父母，上帝知道我也不爱我的父母，但你肯定是有父母的。

奥利维亚：我是孤儿。

雷迪博德：孤儿。没人领养你吗？像你这样的漂亮姑娘？我不相信。当然，你肯定很不快乐。是的，我看出来了，你小时候一定非常忧郁，沉默寡言。过于聪明反而对自己不利。

奥利维亚（停顿了很长时间）：约瑟夫怎么还不上来。

雷迪博德：男孩子的虚荣罢了，对着镜子挤眉弄眼，欣赏自己的漂亮发型。（两人大笑）无论如何你就是不愿意谈论你的身世，我并不怪你，我相信那是疼痛的伤口，亲爱的。家庭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最重要的。只有家庭才能决定你是谁，没有家庭，你什么也不是。

（奥利维亚震惊地抬起眼睛。雷迪博德正看着她，满面笑容。）

奥利维亚：我并非什么都不是。

雷迪博德：亲爱的，我不想冒犯你，但是我不得不怀疑你的身份。当然，你漂亮，但你无法给出能配得上约瑟夫这样的男孩的东西。是的，他爱上了你，但他一向多情。我从来不担心他会心碎，只需几分钟他就会交上新女友。你现在就可以离开。我们还是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了，让他去找到更合适的人吧。

奥利维亚（慢慢地）：更合适的。您是说一个富家女吧？您太可笑了，其实我有父母，达顿夫人。他们富有得像国王。

雷迪博德：你撒谎？你要么现在撒了谎，要么在说你是孤儿时撒了谎。不管是哪种情况，从你到我们家的那一刻起，我就不相信从你嘴里说出的任何一个字。

约瑟夫（带着灿烂的笑容，吹着口哨走出来）：你们好，美女们。

奥利维亚：我从不撒谎，达顿夫人，我是一个偏执的实话实说的人。现在，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要跟我亲爱的丈夫去打网球了。（咧嘴笑）

约瑟夫：奥利维亚！

雷迪博德（站起来）：你的……你的什么？你的丈夫？丈夫？丈夫？约瑟

夫！

“几乎要戳到我的痛处了。”玛蒂尔德抬起头说，忧伤从她的嘴角漾开。

“总有一天你会见到我母亲的，”洛托说，“我只是想让你做好准备，她还在问我什么时候能同一个好姑娘安定下来。”

“哎，”玛蒂尔德说，望着餐桌对面的他，“偏执的实话实说的人？”

他看着她，等待着。

“好吧。”她让步了。

《盖西》，2003年

“兰斯洛特·萨特怀特，这个年轻的剧作家，凭什么去写一个剧本来美化约翰·韦恩·盖西这样一个有恋童癖的连环杀人犯呢？他的才能到目前为止只表现为对南方经验的再塑造。近乎呆板的对话、盖西所唱的无伴奏歌曲，还有那些逼真的谋杀和肢解尸体的场景都不算最糟的，三小时后，观众离开剧院时最想问的是：为什么？极其糟糕的不仅仅是戏剧本身，同时还有戏剧品位。也许，这是萨特怀特对比他更有才华的编剧的致敬，也许是为了向《理发师陶德》[注]致敬，可是很遗憾，兰斯洛特·萨特怀特不是斯蒂芬·桑德海姆，也永远不可能成为他。”玛蒂尔德读道。

她扔下报纸。

“如你所料，又是菲比·德尔玛这个浑蛋。”她说。

“其他剧评人都喜欢它，”他说，“正常情况下，一篇差的剧评会让我觉得有些羞愧，但是这个女人太无礼了，我根本就不在意她。”

“我觉得这部剧很有趣。”玛蒂尔德说。

“它的确有趣，”洛托说，“所有观众都捧腹大笑。”

“菲比·德尔玛。五部剧，五次批评。这个女人什么都不懂。”玛蒂尔德说。

他们相视而笑。

“再写一部，”他说，“我知道你的意思。”

《魔法书》，2005年

“你真是个天才。”她放下手稿时说。

“我也这么想。”他说。

“欣然同意。”她说。

《冬日哈姆林》，2006年

萨莉、雷切尔以及她的新婚丈夫来参加新戏的首映式。丈夫？男人？伊丽莎白在哪儿呢？在坐出租车去吃早午餐时，玛蒂尔德和洛托牵着手，无声地交流着。

那个丈夫像只松鼠那样喋喋不休。“友善的傻瓜”是玛蒂尔德后来对他的评价。

“无知的滑头”是洛托对他的评价。“她在干什么？我原以为她是女同性恋。我喜欢伊丽莎白，她的乳房很迷人。雷切尔怎么搭上的这个瘾君子？”

“颈部有文身并不能证明他就是瘾君子。”玛蒂尔德说。她想了一会儿又补了一句：“我认为。”

他们在吃火腿蛋吐司时得知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雷切尔大学毕业后的那一年过得很糟糕。她精力太充沛，双手像蜂鸟似的四处乱抓，从餐盘到炊具到玻璃到头发再到膝盖。

“你不能只因某一年过得不好就在二十三岁时结婚。”洛托说。

“那你为什么在二十三岁时就结婚，洛托？”雷切尔说，“请你告诉我。”

“问得好。”玛蒂尔德轻轻说。洛托看着她。

“事实上，我们是二十二岁结的婚。”她说。

总之，如雷切尔所言，她那一年过得很糟，伊丽莎白因为雷切尔做的某件事与她分手了。不管是什么事，它一定很糟糕以至于雷切尔脸涨得通红，于是她丈夫在桌底下捏了捏她的膝盖。她分手后回到海边的家，萨莉一直照顾她，皮特就在那儿的海洋公园上班。

“你是科学家吗，皮特？”玛蒂尔德问。

“不是，我负责饲养海豚。”他说。

皮特是那个在对的时间出现的对的人，雷切尔说。她打算去读法学院，而且如果洛托不介意的话，毕业后她准备接管信托。

“姆妈也切断了你的经济来源吗？”洛托说，“可怜的女人，你拒绝了她期待已久的婚礼。她可能都不知道该邀请谁，也不会参加，但她会乐于替你筹备婚礼：条纹袖套，奇琴伊察[注]造型的蛋糕，穿着带裙撑连衣裙的花童……让她那些北方的亲戚们在太阳下暴晒，然后内心燃烧起嫉妒之火。如果她哪天把信托受益人换成某个精神分裂的比特犬救援队员或是其他什么人，我一点都不会奇怪。”

短暂的停顿。萨莉躲闪着，埋头整理餐巾。“她没有切断我的经济来源。”雷切尔轻轻地说。

长时间的沉默。洛托眨了眨眼，极力忍住泪水。

“但是我得签一份婚前协议，我只能拿到两百万。”皮特说，他做了一个滑稽的苦脸，大家都低头看着自己的血腥玛丽[注]，于是他满脸通红地解释道，“我的意思是如果有什么不好的事发生，但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亲爱的。”雷切尔微微点了点头。

他马上会被证明只是个临时被用来摆脱困境的人物：六个月以后，乳房丰满、戴着猫眼石般的眼镜、有着浅色头发和苍白皮肤的伊丽莎白会回到这里，永不离去。

在剧院，洛托观察着姑母和妹妹。十分钟后，当她们的睫毛膏被泪水融化并开始流淌时，他舒了口气，用手抹了一把自己的脸。

谢幕，祝贺，拥抱，对演员发表演讲，这些演员爱他，从他们看他的眼神就能明白地看出这一点。一切结束之后，玛蒂尔德终于偷偷地从后门把洛托带到了酒吧，她已经安排助手事先把家人带去那儿了。

萨莉跳起来，一把搂住他的脖子，放声痛哭。雷切尔用力抱着他的腰。皮特则绕来绕去，轻拍他的胳膊。萨莉在他耳边说：“洛托，我原来不知道你这么想要孩子。”

他吃惊地看着她：“从剧中你就看出这一点？我想要孩子？”

“嗯，是的，”雷切尔说，“这部剧就是关于家庭，关于一个人怎样把一些东西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关于一个人怎样在出生时就属于一片祖传的土地，

这是如此明显。另外，剧中的多萝西怀孕了，楼上的朱莉也生了孩子，甚至连胡佛的怀里都抱着个婴儿，难道这些还不足以表达你的意图吗？”

“不。”玛蒂尔德笑着说。

洛托耸了耸肩。“也许吧。”他说。

《阿基坦的埃莉诺注》，2006年

一个矮小的男人冲到贵宾接待处的一间昏暗的包厢里，他白发稀疏，穿着上下翻动的褪色的绿斗篷，看起来很像一只蚕蛾。“哦，我可爱的孩子，哦，我最亲最亲的洛托，你做到了，我一直知道你能做到，你的血液里流淌着戏剧。今晚，塔利亚注亲吻了你的脸颊。”

兰斯洛特朝着这个模仿塔利亚并亲他脸颊的小男人微笑，他从别人递过来的托盘里拿了一杯香槟：“非常感谢。我喜欢阿基坦的埃莉诺，她是个天才，是现代诗歌之母。可是，请原谅，我知道我们彼此认识，可是请你说确切一点，我们是怎么认识的？”

洛托微笑着，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个矮小的男人，此时他正把头往后仰并对着他眨眼。“哦，可爱的孩子，我得向你道歉。我一直在关注你的事业，你也看出来了，我非常高兴这样做。我对你到目前为止所写的剧本都非常了解，因此我理所当然地认为你也知道我的情况，这可能是所谓老派作者的谬见吧，我感到有点难堪。我是你在预备学校时的老师，丹顿·思拉舍。这个名字是不是有点——”他深吸一口气，让自己的语气带点戏剧色彩，“这个名字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

“抱歉，思拉舍先生，”兰斯洛特说，“我想不起来，记忆力完全减退了，但是非常感谢你专程回来提醒我。”

他低头对这个矮小的男人微笑。

“你想不起来了……”男人支支吾吾地说，他满脸通红，似乎想找个地洞钻进去。

这期间，玛蒂尔德一直站在丈夫的身边，她很是不解。他的记忆就像钻石切割器一样锐利，他记得每一张见过的脸，他只要看两遍就能一字不落地把剧本背下来。她看着他，只见他转过身，同一个著名的音乐剧明星寒暄，亲吻她的手。透过他的魅力和随和的微笑，她看出他体内正郁积着一股一触即发的怒气。丹顿·思拉舍走开了。她挽住洛托的胳膊。待那位音乐明星走开后，他转过身，轻轻地把头搭在了她的肩膀上，重新获得了能量

后，他又转过身去应付其他来客。

《墙，天花板，地板》，2008年

“《墙，天花板，地板》？”制片人说。他温文尔雅，却有一颗残暴的心。

“这是讲述流离失所之人的三部曲的第一部，”洛托说，“写的是同一个家庭，但主要人物各不相同。他们失去了房子。房子里装着他们家的历史、家具，以及幽灵。这是部悲剧。我们希望三部剧能同时上演。”

“同时上演，天哪。野心真大，”制片人说，“那这是三部曲中的哪一部呢？”

“有关精神疾病的那一部。”洛托说。

《最后一抿》，2008年

“《最后一抿》，让我猜猜，”制片人说，“关于酗酒。”

“关于丧失抵押品赎回权，”洛托说，“最后一部《恩惠》是关于一个阿富汗退伍老兵回乡的故事。”

《恩惠》，2008年

“一个讲述战争的故事被命名为《恩惠》？”制片人说。

“我曾深入考察过阿富汗海军陆战队，”洛托说，“虽然只待了两周，可每时每刻我都认为自己会死。每一次发现自己没死，我都觉得是神在赐福，要知道，我在很小的时候就背弃了宗教。不管你信不信，这个题目很合适。”

“你简直是要逼死我。”制片人闭上眼睛。睁开眼睛时，他说：“好吧。如果我看过以后很喜欢，我们就这么办。我们合作过《清泉》，还有《魔法书》。我觉得你脑子里装满了有趣的事。”

“就这么定了。”玛蒂尔德在厨房里说，她正往盘子里摆焦糖饼干。

“但是只能在外外百老汇剧院里上演，”制片人说，“也许是在新泽西的某个地方。”

“放在第一轮演。”玛蒂尔德说，她把饼干和茶放到桌上。制片人大笑起

来，其他人都没笑。

“你是认真的？”他问。

“读一读剧本，你会明白的。”玛蒂尔德说。

一周以后，制片人打来电话，接电话的是玛蒂尔德。

“我明白了。”制片人说。

“我原本就认为你会明白，”玛蒂尔德说，“大多数人最终都会明白。”

“是吗？”制片人说，“他表面看起来很滑稽，总是说蠢话。你到底是怎么看出他的才华的呢？”

“我就是看出来了，在遇见他的那一刻我就看出来了，”她说，“他是个超级新星，自那之后的每一天我都这样想。”她本打算说“几乎每一天”，但没说。

挂掉制片人的电话后，她到屋外找洛托，此刻他正待在他们的乡间新房的阳台上（里面仍然凌乱地堆着护墙板和石膏板，但她知道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里面藏有迷人的细节：粗石外墙，古老屋梁）。房前有一片樱桃园，后面是一块可以用来修建游泳池的平地。几个月前她就辞了工作，专心帮他打理工作。市里那间单卧室公寓成为临时住所，而这里，将变成他们的完美住所。生活富有多重可能性，或者说生活有变得富裕的可能，也许不久她就不需要再担心付不出电话费了，也不需要“滚雪球”似的归还信用卡账单了。

冰冷的阳光下，三叶天南星从冰封的泥土里发出新芽。洛托躺着，注视这世界慢慢苏醒。他们结婚十七年了，她一直安住在他心房最深处，这意味着有时候他想到她，会先想到妻子，而不是玛蒂尔德，先想到她是自己的妻子，然后才是她本人，先是抽象化的她，然后才是实实在在的人。但现在不是了。当她走向阳台时，他突然看懂了玛蒂尔德，看到了她体内那根黑暗的鞭子，看到了她如何温柔地挥动鞭子，催他前行。

她把冰冷的手放在他的肚子上，他正在做日光浴，以晒走冬天的苍白。

“虚荣。”她说。

“作为一个剧作家，”他忧伤地说，“我只能虚荣下去。”

“哦，好吧，你一直如此，”她说，“你渴望得到陌生人的爱，渴望被注目。”

“你看穿我了。”他说。他很高兴自己先前的想法得到印证。

“是的。”她说。

“现在请说来听听。”他说。

她把胳膊伸过头顶，她很享受现在这样，自己知情，而对方一无所知。她叹口气，放下手说：“你想听吗？”他说：“哦上帝，别再折磨我了，陛下。”然后她说：“通过了。三部都通过了。”他大笑起来，握住她因为搬家装修而布满老茧的手，一个手指一个手指地依次亲吻，然后是胳膊，颈部。他把她举过头顶，不停地旋转，直到感觉天摇地动。空气清新明亮，鸟儿安静无声，他顺着她的腹部一直吻下去，并忘情地脱去了她的衣服。

---

1. 伊拉斯谟，荷兰哲学家，十六世纪初欧洲人文主义运动主要代表人物，其一生始终追求个人自由和人格尊严。——编者注

2. 俄尼里伊，古希腊神话中诸梦神的总称，梦神尼克斯与修普诺斯诸子，共三千位，是所有梦的化身。——译者注

3. 这里原文为法文Roi d’un oeil，发音跟Oneiroi（俄尼里伊）有点像。——编者注

4. 原文为“ladybird”，意为雌鸟或瓢虫，此处为音译。——译者注

5. 密涅瓦，罗马神话中的人物，与希腊神话中的智慧女神雅典娜对应，雅典娜是火神赫菲斯托斯劈开宙斯的头颅后从里面蹦出来的。——译者注

6. 《理发师陶德》，美国著名作曲作词家、概念音乐剧鼻祖斯蒂芬·桑德海姆的作品。——译者注

7. 奇琴伊察，古玛雅城市遗址，位于墨西哥尤卡坦州，为底宽顶窄的层级结构。——编者注

8. 血腥玛丽，酒吧里流行的一种饮品，它猩红的颜色和略带酸甜的口感给人带来无尽遐想。——译者注

9. 阿基坦的埃莉诺，阿基坦女公爵，法国国王路易七世和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的王后。骑马、打猎、拉丁文、音乐、文学，她样样在行。许多知名的吟游诗人与传奇文学作家都得到过她的赞助。——译者注

10. 塔利亚，希腊神话中主管喜剧和田园诗的女神。——译者注

5

在经历了语言不通、吃生鱼片、长途航班、换乘短途航班这些波折之后，他终于回家了。他坐在那里，透过窗户看见在阳光照射下的柏油路面，舷梯正慢慢地靠近飞机。飞机滑行进入机场时一场春雨刚刚扫过，来去匆匆。他想把头埋入玛蒂尔德的颈部，享受她头发带来的抚慰。作为常驻剧作家，他已经在大阪待了两周，这是他离开妻子时间最长的一次，真的太长了。早上醒来时发现玛蒂尔德不在枕边，那本该有她体温的地方也是冰冷一片，这让他不禁悲从中来。

在经历了三次失败的尝试之后舷梯才摇摇摆摆对准机门咔嗒地响了一声。能够舒展自己长长的躯体，站在舷梯顶端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是多么美好的事，还可以尽情享受小小的奥尔巴尼机场上油料、粪肥和臭氧的味道，以及照在脸颊上的阳光。接机大厅里妻子正等着带他回到美丽的乡间小屋，然后提前吃晚餐。冰冻的普罗塞克酒、热水淋浴、玛蒂尔德光滑的皮肤，以及美美地睡上一觉，会驱散他浑身上下的疲倦感。

他的幸福如小鸟般舒展开翅膀，跃跃欲飞。

他没有考虑到其他乘客的急躁心情，直到在半空中时他感到有人重重撞了一下他的背。

这么推挤太粗暴了，他想。

现在，柏油路出现在眼前，像一块铺展开的桌布；机头进入他的视野，透过窗户能看见飞行员正在伸展胳膊。兰斯洛特的右肩重重地撞到舷梯边缘，导致整个身体都扭曲了，就在这时他看见身后那位推搡者刚从黑暗的机舱口冒出来，他的头发是番茄色的，额头布满深深的皱纹，身穿马德拉斯棉布短裤，全是些无比丑陋之物。兰斯洛特的头部、屁股和腿同时撞到了舷梯的踏板，视线也变得有些模糊。那个男人的身后跟着乘务员，她曾在兰斯洛特向她施展其演员魅力时偷偷塞给他两小瓶波旁酒。他曾幻想着在卫生间里将她的短裙撩起，让她的双腿绕着他的腰，但他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他已经结婚了！他是忠诚的丈夫！在他的身体咔嗒咔嗒往下滚

时，她吃惊地用手捂住了嘴巴。他本能地用两脚抵住边上的围栏以阻止自己继续往下滚，却听到胫骨处发出奇怪的咔嗒声，然后那一片区域的肌肉都变得麻木了。他跌进一个浅浅的水坑里，双腿还搭在楼梯上，双脚外翻着，极不符合其主人的体面。

那个番茄发色的家伙正在往下走，他的每一步都让舷梯摇晃得更厉害，兰斯也跟着痛起来。当这个人靠近时，兰斯洛特举起那只没有麻木的手，但他却从他身上跨了过去。他跑过闪闪发光的柏油路，消失在航站楼的一扇门后面。推了人然后逃跑？谁能做出这种事？为什么？为什么是对他？他做错了什么吗？

（没有答案。男人已经消失。）

他看见那个乘务员的脸在向他靠近，接着是柔嫩的脸颊和正在呼气的鼻孔，就在她触摸他的脖子时他闭上了眼睛，同时听见了从某个地方传来一些人的叫喊声。

背光屏上显示的是结构性骨折和片状组织重叠X光图。他被打上了两个石膏板，绑上了绷带，头上还被缠上了纱布，并且吃了止痛药，这让他感觉整个人像是被装进了一个大约八厘米厚的胶囊里。

在去往市区的路上，他用假声和着“地，风与火”[注]的音乐。玛蒂尔德让他吃了两个甜甜圈，他眼含热泪，因为这是有史以来最好吃的油炸甜甜圈，是神赐的食物。他满心欢喜。

整个夏天他们将不得不待在乡下。哎！他的《墙，天花板，地板》正在排练，他应该在场，但他现在受了伤，行动不便，无法爬上楼梯到达排练场地。如果让他的艺术顾问抱他上去，那纯属滥用权力。他连自家楼上的小公寓都爬不上去。他只能坐在楼梯边，盯着黑白相间的瓷砖。玛蒂尔德则在二楼公寓里来来回回地走动，整理打包一些食物、衣服，以及他们所需的其他东西，准备拿到停在街边的车里。

公寓管理员的孩子害羞地从门内探出棕色脑袋，盯着他看。

“喂，小家伙！”他对着小孩说。

她把手指放进嘴里，然后又把湿漉漉的手指拿出来。“那个古怪的伯伯[注]在楼梯上干什么？”她似乎在模仿某个大人说话。

兰斯洛特大笑起来，公寓管理员走了出来，看看他的石膏板、绷带和头上

缠着的纱布。他朝兰斯洛特点点头，然后拉着孩子进屋，快速关上了房门。

在车上，兰斯洛特惊讶地看着玛蒂尔德：多么光滑的皮肤，像香草冰激凌，令人垂涎。如果他的身体左侧没有被坚硬的外壳包裹，他会越过紧急制动器，像奶牛吃盐块那样舔食她。

“孩子都是幼稚的，”他说，“上帝保佑他们。我们应该生几个孩子，陛下。接下来的整个夏天你都得照顾我了，你可以尽情享用我的身体，在强烈的欲望和疯狂的驱使下，也许我们会得到一个小可爱。”他们并没有采取过节育措施，两人也都不存在生育能力缺陷。一切只是时间和运气问题。

“你吃的那些药让你兴奋吗？”她说，“它们似乎让你处于兴奋状态。”

“是时候了，”他说，“我们现在有钱，有房子，你也还有怀孕的机会。你的卵子可能有些萎缩了，这我不太确定。毕竟四十岁了，有些冒险，生下来的孩子智力上可能会受影响，不过孩子笨一点并不是坏事。太聪明的孩子时机一到就会离开我们，笨孩子才会长久待在我们身边。话说回来，假如我们再拖下去，恐怕我们九十三岁时还得为他切比萨。不，我们要尽快办成这事。一回到家，我就要让你怀上孩子。”

“这是你对我说过的最浪漫的话了。”她说。

车子走完一段土路，然后就开上了一条砂石路。展现在眼前的是优雅下垂的樱桃树枝，哦，天哪，他们住在樱桃园[注]。他站在后门，看着玛蒂尔德打开通向阳台的落地双玻璃门，穿过草地走向新建的波光闪闪的游泳池。两个黝黑强健的男人正在把一块草皮铺开，夕阳下他们的身体闪着微光。玛蒂尔德身着白色连衣裙，一头铂金色短发,身材苗条，以及阳光突现的天空，闪着亮光的肌肉男，这简直不可思议，多像一幅定格的画面。

他突然坐下，热泪盈眶：这些美景都是命运的赠予。但与此同时，他感到深埋的痛苦如同从深水中上浮的核潜艇般慢慢浮现。

他像往常一样在五点二十六分时从梦中醒来。在梦中，他躺在一个几乎和他的身体一样大的装满了木薯粉布丁的浴缸里，他拼命挣扎但无法起身。疼痛令他作呕，他的呻吟声吵醒了玛蒂尔德。她撑起身子看他，头发轻抚过他的脸颊，嘴里呼出非常难闻的气息。

回来的时候她手里端着一个托盘，上面有炒鸡蛋、奶油香葱百吉饼、黑咖

啡，以及一枝插在花瓶里的带露玫瑰，他看到了她脸上的兴奋。

“你喜欢把我当作病人。”他说。

“这是我们一起生活以来，第一次，”她说，“你既没有陷入沮丧，也没有精力过剩。这很好。既然你现在只能黏着我，也许我们可以一起看一部完整的影片。也许，”她呼吸急促脸色通红地说（可怜的玛蒂尔德），“我们可以尝试合作创作一部小说或别的新玩意儿。”

他试图微笑，可是一夜间，整个世界都变了，她原本柔嫩的皮肤血色全无，不再像糖和透明黄油的混合物。炒鸡蛋太过油腻，咖啡太浓，甚至那枝从花园里采来的玫瑰散发出的味道也令人倒胃口，让他厌恶。

“哦，不，”她说，“这只是我的一个想法。”

“对不起，亲爱的，”他说，“我好像没什么食欲。”

她吻了吻他的前额，然后把自己冰凉的脸颊贴到上面。“你在发烧。我去给你拿特效药。”她说。他尽量克制住自己的不耐烦，等着她手忙脚乱地拿水，打开药瓶瓶盖，抽出棉花，取出药片，放在他的舌头上。

她从屋里来到吊床边，此刻他正躺在上面沉思。明亮的树叶间阳光摇曳，水池正贪婪地吸着沟里的水。本来只打算喝三杯波旁威士忌，现在却喝了一瓶，已经四点多了，谁在乎？他既无处可去，也无事可做。他极度沮丧，心烦意乱。他之前在屋里播放的佩尔戈莱西的《圣母悼歌》，正通过他特制的扬声器从餐厅一直传到这里。

他想给母亲打电话，让她用甜美的声音包裹自己，可他却在手提电脑上看了一部关于喀拉喀托火山的纪录片。他想象着整个世界被火山灰掩盖的模样，好像突然来了一个淘气的孩子，用白色和灰色的画笔在一幅风景画上乱涂乱画：溪流变得油腻，树木化为烟尘，草皮上覆盖着一层闪闪发光的油脂。一幅地狱图景。这是夜间充斥着哀号的受罚之地，是长满水仙花的草原[注]，在这儿，死者的骨头噼啪作响[注]。

他沉浸于恐怖和伤痛造成的不幸之中，毫无快乐可言。

“亲爱的，”他妻子柔声说，“我给你拿了冰茶。”

“不要冰茶。”他说。他感到吃惊，因为舌头变得笨拙了，不像以前那么灵活。他试着念一段绕口令：“山上五棵树，架上五壶醋，林中五只鹿，箱

里五条裤注。”

“太准确了。”玛蒂尔德说。这时他发现她正穿着那条旧的蓝色连衣裙，那是他们刚认识时的嬉皮士装束，那时他每天要和她上四次床。她还是那么诱人，他可爱的老婆。她小心翼翼地爬上吊床，但是这个动作像用一百万个锥子扎进他的断骨，他呻吟着，尽量不叫喊，勉强看清她把短裙向腰部撩起并脱去无袖背心。挑逗性的刺激仍能激起他内心的欲望，可是剧痛却将它压了下去。她用甜言蜜语勾引他，可毫无效果。

她放弃了。“你肯定是把阴茎骨也弄断了。”她开玩笑地说。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控制住自己，不把她推下吊床。

公共电视台正在播出关于黑洞的特别节目，非常吸引人：黑洞引力如此巨大，能把光吞噬。光！他喝了一大口酒，认真地看着节目。他仍然参与讨论演出相关事宜：排练中出现一些问题；他们说很需要他；《清泉》的波士顿演出出了问题；据说《墙，天花板，地板》在圣路易斯的排练也遇到一连串麻烦。通常只要有人邀请，他就会前往，可是现在他无法离开这间被奶牛和玉米地围绕着的小屋。兰斯洛特·萨特怀特被人需要，但是兰斯洛特·萨特怀特无法到达现场。他从来未曾缺席过。他还不如死了算了。

书房里传来咯噔咯噔的声音。房子里有一匹马吗？不是，是玛蒂尔德穿着自行车运动靴进来了，她还穿着笨拙的棉裤。她身体健康，因运动而大汗淋漓，还散发着一股腋臭和大蒜味儿。

“亲爱的，”玛蒂尔德说，她拿走他手上的杯子，并把电视关掉，“你已这样颓废两周了，你喝掉了四瓶波旁威士忌酒。别再看灾难纪录片了。你需要做一些事情来打发时间。”

他叹了口气，用那只没有受伤的手搓了搓脸。

“写一些东西吧。”她命令道。

“没有灵感。”他说。

“写一篇散文。”她说。

“散文是给傻瓜读的。”他说。

“那就写一个剧本，写你有多么憎恨这个世界。”她说。

“我不憎恨世界。是世界在憎恨我。”他说。

“哈哈。”她大笑起来。

不必指责她。她不可能懂，他想。剧本不是凭空冒出来的。首先，你的内心得有想把某种东西表达出来的迫切欲望。他对她苦笑了一下，又喝了一口酒。

“你是因为痛苦而喝酒呢，还是你喝酒只为了向我表明你很痛苦？”她说。

一针见血。他大笑。“狡猾之辈。”他说。

“福斯塔夫，”她说，“你甚至开始发胖。现在你所做的一切都无济于事。我想你最好把酒戒掉。来，亲爱的，振作起来，不要再喝酒了，把状态调整过来。”

“你说得倒轻巧，”他说，“你健壮如牛，每天还要锻炼两小时！可我只是从屋里走到吊床前都会气喘吁吁。在我这该死的骨头愈合之前，我有喝醉、发怒和堕落的权利。”

“举办一场独立日聚会怎么样。”她说。

“不要。”他说。

“我不是在询问你。”她说。

然后，如同变魔术一般，三天后他就置身于烧烤架中，成群的孩子拿着火花四射、五彩缤纷的烟火棒奔跑。玛蒂尔德独自用轰轰作响的割草机修剪出一大片草坪。传奇的女人是无所不能的，他想。

桶装酒，玉米棒，素香肠，西瓜，应有尽有。玛蒂尔德身着低胸的浅色连衣裙，美若天仙。她把头埋在他的下巴之下，吻他的颈部，因此整个晚上他的喉咙处都有一个红红的看似伤疤的唇印。

从黄昏至深夜，所有的朋友都流连于此。乔利跟丹妮卡在一起，苏珊娜身着红色连衣裙，看起来像一个烟火筒，她的新女友卓拉是个年轻的黑人，她们正在垂柳下热吻。塞缪尔陪着妻子，他们的三胞胎则手拿西瓜皮踉踉跄跄地到处跑。阿尼的身边是他的吧台助手赞西比，她同玛蒂尔德年轻时一样，是个绝色美人，她留着短发，黄色连衣裙短得能看到裙底风光。洛托想象如果自己躺在草地上就可以一饱眼福，可是他连弯腰都会痛，只好保持着直立的姿势。

烟花在空中绽放，这是聚会的音效。（在劫难逃的人会用空中炸弹来庆祝和平。）洛托仿佛灵魂出窍，在空中俯视着自己，一个动作僵硬的滑稽小丑。他头疼得厉害。

他走进卫生间，明亮的灯光、镜中红扑扑的脸颊以及充气夹板让他头昏眼花，他收起微笑，看着镜中那张垂头丧气的脸。人生之旅已过半程。他轻声念道："我走过我们人生的一半旅程，却又步入一片幽暗的森林，这是因为我迷失了正确的路径[注]。"他真可笑，既悲哀又狂妄。他抚摸着仿佛已有六个月身孕的大肚子。乔利看见他时曾说："伙计，你还好吧？你有些胖了。"

"你好，胖子，"兰斯洛特曾对他说，"你看起来很黑。"这是事实。乔利的腰围粗得快要把他那件价值四百美元的衬衫的扣子崩掉了。不过，乔利从来不曾漂亮过，而兰斯洛特则是由盛转衰。丹妮卡穿着乔利买给她的斜肩连衣裙，说："饶了他吧，乔利。这个人从头到脚都受伤了。一个男人要是必须发胖一次，就是现在。"

兰斯洛特断定自己再也无法去外面面对那些人了。有时他会非常憎恨他们。他走进房间，脱去衣服，爬上了床。

他正在黑暗的房间里熟睡，此时门开了，过道的灯光把他惊醒；然后门又被关上，房间里出现了一个身影。他等待着，心惊胆战。他几乎动不了！如果有人爬到床上来蹂躏他，他根本逃不了！但那是两个人，而且他们对床不感兴趣，因为此时传来了轻轻的笑声和低语声，以及衣物的窸窣声，还有浴室门被有节奏地撞击而发出的声响，类似于切分音的极有冲击力的哼哼声。

那扇门咔嗒咔嗒响个不停，兰斯洛特想，明天他得紧一紧门把手了。

接下来的想法犹如尖刀刺入他的心脏，他悲痛万分。曾经，他本可以带个女孩进来同她云雨一番，而且远比眼下的情况美妙。可怜的人啊，尽管她好像也很享受，但她的呻吟中不无假装的成分。曾经，他甚至可以起床，很自然地加入他们的这场狂欢，就像是受到了邀请。可现在他被包裹在断骨的躯壳里，像个寄居蟹般软弱无力，评判着别人表现欠佳。在确信四周漆黑一片之后，他模仿寄居蟹那张多毛的皱脸，并用那只健康的手做出蟹钳抓物的模样。

女孩子说，"啊……哈"，男人说，"唔……嘘"，然后又是偷偷的笑声。

"哦，我的上帝，我如饥似渴，"男人轻轻地说，"把孩子带到这样的聚会上真是糟糕。"

“我知道，”她说，“可怜的洛托带着多么渴望的神情看着这些孩子啊。玛蒂尔德这些日子变得这么瘦，这么丑。再这么瘦下去，她就快要变成老巫婆了。我也不清楚，但是肉毒杆菌既然存在总是有它的可取之处吧。”

“我一直困惑为什么大家都认为她性感。她只是又瘦又高，头发金黄，但绝不算漂亮，”他说，“我可是行家。”肉体被拍击的声音。是臀部吗？洛托想。（不，是大腿。）

“她的长相挺有趣的。九十年代不是很流行吗？我们大家都妒忌她。还记得那时洛托和玛蒂尔德之间那最伟大的爱情故事吗？还有那些他们举办的聚会。上帝啊！我为他们的现状感到难过。”

门开了。一个南瓜色的秃脑袋出现。啊，是阿尼。跟着出去的是一个肩膀裸露，骨头凸起的人。是丹妮卡。他们旧情复燃了。可怜的乔利。洛托感到一阵恶心，婚姻对某些人而言竟然如此廉价。

疲惫，厌倦，恶心得要死，兰斯洛特站起来穿好衣服。这些人可以继续偷鸡摸狗直至精疲力竭而死，但他不能让他们的闲言碎语玷污玛蒂尔德和自己。被这些小害虫可怜是多么可怕的事，而且还是彼此通奸的小害虫。这太糟糕了。

他再次来到楼下，跟妻子一起站在门边，欢快地向朋友们告别。孩子们已经在父母的怀里睡着，不省人事的醉汉已被车子送走，微醉的人则自己开车。他对阿尼和丹妮卡施展了格外多的魅力，因此他俩满脸通红地以羞怯的调情方式回应他，丹妮卡在跟他吻别时还用手指勾住了他的腰带扣。

“又只剩下我们了，”玛蒂尔德看着最后一串汽车尾灯一闪一闪地走远时说，“有一段时间，我以为你不喜欢派对了。于是我意识到我们之间真的出现问题了。没有派对，洛托·萨特怀特就像被卸去了一条腿。”

“事实上，我只是勉强接受了派对，”他说，“然后忍受它。”

她转身眯着眼看他。她让裙子从肩上滑落，落在地板上。她里面什么都没穿。“我刚刚脱掉了。”她说。

“有些趣味。”他说。

“亲爱的，钻进去。”她说，“就像钻井一样。”

“像一头疯狂的野猪。”他说。可令她沮丧的是，他更像一头边吃奶边打瞌睡的疲倦的小猪仔。

接下来，事态每况愈下，一切都变得索然无味。石膏夹板被拆掉了，但是他的左侧身体却软弱无力，那里的皮肤呈淡粉色，看起来像煮过头的鸡蛋面。玛蒂尔德看着裸身站在面前的洛托。她先闭上一只眼睛。“半人半神。”她说。然后闭上了另一只。“怪人。”他大笑，但他的虚荣心遭到了沉重打击。他太虚弱了，没法回到市中心的家。他想念那里的污染、噪声和亮光。

网上找到的那些东西也没有什么诱惑力了。毕竟，太多视频都是关于可爱宝贝的，或是关于从高处跌落的猫的。就连阳光都变得污浊！妻子曾经无可挑剔的美貌也已凋零：她的大腿像多盐且坚硬的火腿卷；晨光中，她的脸上被刻下一道道深深的皱纹；她的嘴唇变得越来越薄，犬齿出奇地长，总是碰到杯子的边缘和汤勺，这让他感到难堪；而且她动不动就趴在他的身体上方，难闻的气息扑到他的脸上！他喜欢醒来后仍然待在床上，等着玛蒂尔德出去晨跑或上瑜伽课，或是骑车到乡下去，这样他就可以睡个回笼觉。

差不多是正午了。他的身体绷住一动不动，听着玛蒂尔德蹑手蹑脚地走进卧室。接着，被子被掀起，一个毛乎乎的柔软的东西爬上他的身体，舔他，从下巴舔到鼻孔。

看见这张可爱的脸，他笑了起来，它像一个被粘上眼球和三角形耳朵的护耳罩一样。

“哦，你这家伙。”他对小狗说。然后他看向玛蒂尔德，忍不住热泪盈眶。“谢谢你。”他说。

“它是只日本柴犬，”玛蒂尔德说着，爬到他身边，“给它取个什么名字呢？”

“狗”，他想说。他一直想把一只狗就叫成狗。这是元标记，而且很有趣。

然而，他脱口而出的字眼是上帝。

“上帝。很高兴见到你，上帝。”她抱起小狗，盯着它的脸，“这是我听过的最合理的事物认知论了。”

没有什么心病是小狗不能治愈的，尽管见效时间并不长。有一个星期，他差不多跟以前一样快乐。上帝总是一副饥肠辘辘的样子，它总是把每一片食物从小碗里衔到他的脚背上，然后在那里把它吃光。它把后腿紧紧地压在身体的前半部之下，尾巴疲倦地耷拉着，屁股鼓起，排泄完以后还像个哲学家那样眯着眼看。这一切都让他感到快乐。当他仰卧在铺在草地上的

毯子上遐思的时候，它静静地跟他坐在一起，咬他的裤脚。他一喊“上帝”，手掌下马上跑来个软乎乎的东西，这一声“上帝”似乎是他平生第一次妄称天主，可它不过是一个专属名字而已。它用尖细的牙齿咬住他的指腹，令他无比愉悦，就连它被皮带绊住，或被关进板条箱里发出的尖叫都会令他大笑不已。

一天天过去，他并非不再爱这只狗了，只是乏味的生活让所有闪亮的东西都黯然失色。上帝无法弥补他因为受伤而过着隐居生活的遗憾，他想回到都市中去——接受采访，出席晚宴，在地铁里被人认出来。它不能让他的骨头愈合得更快，它也无法用敏捷的小舌头止住他所有伤口的血。狗，因为不会说话，只能作为人类的镜子。人类有致命的缺陷，并非狗的错。

一个星期之后，他觉得自己再度深陷消沉情绪之中。他想着：把玛蒂尔德撒在花园里的毒鼠药烘焙成蛋奶酥；或者在玛蒂尔德让他陪她去杂货店时抢夺她手上的方向盘，突然转向悬崖边，坠入那片枫树林。这些黑暗的想法不是认真的，但是它们一遍又一遍地浮现在脑海，并且越来越频繁，直至他感到窒息。

接下来到了他的生日，是很重要的四十岁生日。他宁愿一觉睡到晚上，但是一直睡在他胸口的上帝跑下楼去找玛蒂尔德时把他弄醒了。她天不亮就起床去厨房了，尽量不弄出声响。后门被打开又关上。很快，她就来到房间，从衣橱里找出他最好的西装。

“去洗个澡，”玛蒂尔德说，“穿上这个。不要发牢骚。我给你准备了惊喜。”

他照她说的做，但衣服令人不舒服，腰带太紧了。她把他塞进汽车出发了，一路上都能看到被晨曦照亮了的稀薄的露水。她递给他一个夹着山羊乳干酪、西红柿和从花园里采摘的罗勒的热鸡蛋松饼。

“上帝在哪儿？”他问。

她把手猛地一抬，柔声说：“就在我们身边。”

“哈，真有趣。”他说。

“你的小狗正跟邻居的女孩待在一起，她会悉心照顾它，给它洗澡,戴上蝴蝶结，送回来见你。别担心。”

他安静下来，任风景从眼前掠过。乡间杳无人烟，很切合他的心境。他打了个盹，醒来时眼前是一个停车场，晴朗的早晨，平静的湖面，远处有一

栋深褐色的建筑物，好像是谷仓。妻子把野餐篮拿到湖边的柳树下，柳树已老得不再下垂，带着一种平静的心态接受命运的安排。野餐篮里有煮鸡蛋和香槟酒，法式蔬菜卷和玛蒂尔德自制的佛卡夏注，西班牙的曼彻格芝士和从自家果园里摘来的鲜亮的樱桃。两个小小的黑底纸杯蛋糕，上面有巧克力和奶油干酪，她还在他的那个蛋糕上面点了蜡烛。

他吹灭蜡烛，期待一些不可言传之事，一些对他来说更美好更有价值的事。

有一个人摇着牛铃从那栋建筑物走出来，玛蒂尔德慢慢收拾好东西，然后搀扶着洛托，走过到处是残枝和田鼠的草地，向剧院走去。

里面很凉爽，四周都是一些白发苍苍的老人。“小心，”玛蒂尔德在他耳边轻声说，“这里流行老年病，有传染性，能致死。不要深呼吸。”

他大笑起来，这好像是几周以来的第一次。

一段长长的柔和的但不成调子的弦乐慢慢奏响。尽管这音乐演奏并不专业，可他仍愿意听上几个小时，然后心满意足地离开。他想。

剧院的侧门悄悄地关上了，把日光挡在了外面，喃喃细语声渐渐消退，音乐指挥走出来，她举起了双臂。她快速放下手臂时响起的是什么？算不上是音乐。不过声音而已。苦涩，陌生，狂野；然而它慢慢地变成了优美的曲调。他身体前倾，闭上眼睛，感觉到几个星期以来在他身体表面蔓延的霉菌正在被音乐抹去。

这部歌剧名为《尼禄》，讲的是罗马被焚烧的故事，但是大火并不是主题。而且，这个尼禄不是尼禄大帝，而是一个跟他相貌相同的人，是掌管地下酒窖的尼禄，有可能是帝王的双胞胎兄弟，他生活在皇宫的地下室里。它不太像个故事，只是呈现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浮出地面这一过程；它也不像在叙事，只是一阵阵突然袭来的音波。它让兰斯洛特头晕。只有真正欣赏它才会有头晕的感觉。

幕间休息时，他转向妻子，她对他微笑，仿佛正从高处审视他，观察他，等待他的反应。他轻轻说：“哦，陛下，我几乎喘不过气。”

庭院里，阳光刺眼，轻柔凉爽的风吹拂着白杨。玛蒂尔德去取了一些苏打水。一个独自坐在咖啡桌边的女人认出了他：这种情形马上会越来越多。他脑子里一直有一套对面孔进行整体分类的系统，能够在一秒钟内将某个人认出来，可这个女人，他却无法辨别。她笑了，向他保证他们以前不认

识：她看过《绅士》杂志上关于他的专访。当那个女人去卫生间的时候，玛蒂尔德说：“有那么一点小小的名气可真不错。”当然，这些都是他的同类，都喜欢到剧院看戏，有些人听说过他是意料之中的事，但这个女人表现出的粉丝特有的脸红，满足了他内心的某种欲望。

蓝色的天空中出现了航迹云。他心里的某种东西开始破碎。令人兴奋的破碎，太妙了，这次可不是骨头。

第二幕，故事性更弱了，它变成一首音乐诗，舞蹈者手拿彩带，象征着火焰。他感到舌头滚烫，原来他把嘴唇咬破了。

大幕拉上。剧终。

玛蒂尔德把冰冷的手放到他的脸上。“哦，”她说，“你在流泪。”

回家路上，大部分时间里他都紧闭双眼，不是因为他不想看妻子或乡村日间的多彩景色，而是因为他想记住那部歌剧的每个细节。

睁开眼睛时，他发现玛蒂尔德一脸沉重。他想不起来最后一次见到她毫无微笑的脸是什么时候的事了。因为光线太亮，他可以看见她的眼睛和鼻子周围的细纹，还有她头上灰白的细发。

“你就是中世纪水粉画上,头上有金叶环的圣母玛利亚，谢谢你！”他说。

“生日快乐，我心爱的朋友。”她说。

“我的确很快乐。这部歌剧改变了我。”

“我料定如此，”她说，“很高兴它改变了你。不然你就会变成某种累赘。”

在落日的余晖中，一片壮观的葡萄柚树林美景如画卷般展开。他们又拿出一瓶香槟酒，在阳台上观赏夕阳。他抱起上帝，吻了吻它的头顶。他想跳舞，于是他进屋，播放电台司令[注]的音乐，用他没受伤的半边身体把玛蒂尔德从椅子里拽起，一把把她拉过来。

“让我猜猜，”玛蒂尔德把脸颊靠到他肩膀上说，“现在，你想写一部歌剧。”

“是的。”他说，然后深深地吻她。

“你永远不乏野心。”她边说边大声地笑着，那笑声渐渐变成一段悲凉的余

韵，在青石板路上，在振翅而飞的蝙蝠身上，激荡出悠悠回音。

现在，他把原本用于自怨自艾、看灾难纪录片或色情片的时间用来疯狂地做研究。他通宵达旦地阅读所有他能找到的关于那个作曲家的资料。

这个人叫利奥·森。森是南亚的姓氏，来自梵文中的“军队”，赐予有功勋的人。他曾经住在加拿大的新斯科舍。此人相当年轻，是个新出道的艺术家，作品在近六年间才开始被演奏。很难对他进行描述，因为互联网上没有他的照片，只有两年前的一份简历以及对于他作品的点滴称赞。《纽约时报》把他列为令人欣喜的境外作曲家，《歌剧新闻》上有一篇两段长的关于他的名为《帕拉塞尔苏斯》的作品的描述。在一个业余爱好者网站上有几个音频片段，截取自一部尚未完成的作品。但那是2004年的事，过去这么多年了，很有可能那只是他在学生时期的习作。互联网上的信息总是虚虚实实，利奥完全成了一个迷影重重的人。

隐居的高人，兰斯洛特想，偏执狂，激进分子，迷恋自己的才华，或者有自闭症特征，身材魁梧，满脸胡须，缠着腰带，不善社交，内心狂野。

兰斯洛特给每个熟人发电子邮件，打听是否有人认识他。结果一个也没有。

他又给牧场歌剧院的音乐指挥发邮件，看看她是否能提供一些联系方式。

她的回复摘要：告诉你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他的回复摘要：寻找未来合作的机会。

她的回复摘要：给你，祝你好运。

已经九月份了？一片片树叶从树上飘落。上帝长出了蓬松的绒毛。兰斯洛特虚弱的腿走路还有些不稳。他太自以为是了，总觉得整个世界变得踟蹰不前和摇摆不定，就是为了模仿他。

他们工作日进城，然后回到乡下度周末。每个晚上，他都会写一封电子邮件给利奥·森。至今没有回应。

玛蒂尔德非常谨慎和敏感。当他终于上床睡觉时，熟睡的她会转过身来紧贴着他，而她向来不喜欢别人在她睡着时碰她。他醒来时嘴里会含着她的头发，一只胳膊知觉尽失，直到坐起来时他才因为血液回流而感到疼痛。

十月初的一天，空气中第一次有了一丝寒意，他终于通过电话联系上了利奥·森。他的声音跟他预期的不一样：温和迟疑，英国口音。起初这让他诧异，但仔细一想，不奇怪，印度曾经是英国殖民地，受教育阶层难免会有细微的BBC（英国广播公司）语音特征。这是种族歧视吗？他不确定。

“你说你是兰斯洛特·萨特怀特？”利奥·森说，“我太荣幸了。”

“我才感到荣幸，”兰斯洛特说，他的声音特别大，以掩饰不安。他曾不止一次想象这一场景，但此时，听着对方柔和的声音，并在一开始就表达对他的崇拜，他反而感到陌生。他本以为利奥·森会因为自己天赋异禀而孤绝于世，不愿与人接触。利奥·森是这样解释的：他住的那个岛上没有互联网，电话也只有边上有人才能接听。那是一个孤岛。在那里人们过着简朴而原始的生活。

“听起来很像修道院。”兰斯洛特说。

“或是修女院。”利奥说，“确实很像。”

兰斯洛特笑了。哦！利奥有幽默感，可以松一口气了。因为心情愉快，兰斯洛特向利奥描述了夏天在剧院里听到他作品的反应，他的内心如何被激起水花。他用了伟大一词，还用了“改变”和“独特”这样的词语。

“我太高兴了。”利奥·森说。

“我愿意付出全部代价跟你合作一部歌剧。”兰斯洛特说。

久久的沉默令他几乎挂断电话，他感到自己很失败。喂，放弃吧，兰斯洛特，运气不好而已，有时候事情就是不那么顺利。重新找机会，继续前行，朋友。

“行，”利奥·森说，“当然可以。”

挂电话前，他们商定十一月份两人一起到一个艺术村住上三周。那个艺术村的主管很欣赏兰斯洛特，因此他有把握带他一起进去。利奥受人之托需要完成一曲弦乐四重奏，第一天或者之后几天交稿。但他们可以先开始构思和沟通。之后的三周，他们将马不停蹄地工作，直到有了一些想法，甚至开始考虑写剧本。

“你怎么看？”利奥在电话里说，“在我看来最难的是构思主题。”

兰斯洛特看着自己办公室里的告示板，他在上面写了至少一百个想法，不，是一千个想法。“我认为构思主题对我们来说不成问题。”他说。

早上，玛蒂尔德出门骑自行车去了，行程将近一百三十公里。兰斯洛特脱光衣服，注视镜子里的自己。哦，人到中年，多么可怕。他已经习惯脸上的俊美日益消失，还觉得身体尚算年轻。但现在，阴囊上的皮肤已经皱起，胸毛里夹杂着一卷卷灰色，下巴松弛下垂。铠甲出现裂口，死亡渗入其中。他转过来转过去，直到发现小腿曲线让他看起来仍然像春天里那次意外摔伤之前的模样。

他一回头，看见床上的上帝正用前爪托着下巴盯着他。

他眨了眨眼，对着镜子里的兰斯洛特咧了咧嘴，使了个眼色，点点头，边穿衣服边吹起口哨，甚至还用手掸去毛衣肩部自己假想出来的灰尘，他拿起药片吃掉，满意地咕哝了一声，然后匆匆离开，似乎是想起了某件紧急的事情。

接下来就到了十一月份，他们快速驶过广阔的灰色田野，越过哈德逊河，进入佛蒙特州，然后是新罕布什尔州。空气凝结，活力聚集。

在狂热而繁忙的准备工作中，兰斯洛特减去了十磅的体重。他在健身自行车上一练就是几个小时，因为只有在运动中他才能思考。此时，伴随着某种听不到的音乐，他转向开车的玛蒂尔德说：

“我已把那些想法缩减至五个，陛下，”他说，“你听听。改编莫泊桑的《项链》。或者是《海的女儿》，跟迪士尼的故事形成对照。采用安徒生的版本，但会被扩写得更为离奇。或者是关于约伯的审判，改成搞怪的黑色滑稽戏。或者是关于阿富汗士兵的一些连锁故事，将它们合起来写成一个像《预知死亡纪事》那样的长篇故事。或者是歌剧形式的《喧哗与骚动》。”

玛蒂尔德用门牙咬住下嘴唇，眼睛盯着路。

“搞怪？”她说，“黑色滑稽戏？人们不会把歌剧和滑稽联系在一起。你想想那些胖妇人，如此严肃庄重，莱茵少女，以及那些为了某个好男人而自杀的女人。”

“歌剧的幽默传统由来已久。所谓的喜歌剧(注)就曾经是大众的主要娱乐方式。使其再度大众化，成为广泛流行的娱乐方式，是件很好的事。让邮差唱着它到处送信，这多么美妙。”

“对，”她说，“可是你以创作具有抒情风格的剧本著称。你是严肃派，洛托。当然，有时候富有激情，但并不滑稽。”

“你认为我的作品不滑稽？”

“我认为你这个人很滑稽，可你的作品算不上搞笑。”

“《盖西》也算不上吗？”他说。

“《盖西》有些深沉，具有讽刺意义，是阴冷的幽默，但并不是滑稽。”

“你认为我不能搞笑吗？”他说。

“我只是认为你可以比较深沉，可以讽刺或是创造阴冷的幽默，”她说，“确实如此。”

“太好了。我会证明你错了。那么，你认为我刚才的那些想法怎么样？”

她做了个鬼脸，耸了耸肩。

“哦，”他说，“一个都不行？”

“全是改写。”她说。

“阿富汗士兵那个也不行吗？”

“不行，”玛蒂尔德说，“的确，那是唯一不错的想法。然而，它过于直白，太肤浅。你需要让它更有寓意。”

“不要再说了，我的狐狸精。”他说。

玛蒂尔德大笑。“也许这正是你们俩需要好好商量的地方。你同那个利奥·森。”

“那个利奥，我感觉他就是一个束着腰带，戴着领结，全副武装去参加冬季舞会的少年。”

“喂，亲爱的，有些人遇到你时也是这种感觉。”玛蒂尔德极其轻柔地说。

他的房间很小，石砌而成，屋里有个壁炉，离用餐的正房不远。他平生第一次担心地面会结冰，担心自己的腿仍然脆弱，有可能摔倒。房间里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张标准尺寸的床，这意味着他睡觉时小腿要悬在床外。

玛蒂尔德坐在床边试了试床的弹力，床架发出吱吱声，像老鼠在叫。兰斯洛特坐到她边上，也开始上下弹着，一边把手放到她的大腿上，顺着大腿

往上摸，直到抵住她的腹股沟。

她在卫生间里擦了些肥皂，用水清洗身体。她在里面叫道："把你丢在这里我有些不放心。上一次让你离开我一会儿，你就带着伤回来了。"她回到他身边，用手捂住他的脸颊。"我的怪老头，你当时认为自己可以飞。"

"这一次，只有我的文字会飞扬。"他严肃地说。两个人都大笑起来。在一起近二十年了，灼烧的烈焰已变成温情和幽默，虽然不再狂热，却更加持久。

她试探性地说："这里有绝色佳人，洛托。我也知道你有多喜欢女人。或者说过去有多喜欢。我的意思是在遇见我之前。"

他皱了皱眉。携手风雨这么多年，她从未嫉妒过。对她而言，这种情绪很不体面。对他也是。对他们的婚姻也是。他往后退了退。"哦。别这样说。"他说，她定了定神，深深地吻了吻他，说："如果你需要我，我立刻就来。我在四小时车程以外，但我可以三小时内赶到。"然后她走出门，离开了。

独处！暮色中的树林透过窗户看着他。为了保持体力，他做了会儿俯卧撑，因为此时还不到晚餐时间。他拿出笔记本和笔，又到房子周围的环形车道上连根拔起一棵蕨类植物，把它移植到一个带白点的深蓝色杯子里，然后放在壁炉架上，突如其来的室内高温让它的叶边开始卷曲。晚餐的铃声响起，他一瘸一拐地走过一段微暗的土路，然后走过一片上面有一座鹿的雕像的草地。哦，不是雕像，是一只真实的、活泼的鹿。过了草垛再转个弯就到了隐蔽在覆盆子藤中的鸡舍，然后是一个花园，里面长满了金灿灿的南瓜和一些茎干长得过高的球芽甘蓝，最后才是那间旧农舍，此刻，精美食物的香气正从里面飘出来。

两张桌子都坐满了人，于是他站在落地门边，直到有人一边指着身边的空座位一边挥手示意他过去。他坐下来时，一桌子的人都转过身来，眨着眼睛，似乎一盏明灯被突然打开了。

这些人太美了！他不知道自己为何紧张。这位头发卷曲的著名诗人正在向大家展示她手掌上漂亮的金蝉的蜕皮。这对德国夫妇看起来很像双胞胎，他们戴着同样的无框眼镜，以及同样的像是睡着的时候被人用弹簧刀剪短了的头发。这个顶着红色头发的男孩大学毕业不久，他的脸上突现一抹害羞的粉红色：很明显是个诗人。这位小说家，头发金黄，体格健壮，只是肚子有点大，眼睛下面有深深的眼袋。她显然不如玛蒂尔德，但足够年

轻，仅这一点就能给玛蒂尔德敲响警钟。她的前臂白皙动人，好像是从优美的云杉木上削下来似的。以前，他在每个女人身上寻找她们独特的美，从这个角度而言，她的前臂对他来说足够独特美丽。年轻的洛托瞬间又回来了，像一只猎狗寻找着猎物。不能这样。他把水罐递给她，然后摇了摇头以便摆脱脑海中的欲望。

一个非常年轻的非洲裔美国电影制作人仔细打量着兰斯洛特，说："你就是萨特怀特吗？我刚从瓦萨学院毕业。那里有一栋萨特怀特宿舍楼。"兰斯洛特皱了皱眉，叹了口气。刚刚过去的这个春天，他去母校办讲座，院长曾站起来介绍他，对他不乏赞美，还提及兰斯洛特家人向学校捐建了一栋学生宿舍楼的事。这对他来说是一次不愉快的经历。洛托搜肠刮肚，终于记起在毕业的那个周末，萨莉站在一个大坑前面，一些大型推土机正在施工，她表情凝重，裙子被风吹得贴到腿上。当时，她挽着他的胳膊，把他带离了现场。的确，他只申请过一所学校，录取通知书很明显是寄到佛罗里达的家里去了，可他从来没有见过它。这里面如果有什么不诚实的地方，那也完全是安托瓦内特所为。"哦，"他对这个用奇怪的眼神看着自己的电影制作人说，"这跟我没有关系。"不过，他脸上的表情肯定出卖了他。

走廊上的灯亮起来了—— 一只浣熊触发了传感器。灯灭了之后，天空看起来像深蓝色的丝绒。一整条被放在紫甘蓝和柠檬片上的鲑鱼和一碗藜麦沙拉被端了上来。

兰斯洛特发现根本没办法不说话。来到这儿让他太兴奋了。而且，还有人一杯接一杯地给他倒酒。一些艺术家在上甜点的时候就已经离开了，但大多数人则把椅子拉到他这桌来。他讲述自己从飞机舷梯上滚落下来的惨痛经历；讲述做演员时一次糟糕的试镜，他被要求脱光上衣，但他忘了那天早上玛蒂尔德将他的胸毛剃成了一张笑脸。

"我听说你很有趣。"那位诗人在吃奶油布丁时把手搭在兰斯洛特的胳膊上说。她拼命地笑，眼泪都笑出来了。"但我不知道你这么有趣。"

另一张桌上曾坐着一位看起来有点像印度人的穿着束腰外衣的女人，兰斯洛特内心一阵惊慌：利奥会不会是丽安娜的简称？有些女人拥有男性的嗓音。这个女人的黑发里夹杂着绺绺白发，看起来很古怪，这种古怪的气质与他在夏天听到的那部歌剧的创作者的风格非常匹配。她突然起身，把餐具拿到厨房之后就离开了。他有点失落，原来她没想过要和他相认。

现在他们待在大堂里，里面有游泳池和乒乓球台，兰斯洛特正在打球。即使喝了酒，他的反应也极其灵敏：他发现自己虽然整个夏天都被石膏板包裹，却仍然拥有运动员的体魄。有人拿来了威士忌。他停了下来，气喘吁

吁，虚弱的左臂有一点痛。一群艺术家围住了他。兰斯洛特不知不觉地发挥出他惯有的魅力。“你叫什么名字？你是做什么的？”他逐一问道。

一群艺术家！一群自恋狂！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善于掩饰，就像那些站在游乐场边、把手指放在嘴里、睁大双眼看着其他人玩耍的孩子。每个受邀讲话的人都感到荣幸，因为被他这样的名人看出了重要性，甚至认为他们和他同等重要。哪怕他们只是有潜力，只是在未来。

兰斯洛特知道，他是这里唯一真正的艺术家，他的光辉可普照他人。

现在轮到他了，这个敏捷、害羞的红头发青年说出了他的名字，不过他的声音太轻柔，洛托不得不探过身去要求他再说一遍。青年看着他，目光中闪现出某种东西——倔强、愉悦——他说：“我叫利奥。”

兰斯洛特嘴唇翕动，好半天才说出话来：“利奥？利奥·森？作曲家利奥·森？”

“正是，”利奥说，“很高兴认识你。”

兰斯洛特一时语塞，红发青年却冷冷地说：“你以为是个印度人，是吧。我经常遇到这种情况。我的父亲是半个印度人，但看起来完全就是印度人。他的基因完全被我母亲的压制住了。但是，我的妹妹长得却像宝莱坞影片里的人物，因此没有人认为我跟她有丝毫血缘关系。”

“你一开始就知道我是谁，可你一直站在那里？”兰斯洛特说，“看着我出洋相？”

利奥耸了耸肩，说：“我觉得你很有趣。我想看看我的编剧平常是什么样子。”

“但是，恕我直言，你不可能是个作曲家。你看起来还是个上幼儿园的孩子。”兰斯洛特说。

“我二十六了，”利奥说，“已经不小了。”他虽然有点害羞，语气中却充满锐气。

“你完全不是我想象的样子。”兰斯洛特说。

利奥用力眨了眨眼。他的脸色变得像愤怒的龙虾那么深。“至于这个，我认为是一件很好的事。谁想让别人一猜即中呢？”

“我不想。”兰斯洛特说。

“我也不想。”利奥说。他凝视着兰斯洛特，片刻后他终于放松，有些不自然地笑了。

利奥的手大得足以用一只手握住篮球，他身高一米八左右，但体形纤瘦，还有些弓背。他们坐在沙发上进行了第一次兴奋的交谈，其他人或是打乒乓球，或是游泳去了，还有一些则回到那片黑漆漆的场地对面的家，他们把照明灯打开，照亮小路。

今年夏天的那部歌剧，是他在苦苦挣扎中写出来的，他与失败的悲哀不断抗争，还要时刻抵挡那种与外部世界脱节的恐慌感。“我通常通过创作来摆脱这一切，”利奥说，“我与音乐抗争,直至双方筋疲力尽感觉尽失。”

“我完全理解你的意思。就好比是约伯和上帝摔跤，”兰斯洛特说,“或者是耶稣和撒旦。”

“我是无神论者。不过你说的这些听起来像是不错的神话。”利奥大笑起来。

他说他在新斯科舍公社的房子是用一捆捆干草和泥巴修建而成的，他在那儿的工作是教任何想学音乐的人学习。他生活简朴：十件白色的纽扣领衬衫、三条牛仔裤、三双袜子、几件内衣、一双靴子、一双便鞋、一件夹克、一些乐器，这些东西就是他的全部家当。他对物质从不感兴趣，他可以从音乐中获得一切。他的书大部分是借的。他唯一的奢侈爱好是足球，支持的球队是伦敦的托特纳姆。他的母亲是犹太人，她喜欢看托特纳姆回击那些反犹太人的言论，并自称为犹太军。对于利奥来说，支持它的原因也是球队名，托特纳姆热刺以及它的队歌寓意深刻、富有韵味。岛上的公共活动室里有一台电视，房顶上有一个像翘起的耳朵一样的卫星接收器，一般只在紧急状况下启用，但他们破例允许酷爱这项运动的利奥·森使用。

“我小时候憎恨小提琴，”他说，“直到我父亲让我为电视上播放的比赛制作配乐。托特纳姆对曼彻斯特，我们支持的托特纳姆输了。就在我演奏的时候，突然间，一些我之前就已经理解得较为深刻的东西变得更深刻了。我的恐惧，我的快乐。就是这个，我唯一想做的，就是重新创造这一瞬间。我替那首曲子取名为‘敢作敢为’[注]。”他笑道。

“敢作敢为？”洛托说。

“这是托特纳姆队的座右铭。其实，当艺术家也不赖。”

“你的生活似乎很简单。”兰斯洛特说。

利奥·森说：“我的生活很美好。”

这一点兰斯洛特看出来了。他能理解这种严格生活带来的诱惑，它能让内心的狂野自然释放。利奥在海鸟齐飞的清晨醒来，以新鲜的草莓和山羊酸奶当早餐，喝自种的花草茶，去黑潮池捕捉青蟹，伴着轻抚的海风和海浪拍打岩石的节奏入眠。从向南的窗户放眼望去，可以看见闪闪发光的莴苣。他过着温和节制的单身生活，从表面上看起来一直十分冷静，而内心却过着狂热的音乐生活。

“我知道你活得像个苦行僧。”兰斯洛特说，“我只是想着你可能满脸胡须，腰缠布带，用茅叉鱼，头上还扎着藏红花色的头巾。”他微笑着说。

“那么，你呢，”利奥说，“一直很风流。你的作品将这一点展现无遗。是你的特权允许你去冒险，过着充满牡蛎、香槟和海边别墅的生活。你备受娇宠，像只珍贵的蛋。”

兰斯洛特感到刺痛，但是他说：“的确如此。如果我真的放纵自己，我现在可能是个体重将近一百四十公斤的风流人物。可是我的妻子寸步不离地守着我。她让我每天锻炼，早上禁止我喝酒。”

“啊，”利奥盯着自己的大手说，“这么说，你有妻子。”

他说话的样子，让兰斯洛特把对于他的想象又重新整理了一番。

“我有妻子，”兰斯洛特说，“她叫玛蒂尔德。在我心里她很神圣，是我见过的最纯洁的人。她非常正直，从不撒谎，不容愚弄。我从没见过哪个女人马上要结婚了还是个处女，可玛蒂尔德是。她认为让别人来帮自己打扫是不公平的，所以即使我们请得起保姆她还是坚持自己做清洁，凡事亲力亲为。所以，我每一部作品的创作初衷都是为了她。”

“这的确是伟大的爱情故事，”利奥轻声地说，“但是，跟一个圣人生活是很累的。”

兰斯洛特想起妻子高大的身材和闪闪发光的浅金色头发。“是这么回事。”他说。

接着，利奥说：“哎呀，看看已经几点了。我要去工作了。恐怕又得熬夜了。明天下午见？”这时，兰斯洛特发现只剩他俩了，大多数灯都熄灭了，此时比他最晚的睡觉时间还晚了三个小时。而且，他醉了。他找不出合适的词来告诉利奥他对他多么一见如故。他想告诉他自己也有一个懂他的好父亲，告诉他自己也渴望简单清淡的生活，告诉他自己也是在工作中才能找到最大的幸福。但是，到利奥的工作室需要先后穿过一片田野和森

林，而且他俩刚出正房，利奥就匆匆告别了，只能看见他呼出的气息在黑暗中形成的一缕白雾。兰斯洛特独自拖着脚步慢吞吞地行走在漆黑的夜晚，他只能期待明天。他内心的领悟像剥洋葱一样被一层层揭开了。他将要找到一个可以真正进入他内心的朋友。

他注视着壁炉里伸出的火舌渐渐入睡，不断缓慢下沉的火焰和将逝未逝的烟味带来的满足感令他沉沉睡去，这么多年来他都不曾如此沉睡。

整个世界看起来像一杯热牛奶，窗户外的晨雾似乎是这个世界的表层。午餐放在走廊的编织篮里：蔬菜汤、佛卡夏面包、上等的切达干酪、胡萝卜条、一个苹果，以及一些饼干。多么漂亮的灰蓝色天空，他可不能只待在家里。他想工作。午后，他穿上靴子和巴伯式夹克到林间散步。扑打在脸上的寒气反而让他感到温暖。

他朝着利奥小屋的方向走去，林间的寂静如此恐怖，他不禁想起儿时的那些诗歌。他低声地吟唱，仿佛它们是歌曲。到达利奥的小屋时——粉色的外墙，仿都铎王朝建筑，侧园里蕨类植物在昏暗的灰色日光中闪着微光——他意识到其实他一直希望利奥在走廊上游荡。但是周围没有丝毫动静，窗帘也没有拉开过的痕迹。兰斯洛特坐在一棵桦树后面，不知如何是好。等到天足够黑暗时，他偷偷地靠近屋子，透过窗户朝里看。没有开灯，但窗帘已被打开，而且有人在里面走动。

是利奥，他站在那儿，赤裸着瘦骨嶙峋的洁白胸膛，他闭上眼睛，布满雀斑的脸看起来非常年轻，像个少年，沙褐色的头发一簇一簇地从头部散落开。他摆动着双臂。偶尔，他会凑到摆在钢琴上的纸张边，在上面画一些音符，然后又很快退回原地，再次闭上眼睛。他的脚跟手一样巨大，关节处也像手一样被冻得通红。

看见另一个人进入创作高潮让兰斯洛特感到奇怪。

他想到自己也曾频繁地长达数小时处在忘我的境界，那时如果有人从外面偷看他，也会觉得他十分愚蠢吧。起初是在城里那间没有窗户的斗室改成的书房里，然后是在乡间住宅阁楼上的那间书房，祈祷台上放着莎士比亚戏剧的简编本，窗户外面是玛蒂尔德穿梭其中的花园。在那里的几个月，他曾俯视花园，思考向日葵的一生如何反映一个人的一生：美丽，鲜艳，充满希望地破土而出；宽大健壮，饱满而忠诚地面朝太阳；脑袋因负荷着过于沉重和成熟的思想而弯向地面，花叶被晒得黝黑，失去光泽，花梗变得虚弱；被摧毁在地，度过漫长的冬季。他曾在书房里高声吟诵，做着昂首阔步、畏缩不前、扭扭捏捏、疾步前行等各种动作。回顾十一部重要的以及另外两部可能没那么重要的剧本，他总是边写边演，对着空白的墙壁

演，或者把向日葵及玛蒂尔德弯向野草的苗条后背当成观众。

看到利奥扣上衬衫、穿上毛衣和夹克、套上鹿皮便鞋，他才回过神来。他绕到路上，朝小屋的前门走去，对利奥打着招呼，此时他刚刚出来，正在锁门。

“哦，你好，”利奥说，“你是来找我的吗？我很高兴。我正觉得很对不起你呢。我原打算早一点把事情处理好，然后跟你谈谈我们的项目。可是我正在写的曲子让我实在无法在中途停下，我只能把它写完。我们去吃晚餐吧？也许我们可以边走边谈。”

“那我们走吧，”兰斯洛特说，“我的想法层出不穷。它们在我的脑子里沸腾。我只好出去散步，以便把它们驱散，但问题是，你越走，想法越多。它们好像在脑子里繁殖了。”

“很好，”利奥说，“听你这么说我很高兴。那就尽情地说出来吧。”

他们坐下来吃晚餐时，兰斯洛特已经把前五个想法讲了一遍。利奥眉头紧锁，脸被冻得通红。他一边把蔬菜蛋糕递过来，一边说：“不，这些都不行。你应该知道，我在等待闪光点。那些想法里恐怕没有闪光点。”

“好的。”兰斯洛特说。他正准备讲述他的另外五个想法时，一只手搭到了他的肩膀上，一个声音在他的耳边说：“洛托！”他抬起头，一时竟没有认出来。娜塔莉！竟然是她！那个嘴唇上有淡淡的汗毛，鼻子像个土豆的娜塔莉。她在蓬勃发展的互联网行业干得风生水起，而且她已经出售了她的股票，变得非常富有，可以回到自己最爱的工作——雕塑。她浑身都是白色的石膏粉,也比以前更胖了，当然，他们都变胖了。她眼角有了细纹，看起来还是那么充满愤恨。一番拥抱和祝贺之后，娜塔莉坐到兰斯洛特身边，把这几年的生活详细地说了一遍。兰斯洛特转过身打算把娜塔莉介绍给利奥，利奥却已经不见了踪影，只在兰斯洛特的信箱里留下一张道歉的纸条：目前的任务令他感到压力巨大，只有完成它以后才能集中精力写歌剧。所以非常非常抱歉。他的字迹小而工整，像是打印出来的一样。

接下来是无止境的道歉。连续四天，“我知道，我知道，但是真的很糟糕，兰斯洛特，我十分抱歉，但我先得把这个任务完成。它几乎是在扼杀我的生命”。一见到兰斯洛特，利奥就满脸通红，因羞愧而更加紧张。每一次兰斯洛特在树林里透过窗户观察他，他都在疯狂地工作，他神情激动，奋笔疾书，兰斯洛特无法责怪他，可是等待变得越来越难挨。

在地下室洗衣房的小电话间里，他给玛蒂尔德打电话——因为这里不能使

用手机——他轻轻诉说自己的沮丧，电话里传来的她的温声细语有些沙哑，此时是凌晨五点，她不在状态。“来点电话上的小情趣怎么样？”她最后说。

“不，谢谢，”他说，“我太苦恼了。”

一段很长时间的停顿，他只能听见她在另一头的呼吸声。“这次的事态很糟糕，是吧，”她说，“你遇到了新的危机。以前你从来不会拒绝电话性爱。”她的声音透着悲伤。

他想念她，他的妻子。每天早上醒来没有她给他拿牛奶咖啡，这让他感到有些不适应。他感到自己迫切需要她那些细致的关怀：为他洗衣物，为他修眉毛。在这里，他的某些部分遗失了。

“我想跟你一起待在家里。”他说。

“我也想，亲爱的。那就回家吧。”她说。

“再等几天，”他说，“我们可以来一场深夜电话。”

“我会守在电话边，”她说，“屏住呼吸等待。我会把车钥匙留在打火处。”

那天晚饭后，他跟一群艺术家一起穿过森林到那两个德国雕塑家的住所去，手电筒的光冲破黑暗。三层楼房边上有可拆卸的边房，还有一个液压动力电梯，专门用来装运较重的作品。屋后的小溪里冷藏着一些伏特加酒，令人热血沸腾的电子音乐开到了最大声。灯被关掉了。在前厅，一副两层高的翅膀被松垮地拴在一个架子上，上面系满了这位德国夫人第一段婚姻的爱情笔记，它们在风中不断摇摆，就像一幕幕电影。这是一座婚姻的雕像，婚姻被其展现得活灵活现。

兰斯洛特觉得眼睛湿润了。它表达得恰如其分。德国人看到了他眼里闪烁着的泪花，于是这两个人悄悄上前，就像鹦鹉紧紧抓住栖木那样，抱住了兰斯洛特的腰。

作品创作受阻的第五天，兰斯洛特在阴郁的细雨蒙蒙的早上醒来，他骑上自行车，顺着岸边下山到镇上体育馆的游泳池去。

水让一切变得更好。他不擅长游泳，但是在水中活动活动也很管用，他在水里待了很久，每游一个来回，他就越发不想离开。水将他洗净，让他平静，让他回想起初到此聚居地时坐在车上的情景。也许是因为氧气已经耗尽。也许是因为他精瘦的身材得到了所需要的锻炼，特别是在他被迫独居

的时候。也许是因为他已经筋疲力尽，连忧虑的力气也没有了。但当他游到泳池的尽头、触到它的池壁、直起身来的时候，他顿时明白它应该是一部什么样的歌剧。它在他的眼前慢慢升起，熠熠发光，比此刻覆盖周身的水还真实。

他久久地坐在池边，达到忘我的程度，直至皮肤干燥。他抬起头，看见利奥站在身边，他仍穿着牛仔裤、白色的暗扣衬衫和麂皮便鞋。“他们告诉我你到这里来游泳了。我借了一辆小车来接你。非常抱歉让你等了这么久，但这意味着我们现在都非常渴望开始做这件事。如果你方便的话，我已经准备好了。”利奥说。

“安提戈涅注。”兰斯洛特抬起头，微笑着对他说。

“什么？”利奥问。

“安提戈涅，”兰斯洛特说，“就是你说的闪光点。”

“安提戈涅？”利奥说。

“安提戈涅，地底下。我们的歌剧。安提戈涅没有自缢，或者她只是试图自缢，可在事情未成之前诸神在她身上施了永生咒。起初诸神把永生作为礼物赐予她，因为她坚持用神制定的律法抵抗人的律法。可是，由于她冒犯了诸神，这咒语就变成了惩罚。至今她仍然被囚禁在洞穴里。我在想库迈女先知注，她活了一千年，由于时间太久，她的身体缩得很小，被装在瓮中。艾略特从佩特罗尼乌斯·阿尔比的《讽世录》中专门引述了这段文字作为《荒原》的题记：‘我曾亲眼看见库迈女先知被吊在瓮中。当孩子们问她，‘先知，你想要什么’？她回答说，‘我想死’。”

长时间沉默，泳池的水拍打着排水口。一个女人哼着歌游了过去。

“哦，上帝。”利奥说。

“对了，”兰斯洛特说，“还有，在原始的故事版本里，安提戈涅是站在诸神的一边而与人对抗，比如对抗人的律法，或是对抗克瑞翁不允许安葬她的哥哥的命令，但是我们可以将之扩展为——”

“对男性的厌恶感。”

“不，不只是男性，可能是厌恶全人类。她嘲弄诸神抛弃她，嘲弄人类的缺陷。她缩得很小，比人低微，事实上是待在人的脚底下，然而她却高于人。时间净化了她。她成了人道精神。我们应该把题目换一下。《安提戈

恩》[注]？借此来指代她仍然活着这个事实。”

他领着利奥进入了衣帽间，兴致勃勃地用毛巾擦拭身子。他脱去泳裤，一抬眼发现利奥正睁大眼睛坐在长凳上，他两手搭在膝盖上，看着他赤身裸体的样子，脸色不禁微红。

“《安提格尼斯特》。”利奥低着头说。

“等等。《安蒂戈娜德》[注]。”兰斯洛特说，当然这是个玩笑，因为他刚刚穿上平角短裤。的确，他赤身裸体了太久：被他人窥视让他内心产生一股虚荣和感激之情，已经很久没有陌生人看见他赤裸着身体了。上一次是在九十年代中期演出《恋马狂》的时候，但只演了十二个夜场，剧院上座率也只有区区二百席。但他发现他喜欢自己开的这个玩笑。“《安蒂戈娜德》，”他又说了一遍。“也许是个爱情故事。但她深陷洞穴。相爱的人无法触摸对方。”

“好吧，就先这样，”利奥说，“如果我们发现自己是性腺支持者的话，反正还可以随时改。”这是在暗示什么吗？这个人还真是让人捉摸不定。

“利奥，利奥，”兰斯洛特说，“你真是跟苦艾酒一样无趣。”

接下来是他们没完没了的讨论期。四天，五天，现在已经七天了。他们一个字都没写出来。他们的工作时间处在奇怪的中间地带。兰斯洛特是早睡早起的人，利奥却是整夜不睡觉，白天睡到下午两点才起床，他们只好达成妥协，趁兰斯洛特还没有睡觉的时候在他的房子里碰头。他们一直工作到兰斯洛特睡着，他往往和衣而睡，只有当利奥离开一股冷气冲进房间时他才会醒来。

兰斯洛特把索福克勒斯的原作大声地读了一遍，利奥则躺在壁炉边的地上，伴着快乐的火苗倾听。为了解故事背景，兰斯洛特还朗读了《俄狄浦斯王》和《俄狄浦斯在克罗诺斯》这两部作品。他还朗读了欧里庇得斯[注]作品的一些片段和谢默斯·希尼[注]的改编剧本。他们还一起朗读了安妮·卡尔森[注]的现代译本，一起静静地倾听了奥尔夫、奥涅格-科克托[注]、塞奥佐拉基斯和特拉埃塔[注]的作品。

晚餐时分，他们紧挨着坐在一起，谈论安提戈涅，现在他们叫她“戈”，好像她就是他们的好友。

利奥还没有写出任何音乐，但是他已经在从厨房偷出的包肉纸上画了很多

图。他房间的墙上也画满了涂鸦，错综复杂，天马行空，就像他那纤瘦修长的身体。

天气骤变。雪静静地落在窗户上。天太冷了，根本不能长时间待在户外。世界白茫茫一片，如幻境一般。

两个合作伙伴太投入了，晚餐时娜塔莉想办法挤坐在他俩中间，可兰斯洛特只是对着她笑了笑，就又转过身去在纸上写写画画，和利奥讨论。娜塔莉只好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有些不快——虽然他们之前的友谊也是如此平淡，可是，哎，他的漠视仍然能伤害她——最后她只能一笑置之。她注视着洛托，仔细倾听着。这里仿佛产生了某种电流，两个男人满脸通红，肩抵着肩。如果洛托注意到了娜塔莉，他就会明白以后她会散布一些传言，他的老朋友圈会因为她说看见了两个男人之间的亲密相处而发起一场讨论。但那天，她只是点了点头，将托盘放入推车后离开了；那是她在此居住的最后一个夜晚，洛托不会再见到她。（死亡将很快找上她，而且很突然。滑雪时她摔倒了，导致了栓塞。）

兰斯洛特没有发现那两个德国雕塑家已经回纽伦堡了。一个脸色苍白的女人住到了他们原先的住所。她画了高达一层楼的巨幅油画，画上全是物体的影子而非物体本身。那位金发小说家也回男孩成群的家里去了。整个驻地的规模缩小了很多：现在只有一桌艺术家在一起用餐了。那个卷发诗人每晚进来看见这两个合作者在一起就满脸失望。"兰斯洛特，亲爱的，除了那个年轻人，你就不跟别人说话了吗？"有一次她趁利奥去给大家拿甜点的时候凑过来说。

"对不起，"他说，"我会很快回到你身边的，艾米琳。这是起步阶段。是忙得热火朝天的阶段。"

她把消瘦的脸颊放在他的胳膊上说："我懂。可是宝贝，专注时间太长了有害身体。你需要喘口气。"

后来，办公室里出现了一张妻子送来的纸条，简短而犀利，兰斯洛特感觉心里一沉，赶紧到洗衣房去给玛蒂尔德打电话。

"陛下，"她一接电话他就说，"对不起。我太专注于这个项目了，其他事都忘了。"

"一个星期没听到你的消息了，亲爱的，"她说，"电话也没有打一个。你已经把我忘了。"

“没有，”他说，“当然没有。我只是太投入了。”

“投入，”她慢慢地重复道，“你投入了某些事情。问题是：什么事？”

“对不起。”他说。

她叹了叹气说：“明天是感恩节。”

“哦。”他说。

“我们计划你明天回家过节，这样就可以由我们来招待大家。这是住到乡下的第一个感恩节。我打算明天早上八点来接你。雷切尔、伊丽莎白和那对双胞胎会来。萨莉正在来这里的飞机上。还有乔利和丹妮卡。塞缪尔带着他的三胞胎来，但菲奥娜不来——你知道她已经递交离婚申请了吗？令人震惊的事毫无预警地说来就来。你应该给他打个电话。他很想你，总之，我连馅饼都做好了。”

他一直沉默，她很快从疑问变成了指责。

最后，他说：“我相信这一次我这些挚友可以在没有我的情况下庆祝感恩节。我会通过工作向你们表示感谢。这样，我就可以多赚些钱买很多很多的素火鸡，让你们吃个够。”

“多讨厌。真叫人扫兴。”她说。

“我不想让你扫兴。对我来说这还是件高兴的事，”他说，“在度过那样一个夏天之后，陛下，我非常开心现在又可以工作了。”

“我不知道新罕布什尔竟是用英式英语的注。”

“利奥。”他说。

“利奥……”她说，“利奥。利奥。利奥。利奥。听着，我可以把所有的安排都取消，然后开车去你那里，找一个快捷旅店。我们可以大吃大喝，看恐怖影片，然后做爱。”

沉默了很久，她说：“还是算了吧。”

他叹了口气。“你不能因为我不答应就恨我，玛蒂尔德。这是我的工作。”

她没有再辩驳。

“也许这个时候不该提及这事。”他说。

“也许吧。”她说。

“但是利奥和我会再延长两周。圣诞节前我会回去。我向你保证。”

“好极了。”说完，她挂掉了电话，他又连打了三次，她始终未接。

他并未忘记与玛蒂尔德的小争吵，但当他走到外面去的时候，太阳已经出来，冰雪反射出来的光辉让整个世界看起来就像是用石头、大理石和云母雕刻出的，这些原本柔软清新的矿物原料又迅速将他带回戈的洞穴，因为现在他的所见、所闻和所思都与戈的世界紧密联系着。两天前的夜晚，又到了晚餐后两人交流和工作的时间了：他们看了一部手绘电影，描写一个村庄建造之后被大火夷为平地，然后又被重建，这部电影非常契合他们的歌剧，而且很有意义。

洛托不可能忘掉他的妻子，但她的存在就像一个永恒不变的平面，他从骨子里熟知她的节奏。无论何时，他都能预知她的位置。（现在，她正在搅打鸡蛋用来做蛋卷；现在，她正徒步行走在冻得发脆的田野上，准备到池塘边去偷偷吸烟，因为她生气的时候总是这样做。）

而兰斯洛特此时正处在一个万事皆已翻转的平面上，所有的可预测性都不复存在。

他打了个盹，醒来时发现利奥正坐在他的床边。夕阳的最后一缕余晖照进窗户，照亮了他透明的皮肤和美丽的睫毛。利奥巨大温暖的手搭在他的肩膀上，兰斯洛特困倦地眨眨眼，微笑着，他突然产生一种冲动，想把脸埋入这只大手。他真的这么做了。

利奥满脸通红，手抽搐了一下后缩了回去。

兰斯洛特伸直身体，胳膊抵到墙壁，两脚悬在床外，然后坐起来。房间沉浸在一种带着淡淡忧伤的宁静里。

“我准备好了，”利奥说，“我想先写戈的咏叹调。爱情咏叹调。眼下只考虑音乐。它将统领总谱。我打算离开几天，如果你没意见的话。”

“不要离开。”兰斯洛特说。他的心情有些沉重。“你工作的时候我静静地坐在边上也不行吗？我要对剧本进行一些加工。对戈的台词在语法上做些改进，查查词典。我一秒钟都不打扰你。你甚至都感觉不到我的存在。”

“还是算了吧。你连安静一小时都做不到。”利奥说。他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已经完全清醒的兰斯洛特。“分开一段时间对我俩都好，”利奥说，“至少对我有好处。知道你在这里但又不能见到你。这种感觉会在音乐里被呈现出来。”

兰斯洛特看着他，有点不解。他站在窗边，远处森林将他衬托得如此纤瘦。“可是，利奥，”他说,“没有你我会很孤独。”

利奥转过身，匆匆瞥了他一眼，一言不发地走出门，穿过森林，走上了那条小路。兰斯洛特披上毛毯，走到外面的走廊上，眼睁睁地看着他消失。

后来，他一个人穿过黑暗的树林到聚居屋去享用晚餐，只有厨房里的一盏灯是亮着的，现在只剩八个艺术家，他们都待在更暖和一点的地方，有家人和朋友陪伴，有人疼爱，有美食包围。他们互相抚摸肩膀和脸颊，可兰斯洛特却选择独自一人。如果早知道利奥会离开，他就会有不同的做法。从前那种被孤零零抛弃的痛苦啃噬着他。

兰斯洛特将盘子里的肉汁豆腐、土豆泥和青豆加热，吃到一半的时候，又来了一位浑身发臭的半聋的作曲家，他那沃尔特·惠特曼[注]式的胡子沾着口水，眼里布满血丝，总是咕哝个不停，像只凶猛的山羊那样盯着兰斯洛特。

“来点小红莓果酱？”兰斯洛特说，并弄了一点在自己的盘子上。作曲家哼了一声。

“不见得吧？最好的感恩节大餐是1932年在丽兹酒店？”他咕哝道。

甜点是南瓜馅饼。该死，一整张馅饼让他俩分着吃。兰斯洛特疯狂地填塞馅饼入口以便阻挡自己的悲伤，作曲家也像兰斯洛特那样一口接着一口地吃，似乎是受了某种公正意识的驱使。兰斯洛特故意吃了一大口，然后观看作曲家模仿他的样子：简直像吞了老鼠的蛇。兰斯洛特把东西咽下去后说：“我喜欢你，沃尔特·惠特曼。”

作曲家吐了一口唾沫，“哦，你以为自己很有趣吧”。然后他起身，把餐具和撒满面包屑的地板留给兰斯洛特清理。

“你真是丑态万端。”兰斯洛特模仿惠特曼的诗句对着他的背影说。

作曲家转过身，瞪着他。“我在向你表示感谢。”兰斯洛特严肃地说。

哦，孤独，孤独。房子里的电话、公寓里的电话和她自己的手机，玛蒂尔

德全都没接。当然，她不会接电话，她在接待客人。他的家人，他的朋友。他们肯定都在谈论他。（的确。）他慢吞吞地刷完牙，拿着一本砖头那么厚的小说上床了。不要那么偏执，洛托，你很好，他对自己说。如果他们谈论你，他们肯定也是在说你的好话。然而，他想象他们在取笑他，他们的脸扭曲成奇怪的动物形状，雷切尔是老鼠，伊丽莎白是拖着长长的敏锐的鼻子的大象，玛蒂尔德则是一只白化鹰。大骗子，无知者，行为怪异之徒，他们肯定是这样说他的。自恋狂！

现在，没有了他，大家玩得特别开心，他们酒意正浓。他们仰头大笑，露出尖尖的牙齿和沾着红酒的牙龈。他把书往对面一扔，由于用力过猛，书脊落地时裂开了。

他的抑郁心情一直持续到早上。到了中午，他竟然主动地想回家了。他思念上帝那温热的鼻子，思念他自己的枕头，还有他亲爱的玛蒂尔德。

利奥闭关的第四天，兰斯洛特再也忍不住了：他特意穿过长长的林中小路，捡了一根树皮剥落的桦树枝，假装是无意间闲逛到这里，走到利奥的小屋外面。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看清昏暗的房间里利奥所在的位置。这些天外面太冷了，利奥也不得不生起了火。在昏暗的火光中，他的头抵在钢琴上，如果不是偶尔抬起放在膝盖上的手在琴键上弹一个音符，他看起来就像是睡着了。在长时间寂静后发出的声音让人心头一惊。

节奏缓慢的声音正慢慢平静下去。在等待下一个音符的间隙，兰斯洛特的神情变得恍惚。隔着墙壁和窗户，从一段距离之外听，那声音很微弱，就像是单独在房间里，正要沉沉睡去，却猛然听见黑暗的拐角处有人用手捂鼻打了个喷嚏。

一段时间后，他再也无法控制住身体的寒战，于是离开了。天色越发黑暗，仿佛暴风雨就要来临，快速地从西边的天空降落。他没有出去吃晚餐，只在小屋里吃了几口日本泡面，喝了一点巧克力奶，半瓶波旁酒，然后他裸着身子跳起舞来，炉火熊熊燃烧并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这让房间里有一种八月中旬佛罗里达酷暑的感觉。他打开窗户，看着倾斜而入的雪花落在地板上化成水，然后又变成雾气升腾起来。

他感觉好多了，倒在床上渐渐睡着了，全身冒汗，烂醉如泥。他的身体似乎在飞升，好像是被绑在一只风筝上飘到了九米多高的空中，俯瞰地面的凡夫俗子拖着他们的小小身躯缓缓移动。

他在往常的时间醒来，浑身发抖，可当他去烧水泡咖啡的时候却发现没有电，也没有暖气。窗帘外面的树林好像是玻璃做的，在最后的月光下发出耀眼的光。深夜，冰雪落下，覆盖在田野和树木上，就像替它们涂上了一层白漆。他醉得太厉害了，外面到处是夜里被风暴吹断落地的树枝，就像是遭到伏击倒地的士兵。兰斯洛特费了很大劲才打开小屋的纱门。他自信地迈出一步，踩到外面的冰上，姿势优美地滑了很长时间，虚弱的那只脚往后伸展成阿拉贝斯克舞姿[注]的姿势，尽管他用右脚趾绷紧抵住一块石头阻止了自己继续往前滑，他的身体却继续前冲，不停地旋转，直至最后重重地撞到了尾椎骨，疼痛欲裂。他侧着身体，蜷成一团，咬紧牙齿，呻吟了很长时间。他准备站起来时，脸颊上的皮肤却粘在了冰上，因此他只得忍痛把表层的皮肤拽掉，血迹斑斑。

他像个登山运动员那样两手交替爬回走廊，爬进房间，筋疲力尽地躺在地板上，急促地呼吸着。

罗比·弗罗斯特[注]老头是对的，他想。那些认为世界会终结在冰雪之中的人是对的。（错了。毁于火。）

他要饿死在这里了。架子上还有一个他上一顿午饭未食的苹果，一盒玛蒂尔德之前替他打包的专供减肥的人食用的燕麦棒，还有最后一碗日本泡面。他会因脸颊流血而死。折断的尾骨会让他患上败血症。没有电，可昨晚又发疯般烧完了所有柴火：他会冻死。也没有咖啡了，咖啡因脱瘾将成为现在真正的悲剧。他用所有找得到的东西把自己裹起来，他把小毛毯当斗篷，把电脑包当帽子。现在他的身形大得像橄榄球前锋，他把脚抬起放到床上，然后吃掉了整盒燕麦棒。吃完后，他发现自己犯了个错误，因为它们尝起来就像是被丢在灌木丛长达三个季度的网球。而且，每一根燕麦棒包含人体每日所需纤维量的百分之八十三，因此他已经摄取了人体每日所需纤维量的百分之四百九十八，这样一来他会在出血致死或冻死之前因肠道里纤维过剩而死。

另外，昨晚，他把手提电脑的电量全部耗尽却没有替它充电，因为通常早上总是有电的；而且很久以前他就放弃用手写字了。他为什么不再手写呢？他为什么要远离这一最基本的技能呢？

他正在像弥尔顿[注]那样在脑子里创作，这时他听见马达声。他赶紧把窗帘拉开，是令人尊敬的布莱恩来了。他的小型卡车装着防滑链。它就停在门边，布莱恩正从车窗往外扔沙子，然后他下车，穿着登山鞋嘎吱嘎吱地走过来敲门。

“我的大救星。”兰斯洛特打开门说，忘了自己此刻的装束。布莱恩从头到

脚打量了他一番，浮起了友善的微笑。

公共活动中心里有一些行军床，还有发电机，炉子是用煤气的，食物也很充足。他们说电话通信会在一两天后恢复。一切都很舒服。大家都是劫后余生，因此当作曲家沃尔特·惠特曼为每个人倒了一杯梅子白兰地的时候，兰斯洛特跟他碰了碰杯，点了点头，相视一笑，互泯恩仇。他们之间产生了一种友好的亲切感，兰斯洛特从冰箱里取姜饼的时候会多拿一点给沃尔特·惠特曼，而作曲家也会把羊绒短袜借给兰斯洛特。

整个下午，兰斯洛特左等右等，可是利奥根本没来。

最后，他把布莱恩堵了个正着，他刚刚送来足够使用一个月的木柴，正准备回家去把屋外的冰凿开。

“哦，”布莱恩说，“利奥说，不，谢谢，他有足够的木柴，他还给我看了他的花生酱，面包条，一缸水，而且他说他愿意继续工作。我想他那里不用担心。哦，亲爱的。难道我错了？”

不，不，不，兰斯洛特向他保证。但是他其实在想，是的，很可怕，决不能让一个人独自应对寒冷，难道你没有读过沙克尔顿和“皇家坚毅号”的故事[注]吗？还有冰川和吃人肉的故事。或者是一些童话，冰雪妖精会从森林里出来敲人家的门。夜深人静，正在工作的利奥听见门边有人走动，他光着脚去查看，然后就听见树林里传来古怪的轻柔的歌声，受好奇心的驱使，利奥会走出门进入冰天雪地，这时他身后的门却关上了，是被偷偷溜进去的冰雪妖精从里面锁上的，无论怎么尝试，他也无法回到熊熊的火炉边，只好任凭裸体的小妖精在里面跳舞狂欢，而他就变成了卖火柴的小女孩，蜷缩在门边，渐渐进入遥远的幸福画面，呼吸越来越弱直至停止。冻僵。死去！可怜的利奥，僵硬的尸体泛着蓝色。想到这里，兰斯洛特不由得打起寒战。

煤油灯已经被吹灭，那个小说家已经收起了他的吉他，梅子白兰地也温热了每个人的身体，所有人都在公共区域入睡。在如此温暖又安全的情境下，兰斯洛特仍然担心那个独自待在森林里被冰天雪地包裹的可怜的青年。他尽量不在那张行军床上翻来覆去，担心弹簧的吱吱声和毛毯的沙沙声会把其他人吵醒，但直到凌晨，他仍然没睡着，于是他放弃了为入睡做努力，起身到寒冷的电话间去看电话线有没有接通，说不定他可以打电话给玛蒂尔德。可电话仍然不通，地下室像个冰窖。他回到上面的图书馆，坐在窗边，看着远处漆黑的田野，注视着夜色慢慢褪去。

就这么坐在椅子里，洛托脑子里想的全是利奥经常泛红的脸和浓密的头发，他渐渐陷入了时断时续的睡眠，尽管他梦见自己一直醒着。

他醒来时，看见一个小小的身影缓慢而吃力地走出森林。在冰雪的微光和朦胧的月光下，它很像鬼怪故事中的信使。他盯着那张藏在冬帽下越来越近的白脸，感到心里有一缕阳光开始破云而出，因为他确信此人正是利奥。

他在厨房门边迎接利奥，默默地为他开门，虽然他们之间有一种无言的触摸禁忌，可兰斯洛特仍情不自禁地拉过利奥瘦小而强壮的肩膀，用力地拥抱他，闻他耳朵后面的皮肤散发的柿子般味道，还把脸贴在他那婴儿毛发般纤细的头发上。

“我太担心你了。”他轻轻地说，以免吵醒他人，然后极不情愿地放开了他。

利奥紧闭双眼，然后费劲地睁开，看上去非常疲倦。“我完成了戈的咏叹调，”他说，“当然，是熬了三夜的结果。我筋疲力尽了。我要回家睡觉。如果布莱恩能够在晚上离开前把你外加打包的晚餐捎到我那儿，我愿意把写好的部分演奏给你听。”

“行，”兰斯洛特说，“当然可以。我会带食物过去，这样我们就可以谈到深夜。但现在你还是留下来跟我一起吃早饭吧。”

利奥摇了摇头。“如果我现在不回家，一会儿准得散架了。我来这儿只是想邀你去我的工作室。哦，对了，希望我能忘掉一切，能睡多久就睡多久。”他微笑着。“或者是睡到你叫醒我为止。”

他向门边走去，兰斯洛特正在想办法留下他，于是他说：“你怎么知道我是醒着的？”

利奥脸红了。“我了解你。”他说。然后，他毫无顾忌地说出了一切：“不知有多少个清晨，我站在路上，看你屋里的灯在五点二十二分亮起来，然后我才回家睡觉。”接着，门被打开，又被关上，利奥踉跄着消失在黑暗的路上，只剩一片白茫茫的雪地。

兰斯洛特喷了两遍体香剂，刮了两次胡子，还洗了个热水澡，把身体的各个部位清洗干净。他凑近镜子仔细观察自己，表情十分严肃。这不是什么大事，不过是他的合作伙伴要演奏作品的第一部分音乐而已；这是生意，例行工作而已；他感到有点恶心，一天都没有吃东西了；他感觉四肢都不正常，好像他的骨头融化后又被重新随意组装起来。上一次有这种感觉的时候他还年轻，不了解自己，那时曾有一个圆脸尖鼻的姑娘与他在沙滩上共度良宵，可他们栖身的那所房子在熊熊大火中被烧得片瓦不留。那是他

第一次纯粹的恋爱行为。他太紧张，一时想不起她的名字了。（格温妮。）哦，是的，她叫格温妮，那时他的记忆力被磨损，大脑不如年纪大了以后那样敏锐。

他有种冲动，体内仿佛有一座鼓风炉，一旦打开就会把他烤焦。那里隐藏着连玛蒂尔德也不知道的秘密。

他没打算告诉布莱恩要去利奥那里，所以他自己做了汤和三明治，装在篮子里。他没有告诉任何人自己要去哪里就直接出发了，摇摇晃晃地行走在融化中的冰面上。黄昏时分，冰面收缩，堤岸像极了露出牙根的牙床。风中的树木就像是被脱去衣服的瘦骨嶙峋的身体。行走的难度远远超出他的想象：他不得不张开双臂像螃蟹那样横着走，篮子则在他的手上晃晃悠悠。到达利奥那间窗户被映得通红的都铎王朝风格的小屋时，他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

这是他第一次走进这间小屋，一时间惊呆了。屋子被打扫得一尘不染，仿佛从来没有人居住过。唯一泄露利奥在此居住的是那双像甲壳虫般发亮的黑鞋子，它被整整齐齐地摆放在床底下，乐谱则放在钢琴上。

接着，他听见浴室里有流水的声音，随即利奥出现在门边，正在用毛巾擦手。

“你来了。”他说。

“难道你对此有所怀疑？”兰斯洛特说。

利奥向兰斯洛特走去，走到一半又停了下来。他摸了摸喉咙，然后又摸了摸腿，接着又搓了搓手，最后清了清嗓子。“我原打算先吃饭，但是我等不了了，”利奥说，“我迫不及待想演奏给你听，但我又很紧张，真是好笑。”

兰斯洛特从篮子里拿出一瓶马尔贝克葡萄酒，说：“我们先喝点吧。这个品种在《葡萄酒鉴赏家》上评分为九十三。它是混合口味，但前段有果香，代表勇气和智慧。只要你准备好了，我们就演奏。”他的意思其实是你就演奏吧，弹钢琴，他咳了咳以掩饰自己的错误。

他把酒倒进两个蓝色杯子里，这跟他在自己屋里用来种蕨类植物的杯子是一样的。利奥喝了一口，呛着了，他笑了起来，并用纸巾擦了擦脸。然后他把酒杯递给兰斯洛特，搓了搓手，走到钢琴边。兰斯洛特坐在利奥的床边，心里产生一种侵犯他人领地之感，不过他还是小心翼翼地坐在那儿，他觉得床垫有些凉，床单洁白如新，床板却有些硬。

利奥巨大的双手手指弯曲着，兰斯洛特第一次发现这双手美得令人难以置信。他的手指跨度可以达到十三个琴键，简直就是拉赫玛尼诺夫[注]的手。利奥的双手起先自由地悬在琴键上，然后稳稳落下，戈的咏叹调就开始了。

听了一小节之后，兰斯洛特闭上眼睛，这样可以更客观地倾听。声音渐渐地变成了轻柔的歌声，向上升腾，高昂悦耳。它甜得让人牙齿发酸。他腹部产生的热量向外辐射，冲入他的喉咙和股骨，这种感觉太奇怪了，兰斯洛特一时难以分辨它到底是什么，但是一分钟以后，兰斯洛特就给它找到了合适的名字：恐惧。他感到恐惧、无力和沉重。这音乐是错误的，完完全全错误，根本不适合他们的歌剧主题。兰斯洛特感觉自己快要窒息了。他曾经想要的是不落俗套的、奇特的音乐，掺杂一点丑陋，有点可憎但略带幽默。他希望是那种刺骨的音乐！一种具有颠覆力量的深奥的音乐，能和安提戈涅激烈而奇特的原版神话相呼应。要是利奥能复制今年夏天那部歌剧中的音乐该多好啊。然而，不。这一次的音乐太过甜蜜，毫无幽默。他觉得心痛。这音乐完全错了，完全有悖于他的初衷。

一切都改变了。

他专注地面对利奥，双眼紧闭，极力保持着镇定。

他想逃到浴室去哭泣。他想一拳打在利奥的鼻子上让他停下来。可他什么也没做。他坐在那儿，保持着玛蒂尔德式的微笑，继续听着。在他内心的港口，一艘大船发出了一声低鸣，他本想爬上去，乘着它远航，可绳索已解开，它静静地离开码头，驶入海湾，兰斯洛特被孤独地留在了岸上，注视着船慢慢越过地平线，直至消失。

音乐结束了。兰斯洛特睁开眼睛，微笑着。但利奥还是从他的脸上看出了些异样，不禁惊恐地看着他。

兰斯洛特张了张嘴却什么都没说，利奥起身打开门，夹克都没穿光着脚走出去了，接着，他消失在黑暗的森林里。

“利奥！”兰斯洛特说。他跑到门边大声叫喊“利奥！利奥！”，但是利奥没有回应。他已经走了。

他们都没有注意到，不知不觉地，冬日的下午已变成了黄昏。

兰斯洛特回到屋内，沉思着。他可以拖着不灵活的身体跟在利奥后面跑出去——可是，如果找到利奥他能说些什么呢？如果没有找到他又该怎么办呢？他可以坐在这里等利奥回来。但那年轻人的自尊心受到了很大的伤

害，不会愿意回来见他的。马上他的身体会冻僵，他的脚会被割破，现在唯一仁慈的做法，就是兰斯洛特赶紧离开，这样利奥才会回到屋里，独自疗伤。明天，等两个人都用了足够的时间冷静下来后再把事情说清楚。

他草草地写了一张纸条。他心烦意乱，根本不知自己写了些什么，一写完就全忘光了。有可能是一首诗，也有可能是购物清单。他顶着寒风孤独地一瘸一拐沿着结冰的土路吃力地向活动中心走去，他感到四十岁的自己已经老了。到达活动中心时他已经浑身湿透。他走进屋，发现大家已经开始吃晚餐了。

在太阳升起照耀冰冻的田野之前，兰斯洛特就已经在活动中心的图书馆里来回踱步了。世界变得摇摆不定，颠三倒四。他匆匆出去。路比前一天好走多了，冰已经融化了不少，因此一直通到利奥小屋的那条土路变得泥泞不堪。兰斯洛特用力地敲门，但门是锁着的。他绕到窗户边，可窗帘也拉得很严实，根本无从窥探。整个晚上，他的脑海里反复浮现他在预备学校里发现那个上吊男孩时的情景：发青的脸，可怕的气味，黑暗中掠过他脸庞的斜纹布，双手往上伸摸到冰冷的腿。

他发现有一个窗户没有上栓，于是他先把肩膀挤进去，然后身体像蛇一样扭动着慢慢往里爬，最后重重地摔在地上，有旧伤的锁骨着地，痛得他眼冒金星。“利奥。”他叫道，声音有些哽咽。但是还没爬起来他就已经知道利奥不在房间了。床底的鞋不见了，衣柜是空的，不过屋内的空气闻起来仍然是利奥的味道。他试着寻找便条之类的东西，却只发现了摆在琴凳上的戈的咏叹调，上面是利奥用铅笔工整写下的音符。可以想象，即使不将它们演奏出来这也算得上是件艺术作品。

兰斯洛特迅速跑回活动中心，正好看到布莱恩开车回来，他挥手让他停下。

“哦，”布莱恩说，“哦，是的。利奥收到了家里的坏消息，不得不半夜坐飞机走。我刚从哈特福德回来。他看上去很憔悴。他是个不错的小伙子，是吧？可怜的孩子。”

洛托微笑着，眼里含着泪水。这太荒谬了。

布莱恩显得很不安，他把一只手搭到洛托的肩膀上。“你还好吧？”他说。

兰斯洛特点点头。“恐怕今天我需要回家去，”他说，“办公室的人来了以后麻烦你告诉他们。我会雇一辆车。不要为我担心。”

“好的，”布莱恩轻轻地说，“我不会担心。”

兰斯洛特站在乡间住宅的厨房门口，豪华轿车在泥泞中开走了。到家了。

上帝咔嗒咔嗒地冲下楼梯，玛蒂尔德坐在桌边，眼睛紧闭，一缕阳光斜照在她身上，面前的茶还冒着热气。房子里冰冷的空气中夹杂着一股垃圾的味道。兰斯洛特的心里七上八下：在家里，扔垃圾是他的职责。他不在家的这段时间，玛蒂尔德肯定任其堆积。

他不知道她是否愿意看到他。他还从未见过她生气到不想看他的程度。她的表情非常僵硬。她看起来更老了。阴郁。瘦削。头发油腻。皮肤暗黄，好像在孤独中淹没太久。他感到有些心痛。

上帝在他的腿边跳跃，高兴得尿了出来，它高声地叫着，听起来像尖叫。玛蒂尔德睁开眼睛。他留意到她的瞳孔慢慢眯成一条缝，她看到他了，她直到现在才知道他回来了，而且她非常高兴见到他。她就在这里，他唯一的爱人。

她快速地站了起来，椅子翻倒在地。她喜笑颜开张开双臂向他走来，他把头埋进她的头发，闻着她的味道喉咙哽咽。她瘦骨嶙峋但很强壮的身体抵住了他的身体，她的香气扑入他的鼻孔，他的嘴里含着她的耳垂。她往后退了退，用热烈的目光看着他，然后用脚把门关上。当他准备说话的时候，她用手捂住他的嘴，拉着他毫无声息地上楼。她以狂风暴雨的激烈的方式同他做爱，以致第二天早上醒来后他发现大腿瘀青，两侧还有很多指甲抓痕，他贪婪地享受着痛感。

接着就到了圣诞节。门厅的吊灯上挂着槲寄生，栏杆上包裹着蓝叶云杉，屋里有一股肉桂和烤苹果的味道。兰斯洛特站在楼梯底部，对着镜子整理领带，看着自己那坑洼不平的脸，他微笑了，心里想，看着这个人，你永远也无法说清这一年他有多么不顺心。他饱受折磨，但正因如此他变得更坚强。他甚至认为自己变得更有魅力了。男人可能就是这样，年纪越大反而越有魅力。女人却只能年老色衰。可怜的玛蒂尔德，她的额头已经布满了皱纹。再过二十年，她就得顶着银灰色的头发，满脸爬满皱纹。哦，不过她依旧美丽，他想，因为他对她绝对忠诚。

汽车的马达声打断了他的思绪，他朝外看了看，只见一辆捷豹正从路上拐向光秃秃的樱桃林里的沙砾场地。

“他们来了。”他朝楼上的玛蒂尔德叫道。

他面带微笑：他已经好几个月没见到妹妹和伊丽莎白以及她俩领养的那对双胞胎了，孩子们会很喜欢乌龟和猫头鹰的小摇椅，这是他请隐居在偏僻

的北部荒地里的那位脾气古怪的木刻艺术家为他们雕刻的。猫头鹰一副受到惊吓的学者表情，而乌龟似乎正在咀嚼苦根。做这一切只是为了能抱一抱孩子们小精灵般的身体，感受一下妹妹在身边的那种慰藉。

但是这时他发现大厅的樱桃木茶几上的那碗薄荷巧克力下，露出报纸的一角。这太不正常。因为玛蒂尔德总是将一切收拾得井井有条，让房间里的每一样东西都各就其位。他把碗往边上一推，想看个究竟。

一幅有点模糊的新闻照片上，利奥正羞涩地微笑着。照片下有一篇小文章。

前途无量的英国作曲家在新斯科舍的一座岛屿溺水身亡。太不幸了。他如此有潜力。他毕业于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是小提琴神童。他的作品以情感细腻而丰富著称。他没有伴侣。他的父母和整个社区都将非常怀念他。文章接着引用了一些著名作曲家的话。显然，利奥的名气比兰斯洛特想象的大。

未被报道的那些内容，沉重得令人无法承受。又一个深坑。有人站在那里随后突然消失。利奥在如此冰冷的水中游泳。十二月的天，汹涌的急流，狂暴的波浪，瞬间凝成冰的水花像锋利的子弹。他想象寒冷漆黑的污水冲击着利奥的身体，不禁浑身发抖。这一切完全是个错误。

他得深吸几口气才能站稳。他抓住桌子，睁开眼睛，看见了镜子里自己那已变得苍白的脸。

在他的左上方，玛蒂尔德正站在楼梯顶。她注视着他，一脸严肃，神情专注。她身上穿着的红色连衣裙犹如一把利刃。十二月的微弱日光透过她上方的窗户照进来，包围着她的肩膀。

厨房的门开了，传来了孩子们的声音，他们大声地喊洛托舅舅，雷切尔也大声叫道：“哈喽？”连狗都欢快地叫起来，伊丽莎白则放开嗓门大笑。雷切尔和伊丽莎白开始轻声地争吵起来，但兰斯洛特和妻子仍然在镜中相互对视。接着，玛蒂尔德向下迈了一步，又迈了一步，她的脸上恢复了往常的微笑。“圣诞快乐！”她用深沉清晰的声音高兴地喊道。他猛地一缩，似乎之前是把手放在了滚烫的炉子上。她仍盯着镜子里的他，慢慢地，慢慢地走下楼来。

---

1. 地，风与火乐队是由Maurice White带领的美国男子演唱组合，是欧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著名的流行放克（funk）组合。——译者注

2. 原文为bo-bo，此处为音译。——编者注

3. 《樱桃园》是契诃夫晚年的一部力作，此处作者借其表达“毅然同过去告别和向往幸福未来”之意。——译者注

4. 根据古希腊神话，这是地狱中普通人（有别于有功之人和恶人）死后被送去居住的地区，水仙花被认为是人死后最喜爱的食物。——译者注

5. 普通人在死后进入开满水仙花的草原之前，喝过忘却河里的水，所以他们已失去了身份、快乐等，只能像机器那样移动，骨头噼啪作响，故有此译。下一段中的“无快乐”之说也是以此为根据。——译者注

6. 此处为绕口令，主人公尝试发[w]音，没有实际意义。——译者注

7. 福斯塔夫是莎士比亚历史剧《亨利四世》中的倒霉落魄的骑士，肥胖而且好色，喜欢宴饮欢闹。前文提到过洛托曾在高中戏剧演出时扮演过这个角色。——编者注

8. 原文为Fourth of July，七月四日，即美国独立纪念日，亦为美国国庆日，以纪念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通过《独立宣言》。——编者注

9. 赞西比，与苏格拉底的妻子同名，意为“悍妇”。——译者注

10. 此处引自意大利诗人但丁的《神曲》地狱篇。——译者注

11. 佛卡夏，意大利面包的一种。——译者注

12. 电台司令是来自英国牛津的摇滚乐队，被誉为当代最伟大的摇滚乐队之一。——译者注

13. 喜歌剧，又称“谐歌剧”，与正歌剧相对立的歌剧种类，盛行于十八世纪，音乐风格轻快幽默，较为活泼，内容多取材于日常生活场景或普通人的琐事。——编者注

14. 原文为拉丁语Audere Est Facere，即托特纳姆热刺足球俱乐部的名言。——译者注

15. 安提戈涅是希腊神话中底比斯王俄狄浦斯之女。她因违反新国王克瑞翁的禁令埋葬阵亡的兄长而被幽禁于墓穴，后自缢身亡。此外，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曾写过一部同名戏剧作品。——译者注

16. 库迈女先知西比尔，据说她曾是宙斯的情人，宙斯曾答应送她一样东西，她选择了“永生”，但她犯了一个明显的错误，即在向宙斯索要“永生”之时，忘了附加另一项“青春”，于是无数的时间过去了，西比尔依然活着，但早已老得萎缩成一小团，无法走动，不堪入目，只得待在一个坛子里，日

日以泪洗面。——编者注

17. 原文为Anti-gone，anti的英文意思为“反”，gone的意思则是“离去或死去”，主人公用此名意在强调安提戈涅（Antigone）没有死，故后面有“指代她仍然活着这个事实”。——译者注

18. 原文为Antigonad，gonad意为“性腺或生殖腺”，主人公因为刚穿上短裤所以用这个词来开玩笑。下文理解请参照此注。——译者注

19. 欧里庇得斯，古希腊剧作家，与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并称为希腊三大悲剧大师。 ——译者注

20. 谢默斯·希尼，爱尔兰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曾以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为源文本翻译而成了《提贝的埋葬》，并在都柏林阿贝剧院成立百年之际，献礼阿贝剧院。——译者注

21. 安妮·卡尔森，加拿大女诗人。——译者注

22. 此处指奥涅格根据科克托的诗作谱写的歌剧。——译者注

23. 这两者均为歌剧作曲家。——译者注

24. 原文中用了bloody来表示“非常”之意，而它一般在英式英语中才有此用法。——译者注

25. 沃尔特·惠特曼，美国著名诗人。——译者注

26. 此处指一种芭蕾舞舞姿：单腿直立，一臂前伸，另一条腿往后抬起，另一臂舒展扬起。—— 译者注

27. 此处指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他曾写过一首叫《火与冰》的诗，诗的开头几句为“有人说世界将毁灭于火，有人说毁灭于冰。根据我对于欲望的体验，我同意毁灭于火的观点”。——译者注

28. 此处指英国诗人约翰·弥尔顿。他晚年双目失明，只好口述让其女儿或朋友代写。——译者注

29. 欧内斯特·沙克尔顿，英国南极探险家，曾三次前往南极探险，均以失败告终。1914年，他带领队伍乘“坚毅号”蒸汽帆船前往南极，在到达南极边缘时船只陷入冰川之中。沙克尔顿及其队员在气温低达零下57摄氏度的环境下艰难求生。——编者注

30. 此处指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拉赫玛尼诺夫，二十世纪著名的作曲家、钢琴家、指挥家，出生于俄罗斯，后入美国国籍。——译者注

6

“我能看看你同利奥一起写了些什么吗？”一天，玛蒂尔德躺在床上问。

“也许吧。”兰斯洛特说。他翻到她身上，用手去解她的衬衫。

之后，在被单下面，她翻到了他身上，他的热量让她很兴奋。“也许我可以边干这个边读？”

“陛下，”他说，“我痛恨自己的失败。”

“这就是说不同意了？”她说。

“不同意。”他说。

“好吧。”她说。

可第二天他得进城去跟经纪人见面，于是她来到他阁楼上的书房。房间里是散落一地的纸张，咖啡杯的表面已经长了一层绒毛。她坐下来读了装在文件夹里的东西。

她起身站到窗边，想起了那个溺死在冰冷的海水中的青年，想起了美人鱼，还有她自己。“真遗憾，”她对狗说，“本来是一部伟大的作品。”

《安蒂戈娜德》

（第一稿，附带音乐提示）

人物介绍

戈：台下，假声男高音；台上，水中的木偶或3D投影，在整部戏中都被置于玻璃缸中

罗斯：男高音，戈的情人

十二人合唱队：众神，隧道工和乘客

四个舞蹈演员

第一幕：独自生存

帷幕拉开。漆黑的舞台。中间，一个装满水的圆柱形水槽，通过灯光或其他特效手段使其看起来像一个洞穴。戈在水槽里面。经过千万年后，很难辨认出她是否是人类。她此时应缩小得只剩骨架。

（利奥：音乐起初非常轻柔，让人以为就是周遭的声响。滴水声。隆隆声。嘘嘘声，类似风声的口哨声。慢行的脚步声。心跳声。蝙蝠拍翅膀的扇动声。音乐变成碎片，因而不再是音乐，静电摩擦声，像是从岩石中发出。希望此时有观众说话，人的声音深深地融入配乐。声音渐渐有了节奏感，有了和声，渐渐升高。）

不知不觉中慢慢调亮灯光，照亮洞穴，让剧院暗下来。观众最终安静下来。

戈醒来，坐起。她一边在洞穴里走动，一边开始唱她的第一首咏叹调，一首挽歌。

唱词的英语字幕被投射在台拱的上方。戈的语言自成一体，是经删减的古希腊语，没有动词时态，没有格变化，没有人称差异。因为多年的独居，所有的语言都遭到破坏，而且还受到了从外层世界过滤下来的只言片语的影响，如德语、法语和英语。她已经发疯：暴怒和精神错乱。

戈一边移动一边叙述她的生活：照管苔藓和蘑菇园地，饲养蠕虫，用毛发和蜘蛛丝编织服装，收集从钟乳石上滴下的水滴淋浴。可怕的孤独感。她饲养的蝙蝠长着娃娃脸，能说的单词不足十个，没有满意的谈话对象。但戈不顺从于命运的安排。她批判那些对她施以不灭咒语的神；她试图上吊自杀却没有成功，醒来时她发现自己穿着裹尸巾，脖颈上的绳子烧断了，身边躺着死去的未婚夫海蒙。她把他的骨头做成吃饭用的勺子和碗。她举着碗，也就是他的头盖骨，再度狂怒，大声地诅咒众神。

灯光从戈的洞穴转移到合唱队身上，他们穿着神的服装，服装上嵌着小灯，灯光亮得刺眼。一开始,他们看起来像是围着她的水槽的呈半圆形的六根柱子，直到我们看见那些象征符号才知道他们是谁：赫尔墨斯脚跟上的翅膀，玛尔斯的枪，密涅瓦的猫头鹰，等等。

他们用英语歌唱。他们本想赐给戈长生不死的礼物，但他们把她关进洞

穴，直到她表示感谢。而她至今没有表达谢意。狂怒的戈。傲慢的戈。

记忆闪回：用舞蹈表现安提戈涅的故事。舞者站在水槽后面表演，这样水会放大他们的身体，使他们显得野蛮和陌生。他们用一部短哑剧把安提戈涅的哥哥波吕尼刻斯和厄忒俄克勒斯如何作为对立双方而斗争、如何双双死去、安提戈涅如何违背克瑞翁的禁令两次安葬波吕尼刻斯、克瑞翁如何违背众神、安提戈涅被带走后上吊自杀、海蒙自杀、欧律狄刻自杀及克瑞翁死去的整个过程表演出来。众多杀戮。

但众神之一密涅瓦割断了安提戈涅的绳索，让她复活，把她封在了洞穴里。

众神唱道：他们有意让这个堕落家族的最后血脉，这个乱伦之女活下去。她所需要做的就是对他们低声下气。但是无数个千年相继逝去，她仍高傲地站立着。低头吧，戈，这样你就可以得到自由。因为众神是慈悲的。

戈：哈！

灯光重新照亮戈，她用自己的语言唱着一首新的更轻快的咏叹调：众神遗忘了戈。戈要亲自杀了他们。没有他们的原始混沌状态更好。诅咒众神，戈诅咒众神。戈了解人类世界正变得越来越炽热，像火山；他们最终会爆炸，化为乌有。末日在向他们逼近，他们在及时行乐。谁更坏，神还是人类？戈不在乎，戈不知道。

（幕间休息：持续十分钟的全舞台背景影片。一片植被稀少的棕色土地上有一棵橄榄树，时间快速流逝。树长大，枯萎，死去，田野上又被新的树木覆盖，它们长大，枯萎，死去，一栋房子被建造起来。一场地震，房子倒塌，戈的洞穴被动摇，开始在地底下移动。现在镜头移动。城市被建造起来，军队蜂拥而至，将它们夷为平地。用几个节拍的时长展现地中海海底，鲨鱼在其间穿梭。戈的洞穴在意大利地下深层移动，我们看到地表从罗马帝国、罗马重建移到阿尔卑斯山下的狼群，然后变成了黑暗时代的法国——时间快速前进——然后经阿基坦的埃莉诺、巴黎和英吉利海峡下方，进入正经历1666年火灾的伦敦，洞穴的移动轨迹到此为止。然后，我们看见这个城市快速发展至1979年。）

第二幕：带她离开

（镜头慢慢拉近直到对准位于唱词字幕下方的戈的洞穴上方的细长条，西番莲徐徐展开，从花蕾到盛开共历时四十五分钟。）

戈在她的洞穴里做引体向上。她在用蜘蛛丝和石笋做的跑步机上伴着幽灵般的、回声式的、不成调的音乐跑步。倒挂的娃娃脸蝙蝠群中传来掌声。

她慢慢脱光衣服，站在滴水的钟乳石下。

她听到了什么。台下，声音越来越响亮。戈把耳朵紧贴洞穴岩壁，灯光照亮刚刚出现的戴着安全帽的隧道工合唱队。他们发出挖掘的节奏和噪声，一把锯琴提供旋律。在这群工人中，有一个人，正站在那里休息，他是罗斯：他年轻，英俊，身着七十年代后期风格的衣服，显得比其他人整洁。他身材高大，满脸络腮胡。他们正在歌颂银禧线[注]，赞美人类杀死众神何等荣耀。

众神已死，他们用英语唱道，我们杀了他们，人类战胜了他们。

听见声音如此接近如此清晰，戈高兴地笑了起来。

可是罗斯的对位歌[注]突然闯入：我们这些鼹鼠，没有头脑，没有眼力，被限制在黑暗中。不能见到太阳，人何以为善。人若只有善始而不能善终，又何必要成为人。

戈用整个身体抵住墙壁，移动的姿势里带着些色情成分。

休息时间：台下的女高音唱起午餐的哨声。工人的歌声结束。他们围坐在一起吃午餐，只有罗斯例外，他手拿书本和三明治，远离工友坐在石头靠近戈的那一侧。

她尝试轻轻地哼唱他的歌。他听见了，于是急切地把耳朵贴到石头上。他看起来非常震惊，紧接着是害怕。慢慢地，他开始回应她的歌声。他们以一种奇怪的不和谐的方式来来回回地对唱着，她对他的歌进行修改，将之变成自己模糊的语言，并赋予歌曲新的意义。（字幕从中间分开，她的是英语译文，他的是实际唱词。）他们的脸处于同一空间。戈身材矮小，萎缩得非常厉害，罗斯双膝跪地，介绍自己；她轻轻地说她的名字是戈。

其他人站起来默默地工作，戈和罗斯的歌声越来越响亮，可是女高音吹起了更为响亮的象征一天工作结束的哨声，打断了他们的二重唱，罗斯想留下，工头却不允许。离开时，大家修改了歌词以嘲笑罗斯：罗斯爱做白日梦，愚笨如周围的石头，无用的读书人，绝非真男儿。

戈唱了一首情歌，一首算得上优美的咏叹调，洞中的音乐也逐渐变得和谐，似乎在与她唱和。

罗斯返回隧道，疯狂地在墙上挖洞，可他并不知道那块岩石是被施了符咒的，不可能被挖开。日子一天天过去，这主要通过以下方式体现：工人沿隧道而下，女高音唱着意味着一天结束的曲调，罗斯仍然不断地尝试。他们的动作就像隔着墙壁的性行为。（利奥：音乐里充满欲望之痛。）随着时间的流逝，罗斯的歌声变得更加疯狂：我不会离开你，戈，我要把你解救出来。他不再遮掩，开始公然挖着墙壁，其他人围着他，用一件紧身衣裹住他，把他拖走。他试图说服他们理解他，可是他们变得很恶毒。当他被拖去疯人院的时候，他大声地向戈唱着情歌，而戈也以情歌回应。似乎只有一个人听见了戈的声音——一瞬间表示听到的表情——可是他耸了耸肩又去帮忙拖走了罗斯。

戈独自唱着情歌。她开始慢慢地缝制自己的婚纱。是红色的。

洞穴外，地铁站已经修好，人们开始上上下下。穿着便装的众神出现了。你可以通过他们身上发出的光来辨认出他们不是普通乘客。我们被轻视了，他们唱道，神已成为传说，虽然不朽，可神力不再。

他们边唱边反复地上下地铁。

罗斯衣衫褴褛地回来了，他毛发浓密，心情急迫，无家可归。他把脸贴到戈的墙壁唱着那首情歌。他们唱了一小段二重唱，可是戈的部分又有了变化。她的歌声变得更忧郁了，狂躁而热切，她疯狂地敲击、踢打墙体。在这段时间里罗斯建造了一座纸板房，垫上报纸，摊开一只睡袋，住了进去。

我不会离开你，罗斯唱道，你不会再孤独。

（幕间休息：持续五分钟的全舞台背景影片。伦敦在他们上方发展壮大，出现了小黄瓜(注)、奥林匹克村等，它如此庞大、拥挤，充满骚乱、大火、黑暗和灾难。）

第三幕：世界末日

大幕拉开时人们发现罗斯躺在上一幕结束时他所在的位置，但他已经年老，地铁站里肮脏不堪，墙面全是涂鸦，让人仿佛置身于噩梦之境。世界末日正向他们逼近。戈还是老样子，穿上飘逸的红色婚纱后她显得更美了。她的蝙蝠们也更加奇特了，倒悬在洞穴的岩壁上，如同还长着翅膀的秃头婴儿。背景音乐响起，这是地球上最没有灵魂的音乐。（抱歉，利奥。）它被由远及近传来的静电摩擦音和奇怪的隆隆声打断了。

罗斯用歌声向戈描述经过的人群，他已经学会了她的语言，但我们逐渐明白他把丑陋的世界描述得很美丽。

站台上爆发了一场打斗，观众渐渐知道其中一人是神，他的光辉已经暗淡，看起来跟罗斯一样衰败和年迈。他是赫尔墨斯，人们是根据他鞋跟处闪着黯淡亮光的翅膀判断出来的。罗斯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们。

同我说说太阳吧，戈说。你是我的眼睛、皮肤和舌头。

可罗斯被他目睹的一切弄得心烦意乱。众神竟然忘掉了自我，罗斯唱道，他似乎是在自言自语。他用双手按住胸口，突然感到剧烈的疼痛。有些不对劲，戈。我体内的某个地方出问题了。

不，她说，他是她年轻英俊的丈夫。他让她重新爱上人类。他的心里只有善良。

我老了，戈。我病了。对不起。他唱道。

众神聚拢，对着戈唱起来，他们抱怨自己的悲惨和世界的灾难。起初世界散发庄严而夺目的光辉，极其威严，可如今只有难以言说的、近乎滑稽的堕落。戈无力承受，她用双手捂住了耳朵。

罗斯支撑不住了。这个世界远非……他没有唱完。

戈为他唱了一首情歌。镜头聚焦于罗斯的尸体，他年轻的灵魂升起，眼睛上放有两枚银币[注]，在一束斜照的光中离开了；镜头再度聚焦于这个歌者缩小的肉身，最后只剩一把骨头。

罗斯？戈唱道。这个词被重复多次，此处没有音乐，只有叫喊。

最后，她呼喊众神，祈求帮助。现在她用的是英语：众神，帮帮我。帮帮我。

但众神此时无暇顾及她的呼喊，巨大的爆炸声越来越近，他们的光柱空空荡荡，他们在打斗，所有的流浪汉都在打斗，这是一场低俗的闹剧，然而却是致命的。密涅瓦用手提电脑充电器勒死了阿弗洛狄忒；萨杜恩，现在是一身污秽赤身裸体的大个子老人，摸索着去找儿子朱庇特，可是却活吞了大老鼠戈雅；赫菲斯托斯拿着巨大的钢铁机器人进来了；普罗米修斯拿起一瓶莫洛托夫鸡尾酒向他砸去。场面恐怖血腥，直到朱庇特推出一个有轮子的巨大的红色按钮。

冥界之神哈迪斯正在施展他的阴魂咒法术，他拿出来另一个红色的按钮。

一首对峙的歌，两人都想骗过对方。

（戈一直在她的洞穴里转动，起初很慢，然后不断加速。）

寂静中，你可以听见戈在呻吟：罗斯，罗斯，罗斯。

突然，两个神都按下了按钮。顿时出现巨大的闪光，刺耳的杂音。紧接着是一片寂静，一片黑暗。

戈慢慢地开始发光。（剧院里所有的灯光——除了过道里的安全出口灯——都熄灭了。用黑暗来激发恐惧感。）

求求你们。她用英语叫了一次。

没有人回应。

寂静。

（利奥，保持寂静直至人无法忍受，至少一分钟。）

戈真孤单。她唱道。不死的戈处在死亡的世界。没有比这更悲惨的命运了。戈独自一人，孤独地活着。她是唯一的生命。她持续地唱着最后一个音符直至嗓音破裂，最后失声。

她的身体蜷成一团，直至恢复成我们最初发现她时的姿势。

现在只有风声和水声。缓慢而古老的心跳声越来越响直至盖过风声和水声，成了我们能听见的唯一声音。声音加剧的过程中不能有掌声，不能拉上大幕。戈一直保持蜷缩的姿势直至观众退场。

剧终

---

1. 银禧线，英国伦敦地铁其中一条行车路线，1979年启用。——译者注
2. 对位歌是一种复调音乐形式，指把两段或几段相关但独立的旋律合成单一的和声结构，同时每段旋律在横向保持着自己的旋律特点。——编者注
3. 小黄瓜，一座位于伦敦的摩天大厦，因其独特的圆锥形而得名。——译者注
4. 此为古希腊传统，举行葬礼时要在死者双眼上放两枚硬币，作为其灵

魂渡过冥河时付给船夫的船费。——译者注

7

有四个剧作家参加了关于戏剧的未来的座谈会，这所大学足够富有，能够将他们同时请来：二十多岁的天才女作家，三十多岁的精力充沛的美国原住民，最佳作品创作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老戏剧作家代表，还有四十四岁的洛托，想必是中年人的代表吧。由于上午的天气极好，凉风习习，阳光呈叶子花般的紫粉色，又因为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彼此欣赏，在等待实录的过程中，四个剧作家以及主持人在演员休息室一边享用波旁酒一边闲聊，以至于在登台的时候他们已有些醉态。整个礼堂可容纳五千人，现在已经是座无虚席，似乎这是带有液晶显示屏的学生爆满的讲堂，还有些人只能坐在过道里。由于灯光太亮，台上的人几乎无法看到远处，只能看清第一排，好在他们的妻子们就坐在那里。玛蒂尔德坐在外侧，她用拳头撑住优雅的金色头发，抬头对着他微笑。

兰斯洛特看着观众鼓掌，主持人上台进行冗长的介绍，接着播放戏剧专业学生表演的著名剧作家的名剧片段，他的思维有点跟不上。他喝的波旁酒肯定比他想的要多。他只能理解自己的剧作：《清泉》里的米里亚姆太完美了，性感的连衣裙绝妙地衬托出她的丰乳肥臀，还有光亮的古铜色头发。她将过上电影人生，他知道这一点。（是的，演一些小角色，迸射小小的火花。）

现在讨论开始了。戏剧的未来！谁先说说自己的看法？那个怪老头以近似英国人的口音开始发牢骚。请问，收音机没有扼杀戏剧，后来电影也没有扼杀戏剧，再后来电视也没有扼杀戏剧，因此尽管互联网有很大的诱惑力，但是认为它会扼杀戏剧，这个观点有些愚蠢，不是吗？好斗的勇士接着发言：被边缘化的声音，有色人种的声音，一直以来被压制的声音必须像其他任何声音那样大声说出来，以淹没那些父权制社会里白人的陈旧乏味声音。依我看，兰斯洛特温和地回应道，甚至是父权制社会里白人的陈旧乏味的声音也充满故事，未来的戏剧跟过去的戏剧一样，关键在于创新故事的讲述方式，颠覆叙述预期。他微笑着，到目前为止只有他获得了掌声。大家把目光转向那个女奇才，她耸耸肩，咬着指甲。“不清楚。我不是算命师。”

科技时代的冲击？我们毕竟身处硅谷。观众大笑。那位勇士突然旧话重提：借助视频网站和慕课，以及其他的技术革新手段，知识已经大众化了。由于女权主义倡导均衡家务，妇女已经摆脱了生育和单调工作的束缚。堪萨斯一个农民的妻子，原先只能当家庭主妇，不得不准备水果、擦拭桌椅板凳、搅拌黄油等，现在她可以把一半家务分给丈夫，可以从人妻变为创造者。她可以利用电脑掌握最新的革新成果，可以在舒适的家中看新剧，可以自学作曲，可以不需要住在纽约这个没有灵魂的、被称作地狱的第三层的地方，就能为百老汇创作歌舞剧。

兰斯洛特顿时怒火中烧。何方神圣竟敢这么信口开河地炫耀，谁给了他可以如此藐视别人选择的生活方式的权利？兰斯洛特恰恰喜欢住在地狱的这一层！

“我们先别指点全世界的妻子，行吗？”他说。笑声四起。“有时候创作之人过于自恋，总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是人类皇冠上的珍贵珠宝，可我认识的很多剧作家却恰如裤裆上的遮羞布。”——老怪物发出雷鸣般的咆哮以示赞同——“而且，妻子们是更完美的人。她们更善良，更宽容，更值得尊重。她们让生活更平静、干净和舒适，这是一种高尚品质。从生活的角度来看，这种选择至少不比我们这种纸上谈兵的人差。妻子是婚姻生活里的剧作家，她的工作为婚姻打下基础，尽管她的贡献从来没有被直接承认。这一角色充满荣耀。比如我的妻子，玛蒂尔德，多年前就放弃了工作，为了让我的事业能顺利发展。她喜欢做饭、打扫、帮我编辑剧本，做这些事情让她感到快乐。是什么样的优越感让你说出因为她不是这个家庭的创造者而低人一等这样的鬼话？”

这些话语竟然这么流畅地从他口里说出，这让他感到十分满意。他感谢助他口若悬河的神力。（其实根本与之没有关系。）

年轻女剧作家针锋相对地回击道：“我本人既是妻子，也有妻子。我在这里听到的性别本质主义让我很不舒服。”

“我说的妻子是不分性别的，是伴侣的意思，”兰斯洛特说，“也有充当妻子角色的男性。我当演员期间，经常没有工作可做，事实上那会儿我包揽了所有的家务而玛蒂尔德则负责挣钱养家。(他洗了碗碟。这部分是事实。)不管怎样，男女之间的确存在一种性别差异是现如今不可提及的，否则会犯政治错误。毕竟，女性才是那个承担生育、哺乳等责任的人，传统上也的确是女性在照顾婴儿。做这一切要花费她们大量的时间。”

他微笑着，等待掌声响起，可是哪个地方似乎出了问题。人群中出现了冰冷的沉默。一个人在礼堂的后排大声叫着。他做了些什么？他惊慌地看着台下的玛蒂尔德，她此刻正低头盯着自己的鞋子。

年轻女剧作家怒视着兰斯洛特，用清晰利落的声音说："你的意思是说，因为女人要生孩子，所以就不能成为创作天才了吗？"

"不，"他说，"天哪，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因为小孩。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敬慕女性。而且也并非所有的女人都生孩子。我的妻子就是其中之一，至少到现在没有生小孩。但是，听着，我们的创造力是有限的，就如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一样，而且如果一个女人把她的创造力用来创造真正的生命，而不是虚拟的生命，那么这种选择是光荣的。当一个女人生了孩子，那么她就是正在创造比书本上的虚构世界更丰富的东西。她在创造生命本身，而不只是幻影。无论莎士比亚多么有成就，也比不上他所处时代中一个不识字却生了许多孩子的普通妇女。那些孩子是我们的祖先，因为有他们所以才有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没有人会真心认为一部戏剧的价值相当于人类生命的价值。如果女性在历史上表现为不及男性有创造力，那是因为她们的创造力是内在的，她们把所有的精力都用于创造生命本身。这是一种身体天赋，你不能说它不如想象力这一天赋有价值。我认为我们可以达成共识，那就是女性跟男性一样优秀——在许多方面她们甚至更好——而对他们在创造力上存在差异的唯一解释是，女性把创造力转向了内部而非外部。"台下的声音越发愤怒了。他听着，非常吃惊，他只听到零星的掌声。"什么？"他说。

那个怪癖的疯老人马上表示赞同，他讲述了一个冗长而复杂的自命不凡的故事，还抬出了知名演员连姆·尼森(注)和保罗·纽曼(注)，以及怀特岛。这期间，兰斯洛特的冷汗干了，快速跳动的脉搏也得以平复。他再次寻找玛蒂尔德，希望引起她的注意并从她那里得到一些安慰，可是她却不见了踪影。

世界出现一道巨大的裂缝，兰斯洛特摇摇欲坠。玛蒂尔德离开了。玛蒂尔德公然站起来走出了礼堂。玛蒂尔德可能太气愤了，她已经受够了。受够了什么？何时就受够了？也许，自从她走进帕洛阿尔托，当亮丽的阳光照在她脸上时，她就明白了这样的事实：离开他，她会过得更好，她，一个圣人，只是迫于形势下嫁给了他这样一个狗屎丈夫。他急于想给她打电话，急得双手发痒。在剩余的讨论时间里，两个年轻的成员和主持人都避免看向他，这样最好，因为他现在必须要集中精力才能保证自己还坐在椅子上。他极其不安地坐到结束，接下来是见面会，他对主持人说："我得走了。我不想被围攻。"主持人挤挤眼睛说："这也许是个不错的主意。"

兰斯洛特奔向演员休息室去寻找玛蒂尔德，可是她不在那儿。现在观众正海啸般地从剧场涌进走廊，因此他只好冲进一间残疾人专用卫生间去给她打电话，尽管电话通了，响了一遍又一遍，她始终没接。他听见外面人群的声音越来越大，然后慢慢减弱。

他久久地盯着镜子里的自己：他的前额硕大，好似一张告示牌，奇怪的鼻子似乎随着年岁的增长越来越大，耳垂上的绒毛拉直的话有将近三厘米长。一直以来他把这些丑陋之处当作优点，极度自恋，多么滑稽啊。他在手机上玩单人纸牌游戏，每隔十五分钟给玛蒂尔德打一次电话。可电话在传来一阵可恶的哔哔声之后就没电了。他的肚子咕咕叫起来，此时他才想起自从在旧金山的宾馆里吃了早餐后到现在颗粒未进，本来早该吃午餐，他想可能有苦冰茶和作为甜品的巧克力蛋糕，可是他心有余悸，而且现在已经快三点，离午餐时间过去很久了。他探出头去看看走廊，他进入卫生间时那里还是人头攒动，可现在却空空荡荡。他顺着墙悄声前行，走到拐角处仍先探头看看，但是通往前门的走道同样一个人没有。

他走出去，站在那里看着露天广场，学生们正背着巨大的书包快速地行走在通往权力巅峰的路上。风扑面而来，让人愉悦。

“真是可惜，”右边传来一个声音，他循声望去，看见一个女人，她干瘪的头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被染成黑色的头发。“我曾经那么喜欢你的作品。如果早知道你这么厌恶女人，我不会花一分钱去买票。”

“我不厌恶女人！我爱女人。”洛托说。可她哼了一声，说：“厌女症患者都这么说。你只是喜欢同女人做爱而已。”

现在说什么也无济于事了。他的确喜欢同女人做爱，尽管婚后他只同一个女人做爱。他顺着灰泥墙匆匆离去，窜进背光的地方，穿过桉树丛，脚底的干果嘎吱作响，他稀里糊涂地进入了一条名叫皇家大道的街上，可他这时的感觉跟皇室的光彩明丽恰恰相反。他向着大约是旧金山的方向出发。他的衬衫湿透了，阳光比他预料的更炽热。街道没有尽头，他开始感觉到头晕。他穿过一个街区，此处，宏伟的大门后面是怪异的错层式房屋，还有栽着粉色夹竹桃和仙人掌的花园。他又来到另一条宽阔的街道，走到街对面的一家咖啡厅风格的墨西哥餐厅。他想在这里买一些食物，这样他才能重新找回自己的自由意愿。他在排队付款的时候就吃掉了半个辣椒卷饼，一边咀嚼一边把手伸进口袋去拿钱包。他顿时感到恐惧，因为他想起来自己把钱包留在了宾馆的房间里。在这种短途旅行中他从来不需要亲自付款，因为玛蒂尔德随时拿着钱包站在他身边，而且坦率地说，他不喜欢放了钱包的臀部，看起来像是长了个大包。他喜欢不放钱包时臀部圆润的外形。

他对着收银员耸了耸肩。收银员眯着眼睛，用西班牙语说了一些威胁的话语。他放下盘子，反复地说“对不起，我很抱歉”，直到他退到门边。

最后，他来到一个马蹄形的商业区，眼角的余光瞥见的一样东西让他感到十分惊讶：一个电话亭，他多久没见过电话亭了？几十年？他走进去，拨

了一个对方付费电话，这是在手机时代他唯一记得的电话号码。真是让他舒了一口气，手中的电话沉甸甸的，上面还有别人呼吸留下的臭味和油脂。那一头响起了他母亲的声音。接听方付费？哦天哪，天哪，是的，她要接，接着她说："亲爱的，是兰斯洛特吗？出什么事了？是因为你那个妻子吗？天哪，她离开你了？"

他沉默不语。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似乎在重复一段曾经体验过的经历。什么时候？大学期间，就在周六的婚礼过后，他跑回宿舍，突然发现它显得异常狭小，而且装饰得像个儿童房。他把衣物塞进旅行背包准备去缅因州的海滩度蜜月，然后他压抑住兴奋，打电话告诉母亲他结婚了。"不，不可能。"她说。"是真的，我结婚了。一切都办妥了。"他说。"那就解除婚姻关系。闪电离婚。"她说。然后他说："不行。"她说："什么样的女人愿意嫁给你，兰斯洛特？你想想。移民？拜金女郎？""都不是。"他说，"是玛蒂尔德·约德。世界上最好的女人。你会喜欢她的。""我不会，"她说，"我永远不会见她。要么你解除婚姻，要么你放弃继承权。我不会再给你零用钱。没有钱你如何在经济不景气的大城市生存？仅凭当演员你怎么活得下去？"他被她的嘲讽深深刺痛了，他也曾想过没有玛蒂尔德自己的生活境况。他说："我宁愿去死。"而她却说："亲爱的，你会收回这句话的。"他叹了叹气，说："我希望你和你的小心眼生活美好，姆妈。"然后电话挂断了。这通电话使他们之间的关系破裂，并留下了永远难以缝合的裂痕。

此时，在加利福尼亚的骄阳下，他强烈地感受到了这裂痕的存在。他感到恶心。"你说什么？"他说。

"我真的很抱歉，"他的母亲说，"真的。这么多年我忍住没说。我们之间的相互折磨和隔阂，这些都毫无必要。那个可怕的女人。我知道她最终会伤害你。回家吧。雷切尔、伊丽莎白和孩子们都在这里。萨莉会乐得手舞足蹈的，她会像婴儿时期那样照料你。回来吧，你的女人们会照顾你。"

"哦，"他说，"谢谢你。不过不用了。"

"什么？"她说。

"我打电话是因为我的手机没电了，"他说，"我想跟萨莉说一声，以防玛蒂尔德着急而打电话来找我。告诉她我马上拿着香槟和奶酪回家开派对。"

"听着，亲爱的——"安托瓦内特准备继续说下去，可兰斯洛特说，"再见。"然后她说："我爱你。"但是电话已经挂断了。

安托瓦内特放下听筒。不，她想，他没有再一次宁可选择那个女人而不是

自己的妈妈。尤其是在安托瓦内特已经给了他一切的时候。没有她，他永远无法成为他现在的模样，也永远不会创造出以她为摹本的不朽的戏剧人物形象，而这一切正是她对他教育的结果。儿子永远属于母亲。尽管他们之间的纽带在数年前就被剪断，可他们会永远分享温暖的娘胎中的暗涌重重。

窗外，海水汹涌，浪花交织着拍打在白色的沙滩上，然后又退回去，一无所获。安托瓦内特知道沙丘上的整栋粉色房子都在听她说话，小姑子正在厨房里做花生酱小甜饼，女儿和外孙们刚从海滩上回来，正在户外冲澡间冲洗。上帝赋予她力量，但她厌倦了这些黑皮肤、小个头的可怕的人。无疑她对他们的爱肯定不及她对儿子的爱，毕竟儿子高大美好，像她一样优秀。老鼠虽然不错可只有狮子才会吼叫。

厨房里，萨莉正揉着面粉团，心里很着急。电话铃响起，卧室里的安托瓦内特突然提高嗓门。“是因为你的那个妻子吗？”她是这么说的。她很体谅嫂嫂，虽然她的外表像加了糖的发酵面团，可是她的内心其实像一颗苦黑胡桃仁。萨莉很担心兰斯洛特，可怜的孩子，他一直都让人心疼。她考虑过打电话给玛蒂尔德问个究竟，可是忍住了。着急不会有任何结果。她要做的就是不慌不忙，保持距离。

过了一会儿，安托瓦内特站了起来，这一动，她便从梳妆镜里瞥见了自己的脸：边角处布满皱纹，疲惫，臃肿。哎，这也不奇怪。为了保护儿子，她耗尽心力。如果她不一直保持警惕，待危机重重时，一切都将崩溃。那些她为兰斯洛特做的说不尽的事，那些她做出的巨大的牺牲！她想到自己死后万事真相大白，想到他原先并不知道她在背后所做的一切，还有她为他所承受的恐惧。他以为她喜欢住在这栋破旧的粉色房子里吗？不是。拿着高文留下的钱，她完全可以享受奢华。住在迈阿密文华东方酒店的顶层，客房服务和钢鼓乐队随时听候差遣。大理石的浴室足足有这栋房子大。太阳光照得水面如宝石般耀眼。但是，除了基本生存所需，她不会从高文的钱中多拿出一分，所有财产都是留给孩子的。如果他们知道她的付出，将无比震惊。她眼前又浮现出过去那些令人欣慰的景象，如此清晰，好像她是在电视上观看重播画面：她的儿子穿着黑色的西装——她已有几十年没有见过他了；在她心目中，他仍然是那个容易受骗的，满脸脓包的，被她亲手送到遥远的北方的孩子——衬衫破旧不堪，他的妻子身着廉价的黑色服装，妆化得像荡妇。根据她的想象应该是：蓝色的眼影，棕色的唇线，羽毛状的头发。萨莉会递给他一个信封，里面是她留给他的一封信，安托瓦内特在信中解释了她为他所做的一切。他会拒绝，哽咽，拆开信封，读信。“不！”然后他会大叫。当他的妻子过来试探性地触摸他的肩膀时，他会甩开她，双手捂脸，为这么多年不曾感恩母亲而哀痛。

雷切尔穿过走廊，发现安托瓦内特站在自己的房间里。安托瓦内特抬头

时，从镜子里看到了女儿，因此她马上一改严肃的表情，就像是换面具一样换上一副微笑的面孔。她的牙齿依旧漂亮。“我想，萨莉为小家伙们做了甜饼。”安托瓦内特说。她拖着庞大的身躯缓慢地出门，穿过走廊，坐到椅子上。“尝一尝恐怕不会对我的身体产生多大危害。”她说，脸上带着妖娆的微笑。雷切尔以旧时的顺从姿势，把一盘甜饼端到她面前。只有她的哥哥可以让母亲如此气恼。天啊，洛托！现在，雷切尔可能要牺牲所有的休息时间去安抚这个老太婆了；长久以来深埋于心的对哥哥的憎恨再次袭来。（高尚的人跟其他人一样有强烈的情感，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如何表现出来。）她真想说几句狠话，打乱洛托的世界，可最终还是控制住了。听见孩子们吵吵闹闹地上楼，她深吸一口气，把腰弯得更低。“再尝几个，姆妈。”她说。然后她的妈妈说：“那就谢谢啦，亲爱的。你可不要介意哦。”

跟母亲通完电话后，兰斯洛特在公共汽车站的凉棚下站了二十分钟才冷静下来，心急的年轻人在他旁边叽叽喳喳聊个不停。当公交车呼啸而至，他才想到没有钱自己连湾区捷运系统(注)都无法乘坐。

他想起了玛蒂尔德，感觉非常不舒服。他说过的话再次在耳边回响，听起来极其恶毒。如果他说女人的创作天赋都给了孩子，那么这对于根本就没有孩子的玛蒂尔德来说意味着什么？她低人一等？比那些有孩子的女人低贱？比他这个进行创作的人卑微？可这些都不是他的想法，绝对不是！他知道她比谁都强。他配不上她。她可能已经设法回到了诺布山酒店，正在打包行李，正走进出租车，正在登机，离他而去。这一天终于来了。她将要离开他了，那么他将一无所有，举目无亲。

没有了她，他将如何生活？他做过饭，但是没有洗过厕所，更从未付过账单。没有了她，他将如何写作？（对于她完全插手他的工作这件事他有潜藏得很深的意识；不需要深究，洛托。事实就像头顶的太阳那么明显。）

衬衫上的汗水已经干了。他得做点什么，不管怎样，他得做些努力。从此处到城里不可能超过五十公里。而且只有一条一直向北的路。天气也不错。他有两条长腿和极强的耐力：他可以走得很快，每小时可走八公里。午夜左右就可以到达酒店。也许她还没走；也许她已经没那么生气了；也许她刚刚去了温泉浴场做按摩和美容，叫了客房服务，此时正在看一部恶搞影片。她用这种方式报复他。消极抵抗，这就是她的风格。

他朝着正北方向出发，在沿途的各个小公园的饮水机喝水，可是这远远不够，他仍口渴得厉害。黄昏时分，他经过机场，闻到空气中有一股盐沼的味道。交通状况十分糟糕，黑暗中他差点被一伙人撞到，他们当中有自行车队、三个骑半挂车的人和一个骑赛格威电动车的人。

他一边走一边仔细回想座谈会上发生的事。他一遍一遍地反复思考，因此几小时之后，它变成了一个故事。仿佛他正在酒吧向一群朋友讲述它，他反复讲了几遍，于是想象中的朋友们有些醉了，开始嘲笑这个故事。不断地重复叙述让所发生的一切已不足以挫伤他，反而变得有些滑稽，它不再显得可耻。他不是厌女者。他可以召集那些在认识玛蒂尔德之前他戏弄过的女人来证明他没有厌女倾向。他只是被误解了！反复思考这个故事，让他对玛蒂尔德离开他的担忧减轻了许多。是她反应过度了，她应该因此而羞愧。她才是那个该向他道歉的人。她已经证明了她的观点。这没问题。他不怪她。她爱他。本质上，他是个乐观主义者，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

他到达市区了，看见更紧凑的街区、人行道，以及温柔地指引着他一步一步往前走的街灯，他感激得落泪。

他的脚在流血，他能感觉到。他被晒伤了，口干舌燥，肠子饿得打结，身上散发一股恶臭，仿佛在汗水池里泡过一般。他一瘸一拐地走上山，进入酒店。前一天愉快地帮他们办入住的接待员叫道：“哎哟！发生什么啦，萨特怀特先生？”洛托哑着嗓子说：“我被打劫了。”从某种程度上讲的确如此，因为观众夺去了他的尊严。接着，客房服务员被叫了过来，他拿来了酒店的备用轮椅，推着洛托进入电梯，直到他的房间，他们拿出钥匙，门开了，他被推进了房间，此时玛蒂尔德端坐床上，用床单遮住裸露的身体，对着他微笑。

“哦，你回来了，亲爱的。”她说。如此沉着冷静，泰然自若，的确，她真是俗世奇人。

服务员鞠着躬出去了，嘴里念叨着一会儿有免费赠送的送餐服务之类的话。

“水，”洛托嘶哑着说，“求求你。”

玛蒂尔德站起来，穿上睡袍，到卫生间去倒了一杯水，慢吞吞地拿给他。他一口气喝下。“谢谢你。请再来一杯。”他说。

“很愿意效劳。”她笑眯眯地说，可是却站着没动。

“陛下。”他说。

“什么事，我的创作天才？”她说。

“不要再惩罚我了。我是一个不适应社会的傻瓜。我把自己享受的特权当成隐形斗篷穿在身上，想象它能赋予我超凡的力量。我应该被套上脚链至少一天，或者被人往头上扔臭鸡蛋。我对不起你。”

她坐在床沿上平静地看着他。“如果你是真诚的，结果也不至于那样。你太傲慢了。”

“我知道。”他说。

“你的话语比其他大多数人的更有分量。你粗暴地将你的观点抛出，这会伤害很多人。”她说。

“我只担心我伤害了你。”他说。

“你对我做了过多武断的假设。你不能代表我说话。我不是你的附属品。”她说。

“我不会再做让你不高兴的事了。麻烦你给我再弄点水喝，行吗？”

她叹了口气，又给他倒了些水。此时有人敲门，她打开门，服务员推着一张可移动餐桌，桌上有一个香槟桶，一盘鲑鱼芦笋，一篮热软面包卷和巧克力蛋糕，他还带来了酒店的问候，并对洛托被劫事件表示道歉：总的来说，旧金山是个友好的城市，抢劫这种事情不常发生。如果他需要任何医疗帮助，酒店可以请一个医生来等等。如果还有其他需要我们做的请尽管开口。

洛托开始吃了起来，她则看着他。他勉强吃了几口后就感到恶心，于是他站起来，虽然他感到脚像被斧子砍掉了一样，可还是一瘸一拐地走到卫生间，把衣服和鞋子直接扔进了垃圾桶，洗了一个漫长的热水澡。伤口不断渗血，十个脚趾甲部分已经脱落，有的快要脱落。他往被太阳晒得起疱的脸和胳膊上洒了一些冷水。他站起来，感到身体又充满了活力，如同新生一般。他用妻子的小镊子拔掉耳垂上的细长毛发，使劲儿擦了一些她昂贵的护肤液在额头上，希望能填平皱纹。

他出来的时候，玛蒂尔德仍然醒着，盯着手上的书。她放下书，把眼镜推到头顶，皱着眉看着他。

“我明天不能走动了，这样可能对我有帮助。”他说。

“那么，你就跟我在床上待一整天，”她说，“其实你赢了。不管怎样，你赢了。你的事情最终都会解决。总是会有某人或某事助你一臂之力。这真让人恼火。”

“难道你希望我一直诸事不顺？或是希望我被卡车撞了？”说着，他爬进被单，把头靠在她的肚子上。它发出轻轻的汩汩声。盘子里剩下的蛋糕不见了。

她叹了口气。“不，白痴。我只是想吓唬吓唬你。主持人一整晚都在办公室，因为我们都确信有人会把你送到他那儿去。这是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会做的事，洛托，而不是一路走回旧金山，你这个疯子。我刚刚给他打电话说你回来了。他还等在那儿。他急疯了。他以为你被一群狂热的女权主义者绑去做祭品了。他的脑子里反复出现阉割场景。”想到挥舞的大刀，兰斯洛特不禁浑身颤抖。

“不过，”她说，“你这场事故，午餐时间就会被遗忘。很明显，去年的诺贝尔奖得主今天被爆其演讲稿一半是抄袭的，社交媒体都炸开锅了，我午餐时发现许多人都在手机上关注此事。你，亲爱的，在今天根本无足轻重。”

他感觉被欺骗了，他应该说些更具煽动性的话。（贪心的人！）

在睡着之前他一直焦躁不安。她盯着他看了一会儿，心里盘算着一些事情，最后连灯都没关就睡着了。

---

1. 连姆·尼森，英国演员，1993年凭借首部百老汇剧《安娜·克里斯蒂》获托尼奖提名，1994年凭借《辛德勒的名单》被提名为奥斯卡最佳男主角。——编者注
2. 保罗·纽曼，美国演员、导演、制片人，1958年凭借电影《漫长的炎夏》获戛纳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1969年，他执导了第一部电影《巧妇怨》，后获第26届美国金球奖电影类最佳导演奖。——编者注
3. 原文为BART，Bay Area Rapid Transit的简称，由旧金山湾区捷运局经营的有轨大众捷运轨道交通系统，覆盖旧金山湾区的大部分区域。——译者注

8

《彻骨之寒》，2013年

（某男子寄宿学校学生事务主任的办公室。墙上贴着印有日落时分的瀑布的海报，下方是用无衬线字体印刷的“忍耐”二字。

主任：眉毛占去半张脸的男人

奥利：瘦瘦的男孩，父亲刚去世，因未成年犯罪被赶出家门。他说话时尽量掩饰自己的南方口音，他的脸上长着许多青春痘。不过，他目光敏锐，什么事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第一幕节选

主任：有人报告说你好像还没有融入集体，奥利弗。你没有朋友。你的绰号是（悄悄看了一眼索引卡，眨了眨眼睛）胆小鬼派？

奥利：这只是表象，先生。

主任：奥利弗，你正处于艰难的过渡期。

奥利：是的，先生。

主任：你的成绩非常好，可是你在课堂上不发言。不要叫我先生。这里的孩子求知若渴，是未来的主人。你是这样的孩子吗？

奥利：不是。

主任：为什么呢？

奥利：我不开心。

主任：在这里谁会不开心呢？简直胡扯。

奥利：我冷。

主任：你指的是身体？还是精神？

奥利：两者兼而有之。

主任：你为什么哭泣？

（奥利忍住不哭，一言不发。）

（主任打开抽屉。在一堆纸下面奥利看见了一样东西。主任关上抽屉，举起一根橡皮筋，用拇指往后一拉，对准奥利的鼻子，把它放开。奥利眨了眨眼。主任身体靠向椅背。）

主任：如果你开心一点的话就不会受此惩罚。

奥利：也许吧。

主任：你，我的朋友，是个哀怨者。

奥利：……

主任：哈！你看起来像红鼻子驯鹿鲁道夫[注]。

奥利：……

主任：哈哈！

奥利：主任。我想问你个问题。你的抽屉里为什么放着一把枪？

主任：枪？哪里有枪。这太荒唐了。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吧。（他往后靠，双手抱着后脑勺）总之，你听着，奥利弗。我干这行已经多年了。我曾经跟你一样也在这里上学。我甚至也被人欺负过，不管你信不信。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被欺负。你似乎拥有一切。你富有，个子高，而且，天啊，如果你好好洗洗脸的话看起来还很漂亮。搽点粉刺霜的话你会更有魅力。你为人友好，机灵，不讨人厌，不像那些不可救药的笨蛋。你知道果冻卷吗？简直就是不可救药。他臭气熏天，还总是哭哭啼啼。看着都烦心。连

他那些朋友，龙与地下城的玩伴，也只能容忍他参加他们的桥牌团队之类。你呢？你可以在这个学校称王。但你没有，首先是因为你初来乍到，时间一长这个问题自然就解决了。其次，你胆小，这点你得改变，刻不容缓。因为到这个学校来的孩子可都是鲨鱼，我的朋友。他们是由一大群鲨鱼培养出来的小鲨鱼，无一例外。鲨鱼可以嗅到几公里外的血腥味，而对这一群特殊的鲨鱼而言，水中之血为何物？是恐惧。他们闻到这水中之血，就会对流血者穷追不舍。这不是他们的错。他们无法克制！不发动攻击的鲨鱼还能叫鲨鱼吗？那只能叫海豚。谁需要海豚呢？虽然海豚味道鲜美，是不错的小吃。所以，你得仔细听我下面的话。你应该学会怎么做鲨鱼。你要一拳打到别人的鼻子上，但不能把它打断，不要让哪个孩子的父亲投诉你。戏弄戏弄他们就行了。用保鲜膜包住马桶，这样他们撒尿时尿就会溅到他们的裤子上。哈！如果有人往你脸上砸熟鸡蛋，你就往他脸上砸牛排。因为这里如同监狱，强者才能生存。你必须赢得威信。必须去做你应该做的事。听见我说的了吗？懂了？

奥利：懂了。

主任：很好，奥利弗。奥利弗到底是什么样的名字？如果要我说的话倒有点像海豚的名字。胆小鬼的名字。你是胆小鬼吗？

奥利：不是。可我喜欢这个名字。

主任：哈！你做到了。你在家里叫什么名字？

奥利：奥利。

主任：奥利。你看。就是这样。奥利是鲨鱼的名字。是鲨鱼王。下次谁再叫你胆小鬼派，你就给他们点颜色瞧瞧，让他们叫你奥利。听见了吗？

奥利：听得真真切切。

主任：有没有觉得牙齿变锋利了？闻到水中的血腥味了吗？感觉到自己像鲨鱼了吗？

奥利：有点。或者是像鳍上带刀片的海豚。

主任：这只是开始。去杀他们，杀手。

奥利：杀人。明白。

主任：当然，不是真的去杀人，天啊，你能想象得出来吧？主任叫我去把

他们全杀了！我这是比喻。不要真的杀人。我可没这么教你。

奥利：当然。再见，先生。（离开）

（主任独自一人，匆忙从抽屉里拿出压在底下的枪，把它塞进了沙发下面。）

《先父效应》，2013年

“面具。魔法。赛丝，佩内洛普，奥德修斯，杀父者和乱伦者。音乐，电影和舞蹈。你这个疯子。”玛蒂尔德说。

“这叫整体艺术作品，”洛托说，“把所有艺术形式融进戏剧。我们现在只需要找一些足够疯狂的人来排演。”

“不用担心，”玛蒂尔德说，“我们认识的每个人都足够疯狂。”

《愚人船》，2014年

第一幕，第一场

（核爆炸后的荒原，一片赤潮中鲸鱼肚皮朝天，碎石堆中有两个女人。）

皮特：尖嗓门，矮个子，身材结实，毛发浓密，模样像母黑猩猩

米兰达：重度肥胖，模仿杜巴丽夫人，接近一米长的红色头发上顶着个知更鸟巢；此刻正躺在两棵被熏黑的枯棕榈树之间悬着的吊床上

皮特（正往营地里拖一头死短吻鳄）：今晚就用短吻鳄的尾巴做晚餐，米兰达。

米兰达（含含糊糊地）：好的，就这么定了。只是，我希望。嗯，来些鲸鱼排怎么样？有可能弄到鲸鱼排吗？我是说，不要太麻烦，但是我今晚只想吃一些鲸鱼排，不过如果实在不行我也可以吃一点短吻鳄尾。

皮特（拿起钢锯，出发，抱着一大块肉回来，浑身湿透）：晚餐有短吻鳄尾和鲸鱼排，米兰达。

米兰达：真是个惊喜！皮特！你真是无所不能！你不介意再给我倒一杯鸡尾酒吧？现在估计到五点了吧。

皮特：估计没到。不要再考虑时间的问题了。（从一个圆桶里倒了一些煤油，用一根专门用于搅拌的薄荷棒棒糖搅拌了一下，递给她。）

米兰达：太好了！现在，想必到了我的肥皂剧时间吧？《你眼中的星星》。

皮特：时间已死，我的米兰达。电视已死。电已死。而且我敢保证，演员也死于这次洛杉矶核弹爆炸，或者随后爆发的黑舌瘟疫或地震。人类实验给他们自身带来了毁灭。

米兰达：那你杀了我吧，皮特。杀死我。活着没有意义了。拿起那把钢锯，把我的头锯掉吧。（用她那双苍白的大手捂住脸哭泣。）

皮特（叹了口气。拿起海藻，放到她头上。像肥皂剧《你眼中的星星》里的女主人公西尔维娅·斯塔尔那样亲吻她的脸颊，用粗哑的声音说话）：我们跟那个卑鄙的懦夫伯顿·贝利到底有什么关系……

（米兰达身体往后靠，张开嘴巴。两人都太投入了，没有听见越来越响的机器声，直到舞台右侧，一艘被损坏的船只慢慢进入视野，幸存者从船体高处盯着这两个女人。）

雷切尔激动地在黑箱剧场里踱着步，里面除了她哥哥外没有其他人，而门外正在举行首演招待会。“天哪，洛托。我简直看不下去了。”她用手使劲地捂住眼睛说。

他站着不动。“对不起。”他说。

“你不要误解我，看见母亲和萨莉在世界末日一决高下我有一点高兴，虽然这似乎很残忍。萨莉一直任劳任怨，唯唯诺诺，最后终于爆发了，知道吗？”雷切尔大笑着朝他走去。“你太擅长戏弄我们了，不是吗？你把我们都迷住了，让我们忘记你内心住着一个连环杀手，才会这样对我们。你把我们写进你的剧本，种种缺点被放大，像突兀的怪人。而外面的观众似乎都挺爱看呢。”

他惊呆了。在所有人当中，雷切尔最有理由攻击他。可是，不，她没有。她也不会。此刻，她踮起脚尖触摸他的脸颊。灯光下，他的小妹妹眼睛四周有了纤细的皱纹。哦，上帝啊，时间都去哪儿了？（能去哪儿呢，只是

顺着时针转动而已。）“至少，你把安托瓦内特写得比现实版本更好。至少在最后关头，为了保护孩子她站到了野兽的面前。赞美全能的神。”她模仿着萨莉的声音说，手指张开伸向空中。他们大笑。

（但在佛罗里达的一个抽屉里，有一张只写了一半的纸条。亲爱的，你是知道的，我从来没有到现场看过你的戏。这是我人生的一大憾事。但是我读过剧本，也看过光盘和网络片段。不用说我有多么为你感到骄傲。当然，我一点都不感到意外。自从你出生的那一天开始我就一直努力培养你，把你塑造成如今这样一位艺术家。但是，兰斯洛特，你竟敢……）

《吸血鬼》，2014年

“这个剧本很不错嘛。”玛蒂尔德说。

可是洛托觉察到她的声音里有一种出乎意料的东西，于是他说：“那一次座谈会上他们暗指我是厌女者，我感到很难过。你知道我爱女人。”

“我知道，”她说，“你可以说是太爱女人了。”她的声音中仍然有一丝冷淡，而且她的目光还避开了他。事情有点不对劲。

“我觉得丽维这个角色还不错。我希望你不介意我把你作为她的人物原型。”

“可是，丽维是个杀人犯。”玛蒂尔德断然地说。

“陛下，我只是用了你的性格特征。”

“杀人犯的性格特征，”她说，“做了我二十年丈夫的人说我有杀人犯的性格特征。真是笑话！”

“亲爱的，”他说，“不要变得歇斯底里。”

“歇斯底里。洛托，拜托，你知道这个词的词根吗？子宫(注)。它指的是子宫。你其实是说我是一个小女人，只会哭哭啼啼的。”

“你是怎么了？为什么反应这么激烈？”

她对着狗说：“他把我的性格特征给了一个杀人犯，却还来问我为什么反应激烈。”

“嘿，你看着我。你太不可理喻了，这跟是不是女人无关。丽维发现自己

被两个纨绔子弟逼得走投无路，才杀了其中一个。如果某条卑鄙的大狗把我们的上帝咬成两半，你准得把它的脑浆都踢出来。还有谁比我更了解你吗？你是圣人，但圣人也有底线。我认为你会杀人吗？当然不。但假设我们有一个孩子，某个男人要侵犯我们的孩子，你会毫不犹豫地把他的喉咙撕开。我也会这样做。但这并不是说你有犯罪人格。”

“哦，我的上帝。我们在讨论你把我写成一个杀人犯的事，你却莫名其妙地又提起关于孩子的无聊话题。”

“无聊话题？”

“……”

“玛蒂尔德？你的呼吸怎么变成这样？”

“……”

“玛蒂尔德？你上哪儿去？好的，行，把自己锁在卫生间吧。对不起，我伤了你的感情。你能不能跟我谈谈？我就坐在外面。我要用我的真诚打动你。很抱歉我离题了。我们谈谈这部剧好吗？抛开我把你的性格特征放到一个杀人犯身上这一点，你还有什么看法？我感觉第四幕有些站不住脚。就像一张有一条腿不稳的桌子。你能帮我再改改吗？哦，你在洗澡吗？大中午的洗澡？好吧，你爱做什么你就做吧。我相信这样你会感觉好点。非常温暖。薰衣草香味。哇，你就想要这效果。我们能隔着门谈谈吗？总的来说，我认为这部剧堪称精彩。是吧？玛蒂尔德，别这样。这对我很重要。哦，好吧。就这样吧。我要下楼去看电影了，如果你乐意的话欢迎跟我一起看。”

《末世论》，2014年

车子刚在车道上停下，灌了一肚子酒的客人就跳了出来。滑雪板在树桩上撞坏了，草地上有一堆湿透了的儿童游泳衣，上帝累得连头都抬不起来，看到这一切洛托才明白此事他没有考虑周到。哦，天哪。早饭前洛托去杂货店取牛奶的时候，玛蒂尔德就被单独留下来照顾雷切尔的三个孩子，可是他在过道里接到一个电话，要他马上到城里参加一个至关重要的长达一小时的电台采访节目——这是他为《末世论》付梓所安排的庆祝活动的最后一环，这部剧连菲比·德尔玛都喜欢，虽然他对玛蒂尔德说：“哦，来自出版社雇用的廉价文人的赞誉比严厉的批评更糟。”但这确实很重要，他立刻开车进城，穿着睡裤坐在那里极有风度地接受电话访谈，结束后还不到中午，正准备开车回家，却撞见了正在路边的人行道上开怀大笑的塞缪尔和阿尼。哎呀，好久不见了！当然，他们一起吃了午餐。当然，午餐过

后又接着喝酒，塞缪尔还在酒吧看见了他俱乐部的一个朋友，放射科医生或是肿瘤科医生，他也加入他们。一直到晚餐时间，他们都觉得饥饿难耐时，洛托提议回家，因为大家都知道玛蒂尔德烹饪技术一流，而且他虽然有些醉了，但还没到开不了车的程度。

他闻了闻早上就打翻在地板上的牛奶。也许还可以喝。他进去的时候发现塞缪尔正像臭美公子注那样吻着玛蒂尔德的胳膊，阿尼则在酒柜里寻找他圣诞节送给他们的那瓶昂贵的陈年阿马尼亚克酒，医生正用勺子模仿飞机飞行的方式喂洛托最小的侄女吃豌豆，可那小女孩对这个飞机勺子感到恐惧。他吻了吻玛蒂尔德，以此把她解救出来，她勉强地微笑着。“双胞胎去哪儿了？”他说。她说：“已经在这栋房子里唯一可以睡觉的地方睡着了。就是你的工作室。”她的微笑中带着些恶意。他说：“玛蒂尔德！除了我之外，其他人不可以到那里去。那是我工作的地方！”她瞪了他一眼，目光犀利，几乎要将他刺透，于是他点点头，似乎有所悔悟，抱起小女孩上楼，快速地帮她准备好睡觉所需用品，然后回到楼下。

客人们坐在院子里，烂醉如泥。宝石蓝的天空中月光皎皎。玛蒂尔德正用食物料理机加工香草植物，锅里煮着面条。“对不起。”他凑到她耳边说，接着他轻咬她的耳垂，哦，美味极了，也许他们可以趁此……也许她想？可是她猛地把他顶了回去，他只好悻悻而返。不久四个男人穿着圆领衫，仰面漂浮在泳池的水面上，大声笑着，玛蒂尔德手里捧着一只还冒着热气的白色大碗来到桌边。

“这，”塞缪尔嘴里含着一口面条，边吃边往石板上掉，“是我离婚以来最开心的一次。”他身上散发着光泽，腰部肥胖，像只水獭。阿尼跟他别无二致，只是他这样情有可原，因为他是一流饭店的老板。他遭太阳炙烤的背部有很多黑色斑点，洛托想提醒他警惕皮肤癌，不过阿尼女友众多，她们之中的某一个肯定已经提醒过他了。

“可怜的艾丽西娅。这是怎么回事，你第三次离婚了？”玛蒂尔德说，“他现在是三受打击的山姆。你们过时了。”

其他人大笑，洛托说：“这至少比他二十几岁时的那个绰号好点儿吧。还记得吗？单睾丸山姆。”

塞缪尔耸耸肩，神态自若，他仍然保持了他一贯的自信。医生饶有兴趣地看着他。“单睾丸山姆？”他问道。

“因为睾丸癌，”塞缪尔说，“最终并无大碍。只有一个睾丸的男人照样生了四个孩子。”

“我有两个完美的睾丸，”洛托说，“但一个孩子都没有。”

其他人闲扯的时候玛蒂尔德就静静地坐着，然后她收拾盘子进屋了。洛托讲了一个女演员吸毒过量的故事，这期间可以闻到一股草莓馅饼的味道，他左等右等却不见玛蒂尔德出来。最后，他只得进去查看。

她在厨房里，背对着阳台门，可并不是在洗碗碟，而是在听。哦，小小的耳朵竖得高高的，白金色的头发垂到肩膀处。收音机是开着的，声音低沉舒适。他也听了一下，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心怦怦直跳。这个讲故事的人把元音拖得真长。当意识到此人正是自己时，他顿时感到一阵惊慌。这是今天早上录制的广播节目。是哪部分？他记不清楚了。哦，对了，是关于他在佛罗里达孤独的童年时期发生的一个故事。他在广播中的声音亲密得让人不舒服。他曾经走入一个污水池中间的污泥里，一只水蛭叮了他的大腿。由于极其孤独，特别想要一个伴儿，他竟然留它继续在腿上吸他的血。他走回家，吃了晚饭，整个过程都因为大腿上的亲密伙伴而感到安慰。晚上睡觉他翻身，压死了那只水蛭，他发现自己浑身沾满血迹，因此很有罪恶感，好像是个杀人犯。

女主持人大笑，一半是出于吃惊。玛蒂尔德伸出手狠狠地关掉了收音机。

“陛下？”他说。

她长吸一口气，但他发现她在呼出这口气时胸腔压得很紧。“这不是你的故事。”说着她转过身，脸上没有笑意。

“当然是我的，”他说，“我记得真真切切。”他的确记得。他甚至能感觉到腿上发烫的泥巴，还有自己发现皮肤上黑色的小水蛭时,恐惧情绪慢慢融化为温柔。

“不。”她说，然后她从冰箱里拿出冰激凌，从烤炉里拿出水果馅饼，还有碗和勺子。

吃东西的时候，一种不祥之感慢慢地蔓延至全身。他赶紧叫了一辆车把其他人送回去。车子离开的时候，他已经意识到玛蒂尔德说的话是对的。

他来到浴室，玛蒂尔德正在沐浴。他坐在浴盆边缘。“对不起。”他说。

她耸耸肩，将泡沫甩到水槽里。

“没那么严重吧，这只是一只水蛭，”他说，“是一个关于水蛭的故事。”

她把护肤霜抹到手上，先是一只手，然后是另一只。她看着镜子里的他，

说："是我的孤独。不是你的。你一直不缺朋友。关键不是你剽窃了我的故事，而是你偷走了我的朋友。"她自嘲道。等他上床时，她那侧的灯已经关掉。她侧躺着，他把手放到她的臀部，然后放到她的两腿之间，他吻了她的颈部，轻轻地说："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可她已经睡着了，或者更糟糕，她在假装睡着。

《塞壬们》（未完）

太多痛苦了。这简直会要了她的命。

玛蒂尔德没有读就把手稿放进了文件箱里，接着搬运工就把它们搬走了。

---

1. 此处指同名游戏中的角色。——译者注
2. 龙与地下城，游戏名。——译者注
3. "歇斯底里"的英文为hysterical，词根是hystera，有"子宫"的意思。——译者注
4. 臭美公子，华纳"乐一通系列"的卡通角色，是一只来自法国的臭鼬，贵族派头十足，非常痴情，而且喜欢浪漫的事。——译者注

9

场景：一家画廊，深邃，幽暗，墙上是镀金的桦树林装饰，音响设备上正在播放《崔斯坦与伊索德》注。海盗般的人群在酒吧的四个角落里喝酒，一副嗜血和饥渴的样子。蓝色地灯往上照射着基座上的雕塑：这是一群巨大的不规则的塑钢造型的恐怖的人脸，标题为《剧终》。整个画廊及其中的艺术品让人想起丢勒注的启示录木刻画。这位被展出的艺术家是娜塔莉。这是她去世后的作品展览会，她的照片被放大，脸色苍白，短发，俯瞰着现场。

（两个调酒师正在休息，一个年轻人，另一个中年人，都很英俊。）

中年人：告诉你，我觉得最近的蔬菜汁真是不错。羽衣甘蓝、胡萝卜，还有生姜。

年轻人：那个人是谁？高个子，刚进门，戴着围巾的那位。哦，我的明星。

中年人（微笑着）：他？兰斯洛特·萨特怀特。你知道他是谁。

年轻人：那个剧作家？哦，天哪。我得去见见他。也许他会给我一个角色。真说不准。哦，天哪。他好像吸走了房间里所有的光，你说是不是？

中年人：你应该看看他年轻时的模样。神一般的人物。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

年轻人：你认识他？让我沾沾你的光。

中年人：有一年夏天，他做过我的替身演员。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中央公园莎士比亚戏剧节。我们演《暴风雨》中的费迪南德一角。我的语言！天哪！在说这种语言的人们中间，我是最尊贵的人，等等。其实我觉得他

更适合演福斯塔夫。他巧舌如簧，傲慢自大。哪怕他从来没有成功地演过什么角色。我也说不准，总觉得他有点不那么令人信服。而且，他个子太高，后来又发胖，现在又瘦骨嶙峋。当初他真是有点惨，不过后来他发展得不错。你好像没在听我说话。

年轻人：对不起。我只是，只是在看他的妻子。她太迷人了。

中年人：她？她没有血色，瘦得只剩骨头。我认为她丑得可怕。不过如果你想认识洛托的话，得先过她这关。

年轻人：哼。我觉得她美得令人难以置信。他……可靠吗？

中年人：关于这一点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很难说。他会挑逗你，直到你神魂颠倒并爱上他，可是当你真正接近他时，他又会无动于衷。

年轻人：对你吗？

中年人：当然。

（他们看着那个悄悄走近的长相似青蛙的人，此人正在听他们说话，杯子里的冰块被他弄得咔嗒作响。）

乔利：喂，你，小伙子，我需要你做一件事。轻轻松松就能挣到一百美元。怎么样？

年轻人：那要看是什么事了，先生。

乔利：你需要装作意外地把一杯红酒洒到萨特怀特妻子的连衣裙上。将酒洒满她的整条白裙子，而且得直接走到她面前。这样你可以得到意外收获，因为你将离萨特怀特很近，于是你可以偷偷把纸条塞进他的口袋。它会给你带来什么？也许他会打电话叫你去试镜或是干点其他事。有兴趣吗？

年轻人：五百美元。

乔利：两百。这房间里可是还有另外七位调酒师。

年轻人：成交。我借你的笔用一下。（他拿了乔利的钢笔，在纸巾上写了几个字，然后塞进口袋。接着，他看了看钢笔，也把它塞进了口袋。）这件事太可怕了。（他笑了笑，将葡萄酒放到托盘上，快速离开。）

中年人：我很好奇这家伙攀上兰斯洛特的机会有多大。

乔利：绝对小于零。洛托对男人没兴趣，而且几乎是病态地遵守着一夫一妻制。不过看看热闹也挺有趣。（大笑。）

中年人：你最近在忙什么呢，乔利？

乔利：你为什么这样跟我说话？你并不认识我。

中年人：事实上，我认识你。九十年代我经常去萨特怀特家参加聚会。我们曾单独交谈过。

乔利：哦。其实，人人都参加过那样的聚会。

（传来玻璃杯打碎的声音，人群暂时安静了下来。）

中年人：玛蒂尔德优雅地化解了此事。她当然会这样。她是冰雪皇后。她拿着盐和苏打水去卫生间了。你说得对，人人都去过那样的聚会。而且，每个人都想知道你为什么会成为兰斯洛特最好的朋友。你从来没带过食物或是酒，是吧。而且你不怎么讨人喜欢。

乔利：我认识洛托的时间最长，从他还是个骨瘦如柴的、深受脸上的青春痘困扰的佛罗里达小怪人开始。谁能想到呢？现在他名声大噪，而我富得拥有自己的直升机。而且，我能看出来你也在调酒这一行业收获了尊重。所以，你应该明白。祝贺你。

中年人：我——

乔利：总之，很高兴我们能聚到一起，聊聊天什么的。我还有事。（朝展厅的中间走去，在那里，那个年轻人正用纸巾擦着兰斯洛特的裤子。）

兰斯洛特：不，小伙子，我是认真的。我的裤子上没洒到葡萄酒。但还是要谢谢你。不用了。拜托你停下。请停下。停下。

年轻人：请转告你的妻子我十分抱歉，萨特怀特先生。请把清洗裙子的账单寄给我。

阿里尔：废话，简直是废话。我会赔她一条裙子。回到你的吧台去。（年轻人退下。）

兰斯洛特：谢谢你，阿里尔。不用担心玛蒂尔德。我想这只是一条旧裙子。顺便说一下，这个展览简直令人叹为观止，同我的想象一模一样。事实上，我看见是娜塔莉的作品展就拽着玛蒂尔德来了，她本来不想来的。娜塔莉是我们大学时代的朋友，所以我们必须来。她的遭遇太不幸了，这么年轻就去世了。很高兴你以此来纪念她。实话告诉你，我认为玛蒂尔德到现在还有点尴尬，多年前她忽然辞去画廊的工作，跳槽去交友网站。

阿里尔：我明白她总有一天会离开我。我这里所有优秀的女职员都离开了。

兰斯洛特：可是，我认为玛蒂尔德仍想念艺术。无论我们在世界的何地，她总拉着我去博物馆。你们两人再次碰面是好事。

阿里尔：老朋友不嫌多。不管怎样，我倒是听说了一些关于你的传言。有人说你继承了一笔惊人的遗产。是真的吗？

兰斯洛特（深吸一口气）：四个月前我母亲去世了。不，是五个月前。是有这么回事。

阿里尔：对不起。我并非有意这样无礼，洛托。我知道你同你母亲一向疏远，我说的话欠考虑。

兰斯洛特：我们的确一向疏远。我有数十年没见她了。对不起。我其实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流泪。五个月了。时间足够长了，足够冲刷掉我因一个从未爱过我的母亲的离世而生起的悲伤。

乔利（走近）：如果你的母亲从未爱过你，那说明她是一个没有爱心的女人。

兰斯洛特：哈啰，乔利！他身体变形，弯腰曲背，又老又瘦，一脸病容，四肢残缺，丑陋无比，愚蠢透顶，心狠手辣，残酷无情。[注]我最好的朋友。

乔利：你还是让你的莎士比亚见鬼去吧，洛托。上帝，我实在听烦了。

兰斯洛特：查尔斯，谢谢你的好意！[注]

阿里尔：在这儿根本用不上莎士比亚。没有人懂他。

乔利：哦，阿里尔。你总是让人有些费解。

阿里尔：让人费解的是我们几乎不认识彼此。你去年在我这里买了几幅画，但那不足以让你判定我。

乔利：你跟我吗？哦，不，我们是老朋友了。我很早就认识你了。你恐怕不记得了，很久以前，在城里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早在你与玛蒂尔德还是恋人的时候。

兰斯洛特（长时间停顿）：恋人？玛蒂尔德和阿里尔？你说什么？

乔利：我不应该说这个吗？对不起。哦，是的，都是陈芝麻烂谷子了。你已经结婚很多年，这些事都不重要了。我实在抵挡不住那些小甜饼的诱惑。失陪一下。（追赶一位端着托盘的服务生。）

兰斯洛特：恋人？

阿里尔：喔，是的。我以为你知道玛蒂尔德和我……交往过。

兰斯洛特：交往？

阿里尔：也许这样说会让你好受些，我跟她只是交易。至少对她来说是。

兰斯洛特：交易？我猜你是赞助人？哦，我明白了。你是说在画廊的时候。那时我正努力成为演员，可不怎么成功。是的，的确是这样。你在经济上扶持我们，得有好几年吧，感谢上帝。我还没谢过你吧？（欣慰地大笑。）

阿里尔：不，不是这么回事。我一直是，啊，她的恋人。男朋友。我们曾有过约定。对不起，这有点令人难堪。我以为你和玛蒂尔德之间没有秘密。否则我一个字都不会说。

兰斯洛特：我们之间的确没有秘密。

阿里尔：当然。哦，天哪。你放心，在那之后我们就再不来往了。她伤透了我的心。不过我早就不在意了，无所谓了。

兰斯洛特：等等，等等，你，你……

阿里尔（长久地停顿，越来越不安）：我应该回去——

兰斯洛特（声音深沉、有力）：你站住。你见过玛蒂尔德赤身裸体的样子？你跟我的妻子做过爱？性关系？发生性关系了？

阿里尔：陈年旧事，已经不重要了。

兰斯洛特：回答我。

阿里尔：是的。我们交往了四年。听着，洛托，我很抱歉这件事让你感到如此惊讶。但如今是你和玛蒂尔德在共同生活。你赢了，你得到了她，我输了。我得回去招待客人了。我没有时间向你详细解释，可这件事情其实根本不重要。如果你想与我详谈，下次再来找我。（离开。）

（兰斯洛特独自站在那里，人群恭敬地围绕在他的周围，但没人靠近他。灯光下他脸色忧郁。）

玛蒂尔德（气喘吁吁，被洒了红酒的裙子上有明显的圆圈）：原来你在这里。准备走了吗？我无法相信你竟然耍诡计让我再一次走进这家画廊。天啊，看看，这就是迹象，说明我们本不该来这儿。真庆幸这是真丝的，酒没有沾上——洛托？洛托·萨特怀特。洛托！你还好吧？喂，亲爱的？（她摸了摸他的脸。）

（他看着她，以从高空俯视的眼神。）

玛蒂尔德（声音慢慢变弱）：亲爱的？

---

1. 此为瓦格纳创作的歌剧。——译者注

2. 此处指阿尔布雷特·丢勒，他生于纽伦堡，是德国画家、木版画设计家。“启示录”是其同各书籍中具有代表意义的一组木刻版画。——编者注

3. 此句出自莎士比亚的《错误的喜剧》。——译者注

4. 此句出自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译者注

10

日落时分。坐落在沙丘上的房子就像被海水冲上岸的海螺壳。鹈鹕站立在风中。沙龟穴居在蒲葵树下。

洛托站在窗口。

他在佛罗里达。佛罗里达？在他母亲的房子里。他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在这儿。

“姆妈？”他大声呼唤。可是母亲已经去世六个月了。

这房间里仍飘荡着她的体味，此外是爽身粉和玫瑰的味道。印花棉布和雅致瓷偶上蒙着一层灰尘。还有一层霉味，散发出类似肮脏海水的臭味。

好好想想，洛托。你记得的最后一件事。家，月光滑过桌子的表面，冬日干瘦的树枝弹拨着天上的星星。纸张洒落一地。狗在他的脚边喘息。一楼，他的妻子睡得正香，白金色的头发像羽毛一样铺在枕头上。他刚才摸了摸她的肩膀，然后爬到楼上的书房，手里还有她的余温。

一个黑暗的气泡慢慢成形，飘走又飘回来。他想起他们婚姻中的不光彩之处，他们的爱已经变味。他怒不可遏。他的愤怒已遮蔽了他的眼睛。

过去这一个月里，他一直在保持现状和离开她之间徘徊犹豫，如同走钢丝，每一秒都是煎熬。他筋疲力尽，不知该倒向哪边。

他以讲故事为职业，他知道一个不严谨的词可以让整栋叙事大厦崩塌。（好女人！诚实的女人！可爱的女人！）整整二十三年，他一直认为遇到了一个冰雪般纯洁的女人，一个忧伤孤独的女人。他拯救了她。两周后他们就结了婚。可是，就像在深海里翻转的乌贼，整个故事来了个大反转。他的妻子从不纯洁。她做过情妇，因贪恋钱财而被人包养，而且是被阿里尔。真是太荒唐了。她是个娼妓，或者说兰斯洛特被戴了绿帽子，可他从一开始就忠贞不贰。

（悲剧还是喜剧。这取决于从什么角度看。）

隔着窗户，他也能感受到十二月的寒冷。这场日落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完成？时间并没有按他所熟悉的方式流转。沙滩上死气沉沉。那些散步的老者、遛狗的人、酩酊的流浪汉去哪儿了？那些落日爱好者和浪漫的情侣去哪儿了？全都销声匿迹。沙滩如皮肤般光滑。他的恐惧感越来越强烈。他伸出手，按下电灯开关。

灯毫无动静。跟母亲一样没有了反应。

没有电，没有电话。他低头一看，自己正穿着睡衣，可是没有穿裤子。这点燃了导火索。他听见了咝咝的声音，内心的恐慌终于爆破。

他仿佛在空中俯瞰自己穿梭于整栋小房子。他查看橱柜。他走进萨莉的房间，自从安托瓦内特死后它一直空着。

与此同时，太阳渐渐落下，阴影从海里爬上来，用它那海陆两栖的脚向墨西哥湾移去，越过近岸航道、圣约翰河、冰冷的清泉、短吻鳄栖息地、沙地里被染成蓝绿色的喷泉，还有无抵押权的廉价住宅群；越过红树林，越过海牛群，越过河床上的蛤蚌，它们正一个接一个地合上坚硬的嘴唇，就像是唱完曲子的合唱队。阴影深深地潜入墨西哥湾，在水底兴风作浪，黑暗由此被加剧，翻滚着涌向得克萨斯。

“他妈的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对着暗下来的房子说。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骂脏话，他觉得自己有权利说这个词。但房子不发一语。

他站在母亲房间的门前，挥舞着手电筒。他不知道自己能发现什么。萨莉和雷切尔向他说起过母亲喜欢囤积物品的事情。作为午夜的狂欢，安托瓦内特买了购物网站所有新上架的物品。洛托儿时的房间里塞满未拆封的足浴器，有多条可替换表带的手表。雷切尔说过：“打开你儿时的房间，你会被美式消费主义淹没。”安托瓦内特把自己的那点零花钱全部用来买了垃圾。

“需要我们帮忙清理房子吗？”母亲去世那天早上他曾在电话里这样问。之前他们哭着对他说了事情经过：萨莉夜里起来喝水时，发现安托瓦内特摔倒在地板上。

“不用了。随它去吧。房子最终会烧掉的。”萨莉姑妈曾悲哀地说。她已经告知大家她要去周游世界。他的兄长给她留了钱。她没有理由留在这里。

“至少，姆妈讨厌动物，”洛托说，“这里不会有猫。难以想象最后整个海滩上都飘散着猫的尸臭味。”

“它们是被掉下来的盒子砸死的。”萨莉说。

“哈！那就成了猫的标本。独特的艺术品。应该把它们装在相框里，挂在墙上，作为纪念。”他说。

他深吸一口气，打开了母亲的房门。

房间很整洁。花色床单，从水床里漏出的液体在地板上形成一些棕色的圆圈。床头板上方挂着一幅绿色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画。哦，她不幸的一生。哦，他可怜的母亲。一个贝克特式(注)人物。她像金鱼一样在鱼缸里慢慢长大，当鱼缸无法容纳她时她只好一跃出逃，焉知会被死神一举擒获。

一只冰冷的手穿过洛托的胸膛。母亲的半个头伸出床头柜：眼镜片后面瞪得大大的眼睛，半张脸，半张嘴。

他尖叫着扔掉了手电筒，光束回旋了两下之后传来玻璃的破碎声，然后光斜照到床上，射进洛托的眼里。他发现了一个白色封面的日记本。散乱的零钱。母亲的眼镜。一只玻璃杯。它们被这样放置肯定是为了制造一种视觉幻象。十分明显，这绝对是安托瓦内特，绝对不会错，哪怕只有一只眼睛。他颤抖着，寻遍所有的抽屉以便找一些钱作为回家的路费，（只有空药瓶，好几百个。）然后他逃回厨房。

他站在窗前，无法移动。

身后有什么东西沙沙作响。它过来了，迅速，坚定。他一动不动。他感到有一张脸贴到自己的颈背上，呼出冰冷的气息。它在那里停留许久，最后终于挪开了。

“谁在那里？”他叫起来。可那里空无一物。

他使劲地打开玻璃门，屋里顿时灌满刺骨的寒风，声音又出现了。他走上阳台，斜靠在栏杆上，把头伸进呼啸的风中。当他抬起头时，他懂得了世界为什么如此萧条。

天空中翻滚着奇怪的旋涡，呈黑紫色。服装设计师为了争夺这种颜色定会把对手刺伤。穿着这种颜色的衣服走上舞台，你不发一言就已经具备了李尔王或奥赛罗式的威严。

然而，最不寻常的是大海。

它凝固住了。海浪极其缓慢地形成浪尖，以至于人无法察觉它何时破碎。

这不是真正的佛罗里达。太奇怪了，不可能是真实的。

他想，此时他几乎可以确信这是一场他无法从中醒来的噩梦。

从清醒到疯狂，只在一瞬间。他发现自己赤脚驻足于木板路中央，恐惧猛地扑向他的双肩。他继续向下进入无边的黑暗，穿过跳离地面几十厘米高的小青蛙，来到因藤蔓、美洲蒲葵和蛇洞而高低不平的沙丘。脚上的流沙让他平静。他慢慢行走，又突然停住。站在那里深深地呼吸。月亮好像是被他施了魔法，阴气袭人。它变化无常，在运行轨道上经历周而复始的阴晴圆缺。

本应灯火辉煌的堤坝上的公寓和豪宅此刻都黑着灯。他凑近一看，不，建筑物全不见了，好像是被一只巨手抹去了。

“救命啊！”他对着狂风大叫。

“玛蒂尔德！”他叫道。

他呼唤的是他们相爱初期，大学最后一周，和他一起在胡克大道的古董店楼上的床上度过了一周无性生活的玛蒂尔德。没有刮毛的粗糙的腿，冰冷的脚，古铜色的皮肤。白天，她穿着宽松的衣服，一些男人像野兽一样跟在她身后盯着她看。她的孤独如岛，等待他搁浅而来。跟她睡觉的第二个夜晚，洛托醒来时发现房间有的地方拉长，有的地方收缩，墙上突然闪现出摇曳不定的灰色的光，身边还躺着一个陌生人。恐惧涌上心头。在接下来的这些年中，很多个夜晚他都会醒在一间不完全属于他的卧室，醒在一个他对她一无所知的女人身边。就在出现这种恐惧感的第一个夜晚，他起床去跑步，因为他感到恐惧在追赶他。天亮时他跑回玛蒂尔德位于古董店楼上的公寓，手里拿着一杯热咖啡，用热气吹醒她。只有她对着他微笑的时候他才可以感到放松。晨光中，玛蒂尔德似乎是为他量身定制的完美女孩。（如果洛托遵从心中的恐惧，那他的人生会截然不同：无名无誉，无喜剧无悲剧，平静，轻松，富有。没有惊心动魄的故事，但有孩子。哪种生活更好呢？这不需要我们来评说。）

他久久地坐在沙丘上。寒风如此彻骨，大海如此陌生。远处，垃圾堆成的山有得克萨斯州那么大。酒瓶、人字拖、拉链领带、包装完好的花生、皮毛围巾、洋娃娃、假睫毛、充气动物标本、自行车轮胎、钥匙、挡泥板、减价出售的书、胰岛素注射器、狗食袋、抗生素药品、假发、钓鱼线、警

察的查封条、死鱼、死乌龟、死海豚、死海鸟、死鲸鱼、死北极熊，以及一大堆死亡的东西。

他的脚被贝壳割裂。他的睡衣不见了。他只穿着内衣来抵挡恶劣的天气。

他愿意用财富来摆平愤怒的上帝此时带给他的这一切。（开玩笑！钱财是给愚蠢者的。）他想他还愿意放弃工作。还有名誉。还有戏剧，不过《塞壬们》不行。好吧，甚至是最近的，最新的，他最喜欢的，关于女人埋没自我的那部戏剧也放弃吧，他有预感那将是他最好的作品。甚至是《塞壬们》他都可以放弃。把这些戏剧统统拿走吧，这样他就可以过卑微的生活，平常的生活。把一切都拿走，让他回到家里，回到玛蒂尔德的身边。

目光所及之处，火花闪耀，这通常是偏头痛的征兆。火花越来越近，最终变成阳光，照进哈姆林后院的金橘树林。阳光斜照着西班牙苔藓地，草坪边缘有密密的五叶地锦，它的下面是祖先留下的房屋，因为受到千千万万白蚁以及飓风的威胁，它即将归于佛罗里达的尘土。在藤蔓的遮蔽下，最后一排窗户透着光亮。

洛托的身后是他父亲建造的农庄，他的母亲在高文过世一百零一天后将其出售，带着他们搬入那间忧伤的海边小屋。在这个令人困惑的童年世界，父亲站在水池的另一边，温和地看着洛托。

“爸爸。”洛托轻声喊道。

“儿子。”高文说。哦，父亲的爱，洛托认知里的最温柔的爱。

“帮帮我。”洛托说。

“我不能，”高文说，“对不起，儿子。也许你的妈妈有办法。她总是聪明的那一个。”

“我的妈妈有很多特点，可她不聪明。”

“别这么说，”高文说，“你对她为你做的一切一无所知。”

“她什么也没做。她只爱自己。八十年代起我就没见过她了。”

“儿子，你的看法是错误的。她非常爱你。”

水池里泛起涟漪，洛托往里一看，绿褐色的水面上浮着一层暗黑色的橡树叶，一个鸡蛋一样的白色物体冒了出来，是他母亲的额头。她微笑着，年轻，漂亮，夹着金色树叶的红色头发轻轻拍打着水面，嘴往外吐着黑色的

水。

“姆妈。”他说。他抬头一看，父亲已经走了。他的内心再次作痛。

“亲爱的，”她说，“你在这里做什么？”

“你说呢，”他说，“我只是想回家。”

“回到你妻子那里去，”她说，“那个玛蒂尔德。我从来没喜欢过她。我错了。你到死也不会明白这些事。”

“不。你是对的，”他说，“她是骗子。”

“那又怎样。她爱你。她是个好妻子。她让你的生活美好而平静。她操持家务。让你心无所忧。”

“我们结婚二十三年，可她从来没告诉我她曾经是个娼妓，或曾与人通奸，或两者兼而有之。很难说清楚。她隐瞒过去，向我撒了一个弥天大谎。”

“现在最大的障碍是你的自尊心。你因为自己不是她唯一的男人而感到难过。一个女孩为你刷了二十三年马桶，如今你却对她遇到你之前生活放纵而感到不满。”

“可她撒谎。”他说。

“听我说，婚姻就是由谎言组成的。但大多数谎言都是善意的隐瞒。如果你每天都把对配偶的看法说出来，婚姻早就被你毁掉了。她没有说谎，只是有些事情没说而已。”

隆隆的雷声在哈姆林上空响起。阳光黯淡下来，天空变成了一张灰色的毛毡。母亲慢慢下沉，下巴被黑暗吞没。

“不要走。”他说。

“我该走了。”她说。

“我怎样才可以回家？”

她抚摸了他的脸。“可怜的孩子。”说完她就沉下去了。

他想借助深入的想象回到妻子的身边。现在，玛蒂尔德跟上帝单独待在一起。她的头发油腻而发黑，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她身上有酒味，因为晚餐喝了波旁酒。她可能已经坐在火炉边她最喜欢的那张椅子上睡着了，火炉里是早已冷却的灰烬，阳台门敞开着，这样洛托才可以回去。她睡着时眼皮是半透明状，因此他常想，如果他使劲看的话，或许可以看见她的梦像水母那样在她的大脑里跃动。

他愿意更深入地探究她，在她眼眶内侧的泪骨处，像参加牛仔竞技表演的侏儒一样骑在上面，以便理解她所想之事。哦，但这是多余的。平静的日常亲密行为已经告诉了他。婚姻的悖论就是：你永远不可能完全了解某个人，你确实完全了解某个人。他能觉察出她即将讲出的笑话的措辞，他能摸得到她的胳膊因寒冷而骤起的鸡皮疙瘩。

她不久就会惊醒。他的妻子，一个从来不哭泣的人，将会哭泣。她会双手掩面，在黑暗中等待洛托回家。

月亮倒映在水中央，洒在水面的月光就像是纤细如发的小路，直通到洛托身边。

顺着这条小路走来的是在玛蒂尔德之前洛托交往过的所有女孩。她们声势浩大，赤身裸体，光彩动人。乔利的姐姐格温妮，他十五岁时的第一个女孩，头发乱蓬蓬；皮肤光滑的私立学校的女孩，小学校长的女儿，当地的女孩们，以及学院里的女孩：她们的乳房像圆面包、像拳头、像装在运动袜里的壁球、像牛眼、像鹿眼、像茶杯、像鼠鼻、像蜱虫的咬痕，她们的肚皮和臀部多么耀眼，这一切在洛托看来都很漂亮。还有几个纤瘦的男孩，还有他的戏剧老师。（向别处看。）如此多的身体！数百个！他愿意将自己埋葬在他们之中。二十三年他对玛蒂尔德忠贞不贰。他有理由毫无愧意地在他们身体的海洋中翻滚，就像一只狗在一片新鲜的草地上翻滚。

这是他妻子应受的报复。这样一来他们就平等了。在那之后他就可以回到她身边，因为大仇已报。

可是他不能。他闭上眼睛，用手指塞住耳朵。沙丘压迫他的尾骨。他感觉到他们从他身边走过，手指像羽毛般轻抚他的皮肤。最后一个走过后他已数到一千，这时他看见月光形成的小路被挤出了静止的水面，取而代之的是沙地上裂出的一条长线。

他断定水路是唯一一条重回玛蒂尔德身边的路。他得在时间的长河里溯游而上。

他脱去四角短裤走入大海。他的脚在接触水的那一瞬间，如闪电般发出亮光。他惊恐地注视着电光分叉进入水下并渐渐消失。电光跳跃式传导。每一次消失过后，他就让它再一次射出。他长吸一口气，一头扎进水里，开始游了起来。他喜欢胳膊撞击水面时出现的磷光。月亮一路追随着他。在静止的水里游泳并不太难，不过他必须像爬陆地上的山包那样爬上波峰。它们有时温暖，有时寒冷，但总是让人惊叹。他在水里不停地拍打，感到一阵愉快的倦意向他袭来。他一直游，直到胳膊和肺部产生刺痛感，他仍没停止。

他想象自己正经过一群群静止不动的鱼。他想起下面的大型帆船，沉没在污泥里，闪烁着金色的光芒。他像水中雄鹰，飞过了同科罗拉多大峡谷一样深的峡谷。峡谷底部是泥泞的河床，奇形怪状的动物突然露出牙齿。他想象下面的巨型海洋动物正展开四肢捕捉他，可他浑身光滑，身强力壮，最终逃脱了。

他已经游了几个小时，也许是几天或者几个星期。

他再也游不动了。他停下来，转身仰面躺着，然后下沉。他看见棉花般柔软的黎明的软布擦拭着夜晚的脸。他张开嘴巴，好似要吞下白昼。他快要被淹死，而在被淹死的过程中，他的眼前出现了灿烂清晰的美景。

他是母亲的一小团肉，仍然依恋母乳与温暖。海边的假期。一扇窗户被打开，海浪在咝咝作响。（安托瓦内特总是跟大海不可分割，而海洋会吞没它能抓住的一切，吞进去，然后吐出贝壳和骨头。）她哼着小曲。木质百叶窗放了下来，在她身上投下一条条日光，秀丽的头发一直拖到臀部。她是最近才当上美人鱼的，但仍算得上是一条皮肤柔软、白皙、湿润的美人鱼。她慢慢脱下紧身衣的一根肩带，从肩膀到胳膊，然后是另一根。突然，乳房露了出来，像浅粉色的鸡胸肉，往下是她沾着细沙的腹部。再往下，是有蓬松卷毛的耻骨，她一直都这么瘦，这么漂亮。在毛巾铺成的小窝里，小小的洛托注视着被金色包裹的妈妈，若有所思。她在那边，他在这边。事实上他们没有联结。他们是两个人，并非一体。在这之前，他睡了一个温暖的长觉，先是在黑暗中，然后在渐亮的光中。现在他醒来了。这种可怕的分离从他的体内大叫着冲了出来。她从白日梦中惊醒。嘘，我的小家伙，她说着，走近他，让他贴在她冰冷的肌肤上。

在某一时刻，她不再爱他。（他不可能知道。）这是他人生的悲哀所在。但或许，她当时做得对。

他往下沉，直到撞到海底，沙子扑哧响了一下。他睁开眼睛。水刚刚没过他的鼻子，一缕月光照在平静下来的浪尖上。他把脚向下用力一推，他大腿以上的部分便离开了水面。

海岸就像一条小狗，尾随在他身后，距离有六米远。

曙光最初照在云端，像太阳的黄金城堡。他至少可以以此作为慰藉。海滩无限延伸，沙丘被树叶覆盖，人迹未至。在夜间，历史的外衣被剥去，露出了本初的原貌。

他曾经读过一篇文章，睡眠之于小脑就如同波浪之于大海。睡眠引发神经网络产生一些类似于波浪的脉冲，把不需要的东西冲刷掉，只留下重要的。

（至于这种重要的东西是什么，现在已经非常清楚。是家族遗传病。大脑里的无形炸弹。）

他渴望回家，回到玛蒂尔德身边。他想告诉她他会原谅她，原谅一切。谁在乎她跟谁做过什么？一切都已过去，不久，他也会消失。

他希望能知道她年老时的模样。他想象那时她有多漂亮。

没有太阳，只有暗淡的金色。潮汐有力地冲击海岸。那里有他母亲的粉色小屋。三只黑色的小鸟挤在屋顶上。他一直喜欢大海的清新气味里包含的性爱气息。他爬出水面，光着身子走向海滩，穿过木板路，进入母亲的房子，来到阳台上。

似乎他已在黎明中站了好多年。

（一首曲子要转到磁带空轴才算结束，洛托。我们会把最后的旋律唱给你听。）

现在请看，远处有一个人。

走近一看，是两个人，手拉着手，面前是齐脚踝深的水。初升的太阳将光芒照在他们的头发上。她一头金发，身着绿色比基尼，高个子，光彩照人。他们拥吻着，两人双手都肆意地摩挲对方的身体。看到此景，有谁不羡慕这样的青春，谁不会为逝去的一切而难过。他们来到沙丘上，她把他推上去。当这对佳人来到一处被沙丘遮挡的平地时，你屏息凝神地从阳台上仔细地观察吧。她褪去他的游泳裤，他脱去她的泳衣。哦，爬回你妻子身边吧，爬过东海岸去再一次感受她用手指撩拨你的头发吧。你配不上她。［是。（不。）］即使你想飞走，你也会被这对情人惊得无法动弹，你不敢移动，唯恐一失神他们就像鸟儿般拍着翅膀飞向天空。他们的身体黏在一起，分不清彼此：手在头发里游走，相互传递着温暖。她的膝盖被

抬起，他的身体在蠕动。是时候了。一些奇怪的事情在你毫无防备的时候发生了。不同的事情会同时发生，想必你以前见识过。你感觉到颈背上有她的呼吸，身体下方是她的热度，背部却是天气的湿冷，是无助的碾压，在这种交错的感觉中，性交到达了高潮。（来吧！）嘴唇咬出了血，一切在喊叫声中结束，鸟儿冲向天空，耳朵的褶皱处沾满了细沙。锯齿状的阳光扑洒在水面上。脸朝向天空：这是细雨吗？（是的。）小型无人机的声音越来越近。来不及描述这惊人的美景，就停止在此刻。从此天人永隔。

---

1. 此处指塞缪尔·贝克特，活跃于20世纪法国的爱尔兰作家，荒诞派戏剧代表人物。他笔下的人物多具有病态、孤单、悲观等特点，他们怀疑人生，内心焦虑而痛苦，生活也混乱不堪。——编者注

FURIES

下半场 / 狂怒

1

一天，玛蒂尔德漫步于他们曾经度过快乐时光的村庄，听见一辆满载着男孩的车从她身后驶来。他们嘴里嚷嚷着不堪入耳的下流话——建议她舔舔他们的下体，想对她的屁股怎样，等等。

起初的气愤变成一阵脸红，好像喝下了一杯威士忌。

的确，她想，我仍然拥有完美的屁股。

可当车子与她平行时，这些男孩顿时沉默了。车经过她身边时，她发现他们脸色苍白，加大马力开走了。

一个月之后，这一幕重回她的脑海，那时她正穿过波士顿的一条街道，然后听见有人喊她的名字。一个矮小的女人飞奔过来。玛蒂尔德想不起她是谁。她有一双水汪汪的眼睛，微红的头发垂到耳际。她的上腹部松软，肯定是刚生过孩子。根据外表判断，她家里有四个穿着同样花色的莉莉·普利策注的女儿，还有个打工换宿的交换生注。

这个女人轻轻叫了一声，在离玛蒂尔德一米五远的地方停了下来。玛蒂尔德用手捂住脸颊。“我知道，”她说，“我看起来衰老了不少，自从我的丈夫——”

她无法继续说下去。

“不，”这个女人说，“你仍然很优雅。只是，你看起来充满怒气，玛蒂尔德。”

以后玛蒂尔德会想起这个女人：大学时与她同班的布里奇特。伴随着记忆恢复而来的还会有一阵沉痛的内疚感。只是，时间早已模糊了个中缘由。

接下来的片刻，她仔细打量着那些在人行道上跳着华尔兹舞步的山雀和透过风中落叶的阳光。她再次抬头时，那个女人往后退了一步。接着又退了一步。

玛蒂尔德缓缓地说："愤怒。的确。不过，我已经不需要再掩饰了。"

然后，她低下头，继续往前走。

几十年以后，当她老了，躺在一个被狮爪托起的精美的浴缸里，身体半浸没在水中的时候，她想她的人生经历可以用一个X形来表示。她的双脚张开，在水中形成倒影。

童年的生活往往漫无边际，中年的生活却聚焦于一个单一的炽热的点。然后，生活又从那个点向外快速扩张。

她把原先靠在一起的两个脚跟分开。倒影也随着它们移动。

现在她的人生表现出不同的形态，跟初始阶段既相同又相反。（我们的玛蒂尔德是复杂的，她可以承受各种矛盾。）

现在她的人生形态就好像是：大于，空一格，小于。

当他们四十六岁的时候，玛蒂尔德的丈夫，著名的剧作家兰斯洛特·萨特怀特离开了她。

他躺在没有鸣笛的救护车里，离去了。其实，那不是他，是他冰冷的尸体。

她打电话给他的妹妹雷切尔。雷切尔不停地尖叫，当她终于停止的时候，她大声地说："玛蒂尔德，我们马上来。你等着，我们马上来。"他的姑妈萨莉正在旅行，没有留下联系电话，因此她打电话给她的律师。在她挂掉电话一分钟后，萨莉就从缅甸打来电话。"玛蒂尔德，"她说，"你等等，亲爱的，我马上来。"

她打电话给她丈夫最好的朋友。"我马上坐直升机，"乔利说，"马上赶到。"

他们马上就会来到她身边。此时，她孤身一人。她站在草地上的一个大圆石上，身上穿着丈夫的衬衫，看着曙光照在霜上，反射出斑斓的色彩。冰冷的石头让她的双脚感到疼痛。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有些事一直困扰着她的丈夫。他神情沮丧地在家里转悠，而且几乎不看她。他看起来就像是从她身边退去的潮汐，不过她知道，就像真实的潮汐一样，时间会把他带回。震动声渐近，风骤起，她没有转身去看直升机降落，她只是斜着身体抵抗强风的力量。螺旋桨叶慢下来，她听见乔利的声音响起，近在肘边。

她低头看他。可笑的乔利，因为过于富足，身材已经变形，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熟透了的将要爆开的梨子。他穿着运动装。她看出来了，她刚才的电话把他从睡梦中吵醒。他必须用手遮挡眼睛才能看清她。

“不可思议，”他说，“他每天都锻炼。先走的那个人应该是我这个死胖子。”

“是啊。”她说。他做了一个似乎要拥抱她的动作。此时，她想到自己正想留住丈夫最后一点余温，于是说：“不要这样。”

“我不会的。”他说。

草地越来越清晰。“降落的时候，我看见你站在那里，”他说，“看起来同我初次见到你时一般大。你太脆弱了，太像当时的样子了。”

“现在，我觉得自己老了。”她说。她只有四十六岁。

“我知道。”他说。

“你不可能知道，”她说，“你也爱他。可是，你不是他的妻子。”

“我不是。可是我有个死去的双胞胎姐姐，格温妮。”他转过脸去，冷冷地说道，“她十七岁的时候自杀了。”

乔利的嘴巴抽动着。玛蒂尔德抚摸着他的肩膀。

“我没事。”他说。她明白，这话的意思是她此刻比他更悲痛，她才是应该得到安慰的人。她觉得她的悲伤正快速到来，像飞驰的火车一样震动地面，但她还没有被撞上。她还有点时间。她还可以安慰别人，毕竟，她最擅长的就是扮演妻子这一角色。

“我很难过，”她说，“洛托从没告诉我格温妮是自杀。”

“他根本就不知道。他以为那是场意外。”乔利说。在充满冬日阳光的草地上，对她而言这听起来并不奇怪。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它也不会显得奇怪，因为恐惧已经来临，它即将把她掏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将只能感觉到恐惧呼啸而至的狂野的威力。

我们突然意识到，自己再也听不见那个朋友的笑声了，花园的大门已对我们关闭。那一刻，我们的悲哀才真正开始。

这是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注]说的。他也曾经发现自己坠机在沙漠里，而前几秒他面对的还是广阔的蓝色天空。

人们都到哪里去了？埃克苏佩里笔下的小王子说。在沙漠里真的有些孤独……

即使身在人群中，你也是孤独的。蛇说。

亲人和好友像鲤鱼一样浮出水面，在她的脸边嗅了嗅，又沉到了深深的水底。

他们把她安顿到椅子上，给她盖上毯子。上帝浑身颤抖着坐在椅子下面。

这些亲人与好友一整天都对她温言软语，可最终仍旧要离开。洛托的外甥外甥女们悄悄走近，把脸贴到她的膝盖上。食物放在她的大腿上，然后又被拿走。孩子们整个下午都坐在那里。他们的年纪还太小，对这个世界知之甚少，他们也不知道如何用言语表达关心和忧虑。夜色突然降临。她一直坐在那里。她想象丈夫在死亡的瞬间可能在想什么。也许是一道光。或者是大海。他一直喜欢大海。她希望他看见了正向他凑近的她年轻时的脸庞。塞缪尔和洛托的妹妹一左一右地用肩膀架着她的胳膊，小心地把她安放到仍留着他体味的床上。她把脸埋入他的枕头。她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躺着。

她什么也做不了。她全身都向内缩。玛蒂尔德缩成了一个拳头。

---

1. 莉莉·普利策是世界知名的服装设计师，此处指其设计的衣服。——译者注

2. 此处指为学习某国语言和体验该国文化寄宿在一个东道主家庭的年轻外国人，同时他们为该家庭做一些看护孩童的工作。——译者注

3. 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法国作家，童话《小王子》的作者。在成为作家之前，他曾是法国最早的一代飞行员之一。——译者注

2

玛蒂尔德对悲痛并不陌生。那只老狼曾经绕着她的房子嗅探。

她仍然记得小时候的一件事。

她以前名叫奥赫莉，胖嘟嘟的脸蛋，金色的头发，是法国布列塔尼大家族的独生女。她用发夹固定住刘海，戴着围巾，穿着长及脚踝的蕾丝短袜。她的祖父母喂她薄饼、苹果汁、海盐焦糖巧克力。厨房柜子里有许多发酵的卡芒贝尔奶酪。不留神打开柜门，会被那气味熏倒。

她的母亲是南斯注市场里的卖鱼妇。她深夜起床，驱车进城，回家时已是上午，她的手上布满裂口且沾满闪闪发光的鱼鳞，因为总是接触冰块而浑身发凉。她面容精致，可是没受过教育。她的丈夫凭借皮夹克、庞帕多发型和摩托车将她追到手。这些微不足道的细节竟然能交换到别人的一生，可在当时这些细节显得很有分量。奥赫莉的父亲是个石匠，家族的人世世代代都住在诺特尔达梅-代朗代注的一栋房子里。奥赫莉的父母是在1968年五月革命期间怀上她的。她的父母虽然一点都不激进，可当时的气氛过于令人兴奋，他们不知道除了肉体交欢以外还可以用什么其他的方式来表达。当她的母亲再也掩藏不住怀孕的事实时，他们就结婚了。在婚礼上她戴了一朵柳橙花，冰箱里还有一块椰蓉蛋糕。

奥赫莉的父亲性格安静，他只爱少数几样东西：砌石头、自己在车库里酿的葡萄酒、他称之为比比克的猎狗、二战期间靠黑市做血肠买卖幸存下来的母亲，还有他的女儿。她很受宠，是个快乐的爱唱歌的女孩。

在奥赫莉三岁时，家里有了新生儿。他是个烦躁的喜欢尖叫的小怪物。可是，这个被包在毯子里的干瘪小萝卜头仍然备受怜爱。奥赫莉躲到椅子下面注视着这一切，心中充满怒火。

婴儿得了疝气，整栋房子到处都是呕吐物残迹。奥赫莉的妈妈四处走动，似乎濒临崩溃。四个浑身奶油味的姑妈前来帮忙。她们不怀好意地说长道短，于是她们的哥哥就带她们参观自己栽种的葡萄，她们还用扫帚驱赶比

比克。

等到婴儿终于可以爬行的时候，他对一切事物都产生了兴趣，因此父亲只好在楼梯顶做了一扇门。白天，孩子们该睡觉的时候却都不睡，奥赫莉的母亲就会在床上大声喊叫。她太疲劳了，一身鱼味儿。

这个婴儿最喜欢爬到奥赫莉的床上，一边吮吸手指一边捻她的头发，鼻子里的鼻涕声听起来像是猫在呼噜呼噜地叫。夜里，她会慢慢地把两个人的身体移到床的边缘，这样等他睡熟后翻身，他就会跌落到地板上然后尖叫着醒来。她会及时睁开眼睛，正赶上母亲冲进来，用她红肿的手抱起婴儿，轻声斥责她，然后把他抱回他自己的小床上。

那一年奥赫莉四岁，弟弟一岁。一天下午，全家人去祖母家吃晚饭。房子是祖母几个世纪前的祖先留下的，这是她与隔壁一个男孩结婚时的嫁妆。附近的土地也都是她的。这栋房子比奥赫莉自己的家漂亮得多，卧室更大，与主楼相连的还有一个十八世纪传下来的用石头砌成的奶油厂。那天早上撒了粪肥，因此牛奶中飘出一股淡淡的粪肥味。祖母和她的儿子很像，身材魁梧，非常强壮，比大多数男人高。她的嘴巴下陷，呈很明显的n形。她总是能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揭穿别人的笑话，即在笑点出现的地方大声叹息。

婴儿被放在祖母的床上小睡，其他人都在外面的橡树下吃饭。奥赫莉在楼下上完厕所正打算离开时，她听见弟弟正在楼上祖母的房间里制造着砰砰的声音，以及欢叫声。她提起裤子慢慢上楼，手指从楼梯的扶手拂过，沾上一层厚厚的灰尘。她站在明亮的走廊里隔着门倾听：他正在唱歌，用脚踢着床头板。想起房间里的他，她笑了。她帮他打开门，于是他就爬下床，东倒西歪地走到走廊里，抓着她，可她往后一退，躲开了他黏糊糊的小手。

她吸吮着手指，看着他走过自己身边朝楼梯顶走去。他看着她，笑容满面，踉踉跄跄。他伸出漂亮的小手。于是她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小弟弟摔下楼梯。

从医院回来的时候，奥赫莉的父母一言不发，脸色苍白。婴儿的脖子断了。他们无计可施。

她的母亲想把奥赫莉带回家。时间不早了，奥赫莉的脸都哭肿了，可她父亲不同意。他无法面对她，虽然她抱着他的膝盖，闻着他被汗水和石粉弄得僵硬的牛仔裤散发的气味。婴儿摔下来以后，有人把奥赫莉拖下楼，因

此她的胳膊上泛起瘀青。她向父母展示，可他们根本不看。

父母正承受着某种无形而沉重的东西。他们已无力再扛起其他任何事物，自然也包括他们的女儿。

“我们今晚就把她留在这儿。”母亲说。那张长着漂亮眉毛的圆润脸颊悲伤地靠了过来，吻了吻小女孩，然后离开了。她父亲用力把掀背式汽车的门关了三次，然后开车走了，比比克从后车窗向外注视她。后车灯在黑暗中闪了闪，很快消失了。

次日清晨，奥赫莉在祖母的房子里醒来，祖母正在楼下做薄饼，于是她把自己梳洗整洁。整个上午，她的父母都没来。一直没来，始终没来。

额头上的那个吻，是她最后一次闻到妈妈的味道。（是浪凡公司生产的经典香水永恒之水的味道，只不过混淆了鳕鱼的味道。）父亲经过时她伸手触摸他发硬的牛仔裤，这是她最后一次触摸他。

在她第五次祈求要见父母以后，祖父母再也不给予她任何回应了。

那天晚上，她在门边等待，可依然不见父母的踪影，奥赫莉心中升起一股可怕的愤怒。为了发泄怒火，她乱踢乱喊，打碎了卫生间的镜子，一只一只地打碎厨房里的玻璃杯。她掐住猫的咽喉，冲入黑暗中，把祖母的番茄连根拔起。起初祖母拥抱她，想让她平静下来，但最终失去了耐心，只好用窗帘的流苏把她绑在床上，但那窗帘太旧了，稍微一挣就断开了。

于是祖母的脸上出现了三道渗血的抓痕。你这个贱女人。女魔鬼，她嘶吼道。

说不清这种状况持续了多久。对于一个四岁的孩子来说时间是洪水和旋涡。也许是几个月。也许是几年，这不是不可能。黑暗在她的内心盘旋，降落。在她的心目中，父母的脸庞变成了两个斑点。父亲的嘴唇上方有胡子吗？母亲的头发是亮金色还是黑色？她忘记了自己出生的那间农舍的味道，忘记了鞋底下碎石的咯吱声，忘记了长年昏暗的厨房，即使亮着灯仍然一片黯淡——那头可怕的老狼飞奔而来，在她的胸膛里安顿下来，鼾声渐起。

---

1. 南斯，法国西部城市。——译者注

2. 诺特尔达梅-代朗代，法国西部城市。——编者注

3

有几千人出席了洛托的葬礼。她知道有很多人爱他，有些甚至是陌生人，但没想到有这么多。这些她不认识的人在人行道边排成一行痛哭。啊！了不起的人！啊！有抱负的剧作家。她坐在黑色豪华车队的第一辆，就像乌鸦集会上的领头鸦。丈夫感动了人们，因为感动，他也就成了他们的兰斯洛特·萨特怀特。他的某种特质活在他们心中。他现在不属于她，而属于他们。

洪流般的鼻涕和眼泪让人觉得很不卫生。她脸上有过多的咖啡气息，还有刺鼻的香水味儿。她讨厌香水。那是不讲卫生或身材有缺陷之人的遮羞布。干净的人从来就不追求花香。

葬礼过后，她独自开车去了乡下。也许有人安排了葬礼后的聚餐，她不清楚。即使她的确知道，她也不愿去想，因为她不会去。她已经受够人群了。

房子里很热。池水在阳光下闪耀。她的黑衣放在厨房的地板上。狗蜷缩在坐垫上，眼角挂着泪滴，十分沮丧。

（洛托刚刚死去时，上帝不停地舔着桌子底下洛托泛蓝的脚，好像它可以把他舔活过来，愚蠢的家伙。）

然后她的灵魂和身体奇怪地分离了，现在她是从极远处看着自己裸露的身体。

阳光滑过房间，然后消失，黑夜悄然而至。她毫无知觉地目视着朋友来到后窗，看到她赤身裸体地坐在餐桌旁，他们惊骇不已，然后别过脸去隔着玻璃叫喊：“让我们进去，玛蒂尔德。让我们进去。”她赤裸的身体久久地坐在那里，直到他们纷纷回家。

她一丝不挂地坐在床上写电子邮件，一遍又一遍地写“谢谢，谢谢你！”来回复所有的邮件，直到她想起可以使用键盘上的复制和粘贴键，于是她又借助它们复制和粘贴了“谢谢你”。她发现了自己手上的热茶，因此她感谢

赤身的玛蒂尔德如此体贴，然后她发现月光下泳池里的自己很担心赤身的玛蒂尔德的精神状态。赤身的玛蒂尔德总是听不见门铃声，醒来时总是在床的另一边寻找着早已不复存在的体温，任食物在走廊上腐烂，任鲜花在客厅中残败，眼看着狗在厨房中间撒尿，磨碎的狗粮用完后就用煎鸡蛋代替，喂它洛托做的最后一点辣椒酱，看着狗被辣得满地打滚。赤身的玛蒂尔德把门锁上，不顾亲朋好友朝里张望大声叫喊：“玛蒂尔德，快点让我们进去！让我们进去，玛蒂尔德！我什么地方都不去了，我就在院子里露营了。”坚持到最后的是丈夫的姑妈萨莉，她真的在院子里露营，直到赤身的玛蒂尔德把门打开让她进来。萨莉姑妈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失去了最爱的两个亲人，可她选择用华丽外衣来包裹不幸，她穿着如宝石般亮丽的泰国丝绸衣服，把头发染成蓝黑色。赤身的玛蒂尔德看到出现在床垫上的托盘就用被子捂住头，全身颤抖直至再一次睡着。托盘，睡觉，浴室，托盘，睡觉，恶念，可怕的回忆，上帝的哀诉，托盘，睡觉，如此循环往复，永无尽头。

我被留了在这里，浑身冰冷，成了你城堡里的寡妇。安德洛玛刻[注]，这个希腊神话中完美的妻子用雪白的胳膊抱住亡夫赫克托耳的头，大声责骂。你留给我的只有怨恨和痛苦。你并非寿终正寝，也没有向我张开你的怀抱。你甚至没有留下一句甜言蜜语，好让我在痛苦中有所回味。

我，安德洛玛刻，想你！

就这样日复一日永不停息，除了在她成为寡妇的第一周，在被子下面，在支撑着她裸露的身体的床上，强烈的性欲让她窒息。她需要做爱。没完没了地做爱。她看见一大群男人接踵而至，就像是穿插在有声电影里面的无声黑白场面一样。风琴音乐[注]盖过一切。风琴音乐。哈！

以前曾有过几次如此强烈的性欲。那是跟洛托在一起的第一年以及在认识洛托很久以前她初尝性生活的那一年。他一直认为是他夺去了她的少女贞洁，可那次其实只是她来了月经而已。她任由他这么想。遇到他时，她已经不是处女，可在洛托之前她只有一个男人。这是洛托永远也不会知道的秘密。他永远不会理解，他的自尊不允许别人抢在他前面完整地拥有她。她不敢回想十七岁时候的事情，那年她还在上中学，不知为何，在度过那个令人兴奋的周末之后，她目之所及之事物全预示着性。沟渠里的豚草叶子上光线在跳动。走动时衣服摩挲着她的皮肤。话语在离开人的嘴巴之前，先在舌头上翻滚，最终冲破嘴唇。就像男人冲进了她的体内，在其间搅动起一场破坏力极大的地震。中学快结束的最后几周她漫步于校园，想吞食每一个美味的男孩。若是得到许可，她可能会将他们一口吞掉。她对着他们不停地笑着，他们急忙跑开了。她大笑，不过还是觉得很可耻。

这一切都无关紧要。结婚后，她的生活中只有洛托。她一直很忠诚。她也几乎确定他是忠诚的。

樱桃林的小房子，是她凄凉的孀居之所。玛蒂尔德想起了什么，她从肮脏的床上起来，洗了澡，在黑暗的浴室里穿上衣服，蹑手蹑脚走过鼾声雷动的萨莉的房间，然后经过雷切尔的房间。雷切尔看着她从自己的枕边经过，黑暗中她的脸看起来像雪貂：警觉，颤抖。玛蒂尔德出门钻进了梅赛德斯汽车。

她把湿发盘成小圆髻，没有化妆，但这没关系。往北走三个镇子，有一个雅皮士酒吧，酒吧里有一个戴着红袜队[注]帽子的愁容男子，在距酒吧不到两公里的杂树丛里，有一条分岔的路口，如果有人经过他们必须一动不动地站在车头灯边，就像是贴在木板上的飞蛾。她右脚撑地站立，左腿缠绕在愁容男抖动的臀部，并且叫道："再用劲点！"这个男子一开始还比较专注，此时却露出惊慌的神情，不过他勇猛地继续努力了一会儿，可她却对着他大叫："再用劲点！再快一点，你这个笨蛋！"很明显他受到了惊吓，只好假装到了高潮，抽了出来，咕哝着说要去撒尿之类的，然后她听见了他急匆匆离开时脚踩在树叶上的嘎吱声。

她回到楼上的时候，雷切尔仍然在黑暗中看着她。她回到主卧，床在如此空旷的空间里显得不合宜。她不在的时候，床单被换掉了。因此，当她再次爬到床上的时候，感到阵阵凉爽，它散发着薰衣草的香味，摩挲着她的皮肤，似乎以此来谴责她。

曾经，在他某一部早期戏剧的首演之夜，她会悄悄地坐在洛托的身边。她完全被他的成就折服，惊叹他宏大的野心得以实现，她会斜靠过去，舔着他的脸，从耳朵到嘴唇。她无法控制自己。

同样，抱着雷切尔和伊丽莎白的新生女儿时，她也渴望拥有婴儿的纯真，因此她会把婴儿小小的拳头放在自己的嘴里，直到婴儿尖叫起来。

可身为寡妇的性欲与那些情难自禁是完全不同的。

寡妇。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自我毁灭，最终毁灭了自己的女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注]说。

---

1. 安德洛玛刻，希腊神话中特洛伊英雄赫克托耳之妻。——译者注

2. 原文为organ music，从字面意义上可译为“器官音乐”，指肉体之欢。——译者注

3. 红袜队，棒球队名，是美国职业棒球联盟最早的八支球队之一。——译者注

4. 西尔维娅·普拉斯，美国女诗人，自杀时年仅31岁。——译者注

4

曾经她正在学校餐厅里吃着苹果脆，突然感到恐惧，于是她急忙逃到卫生间，一动不动地在马桶盖上垫着的纸圈上坐了很长时间。这发生在大学时期的最后几天。前一个月，她一直为未来生活即将坠入深渊而恐惧。她这个打出生就一直被关在这样或那样的牢笼里的人，马上就要自由飞翔了，可一想到那样的生活她就十分惊恐。

门被打开，两个女孩进来，谈论着兰斯洛特·萨特怀特有多么富有。“你知道吗，他是罐装水厂的太子，”其中一个说，“他的母亲，好像是个亿万富翁。”

“你是说洛托吗？真的？”另一个说，“该死！我大一那一年就跟他上床了。要是我早知道这些事就好了。”

两个人大笑起来，然后第一个人说：“是的，没错。他可是来者不拒。我恐怕是整个哈德逊山谷唯一一个没见过他那玩意儿的女孩了。据说他从来不跟同一个女孩睡两次。”

“布里奇特除外。这一点实在令我费解。她毫无魅力。我听她说他们在约会，我就想，真的吗？她看起来就像是儿童图书馆的管理员，就像一直困在永不止息的暴风雨里似的。”

“是的，这么说吧，布里奇特跟洛托约会就像鲫鱼跟鲨鱼在约会。”

两个女孩大笑着离开了。

哈，玛蒂尔德想。她满脸通红地出来，洗了洗手。她用挑剔的眼神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她微笑着。“哈利路亚。”她对着镜子里的玛蒂尔德大声说，镜中的玛蒂尔德则用她可爱的嘴唇回应她。

她宣布要参加最后的对决，于是她取消了周末的城市之行。她仔细打扮一番。当晚她在台上看到了她的猎物并为他所折服：他非常优秀，是狂躁的哈姆雷特，个子很高但表演十足孩子气。从远处看，他脸上的青春痘不显

眼，他浑身散发的金光让台下的观众也焕发激情。他让陈腐的独白变得极其有趣，然后以全新的方式将它们呈现在观众面前。“这是衷心期待的圆满结局。”[注]他带着海盗般的笑容说。她想象着全场观众热情高涨的样子。他前途无量。借着走廊的灯光，她看了一下节目单上他的全名，“洛托”兰斯洛特·萨特怀特，然后皱了皱眉。兰斯洛特，如此老气的名字。好的。她会让这个名字名副其实。

演职员庆功派对在一间风格粗犷的宿舍举行，她没有去过。大学四年，她不允许自己参加聚会，也没有朋友。她不能冒险去做这些。她早早地去了，站在门廊里躲雨，还抽了一支烟。她在窥视布里奇特。当她和另外三个闷闷不乐的朋友打着伞出现时，玛蒂尔德跟在她们身后进去了。

把布里奇特跟她的朋友们分开很容易。玛蒂尔德只需要询问几天后就要考试的神经生物学课上关于血清素再吸收抑制素的一个问题即可，在布里奇特非常认真地进行解答的时候，其他女孩子全都走开了。玛蒂尔德给布里奇特的杯子倒满，大部分伏特加酒外加一点点果汁。

能跟玛蒂尔德交谈，布里奇特受宠若惊。“我是说，天哪！”她说，“你从来，一次都没有出来过！每个人都听说过你却没见过你。你就像是瓦萨学院的白鲸。”接着，她脸色发红，说，“有史以来最瘦的、最漂亮的白鲸，”接着又说，“海盗大战开始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她紧张不安地喝着酒。玛蒂尔德又帮她把杯子加满，布里奇特接着喝，玛蒂尔德不停地加，布里奇特就不停地喝，直到布里奇特在公共楼梯上呕吐，从她身边经过的人说，“真恶心！”，还有人说，“哦天哪，这是布里奇特”。或者，“真脏，这个脏女人，把她拖出去”。于是她的朋友们被召唤而来。当她们把她送回家的时候，玛蒂尔德站在高处的楼梯平台上，透过栏杆看着她。

布里奇特下楼的时候，洛托经过她的身边上楼。他说“哎呀！”，然后拍了拍她的肩膀，跳上最后几级台阶，进入聚会现场。

站在高处的玛蒂尔德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第一个问题解决了。多么轻松。

她走到外面冰冷的雨中，又抽了两支烟，听着里面聚会的进展情况。她只等了十首歌的时间。当椒盐组合的音乐响起时，她再一次进去，上了楼。她朝房间的另一头看去。

他就在窗台那边，有些醉了，正低声吼叫着。他强健的肌肉让她感到吃惊。他腰上缠着某个女孩子的凝胶眼罩，头上绑着一个空水壶，风度尽失，可是天哪，他还是很美。他的脸很奇怪，好像曾经很英俊，不过现在

从远处看也还不错，但是到目前为止她只见过他穿着衣服的样子，猜不出他的身体到底有多完美。她做过很多预测，但完全没有预想到此刻自己征服他的欲望如此强烈，以至于双腿发软。

她希望他抬头看到她。

他抬头了。他看见她了。他的表情呆住了。他停下舞步。她感觉到脖子后的毛发竖了起来。他跨过人群，把一个小个子女孩撞得摔倒，他拨开人群出来了，来到了玛蒂尔德身边。他比她高。她身高有一米八三，穿上高跟鞋的话有一米九，比她高的男人可不多。她喜欢有人出乎意料地比她高，那种感觉十分微妙。他摸着她的手，单膝下跪，大叫起来：“嫁给我！”她不知所措，于是大笑，然后低头看着他，说：“不！”

在他的讲述里，故事是这样的——在很多聚会和晚宴上都是这么流传的，她只是脸带微笑倾听，有时低声笑着——她说，“当然”。她从来不纠正他，一次都没有过。为什么不让他带着这些幻想活着呢？这让他快乐，而她喜欢让他快乐。当然！可惜那不是事实，两周之后她才嫁给他，不过让他那么说也没有什么坏处。

洛托把他们的相遇故事说成“一见钟情”，只是，他生来就是讲故事的高手。他把现实重新表述为另一种事实。不过，据她所知，的确是“一见钟情”。他们的结合一直就是因为性。起初可能涉及其他因素，之后也有可能涉及别的，可很多天之后它就只关乎性。她一直没答应他，直到她处理好前一段感情，过程中，等待激起了两人的欲望。在随后的很长时间里，性便成为一切的主导。

即使到了这个程度，她知道也没有什么“确定性”可言。不存在绝对的事物。上帝喜欢愚弄我们。

然而，有那么一小段时间，他们有过绝对的快乐。的确是这样，快乐将她整个人都吞没了。昏暗的天空，多岩石的海滩。她感到快乐，即使有一些小小的烦恼：咬人的沙蝇，刺骨的寒冷，缅因州沙滩上尖锐的石头把她的脚趾割裂，它们看上去就像被切开的葡萄一样，她只好一瘸一拐地回到他们借来举办婚礼的房子。他们那时二十二岁。世界充满多种可能性。他们的未来非常美好。她把手搭在新婚丈夫的背上取暖，感觉着他肌肉的起伏。一个贝壳顶着她的脊柱。她觉得自己已把他吞没。这是他们夫妻达到的第一次性高潮，让她想起蟒蛇吞食小鹿。

如果那时他有什么不足，她也是看不见的，也许她真的找到了这个世界上唯一没有缺陷的人。即使是在梦中，她也未必能遇到如此完美的他：纯

真，迷人，有趣，忠诚，而且富有。兰斯洛特·萨特怀特，或者洛托。那天早上他们结婚了。她感谢那片沙滩带给她的小伤口，她不相信太过圆满的快乐。

可他们婚后的第一次性高潮结束得太快了。事后，他凑到她的耳朵边大笑，而她则是对着他的喉咙大笑。这不要紧。他们已没有了独立的自我。她已不再孤单。她满怀感激。他扶她起来，然后他们弯腰捡起衣物，沙丘的另一边，大海为他们喝彩。整个周末她都被幸福包围着。

一个这样的周末理应足够了，她得到的远超过她应得的。不过，她很贪婪。

五月璀璨的阳光照耀着他们偷来的蜜月之旅的归途。洛托开车，他的情绪总是像个青春期少年那样不稳定，因此在听到一首甜美的歌曲的时候，他突然大哭起来。她把头放到他的膝盖上，掏出他的小洛托让大洛托停止哭泣，这是她想到的唯一可做的事情。一辆经过的半挂车按响喇叭表示称赞。

回到波基普西，在她的公寓前，她说："我想知道你的一切。我想马上见你的母亲、姑妈和妹妹。我们一毕业就飞到佛罗里达去。我想融入你的生活。"她笑了起来，带着她特有的真诚。啊，她即将拥有一个母亲，一个家庭！她孤独得太久了。她放任自己海阔天空地想象：善良的婆婆带着她去做护理，与她分享私密的玩笑，送她一些附带着留言条的小礼物，上面写着"我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想到了你"。

可事情有些不对劲。过了一会儿，洛托把她的手指含到嘴里，说："陛下。我的爱人。先别急着见面，我们余生还长着呢。"

一阵寒冷击穿了她。这是什么意思？是迟疑吗？也许他因为她感到羞耻。她眼前出现了克拉纳赫[注]的双折画，亚当和夏娃大腿修长，头小脚大，关节冰冷。的确，即使是在伊甸园，也有撒旦这样的人物。

"我必须写社会学期末论文，"他带着歉意说，"离最后期限只有六个小时了，我上交过后会把我们的晚饭带过来。我非常非常爱你。"

"我也爱你。"说着她关上了车门，尽量压制住自己的惊慌。

她回到自己的公寓，里面塞满了她微不足道的灰色过往，因此它显得很小。她洗了个热水澡，然后钻到鸭绒被里小睡了一会儿。电话铃响时她正沉浸在梦境中。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只有坏事发生时电话才会这么响个不停。

她做好心理准备。“你好。”她说。

“你好，”一个温柔甜美的声音说，“发现你已经成了我的儿媳，可我竟然还不知道你是该隐[注]式的人物。”

过了一会儿，玛蒂尔德才说：“萨特怀特夫人。终于能跟你说上话真是太好了。”

可对方的声音没有停下。“我必须承认，我做了任何一个宠爱孩子的母亲都会做的事。我做了一些调查，关于你是谁，你从哪里来。调查的最终结果有些奇怪。你的确可爱，这一点跟别人说的一样。我见过你的照片，特别是那些胸罩广告上的照片，不过你的胸看起来有点小，我很纳闷什么人会雇你来展示产品。坦诚地说，如果我是你，我肯定不会在少女杂志上传播自己，在那上面，你看起来就像是淹得半死的捕鼠梗犬，上帝保佑，你真有胆量。真可笑，居然有人愿意花钱让你以那副模样出现在公众面前。不过有些照片拍得不错。你是个漂亮姑娘。跟兰斯洛特很般配，至少在长相上。”

“谢谢你。”玛蒂尔德小心翼翼地说。

“但你不是个经常做礼拜的女孩，坦率地说，这让我感到犹豫。家里有个异教徒，”她说，“这一点我无法确定我会喜欢。更糟糕的是我查到了你舅舅的一些情况，以及那些跟他混在一起的人。名声实在是太差了。只有了解其亲属你才会真正了解这个人。不得不说我不喜欢我发现的一切。更让我担心的是，这个人引诱了我善良的儿子，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嫁给了他。只有非常危险或非常精于算计的人才能做出这种事。这些事实加在一起，我确信我和你不可能融洽相处。至少这辈子不行。”

“那么，”玛蒂尔德说，“看起来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是你眼中标准的婆媳关系，安托瓦内特。”她们两人都笑了起来。

“你可以叫我萨特怀特夫人。”洛托的母亲说。

“我可以，但可能我不会这么叫，”玛蒂尔德说，“妈妈这个称呼听起来怎么样？”

“你是个强硬的角色，是吗？”安托瓦内特说，“也好，我的兰斯洛特心肠太软了，因此他娶的女人应该强硬一点。不过，恐怕我指的那个人不是你。”

“可木已成舟，”玛蒂尔德说，“我能为你做什么？你想怎样？”

“问题是，孩子，你想要什么。据我推测，你知道兰斯洛特生于富有之家。哦，你当然知道！这就是你嫁给他的理由。你们在一起仅有两周，你绝不是真的爱他，虽然他也许很讨人喜欢。就我对儿子的理解，他应该还没告诉你：如果他娶了你，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的钱你一分都拿不到。昨天上午，你们办了手续后，他得意地打电话给我，之后我们就一直在讨论这件事。你们俩实在太冲动了，做事完全像个孩子。现在你们一贫如洗。我不知道此时此刻你内心作何感想。很抱歉我让你的计划付诸东流。”

玛蒂尔德不由自主地屏住呼吸。

安托瓦内特还在继续：“当然，这也意味着如果婚姻废止对你来说更有利。拿上十万美元，结束这一切。”

“哈！”玛蒂尔德说。

“亲爱的，你开个价，我不介意。现在不是小气的时候。只要你说出来，事情就可以办妥。说说你毕业后开始新生活需要多少钱，下午我就会把钱汇过去，你在几份文件上签字，就可以走人了。放过我可怜的孩子吧，让他在外面放荡一段时间，最后找个甜美、朴实的好姑娘，回到佛罗里达，回到我的身边。”

“真有趣，”玛蒂尔德说，“作为一个一整年都不会来探望自己儿子的女人，你的占有欲太强了。”

“这么说吧，亲爱的，你怀胎十月生下他，你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到自己和丈夫的影子，对于这样的儿子你当然会有占有欲。他是我的血脉。是我创造了他。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我不会。”玛蒂尔德说。

“五十万？不够？一百万行吗？”安托瓦内特说，“你要做的就是立马离开。拿上钱，然后消失。有了一百万美元，你可以做任何你喜欢的事。旅行，见识异域文化，开创自己的事业，在更富有的男人身上施展你的魅力。世界尽在你的掌控之中，玛蒂尔德·约德。你就把这次经历看成是让你最终成为珍珠的那粒沙子。”

“你真的具有混合隐喻语言的天赋，”玛蒂尔德说，“我开始有点崇拜你了。”

“听你这话，我的理解是我们已经达成了协议。明智的选择。你不笨。我马上打电话给我的律师，几小时内就有人把文件给你送过去。”

“哇，”玛蒂尔德轻声说，“这真是太好、太好了。”

“是的，亲爱的。接受这笔交易是明智的。这是你改变人生局面的大好时机。”

“不，”玛蒂尔德说，“我的意思是，我能想尽一切办法，让你的儿子远离你，这真是太好了。这将是我俩之间的小游戏。你马上就会明白。接下来所有的假日，生日，你生病或有什么急事的时候，你的儿子都会跟我待在一起。他会陪在我身边，而不是你。他会选择我，而不是你。姆妈——洛托这样叫你，因此我也这么叫——除非你道歉，除非你强迫自己友善待人，否则你就再也见不到他。”

她轻轻地把电话挂上，拔去电话线，再次去洗澡，她的T恤衫已经被汗湿透了。几天以后，她将收到安托瓦内特的第一封来信，在以后的多年里她还将收到很多这样的信件，语气尖锐，满纸都是感叹号。作为回复，玛蒂尔德会寄去洛托和她面带微笑的合影：洛托和玛蒂尔德在水池边；洛托和玛蒂尔德在洛杉矶；玛蒂尔德依偎在洛托的怀抱里，携手踏进每一个新的地方。那天晚上，洛托回来时她只字未提电话的事。他们看了一部情景喜剧。他们一起洗澡。然后，他们赤裸着身体一起吃烤乳酪馅饼。

---

1. 此处为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的一句独白。原文为“Tis a consummation devoutly to be wished”，出现在剧本第三幕第一场。——编者注

2. 克拉纳赫，德国画家，《亚当与夏娃》是他创作成熟期的一幅作品。——译者注

3. 该隐，亚当和夏娃的长子，性情邪恶，杀害其弟亚伯，后受上帝处罚。——译者注

5

洛托死后，时光似乎停滞不前。

萨莉发现自己的努力只是徒劳，玛蒂尔德仍然麻木。愤怒在她周身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力场，他人无法进入。萨莉只得回亚洲去了，这一次是去日本。一年以后，等玛蒂尔德怒气消了一些再回来，她说。

“我会一直感到愤怒。”玛蒂尔德说。

萨莉强装笑容，用她干燥的棕褐色的手摸了摸玛蒂尔德的脸。

只有洛托的妹妹一次又一次地回来。亲爱的雷切尔，心地如此纯洁。“这个苹果馅饼给你，”她会说，“这是一条面包。这是一把菊花。这是我的女儿，抱抱她，你就不会那么痛苦。”其他人都选择给她空间。给她时间。

“上帝啊，你想过玛蒂尔德会是这么一个泼妇吗？”朋友们说，他们总拖着一身伤回家。“洛托活着的时候你预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吗？你相信她跟我们说的话吗？”

“她是中了邪。”他们说。

“悲痛使然。”大家狡黠地说，话语中暗含深意。他们心照不宣地达成一致：等她变回那个得体、优雅、面带微笑的女人，他们再来看她。于是，他们寄来礼物，不再亲自到场。塞缪尔寄来盆栽凤梨。乔利寄来比利时巧克力。丹妮卡派来私人按摩师，而她被玛蒂尔德不理不睬的态度气走了。阿尼寄来一箱葡萄酒。阿里尔寄来一条黑色羊绒长裙，玛蒂尔德好几天都把自己裹在里面。很奇怪，以前的老板送来的这件柔软的礼物竟是唯一令人满意的。

某天深夜，玛蒂尔德发现自己行驶在一条笔直的长路上。她开的是洛托死前刚买的最昂贵的梅赛德斯。他的母亲比他早死半年，他们继承了大笔遗产，因此继续开那辆安全气囊有问题的已经开了十五年的本田思域就显得

太愚蠢了。只有在涉及生活的舒适度时，他才会关心钱的问题，其他时候，都让别人去操心。

她将油门踩到底。这车子的反应实在太过灵敏。汽车加速到八十迈，九十五迈，一百一十迈。

她关掉车灯，黑暗像梦一样出现在她眼前。

看不到月亮的夜晚。汽车像贴着洞壁往前游的鱼那样缓慢减速前行。仿佛过了一生的时间，她一直在黑暗中静止，平复情绪。

她的汽车撞倒电缆管道，冲上了路堤，越过了铁丝网，翻了个跟头，落在睡着了的乳牛群里。

玛蒂尔德的嘴在流血。她几乎把舌头都咬断了。没关系。这些天她不跟人说话。除此之外，她没有受伤。

她爬出汽车，把嘴里的紫铜色液体咽了下去。小母牛离开了，躲在背风的椴树后看着她。但有一头仍然跪在车边。玛蒂尔德绕过去一看，它的脖子上全是血。

玛蒂尔德看着它的血流到草地上，已经没救了。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玛蒂尔德四十六岁了。她还太年轻，不能从此永远失去爱。她风华正茂，面容姣好，楚楚动人，现在却永远失去了伴侣。

我们被教导的关于女人的故事不是这样的。

女人的故事是爱的故事，是为了另一个人殉情的故事。稍有变化的版本，是准备蜕变却没成功，被抛弃后只好自己主动迎向命运：毒鼠药，或是俄罗斯火车的铁轨[注]。即使是更平静缓和的故事也只是对上述故事稍加修改而已。在通俗文本里，在中产阶级讲给普天下女孩子的故事里，都是相爱到老的承诺，是年老的身体在洗浴时的欢闹，丈夫颤抖着手将肥皂涂抹在妻子干瘪的乳房上，勃起的阴茎像粉色的潜望镜一样从泡沫中凸起。我看见你们了！你们会长时间步履蹒跚地漫步于悬铃树下，彼此看上一眼就能相互理解，一句话就能达到默契。人潮拥挤，他会说；马丁尼酒！她说。于是，他们说起了过去的老笑话。笑声爽朗，回音悠扬。然后他们踉踉跄跄地去吃晚餐，手拉手打着瞌睡看完一部电影。他们的身体就像是裹着牛皮纸的多节树枝。其中一人躺在伴侣临终的床上，然后服下过量的药物，在第二天也跟着死去，全心全意随着挚爱离开这个世界。啊，伴侣。啊，浪漫的爱情。啊，圆满的结局。如果她相信自己就该这样做，请你原

谅她，是一些她无法左右的力量，迫使她做出了这般结论。

战胜一切！你需要的是生死之恋！你必须臣服于它！

就像把谷物塞进鹅嘴一般，这些女孩子还不懂得怎样打扮自己时，就被迫全盘接受了这些观念。

古老的故事是这样的：女人需要借助他人，才能完成她的人生征程，才能让自己闪现出最耀眼的光芒。

（很快她将会驳斥。在她八十多岁的那段阴暗的日子里，在她生命的末日时光里，她会孤独地坐在伦敦的早餐室，抬头研究自己古老地图般的手，然后看见窗外一只蓝色虎皮鹦鹉正朝里窥视，它是这片亚热带世界里唯一的自然公民。从这个小小的蓝色身影上，她突然看清了自己的人生，它的内核不是爱。虽然曾经有过一些美好的、热烈的、充满魔力的爱。比如，洛托，她的丈夫。天哪，她生命里曾经竟有过他。然而——没错！——她知道，自己的人生总和远远大于爱的总和。）

不过，目前，在微弱的月光下，除了被撞坏的金属物，奶牛尸体，碎玻璃，只有她被咬破的舌头和铁锈味的不断涌出的热血。一个重大问题在她面前无止境地展开：接下来她该怎么办？

---

1. 此处暗指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的女主人公安娜在遭受了婚姻与爱情的双重幻灭之后，卧轨自杀而亡。——编者注

6

一天，曾经的小女孩奥赫莉发现自己提着一只蓝色的手提箱，头发向后梳着。她肯定有五六岁了。

“你要离开此地到你巴黎的外祖母那里去。”她高大的布列塔尼祖母说。巴黎外祖母一定有些不光彩的事情。她的母亲从来不提起她，她们几乎没有打过电话。奥赫莉也从来没有见过她，她生日时，外祖母也没有寄过精美的礼物。

她们站在火车车厢的过道里。祖母一直皱着眉。“你母亲的母亲是唯一愿意接受你的亲人。”她说。

“我无所谓。”奥赫莉说。

“你当然无所谓。”祖母说。她给了她一袋三明治和一些熟鸡蛋，一罐热牛奶，两块苹果派，然后用别针在她的衣服上别了一张纸条。“坐在座位上千万别走开。”她说。她留给小女孩一个吻，在用一块上过浆的手帕擦了擦眼眶之后离开了。

火车的汽笛响起。奥赫莉熟知的世界正从她的脚底滑走。村庄，黑白相间的奶牛，鸡群，巨大的哥特式教堂，面包店。当火车加速的时候，她看见了自己一直寻找的东西。就在那里。一闪即逝。一辆白色的掀背式汽车停在一棵紫杉下面。哦，她的母亲站在那里，双臂交叉，脸色苍白，穿着深蓝色连衣裙，头发被包裹在围巾里（是的，是白金色的），注视着离去的火车。她苍白的脸上只能看清殷红的嘴唇。火车扬起的风吹动着她的头发和裙子，很难说清她脸上的表情意味着什么。然后，她也消失了。

坐在奥赫莉对面的那个男人一直盯着她看。他的皮肤白皙光洁，眼睛下眼袋肿胀。她紧闭眼睛以避开他的目光，但每一次她睁眼，他都盯着她。一件可怕的确定的事情发生了。她想把它挡回去，可没有用。她两手紧紧地抱住自己，以便把尿憋住。

那个男人朝她探过身来。“小姑娘，”他说，“我护送你去洗手间吧。”

“不。”她说。

他伸过手来碰她，她尖叫起来，对面角落里膝盖上抱着一只狗的胖女人睁开眼睛瞪了她一下。“安静。”她咆哮着。

“去洗手间吧。”男人说。他的牙齿又多又小。

“不。”奥赫莉说，然后就任它流了出来。尿流到她的大腿上，热热的。男人说了声“哎哟！”然后就离开了车厢。尿渐渐变冷了。火车向东行驶的几个小时里，角落里的胖女人一直在睡觉，她膝盖上的狗则贪婪地嗅着周围的空气，似乎在品尝它。

突然间，他们就到站了。

那位外祖母站在她面前。她跟奥赫莉的母亲一样漂亮，苹果般圆润的脸颊，浓浓的眉毛，虽然她的眼睛周围多了些皱纹。她穿着破旧却看起来庄重的衣衫。她还喷了香水，优雅的双手就像装在柔软的麂皮盒子里的铅笔。外祖母凑近她，拿了那个纸袋，朝里看了看。“啊！农民的美食。”她说。她掉了一颗下门牙，这让她的微笑看起来有些滑稽。“我们今天晚上好好地吃上一顿。”她说。

奥赫莉站着的时候，露出了潮湿的大腿。外祖母的脸像卷帘一样往下一拉，显然是不愿意看到她此般模样。

“跟我来。”她高傲地说，奥赫莉于是拿着手提箱跟着她走。走着走着，裤子上的尿干了，她的大腿却被磨破了。

在回家的路上，她们去肉铺买了一根香肠。外祖母接过手提箱，让奥赫莉拿那个白色的纸袋子。等她们到达大楼沉重的蓝色大门前时，她的手上沾满了湿黏的红色油脂。

外祖母的公寓里面家具稀少，不过很整洁。没有地毯，地板被擦得像皮肤一样光滑。墙上曾经挂过一些画，如今只留下了深色的方形痕迹。屋子里没有暖气，只不过没外面风大。外祖母看见奥赫莉在发抖，于是说：“暖气很费钱。”她让她跳五十下来暖暖身子。“跳跃是免费的！”她说。接着楼下便传来了扫帚把敲击天花板的“啪嗒啪嗒”的声音。

她们吃过晚餐后，奥赫莉被带去参观自己的房间：一床对折的被子铺在壁橱的地上作为她的床，头顶挂满了外祖母的衣服，散发一股跟她皮肤一样浓烈的味道。“在我把你搬到壁橱里过夜前，你就先睡在我的床上。”外祖母说。

在外祖母洗漱的时候，奥赫莉假装熟睡。外祖母洗漱得非常仔细，用小苏打刷牙，抹上更多的化妆品和香水。她离开了。奥赫莉注视着天花板上灯泡的轮廓。醒来时，她已经被搬到壁橱里去了。门是关着的。卧室里传来了一个男人和外祖母的声音，床在吱吱地叫。第二天，外祖母告诉她必须一直待在壁橱里，给了她母亲小时候看的一套《丁丁历险记》，还有一个手电筒。过了一些日子，她就能辨认出三个男人的声音：一个人的声音圆润，像裹着脂肪的肉酱，一个人总是发出呵呵的笑声，还有一个人的声音沙哑。

外祖母把一些容易腐烂的食品放到窗台上，鸽子和老鼠有时候会来吃。那些男人来来往往。奥赫莉想象着自己在漫画世界里历险，不去理会这些噪声，最后她终于睡着了。她上了学，很开心学校非常整洁，她喜欢带有图案的钢笔、方格纸和利落的拼写法。她喜欢学校的点心，有巧克力夹心玛德琳蛋糕，还有袋装牛奶。她喜欢其他孩子大声喧哗的声音，她总是高兴地注视着他们。这样的生活持续了约六年。

在她十一岁生日后的那个春天，奥赫莉回家后发现祖母赤身裸体地躺在床上，四肢僵硬，皮肤冰冷，舌头外伸。她的脖子上有伤痕，也许是吻痕。（不是。）两个指甲被扯掉了，指尖处有血。

奥赫莉慢慢下楼。看门人不在。奥赫莉沿街而走，来到拐角处一家水果蔬菜店的柜台前，浑身发抖地等待着老板帮一个戴着裘皮帽的女士称完芦笋。他对奥赫莉很好，冬天的时候还给过她橘子。客人们全走了以后，他探过身来，微笑着，于是她就把看到的一切告诉了他，他的脸立刻僵住了，立刻跑出去了。

后来，她发现自己坐在飞越大西洋的飞机上。她的下方飘着像羽毛一样轻柔的云。水面时而泛起褶皱，时而平静如镜。坐在她旁边的陌生人的手臂非常柔软，他反复地抚摸奥赫莉的头发，直到她最终熟睡过去。醒来时，她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国家。

她瓦萨学院的法语教授们曾感到惊讶："你的法语没有一点英语口音。"他们说。

"哦，是吗？"她轻轻地说，"也许我前世是个法国小女孩吧。"

在这一世，她是美国人，说话也是美国式的口音。她的母语被埋藏在心底。可是，就像植物的根会破石而出一样，她的法语会干扰英语。她说"forte"这个词时，比如说"让你的生活不偏离正轨，洛托，这是我的forte"，那个单词的意思是强项，阴性形，发音就像fort。洛托好奇地看着

她，问："你是在说'for-tay'[注]吗？"

for-tay，简直是胡扯，她想。"当然是啦。"她说。

或者她会混淆词义。比如，把"一般情况下"说成"事实上"，把"误导"说成"欺骗"。"这么多人汇聚在一起，我喘不过气来。"首演的那天晚上，当人群涌向洛托的时候，她站在大厅里说。她的意思其实是"挤在一起"，不过，仔细想想，前面那种表达也没什么问题。

尽管她英语很流利，可她也会听错，拼错单词。成年后，她一直认为任何人都要保管好自己的重要物件——遗嘱、出生证、护照、一张小时候的照片——要放在银行里一个叫"保险箱"的地方。当然，这是一个假设，这是一个有待证明的说法。

---

1. 在读音上，英式读音与美式读音不一致，故有文中的对话。——编者注

7

从她翻车那天至今，她的舌头还没完全愈合。玛蒂尔德很少说话。舌头的确很疼，可是，沉默更适合她。她一开口说话不免会流露出轻蔑。

夜晚，她出去结交各种各样的男人。仍然穿着白大褂的医生，身上还能闻到碘酒和丁香牌香烟的味道。在斯图尔特加油站负责加油的小男孩，留着绒毛状的小胡子。还有玛蒂尔德和洛托曾经快乐地生活过的那个乡村的镇长、保龄球馆的老板、一个对香花系列图案床上用品极其感兴趣的离婚男人、一个自豪地告诉她自己脚上的靴子值四百美元的牛仔、一个来镇上参加婚礼的某爵士乐队吹萨克斯的黑人。

那时她一言不发地就让自己出了名。她结识的人有：学校的校监；狩猎营地的老板；三角肌像手榴弹一样的体能训练师；她和丈夫在城里认识的小有名气的诗人，他因为仰慕洛托，哀悼之后又跑来探望她，他曾把手指伸进她的下体，她感觉到了他冰冷的结婚戒指。

她认识一个开校车的秃顶的胖子。他只是想抱着她哭。

“真倒胃口。”她说。此时她正在汽车旅馆的一个房间里，只穿着胸罩。那天在泳池里，她把自己的头发分成三绺。一绺绺头发漂浮在水面，像溺水的蛇。“不要哭了。”她说。

“我忍不住。”他说，“对不起。”

“你的确是对不起我。”她说。

“你太漂亮了，”他说，“而我太孤独了。”

她重重地坐到床边。被子上画着丛林图案。

“我能把头放到你的膝盖上吗？”他说。

“如果你非要这样的话。”她说。他把脸颊贴到她的大腿上。她让自己的身

体支撑着他头部的重量。他的头发柔软，散发着无香型肥皂的味道，在她看来，他的皮肤非常漂亮，粉嫩光滑，像个小猪仔。

“我的妻子去世了，”他边说边用嘴巴撩拨她的腿。“六个月前。死于乳腺癌。”

“我的丈夫四个月前死了，”她说，“是动脉瘤。”短暂停顿。“我赢了。”她说。

他的睫毛轻抚着她的皮肤，他在思考她这句话的意思。“你真的知道这种痛苦？”他说。

“我知道。”她说。

汽车旅馆对面的交通信号灯闪烁不定，房间里也跟着一会儿红一会儿黑。“你如何生活？”她问。

“邻居太太会送菜过来。我的孩子每天都打电话给我。我是风筝制作师。这是很愚蠢的事。”他说。

“我没有孩子。”她说。

“很遗憾。”他说。

“我一点都不难过。这是我做过的最佳决定。”她说。

“你怎么生活？”他问。

“靠迷惑那些讨厌的男人。”

“嘿！”他说，然后大笑起来，“效果如何？”

“糟糕透了。”

“那你为什么还继续做？”

缓缓地，她说道：“我的丈夫是与我发生性关系的第二个男人。二十四年里我一直保持忠诚。我想知道在这期间我错过了什么。”

“你错过了什么？”他说。

“什么都没有。除了我丈夫之外，男人们在性方面都非常糟糕。”

她想：虽然有那么一两次惊喜，可大多数都很糟糕。

他抬起他满月似的脸，她的腿被印上了一个粉色的湿漉漉的凹痕。他满怀希望地看着她。“有人曾说我是一个完美的情人。”他说。

她把裙子从头上往下套在身上，拉上靴子的拉链。“你已经错过机会了，伙计。”她说。

“喔，拜托，”他说，“我会速战速决的。”

“全能的上帝啊。”她一边说一边去拉门把手。

“祝你有一段愉快的妓女生活。”他带着刻薄的语气说。

“你这个可怜的悲惨的家伙。”说着，她头也不回地走了。

玛蒂尔德什么事也做不了。看电视让她头痛欲裂，书本让她觉得无聊。她对于老套的故事感到厌倦，线索复杂但司空见惯，情节过于冗长。她需要更散乱、更猛烈的东西，需要某些像炸弹一样能爆炸的东西。

她喝了很多葡萄酒后睡着了，醒来时，正值午夜，冰冷的床上没有了丈夫的气息。就在此时，被存在的痛苦包围时，她才发现她的丈夫根本不了解她。

尽管她有心计而且很聪明，可还是稀里糊涂地成了一个妻子。众所周知，妻子是无形的人。她们是婚姻的午夜精灵。乡下的房子，城市的公寓，缴税，养狗，一切都得她操心：他根本不知道她的时间都用来干什么了。本来还得再加上带孩子，感谢上帝他们没有孩子。还有一件事：他的许多剧本，至少有一半，她都得在夜里偷偷地阅读，把他写过的内容加以修饰润色。（不是重写，是编辑，打磨，让剧本更出色。）而且她还得负责替他打理作品经营方面的事务。不然以他的友善和懒惰，将让所有的钱蒸发。

曾经，在《林中小屋》试演期间，正当他们濒临失败的时候，全靠她力挽狂澜。接近傍晚，下着雨，咖啡的香味四溢，她用温柔却恶毒的话狠狠指责剧本顾问，这个可怜的家伙，被她骂得双膝发软，只得坐在一条深红色的搁脚凳上强打精神。等她骂完了，她说：“你可以走了。”

那个小伙子起身逃跑了。

她没有发现洛托脸色阴沉地站在走廊的暗处。

“原来，”他说，“导演要求演职人员来见你，不是要给他们加油鼓励。我一直以为你会鼓励他们。品尝诱人的曲奇饼干，牛奶咖啡，以及在你的胸膛上倚靠片刻。”

“有些人需要一点不同形式的刺激。”她说着，起身，伸了伸脖子，先往一边，然后往另一边。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他说，“我不会相信。”

“那你是想让我罢手吗？”她说。她不会罢手。他们已经走投无路了。但她会暗中操作，确保不让他知道。

他走进来，把身后的门锁上。“事实上，这让我兴奋。”他说。他走近她，说：“我在她身上看到了瓦尔基里[注]，少女骑马在空中盘旋，置身于雷电当中，马鞍上横放着阵亡英雄的尸体。”他抱起她，让她的大腿缠绕在自己的臀部，把她的背抵到门上。

他是在引述吗？她不在乎。他的语气中充满崇拜。她闭上眼睛。“快跑，我的马儿。”她说。他在她的耳边窃笑起来。

她不会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他。首先是因为她也写作，不仅仅是隐身在他的手稿后面，让他以为自己的手稿会在夜里自动变得整齐有序。她把自己心中的想法写出来，她是偷着写的，只有自己知道：一些隐秘的强烈的东西，既像故事又像诗歌。以化名的形式将它们公之于众。她快四十岁时，他摔伤了，在近乎绝望的状态下她开始写作。在这期间，她感觉到他离她越来越远。

还有一件更糟糕的事。在她写作期间，她会离开他身边。可当她回来时，他居然不知道她曾经离开过，因为他写作的时候太投入了。

开车送洛托时她观察过那个艺术家聚居地：午餐是被装在柳条篮子里送过来的，每个人都可以得到一间属于自己的石头小屋，还有夜间烛光下笑声不断的长谈，看起来如同天堂。在那张咯吱作响的小床上，她一边捧住他的脸一边在他的身上摆动，可他却把她的身体翻过去，浑身发抖，气喘吁吁，最后，当他把头靠在她背上屏住呼吸的时候，她打了个冷战。她对于这个不好的兆头一笑了之，开车离开了。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她被孤零零地留在那间乡间小屋，唯与上帝做伴。

起初，她还比较乐观。她可怜的丈夫这个夏天过得太不开心了。他先是从飞机的舷梯上摔下，摔坏半个身子。然后，他喝了太多的酒，没有写出新

剧本，心情沮丧，无法以最佳状态去处理演出、制作和生意上的事。虽然她愿意在家里照顾他，用她的纸杯蛋糕、冰茶、沐浴以及其他一些体贴之物来向他表达爱意，可她还是很高兴地在他生日当天带他去那个位于偏僻小镇的奶牛场的小剧院，看着他身体前倾地坐在那里，如醉如痴，泪光闪闪。一个女人挑逗地向他打招呼，因为仰慕他而激动得满脸通红时，她便抬头看着天上的航迹云。洛托虽然身体受伤，可他的表情如此轻松，心情如此激动。他很久没有如此全神贯注于某事了。

所以，她在那个灰色的十一月把他送出去，暂时停止对他的悉心照顾。他要去同一个年轻的作曲家合作一部戏剧。就是利奥·森。

洛托不在的第一周，房子就已显得空空荡荡，她的生活更是异常空虚。她忘记吃饭，晚餐甚至就吃一点金枪鱼罐头，她把太多的时间花在浏览电影上。时间就这么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白天越来越冷，越来越暗。有些时候她连灯也不开，八点钟太阳虚弱地升起时她才醒来，四点半太阳光芒散尽时她就睡觉。她感觉自己像熊，挪威的熊。丈夫的电话慢慢减少，从一天一次变成几天一次。迷迷糊糊中她做着可怕的噩梦，梦见洛托告诉她他不再需要她，他爱上了另一个女人，即将离她而去。她躁动不安，想象着那可能是某个女诗人，娇弱年轻，拥有小母牛般的适合生育的屁股，这个女孩因作为诗人而受到尊重，这是玛蒂尔德永远望尘莫及的。他会跟玛蒂尔德离婚，然后同他柔声细语的情人住在城市的公寓里，沉迷于性和聚会，还有生孩子，一个接一个的孩子，全部长着跟他一样的脸。她想象那个女诗人确实存在。她太孤单了，这种想象让她窒息。她反复给他打电话，可他从来不接。他的电话更少了，只在最后那个星期打了一次。他拒绝了她电话性爱的提议，对于洛托来说这太反常了，他或许已变成一个没有欲望的人。

虽然他们已经计划好请朋友和家人来乡下的房子里过感恩节，他却不出席。她只好取消安排，独自吃着她头一天做好的南瓜馅饼里面的奶黄，将馅饼皮扔到窗外喂浣熊。在电话里，玛蒂尔德的声音有些游移不定，洛托的声音变得冷漠。他说要继续待在那里直到十二月中旬。她说了些刻薄的话然后就挂断了。他又连续打了三次，她始终没有接。她决定，第四次响时她要接。可是，虽然她一直坐在电话旁等待，他却没有再打来。

之前他一说起利奥，话语里就暗暗迸射出激情、激动。突然间她感受到他的执迷。舌根顿时泛起苦涩。

玛蒂尔德梦见利奥·森。她知道他是个年轻的小伙子，这是通过查阅网上的简历了解到的。虽然洛托本人绝对是异性恋者——这可以从他平日里贪婪的欲求判断出来——可他丈夫的欲望太强，足以去追求某个人身体里隐约存在的东西，而不仅是身体本身。而且她的丈夫一直渴求美。毫无疑问，

利奥·森的身体不会俘获丈夫的心，但利奥的天赋异禀对丈夫的吸引力完全可以取代玛蒂尔德。这更糟糕。在梦中，玛蒂尔德和利奥坐在桌边，桌上有一块很大的粉色蛋糕，利奥正在一小口一小口地吃着，虽然玛蒂尔德非常饿，却只能看着他吃，他边吃边害羞地笑着，直到把它吃完。

她长久地坐在厨房的桌子旁，每多坐一秒，她内心的愤怒就越深厚，最终，邪恶的黑暗势力终于侵占她的心灵。

“我要让他好看。”她对着上帝大声地说。上帝沮丧地摇动着尾巴。狗也很思念洛托。

十分钟后她就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了，然后又用了二十分钟帮自己和上帝打包行李。她开车穿过樱桃林，坚决不去看后视镜里渐渐缩小的白色小屋。在被交给养狗场的时候，上帝全身发抖。而玛蒂尔德在驱车去往机场的路上也一直发抖。她在飞机上吃了两片安必恩之后就一觉睡到泰国，走路时她的头还昏昏沉沉，而且因为睡觉时一直憋着尿，她还出现了严重的尿路感染症状。

她走出机场，进入一片潮湿的世界，眼前是拥挤的人群，空气中充满热带的臭气和熏人的热风，她感到两腿发软。

曼谷从眼前闪过，粉色和金色交错，街灯下人头攒动。一串串节日彩灯蜿蜒地挂在树上，展示着对游客的善意。玛蒂尔德的皮肤非常渴望潮湿的风，它此刻吹走芦苇沼泽散发的腐臭味，吹动着尤加利树。她焦躁得睡不着，旅馆太干净了，于是她又回到黑暗的户外漫步。一个驼背的妇女正在用一捆树枝扎成的扫把清扫人行道，一只老鼠停在墙顶上。玛蒂尔德想要尝一尝杜松子酒的苦味，感受它对舌头的刺激，于是就循着门廊下的音乐声进入了一个夜总会，因为还没有到深夜，酒吧冷冷清清的。酒吧里面是分层布置的包间，还搭建了一个供乐队表演的舞台。酒吧侍者给玛蒂尔德送酒来的时候拍了拍她的手，因此她先感到皮肤上有一阵温暖，然后才感觉到冰冷的酒杯。玛蒂尔德很想摸一摸这个女人浓密的黑色睫毛。有人坐到她身边，是一个胖得快要撑破T恤衫的美国男人，毛茸茸的头像一个成熟的桃子。他边上是一个臃肿的面带笑容的泰国女人。他的话音里透着一些亲密，显然他已经得手了。玛蒂尔德真想抓住这些话语，把它们裹在拳头里，再把它们塞进他的喉咙。可是，她离开了，她回到旅馆，躺在床上，一夜无眠。

早上，她发现自己坐上了开往皮皮岛的船，嘴唇上有海风留下的咸味。她在这里租了一间小平房，付了一个月的费用。她想象着这样的情形：洛托回到空荡荡的家，狗也不见了，他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找她，可一无所

获，于是恐惧在他的心中慢慢升起。她是被什么人绑架了吗？她是跟着马戏团逃跑了吗？她的柔韧性很好，洛托总是说她可以当柔术演员。她的房间是白色的，里面摆满木雕。茶几上的红碗里放了些奇怪的发亮的水果，床上有一块叠成大象形状的毛巾。

她打开通往哗啦作响的海水的落地玻璃门，顿时听到了海滩上孩子们的叫声，接着她把床上的被子掀掉，因为她不想让其他人的细菌接触自己的皮肤，然后她躺下，闭上眼睛，感觉过去的凄凉正逐渐远去。

她醒来时已是晚餐时间，凄凉又回来了，用尖牙在她的内心咬出了一个洞。

她对着镜子哭泣、穿衣服、涂口红，她哭得太厉害了根本画不上眼妆。她独自坐在餐桌边，桌上摆满了鲜花和闪闪发光的餐具。服务员很友善，还帮她安排了面朝大海的位置，这样她就可以在不被打扰的情况下尽情哭泣。她只咬了一口食物，却喝了一整瓶葡萄酒，然后光着脚穿过沙滩走回她的小屋。

她只在阳光下待了一天。这天，她穿上白色比基尼，由于体重减轻，它松垮地挂在她身上。侍者看见眼泪从她的太阳镜下流淌出来，于是主动给她送来一杯果汁。她一直待在太阳下，直到肩膀上起了很多疱。

第二天早上，她醒来时发现窗户外面有一头大象，正被一个穿着纱笼的女人用绳索引导着慢慢地往前走，象背上载着一个小女孩。昨夜，愤怒向忧伤发起了攻击并最终将其赶走。玛蒂尔德的身体因为昨日过度暴晒而感到疼痛。她坐起来，看着床对面镜子里自己的脸，红润、犀利、坚决。

这才是她习以为常的玛蒂尔德，那个从来没有停止过战斗的玛蒂尔德。她现在面对的是一场无声的埋伏之战，不过她一直是个勇士。她得让自己明白，那个女诗人只是想象力的产物，那个瘦弱的音乐家利奥不会威胁她的地位，因为他不过是个毫无战斗力的小男孩。她理所当然地会赢。她怎么能像逃兵一样呢？

到泰国两天后，她再次搭飞机离开。她用了六天的时间来平复内心。在养狗场，他们把上帝交给她。狗一见到她高兴得用鼻子不停地在她的身上闻着。玛蒂尔德回到那栋寒冷的房子，她出发前未及时扔掉的垃圾此刻散发着阵阵恶臭。她把手提箱放到楼上的壁橱里，准备稍后再来收拾，然后端着一杯茶坐到厨房的餐桌边开始制订今后的战略。问题不在于要做些什么才能让洛托回到她的身边，而在于哪些事情是她不愿意做的。她有很多选择，事情有多重可能性。

几分钟后，她听见汽车的声音。接着，碎石上传来一瘸一拐的脚步声。

她的丈夫进门了。她让他等了一会儿。

然后她远远地看着他。他比离家时更瘦但更健康了。他好像苦恼重重。他脸上有些什么东西，她垂下眼睛不想看到。

他嗅了嗅空气中的气味，她穿过厨房用自己的嘴堵住他的嘴，为的是不让他提及发臭的垃圾和寒冷的房间，因为这会让事态变得很糟糕，会让她无法再回到他身边。隔了这么久，他的味道变得有些奇怪，嘴唇也变得更有弹性。那种陌生感令她震惊。他的体内发生了某种轻微的变化，是某种转向。他正准备开口说话，她赶紧用手捂住他的嘴。只要能把他要说出口的话堵回去，她愿意把手塞进他的嘴里。他明白了。他微笑着，放下提包，带着她退到墙边。他巨大的身躯压到她的身上。狗在他的脚边呜咽。她粗野地抱着丈夫的臀部推着他往后退。他们穿过大厅来到楼上。

她用尽全身的力气重重地把他推倒在床，他嘶地叫了一声，因为他身体左侧的伤还未痊愈。他抬起头看着她，脸上掠过困惑的表情。他再一次想说话，可她用双手捂住他的嘴，摇了摇头，脱去自己的鞋子和裤子，解开他的衣扣，然后是裤子。哦，这些松紧带上带孔的紧身短裤伤透了她的心。他苍白的胸膛上的肋骨清晰可见。他的身体曾经承受过巨大的压力。

他先达到了高潮，因此她的就不会出现了。这没关系。她已摸索到了某种东西，而且已经紧紧抓住了它。她想起自己不让他说出的话，它们正在他的体内不断膨胀，直到成为一种无法承受的压力。她凑过去，吻了吻他的眉心。他轻轻地扶住她的腰，这是她想念已久的他的温情。他的身体散发出各种各样的怪味。他尊重这种无声的沉默。他起身去卫生间洗澡了，而她则下楼去煮了一些意大利面。用荡妇酱[注]。

他来到楼下，给她看了一眼自己身体侧面的裂口。“你这个野蛮的女人。”他说，此时，在他注视着她的眼神里荡漾着淡淡的忧伤。

一切本应该这样结束，可是没有。她一直在谷歌上搜索利奥·森。圣诞节前一周，当这个年轻人在冰冷的海水里溺亡的消息跳到屏幕上的时候，她感到非常震惊。然后,一股胜利感油然而生，热烈而可怕。她避开了映在屏幕上的自己的脸。

当洛托正在楼上埋头写新剧的时候，她到斯图尔特商店买了一份报纸。她一直等到圣诞节前一天的早上才把它放到前门边的镜子处，因为她知道洛托会在那儿等雷切尔一家。他喜欢过节，因为这符合他热情愉悦的本性。他会睁大眼睛急不可耐地盯着窗外的乡间小路，因此不可能看不见报纸。

那时，他就会知道她所了解的一切。那天早晨，她听见他吹着口哨，于是赶紧走出卧室站在楼梯顶看他。他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微笑，审视着自己的侧影，接着他就把手落到那张报纸上。他把报纸拿近了一些，开始读上面的内容。他的脸色渐渐苍白，他紧紧地抓住桌子，好像就要晕过去。后门被打开时，雷切尔和伊丽莎白正在争吵，然后她们进入厨房，孩子们兴奋地尖叫着。见到他们，狗也高兴地叫了起来。她把报纸留到现在，因为有他人在场时他不会同她争吵，他不会把事情说出来从而让局面变得糟糕，而且，如果他当下没有说出来，他就永远不会再提及。洛托抬起头看着镜子，发现玛蒂尔德站在身后的楼梯上。

她看着他正从镜子里看着自己。他的脸上浮现出一种新的领悟，然后又消失了。他为自己所窥视到的她内心的东西感到恐惧，不愿意看到它继续展开。

她向下迈了一步。“圣诞快乐！”她大声叫道。她干净整洁，身上散发着松木的香味。她走下楼梯。她像孩子般天真。她无忧无虑。

此地是何等黑暗！贝多芬的《费德里奥》[注]里的弗洛雷斯坦如此唱道。这是一部关于婚姻的歌剧。

事实上，大部分歌剧都是关于婚姻的。然而，很少有婚姻称得上具有歌剧风格。

弗洛雷斯坦唱的那句歌词就是这个意思。

新年那一天是她一生中唯一信仰上帝的一天。（哈！）雷切尔、伊丽莎白及孩子们还在楼上的客房里睡觉。玛蒂尔德做了烤饼，菜肉馅煎蛋饼。她的人生就是没完没了地招待人。

她打开电视。上面出现的是金色和黑色的混乱画面，是关于夜间的一场大火。镜头中全是盖着床单的尸体，整齐得像平原上的帐篷，一栋带有拱窗的房子被烧黑，房顶也已被烧毁。根据某人在大火前拍的视频，一支乐队正在舞台上大声叫喊着新年倒计时，烟花四射，映着一张张欢叫的脸。现在，画面切换到了户外，一些人正被送上救护车，还有一些人躺在地上。他们的皮肤被烧毁，呈焦黑或者粉色。这不免让人想起食用的肉。玛蒂尔德感到一阵恶心。她辨认出了这个地方，几天前的深夜她还去过那里。屋门紧锁，人员拥挤，烟味呛鼻，叫声不断。有一个妖艳的女孩挨着坐在高脚凳上的美国人。睫毛浓密的侍者那冰冷的手曾让玛蒂尔德的皮肤战栗。听见楼梯顶传来雷切尔的脚步声，她急忙关掉电视，然后带着上帝快速走到院子里，让自己在寒冷中平静下来。

那天晚餐的时候，雷切尔和伊丽莎白宣布伊丽莎白怀孕了。

在床上，玛蒂尔德不停地哭泣，她为自己逃过那场大火而心生感激和内疚，洛托却以为她是因为他妹妹孩子太多，可他们连一个孩子都没有而感到命运不公。后来，他也把脸埋进她的头发里哭了起来。于是，他们之间的疏离感消失了，他们又团结在了一起。

---

1. 此处指挪威和日耳曼神话中奥丁的侍女们，又称“寻找英灵者”。她们骑着马或者化作天鹅飞向战场，为瓦尔哈拉殿堂收集阵亡的武士。——译者注
2. 一种意大利面酱汁。——译者注
3. 《费德里奥》是贝多芬创作的唯一一部歌剧。1805年初演于维也纳。——编者注

8

机场如同一个置身喧闹中的隔音空间，十一岁的奥赫莉独自一人，她什么都不懂。最后她看见一个人举着一块写着她名字的牌子，她突然感到自己有救了，这肯定是她的舅舅，她母亲的哥哥。她的外祖母一直说这是她在年轻放荡时生下的孩子，不过她的老年同样也很放荡。他开朗，肥胖，红皮肤，充满同情。她已经喜欢上他了。

“不，小姐，”他说，“不是舅舅。是司机。”

她听不明白，因此他做了一个开车的手势。她克制住失望情绪。

“我不会讲法语，”这个司机说，“除了‘你想和我睡觉吗？’这一句”。

她用力眨了眨眼，于是他说：“不，不，不。不是你。对不起。不是和我睡觉。”[注]他的脸变得更红了，在走向停车场的时候还一直轻声笑着。

他中途停下给她买了草莓奶昔。它分量太多，把她撑得胃疼，可她还是全吃完了。因为这是他的善意。她害怕把它洒到皮革坐垫上，所以去往舅舅家的路上她一直小心翼翼地拿着杯子。

他们停在一条砂石车道上。这栋房子对于一个有专用司机的人来说并不算奢侈。这是一栋坚固的宾州德式农宅，用作筑房材料的石头坚不可破，古老的窗户太圆，风景都有些变形。司机把行李拿到楼上她的房间里去，单这一间房就有她外祖母在巴黎的整套公寓那么大。房间连着她的独立浴室，里面有一块厚厚的绿色地毯，看起来像春天公园里的嫩草。她真想立刻躺在上面睡上几天。

厨房里，司机从冰箱里拿出一个盘子，上面有一块发白的鸡肉、马铃薯沙拉、豆子，还有一张她舅舅用法语写的字条，说他回家时再见她。他还建议，看电视是学英语的最佳途径。不要离开家。把需要的东西列个清单，司机保证会让她在明天就能拿到。

她很难忽视其中诸多的拼写错误。

司机向他演示怎么锁门和使用报警器。他松弛的脸上浮现出一副担忧的表情，可他必须得走了。

她紧挨着电视吃东西，用它温暖的屏幕来暖身子，她看了一个无法理解的关于豹的节目。她把用过的餐具都洗干净，并且放回她认为它们应该在的位置，然后踮着脚上楼。她尝试打开每一扇门，可是除了她自己那间房的门，其余所有的门都被锁上了，于是她洗了洗手、脸和脚，刷了牙，然后爬到床上。床太大了，房间里到处都是影子。她把羽绒被和枕头放到空空的衣柜里，然后在灰尘味道很重的毯子上睡着了。

深夜，她突然醒来，发现一个瘦瘦的男人站在门口低头看着她。他大大的眼睛和圆润的脸蛋让她想起了外祖母。他的耳朵像小小的苍白的蝙蝠翅膀。在经历了多年动荡不安的生活之后，他的脸让她想起母亲。

“这就是那个魔鬼女孩。”他用法语说。虽然没笑，他似乎很开心。

她觉得自己呼吸不畅。她明白了，从一开始他就很危险，虽然他有温和的一面。她必须小心。她得跟他保持距离。

“我不经常在家，”舅舅说，“司机会带你去买你需要的东西以及生活用品。他会开车接送你到公交车站，你自己坐车去上学。你会很少见到我。”

她轻轻地说了声谢谢，因为一言不发可能对她更不利。

他看了她良久，然后说：“我妈妈也曾让我睡在她的衣橱里。现在你必须试着睡在床上。”

“我会的。”她小声地说。他关上门。她听见他走路，开锁，推门，关门，重新锁上，所有的门都重复了一遍。她听着房子里的寂静，直到寂静充盈她的内心，她才再次睡着。

在美国上学的第一节课上，坐在她前面的男孩回过头来。他低声说：“为什么六害怕七？因为七把九吃掉了[注]！”

她不明白。“你真笨。”他说。

午餐是厚得不可思议的面包和奶酪，还有散发馊味的牛奶。她坐到操场边，尽量让自己显得很渺小，但以年龄来说她的个子很高。那个说笑话的男孩带着另外三个男孩来到她的身边。

他们故意把她的名字奥赫莉念成“Orally”（口交），他们把舌头贴到脸颊

的一侧，并用手模仿阴茎进去和出来的模样。

这个她是明白的。她去找老师，一个长得像婴儿的白发稀疏的侏儒。整个上午她都以非常高傲的姿态同奥赫莉讲法国上流社会的行话。

奥赫莉以尽可能慢的语速说，虽然奥赫莉是她的名字，可在巴黎别人并不这么叫她。

巴黎这个字眼让老师的脸顿时亮了起来。“是吗？”她说，“那么你最喜欢哪个名字呢？”

奥赫莉想了想。在巴黎上学的时候，有个地位比她高的女孩，个子矮小，身体强壮，说话刻薄，有一头松软的黑发。她很神秘、冷酷，其他女孩都用糖果和漫画书巴结她。她生气的时候，嘴里说出的话就像鞭子一样伤人。可她很少动用她的威力。她的名字叫玛蒂尔德。

“玛蒂尔德。”奥赫莉说。

“玛蒂尔德，”老师说，“好的。”

就这样，突然之间，玛蒂尔德让原来的奥赫莉不见了踪影。她感觉到另外那个女孩的冷静性格紧紧地控制了她，还有她冷漠的眼神和敏捷的反应。当前面的那个男孩再一次转身对着她模仿口交动作时，她快速出手用力掐了一下他的舌头和脸颊。他尖叫，眼泪涌了出来，可当老师转过身时，却发现玛蒂尔德平静地坐在那里。那个男孩因为上课吵闹而受到惩罚。接下来的课堂时间里，她一直看着他脸颊上长出的两个紫葡萄。她想吮吸它们。

有几年，他们住在格林尼治村地下室。那时她和洛托还非常贫穷（她的袜子上有破洞，午餐是阳光和白开水），但很快乐。一次聚会上，圣诞彩灯在墙上映出一串柠檬，喝了劣质的伏特加掺果汁后，她正在快速地翻音乐CD，此时她听见有人叫奥赫莉！她马上感觉自己回到了十一岁，绝望，孤独，迷茫。她转过身去。只听见她丈夫说：因为他不知道那是栓剂，所以就口服了！朋友们嘘叫着，女孩子们手拿酒杯跳着舞。玛蒂尔德走进卧室，觉得自己僵硬得像个机器人，心不在焉地穿过在床上非常投入地鬼混的人。她希望他们完事之后能把羽绒被换掉。她走进散发着西洋杉木和灰尘的臭味的壁橱里。她躺在自己的鞋子中间，舒服地睡着了。几个小时后，洛托打开门，带着笑容，轻轻地抱起她，然后把她放到床上。她很高兴床单已经换掉。终于只剩她和丈夫独处一室了，他用热切而贪婪的手抚摸她的颈部，然后是大腿。“好的。”她说。其实她没有兴致，可那没关

系。他沉重的身体把她带回现在。玛蒂尔德又慢慢地回来了。（而奥赫莉，那个阴郁、迷茫的女孩又一次消失了。）

奥赫莉既温顺又文雅；而玛蒂尔德，外表平静，内心沸腾。

有一次，她在玩绳球游戏，眼看班上的一个男孩子就要赢了，她故意猛地把球打到他的脸上，他被打倒在地，而且是头部着地，被撞成脑震荡。还有一次，她听见一群女孩喊了一声她的名字后大笑起来。她看上去在忍气吞声，实则是在等待时机。一周以后的午餐时间，她坐到那群人中最自以为是的那个人旁边，一直等到她咬了一大口三明治，然后在桌子底下用叉子猛扎女孩的大腿。那个女孩一下喷出了嘴中的三明治，然后大叫起来，玛蒂尔德不慌不忙地把叉子藏到桌子底的支架下。她对着老师眨了眨她大大的眼睛，老师就相信她是无辜的。

此后，其他孩子看到她，都有几分畏惧。玛蒂尔德开始了超然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她像浮在云端的神仙，平静地观察着世间的一切。舅舅在宾夕法尼亚的房子只是个临时住所，它阴冷潮湿，算不上是家。她想象过一种独立特别的生活，六个姐妹乱成一团，收音机上播放吵闹的流行音乐，指甲油发出刺鼻的味道，化妆台上放着各式各样的发夹。她们在夜里边吃爆米花边打游戏，互相打闹，夜里睡在相邻的床上谈心。舅舅的房子里，唯一令人满意的只有电视机发出的热情的嗡嗡声。她模仿肥皂剧《你眼中的星星》里各种人物的声音，直到自己的法语口音完全消失。她的舅舅永远不在家。她渴望看一看那些锁着的门后面到底是什么吗？是的，非常渴望。但她没有去撬锁。（这已经是惊人的自制力了。）星期天，司机会载她到杂货店，如果她行动足够快，时间还有富余的话，他还会带她到河边的小公园喂鸭子吃面包。

她太孤单了。她的孤独就像楼上的走廊，漆黑一片，只有成排被锁上的门。

有一天，她在河里游泳，一条水蛭吸附到了她的大腿上，非常接近私处这一要害部位，她非常激动，竟然让它留在那里，而且整天想着这位暗藏的朋友。洗澡的时候，它掉了下来，因为不小心踩着它，她竟然哭了。

为了离那栋房子远一点，她加入了一大堆不需要开口讲话的社团。她游泳，参加象棋队，去乐队学吹长笛，她觉得这种乐器并不体面，可易于掌握。

许多年后，她总在最快乐的日子里想起那个孤独的小女孩，头低得像假装正经的丑陋的风铃草，内心却转动着极具破坏力的旋涡。她想用力掌掴那

个女孩。或者把她抱在怀里，蒙上她的眼睛，带她跑到某个安全的地方。

出人意料的是，她十二岁的时候，舅舅收养了她。直到法庭听证会召开的前一天，她才知道自己将被收养这件事。这些都是司机告诉她的。

这一年，他的体重与日俱增，似乎在原来的肚子上又加了一个肚子。在他拎着她的日用品走向车尾行李箱的时候，她好想把脸靠在他身上那些可当枕头的地方。

“被收养！这不是很好吗？”司机说，“现在，你不用发愁啦，小姐，不用担心会被送到其他地方去了。现在，你属于这里了。”

他看了看她的表情，用手摸了摸她的头顶——这是他第一次摸她吗？然后他说：“哦，好孩子。你要有信心。”

开车回家的路上，她的沉默就像窗外飘过的田野，在遭受了冰雪的摧残之后，唯以成群的乌鸦为点缀。

在车里，司机说：“现在，我应该叫你约德小姐了。”

“约德？”她说，“我的外祖母不是这个姓。”

从后视镜里可以看到，司机的眼里流露出快乐的神情。“你的舅舅根据他在费城看见的第一样东西改了自己的姓。他当时去了瑞汀车站市场，第一个看到的是约德馅饼。”

他脸上闪过一丝惊慌，说：“你不要告诉别人这是我说的。”

“我会告诉谁呢？除了你，我不跟别人说话。”她说。

“可爱的小家伙，”他说，“你让我心疼。真的。”

十三岁那年，玛蒂尔德发现楼下的一扇门没有锁，开着一条小缝。肯定是舅舅专门为她开着的。一时间，她无法抑制住好奇心，走了进去。这是一间书房，里面有皮革长沙发和蒂芙尼灯具，除了一个装着玛蒂尔德后来才知道是日本古代色情作品的玻璃柜外，她不需要将手伸得太长就能够着所有的书。它们很奇怪，像古老的精装书，有考究的毛边纸内页和高雅的布面外壳，却没有什么系统性，彼此毫无关联。她成熟以后会明白这些书是批量购买的，专门用于装饰。可在那些艰难时光，也就是她的少女时期，那些书如同一排子弹，来自和善的维多利亚世界。她把它们全部读完。她熟读了伊恩·麦克莱伦[注]和安东尼·霍普[注]，布思·塔金顿[注]和温斯顿·丘

吉尔[注]，玛丽·奥古斯塔·沃德[注]和弗朗西斯·霍奇森·伯内特[注]，因此她的英语论文写得越来越华丽，越来越复杂。美国的教育只注重表面的事实，老师把她写出过分修饰的句子这事儿当成是反映她有语言天赋的证据，可其实她根本没有天赋。初中的最后一年她拿到了所有的英语奖项，高中时期也是。十三岁生日那天，在关上身后书房的门时，她想，以这个速度，到她三十岁的时候，她就会知道这栋房子每一个房间里的内容。

一个月之后，她的舅舅又无意间留下一间未锁的屋子。

她本来不应该在那个时间回家。可因为放半天假，她只好走路回家——凶猛的暴风雪即将来临——联系不上司机，又鬼使神差地没赶上公交车。她在寒风中走着，裸露在外的膝盖五分钟后就麻木了。最后的三公里路，她不得不侧着身子勉强往前挪动，并用手指蒙住眼睛以便挡住暴雪。

到达这栋石头房子后，她蹲伏在门口的台阶上，把手伸到胸罩下取暖，以便能转动钥匙。她听见屋里有声音，是从走廊尽头书房的位置传来的。她脱掉鞋子，发现脚已冻成冰块。她蹑手蹑脚走进厨房，吧台上有吃了一半的三明治，还有一袋烤肉味的薯片。一支抽过的烟放在一只茶碗里，烟灰已超过两厘米长。暴风雪几乎让窗口变得黑暗。

她试图悄无声息地走向楼梯，却突然停下了：楼梯下有一个小房间，她第一次发现它的门是开着的。她听见了脚步声，于是走了进去，轻轻地关上门。头顶的灯是开着的。她关掉灯，蹲到一座奇怪的马头雕塑后面，用手捂住嘴。脚步声过去了。传来许多男人说话的声音，还有更多人的脚步声。黑暗中，她变暖的皮肤上有些发麻，好像爬满了蚂蚁。

巨大的前门被猛地关上了，她等了很久，只感到了房子的空空荡荡，还有她的孤独。

她打开灯，看清了她刚才只是模模糊糊看见的东西。沿墙有一些正面朝里的画板，还有一些小型雕像。她拿起一块画板。它很重很坚固。她把它翻转过来时差一点掉在地上。她一生中还没有见过这么完美的东西。底部最明显的位置画着一匹曲线优美的白马，骑马的男人穿着蓝色礼服，质地非常奢华，她伸手触摸了一下，想确定那是不是真的布。他的身后是其他人、其他马和参差不齐的岩壁。画板上部，在蓝天的衬托下，柔和苍白的城市非常漂亮，看起来像是骨头做的。

她记住了这幅画。最后她把画放回去，然后脱下毛衣擦去地板上从头发和衣服上滴下来的雪水。她关上身后的门，听到门重新锁上的声音时，她感到非常失落。

她上楼，在黑暗中躺着，闭上眼睛回忆画板上的一切。司机进来时焦急地喊着她的名字，她赶紧把手伸到窗外，抓了两把雪放到头上，然后跑向厨房。

“哦，姑娘，”他重重地坐下说，“我以为你在暴风雪中走丢了。”他并非关心她，她知道，如果他真的把她弄丢了，他自己也将大祸临头。

“我几分钟前到家的，”她说，身体仍在发抖。他拿起她的手，感觉她的手非常冷，因此他让她坐下，泡了一杯热可可，然后做了些巧克力碎饼干。

为了庆祝她十四岁生日，玛蒂尔德的舅舅带她出去吃晚餐。三年来，他们从没在一起吃过饭。她打开卧室门时看见床上有一条红色的裙子，像个仰躺着的瘦弱的小女孩，裙边还摆着她的第一双高跟鞋，跟高超过七厘米，黑色。她慢慢地穿衣打扮。

餐馆很暖和，是经过改造的农庄，跟她舅舅的房子不一样。壁炉里烧着火。在金灿灿的灯光下，舅舅看起来脸色不好，皮肤好像是半熔化状态的蜡烛油。当他点餐时，她壮着胆子看他。恺撒沙拉，鹌鹑蛋鞑靼牛排，然后是菲力牛排，烤土豆和芦笋，隆河葡萄酒。自从在电视上看过工业化养殖纪录片之后，玛蒂尔德就一直是个素食主义者。在纪录片里，牛被挂在钩子上活剥，鸡挤在笼子里，腿被弄断，浑身沾满自己的粪便，直到被送去宰掉。

沙拉上来了，舅舅用叉子叉了一块凤尾鱼，然后用法语对她的自制力和自理能力表示祝贺。他不经咀嚼就吞咽，像她从电视上了解到的鲨鱼。

“我别无选择。一直以来就没人管我。”玛蒂尔德说。她痛恨自己不由自主吐露真心。

他放下叉子看着她。“哦，拜托，奥赫莉。没人打你，没人让你挨饿。你可以上学，看牙医，看医生。我过去从没享受过这些。你有些夸张了。这不是《雾都孤儿》[注]，你不是在煤矿里做苦工的孩子。我对你一直很好。”

“是涂料工厂。狄更斯是在涂料工厂打工，”她说，然后又换用英语说，“不，我不是指你对我不好。”

他没听懂，但能感到她话中的讽刺。“不管怎样，你只能依靠我。他们说你是女魔鬼。我得说，我没有看到能证明你是女魔鬼的任何证据，对此我感到失望。要么压根没有证据，要么你掩盖了所有的证据，像所有厉害的

恶魔一样。”

“也许生活在恐惧中可以驱赶一个人身上所有的邪气，”她说，“用恐惧驱邪。”她喝光所有的水，然后倒了满满一杯葡萄酒一饮而尽。

“你没看见任何你需要害怕的事。”他说。他探过身来，微笑着，接着说：“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改变。”

她吓得停止了呼吸。也许是酒让她有些眼花。“不，谢谢你。”她说。

“你太客气了。”他说。他吃完沙拉，擦了擦嘴，然后说，“没人告诉你，你的父母有了新的孩子。对，相比较而言是新孩子。一个三岁，一个五岁。都是男孩。应该是你的弟弟。我会给你看我妹妹寄来的照片，可我似乎把它弄丢了。”

（真奇怪，有些事物总能让人联想到它代表的伤痛：恺撒沙拉总使人产生一种悲哀。）

她看着舅舅头顶的一个光点微笑，那是一个古老的气压计，映着壁烛的光亮，照着他尖尖的耳朵。她什么都没说。

菲力牛排上来的时候他说：“你个子很高，很瘦。看起来有些奇怪，但很时尚。也许，你可以当模特。你甚至可以凭借这项工作自给自足地完成大学学业。”

她慢慢地，小口小口地喝着水。

“啊，”他说，“你认为我会供你上大学？可是你十八岁时我的义务就结束了。”

“你有钱供我上大学。”

“是的，”他说，“但是我对你会怎么做很好奇。奋斗磨炼一个人的性格。没有努力，就没有很好的品格。在我的人生中，没有人给过我任何东西，”他说，“一件都没有。一切都是我自己挣来的。”

“可是，看看现在的你。”她说。

他微笑地看着她，像极了外祖母以及她从前的妈妈，一样的毫无热情，一样会令她的皮肤产生一种刺痛感。“你好自为之吧。”他说。

她的盘子上那些未吃的肉片变得模糊，然后又慢慢变得清晰。“你为什么

恨我？”她说。

“哦，孩子。我对你没有任何情感，好的坏的都没有。”他说。这是他可以对她说出的最善意的话语了。

他咽下一块意式奶酪，嘴角还沾了些奶油。

账单送来了，一个人来到舅舅的身边，跟他握手，在他的耳边轻轻说了些什么。玛蒂尔德高兴地转过脸去，因为她瞥见门口有什么东西在动。一只白猫把头伸进房间，身体绷紧往前躬，将整个身体的重量都压在前爪上，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柴堆。它看起来就像一只正在捕猎的微型老虎。有那么一会儿，她被它的安静欺骗，它一动不动，只有尾巴的末梢稍稍抽动以显示其还有生命，可是接着，它出其不意地一跃而起。当它转过头来的时候，一个软绵绵的看似没有骨头的东西悬挂在它的嘴上。一只田鼠，玛蒂尔德想。猫小跑着出去了，一路都得意扬扬地、高傲地摆动着尾巴。她转过来对着舅舅和他的朋友，他们正充满兴趣地看着她。

“德米特里刚才说你就是那只猫。那只猫就是你。”舅舅说。

不。她一直就讨厌猫。它们似乎总是满腔怒火。她把餐巾放到桌上，微笑着，露出满嘴的牙齿。

---

1. 此处原文为法语。由于她初到美国，不懂英语，而这个司机又不会讲法语，所以沟通中发生了误会，她也不懂司机的意思。——译者注
2. 原文为“because seven eight nine”，因为“eight”与“ate”发音相同，故作此理解。——译者注
3. 伊恩·麦克莱伦即约翰·沃森，苏格兰作家，著有《劳伦斯：局外人的一生》。——编者注
4. 安东尼·霍普，英国小说家，著有《曾达的囚徒》。——编者注
5. 布思·塔金顿，美国小说家，曾获普利策小说奖。——编者注
6. 温斯顿·丘吉尔，美国作家，而且跟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是同时期的人物。——译者注
7. 玛丽·奥古斯塔·沃德，英国小说家，著有《罗伯特·埃尔斯密尔》。——编者注
8. 弗朗西斯·霍奇森·伯内特，英国儿童文学作家，著有《小公主》。——

编者注

9. 《雾都孤儿》英国作家狄更斯于1838年出版的长篇写实小说，讲述孤儿奥利弗悲惨的人生遭遇。——译者注

9

唯一不断回来的是雷切尔。

雷切尔做了汤和佛卡夏面包，玛蒂尔德拿它们喂狗了。

雷切尔有时一个人回来，有时跟伊丽莎白一起回来，有时带孩子们一起回来。孩子们在田里跟上帝一起跑，直到把它累垮。他们帮它把毛上的干草和荆棘清理掉，然后让它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放松和喘气。

“我不想见到你，”有一天，雷切尔单独拿着芝士丹麦酥和新鲜果汁跑来，玛蒂尔德对着她大声叫道，“走开。”

“你想怎么骂就怎么骂。”雷切尔说。她把点心放在垫子上，又一次站在昏暗的晨光中，态度十分坚决。她手臂上可憎的文身——蜘蛛网、美人鱼，还有一个小萝卜——真是一首性虐狂想曲，或者，至少算得上是混合隐喻。这家人生来就有比喻情结。雷切尔说：“我不会离开。我会不断地回来，直到你精神重振。”

“我警告你，”玛蒂尔德隔着玻璃门说，“我是你认识的最坏的人。”

“这不是事实，”雷切尔说，“你是我遇到的最善良、最宽容的人之一。你是我的嫂子，而且我爱你。”

“哈。你不了解我。”玛蒂尔德说。

“我了解。”雷切尔说。玛蒂尔德大声笑了起来，虽然她一直以来为雷切尔一点都不像她的哥哥那样优秀而感到些许遗憾，可现在她从她脸上看到了洛托，一样浅的酒窝，一样坚固的牙齿。玛蒂尔德闭上眼睛，锁上门。尽管这样，凭借她用之不竭的不寻常的精力，雷切尔还是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回来。

她在泳池边的小屋里睡着了。这是洛托死后的第六个月，时值八月份，酷

热难耐。那天早上，他们的老朋友塞缪尔曾经来规劝过她，她把他关在房外，任他绕着房子转圈，大声喊她的名字。

哦，可怜的塞缪尔！她边听着他的叫喊边想。他是腐败议员的好儿子。这成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笑话，塞缪尔经受过各种苦难，酒后驾驶，离婚，癌症，三十几岁的时候房子被大火烧毁。一年前的某夜，一个种族主义者在塞缪尔走路回家的时候把他打成了脑震荡。他不是最聪明的也不是最勇敢的人，可他天生具备超常的自信心。约伯[注]跟他比也只能算是个满腹牢骚之人。

她醒来时塞缪尔已经走了。她的皮肤因汗水而有光泽。她口干舌燥，于是想起了放在厨房操作台上正等她食用的草莓，以及已经准备妥当的馅饼。黄油和果酱是夏天必不可少的调味品，还有盐。她听见另一辆车来到了碎石路上。上帝在厨房里叫。她穿过鲜亮的草地进屋，然后上楼，打算从卧室里看来人是谁。天气太热了，就连玛蒂尔德剪下来插在房间里的虎皮百合似乎都在出汗。

一个年轻人走出一辆廉价小车：现代或者起亚。租的。是个来自纽约的小伙子。小伙子，很好。三十岁左右。独自待了这么久，玛蒂尔德认为自己已经年老色衰。

此人穿过车道时四肢柔软的样子引起了她的关注。他中等身材，发色深黑，长长的睫毛和轮廓清晰的下巴让他显得很帅气。她的胸膛里有什么东西在呼呼作响，这让她很不舒服。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她把这看成是愤怒和性欲的混合体。唉！只有一种方法可以摆脱它！她闻了闻自己的腋窝，然后走去开门。

她发现这个小伙子一边向门口走来一边抬头透过窗户看着她，她吓了一跳：她早已习惯穿着洛托的白色T恤衫，此时身上的这一件因被汗水湿透而变得透明，这样一来，她的乳头分明就是在对他表示双倍欢迎。她穿上束腰外衣，下楼去给他开门。上帝嗅了嗅他的鞋，他跪下来抚摸着它。当他站起来同玛蒂尔德握手时，他的手掌上还粘着薄薄的一层黏糊糊的狗毛。他一碰到她就放声痛哭。

“哦，”她说，“我知道你是来哀悼我的亡夫的。”

她的丈夫是失意演员的守护神。因为，显而易见这个年轻人是位演员。他举止自信，善于观察。许多像他这样的演员都想来朝拜这个伟人，就像《圣经》中触摸基督的衣角以求病愈的病人。可现在没有“衣角”让他们摸了，玛蒂尔德把洛托的所有东西都送人或是扔掉了，除了书和手稿。现在，只剩下玛蒂尔德这个年老色衰的老婆。

“我从来不认识他，但我想你可以认为我是来哀悼的。”他说，并转过身去擦了擦脸。等他再转过身来时，他脸色通红，神情尴尬。“对不起。”他说。

“我做了冰茶，”玛蒂尔德听见自己说，“你坐在这把摇椅里等等，我去拿些来。”

她回来时，这个小伙子已经平静下来了。汗水使他两鬓的头发卷曲。她打开走廊上方的电风扇，把托盘放在小茶几上，并给自己拿了一块柠檬条。过去的几个月里，她就靠葡萄酒和糖活了下来，该死的，她不曾有过真正的童年，除了靠性和糖来缓解的永无休止的愤怒之外，还有什么称得上是不幸？

这个孩子气的男人端起茶，摸着托盘，这是她从伦敦的旧货商店买来的。他摸着上面的盾徽，大声读着，“并非毫无权利”。他猛地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冰茶溅到了大腿上，说：“哦，天哪，那是莎士比亚家族的——”

“冷静，”她说，“这是维多利亚时期仿造的，是赝品。他当初也是你这个反应。当他认为我们拿到了从老威利[注]那里传下来的东西时，他差点尿裤子。”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梦想着开车到这里来，”小伙子说，“只是想来打个招呼。我梦想着他会邀请我一起吃一顿晚餐，然后不停地交谈。我一直认为我们会相处得很好，他和我。兰斯洛特。还有我。”

“他的朋友们都叫他洛托，”她说，“我是玛蒂尔德。”

“我知道。龙妻，”他说，“我叫兰德。”

她极其缓慢地说：“你刚才叫我龙妻？”

“哦，对不起。我在演《魔法书》和《独眼国王》的时候，公司里所有的演员都这么叫你。是重新排演，不是首演。当然，你肯定知道。因为你一直在保护他。你确保他能及时得到报酬，不让人打扰他，你为他打理好了戏剧世界之外的一切，并且自始至终毫无怨言。我把它看成是尊称。你就把这当成玩笑吧。”

“不，”她说，“这个玩笑与我无关。”

“哎呀。”他说。

“真的，”玛蒂尔德停了片刻，“我可能会暴怒。”

她想起在后来的几年里，洛托是为何被人称作狮子的。他发怒时可以毛发竖起，大声吼叫。他的外貌也变得像狮子：毛发呈金黄色，清瘦的颧骨轮廓分明。他会因为有些演员说错他写的台词而跳上舞台，光滑和敏捷的身躯在上面来回走动，大声咆哮。他有可能置人死地，非常凶猛。这个名字并非不恰当。可是拜托，玛蒂尔德了解狮子。雄狮子会懒洋洋地躺在太阳底下，而带回猎物的恰恰是远不如雄狮子漂亮的母狮子。

小伙子正在冒汗，潮湿的牛津布蓝衬衫贴在他的胳膊上。他的身上散发出一种不难闻的味道。它是一种清新的臭味。真有趣，她想。她的目光越过铺满金鱼草的大堤，停在河面上。她的母亲曾经散发出寒冷和鱼鳞的味道，父亲身上是石灰和狗的味道。她想象着她未曾谋面的婆婆散发的是一股烂苹果的味道，虽然她的信纸散发着刺鼻的婴儿爽身粉和玫瑰香水的味道。萨莉身上是淀粉和雪松的味道。她死去的外祖母是檀香味。她舅舅是瑞士干酪的味道。有人告诉过她，她闻起来像大蒜，像白垩，可又什么都不像。洛托，颈部和腹部的味道清新如樟脑，腋窝的气味似电解的硬币，腹股沟处则是氯气的味道。

她咽了咽口水。这些只残存在记忆边缘的细节永远不会回来了。

“兰德，”玛蒂尔德说，“对你这样的小伙子来说这是个奇怪的名字。”

“是罗兰德的简称。”小伙子说。

八月的阳光使水面上方产生热气，形成了一片绿色的云彩。天气仍然十分炎热，鸟儿已经停止了歌唱。一只凶猛的野猫飞快地冲到路上。马上就要下雨了。

“来吧，罗兰德，”玛蒂尔德抑制住叹息，说，“说说你的故事吧。”

兰德告诉她一个已知的事实：他是演员。在一部肥皂剧中担任一个循环角色，小角色，但足够他支付账单。“《你眼中的星星》？”他说,“听说过吗？”他满怀期待地看着她，然后做了个鬼脸。“我明白了，”他说，“肥皂剧不是你的兴趣所在，也不是我的。它们是粗劣的文学作品。可是我一到城里就获得这份工作。那是十五年前的事了，其实也是我的第一次试演。不过收入还不错。而且，夏天没有电影拍的时候，我们就排演戏剧。”他耸了耸肩。“我不是超级明星，可我一直都有工作。这也算是一种成功，我想。”

“你不需要证明一份稳定工作的益处。”她说。她觉得自己的话说得有些轻率，有些不忠诚。“洛托当演员时就从来没有得到过稳定的机会。那些年如果一直有收入进账，我们的生活会轻松许多。我拼命工作，而他在开始

写作之前，一年充其量只能挣七千美元。”

“很庆幸他开始写作。”兰德说。他告诉她每个生日他都会请假，然后开车到海边去读《清泉》。兰斯洛特的天分一直都被低估了。

“他会赞同你的话。”玛蒂尔德冷淡地说。

“可我就喜欢他这一点。他的那股傲气。”兰德说。

“我也喜欢。”玛蒂尔德说。

天空中的云像黑莓酱，北边传来了沉闷的雷声。除了坐在这儿，她可以做的便是蜷缩在身后房子里的阴影处，透过窗户看着外面。她像是被钉在椅子里了似的。

她喜欢这个小伙子，非常喜欢，喜欢程度超过在洛托死后她遇到的任何人。他太可爱了，她可以张嘴把他吃下去。他给人一种舒适感，他具备她一直喜欢的许多男人所具备的那种温柔。

“说实话，我想见你的愿望差不多跟我想见他的愿望一样强烈。”兰德说。

“为什么？”她问道。她的脸红了。这是在调情吗？不可能。

“你是未知的故事，”他说，“是个谜。”

“什么谜？”她说。

“一个他选择与之度过一生的女人，”兰德说，“他很容易读懂。数不清的采访，他亲手写的剧本也会给人打开一扇可看清他世界的窗户。可你一直躲在阴影里。你才是那个能引起人兴趣的人。”

他们坐在走廊里，无声地流着汗。时间就这样过去良久。玛蒂尔德对小伙子说：“我不是那个让人感兴趣的人。”

她知道她的确是。

“你真不会撒谎。”他说。

她看着他，想象着他在床上的样子，他健康的手指，颈部有清晰可见的线条，轮廓分明的下巴，衣服下面明显有一副好身体，一张善解人意的脸，她知道他会擅长做爱。

“我们进去吧。”她说着站了起来。

他眨了一下眼睛，惊恐不已。接着他起身，帮她打开门，跟着她进去。

他非常细心，该温柔的时候温柔，在她怀里的时候却充满活力。但是他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不是因为她比他大很多，估计得有十岁，最多十五岁。也不是因为她不了解他。她也并不真正了解过去六个月里她带上床的那些男人。她喜欢的恰恰是不了解他们的过去。此时他们在浴室里，她正看着身后他那张颧骨凸出的脸，他的一只手紧紧地抓住她的短发，另一只手放在她的肩膀上，虽然感觉非常好，可是她无法专注。

“我坚持不住了。”他说。他的身体因为汗水而发亮。

“不要。”她说。他真是个绅士。他停下了动作，呻吟着，接着她感受到了尾椎处皮肤的热度。

“很好，”她说，“超级性感。”

他大笑起来，用一块热毛巾擦去她身上的污秽。窗外，河边的灌木被风吹弯了，猛烈而稀疏的雨滴开始砸下。“抱歉，”他说，“我不知道还可以用什么其他的方式。你知道，我不想。不想让你怀孕。”

她站起来，把胳膊举过头顶。“不用担心，”她说，“我已经老了。”

“你没有。”他说。

“嗯，我没有生育能力。”她说。她并不想说这件事。他点了点头，想了一下，然后突然说：“这就是你们没有孩子的原因吗？”但随即他满脸通红，双臂抱胸，说：“对不起。这很无礼。我只是想知道你和他为什么没有。我是说，没有孩子。”

“就是这个原因。”她说。

“尝试过就医吗？”他说，“我在窥探你的隐私。如果你不愿意就不回答。”

“我年轻的时候做过绝育手术。”他的沉默凝固了。她接着说，“他不知道，以为我只是患了简单的不孕症。默默地忍受这一点让他感到自己很高尚。”

她为什么对这个小伙子说这些？因为不存在风险。洛托已经不在了。这个秘密不会给任何人带来伤害。另外，她喜欢这个小伙子，想回报他点什么，以前的朝圣者们几乎把所有的东西都拿走了。她怀疑他还有什么其他目的。写一篇文章，或者是一本书，或是在某个时间点来一次曝光。如果他写这一次性行为，暴风雨，她给人留下的印象就会是绝望的，或是悲痛

的，或是悲痛得有些绝望。这些都完全准确。那索性就让他写吧。

“可是你为什么不愿告诉他呢？”他说。哦，小东西，他听起来像是受到了伤害，是在从她丈夫的角度考虑。

“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人需要我的基因。”她说。

兰德说：“可是他的基因呢？我是说，也许孩子会成为另一个天才。”

玛蒂尔德穿上浴袍，用手梳理着自己的短发。她看向镜子，欣赏镜中自己桃花般的脸庞。雨点更猛地敲打着房顶，她喜欢这种声音，她喜欢灰色的下雨天带来的温馨感。

“洛托会是一个不错的父亲，”她说，“可天才的孩子从来不会是天才。”

“的确。”兰德说。

她抚摸着他的脸，他躲了一下，然后又凑过去把脸颊贴着她的手心。真是个小可爱，她想。“我想做晚饭给你吃。”她说。

“我很愿意吃晚餐。”他说。

“然后我想让你再一次同我做爱。”她说。

“我愿意再一次同你做爱。”他大笑着说。

清晨，她醒来时发现房子里非常安静，于是她知道兰德已经离开。

真遗憾。我本可以让他在这里多留些时间，她想。可以把他当成救生员。可以把他当成有氧运动机。被她抛弃的上帝在门边发牢骚。玛蒂尔德出去后，这条狗立刻跑进去，冲到床下。

厨房里，有一盘做好的水果沙拉。他还煮了一壶咖啡，现在还有些温热。这个可爱的小伙子还留了一张纸条，用信封装着，放在一只蓝色的碗里，里面盛满从花园采来的正慢慢成熟的西红柿。几个星期后，玛蒂尔德才会打开它。看着它，一层一层，蓝色包裹着红色，红色包裹着白色，这让她在丈夫去世后第一次感觉到这栋房子里有一个善良的温柔的伴侣。她体内某种灼热的东西开始冷却，同时又变得坚韧。

让我得到幸福吧，弗兰肯斯坦的怪物恳求它的创造者，我会重新变成品德高尚的人。(注)

1. 约伯，《圣经》中的人物，上帝的忠实仆人，以虔诚和忍耐著称。——译者注

2. 威利（Willie）是威廉（William）的爱称，此处指威廉·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曾代其父亲向皇家宗谱纹章院申请到一枚盾形纹章，上面刻有“并非毫无权利”（non sanz droict）。——译者注

3. 弗兰肯斯坦是英国作家玛丽·雪莱于1818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弗兰肯斯坦》中的主人公，他热衷于研究生命起源，曾用不同尸体的各个部分拼凑成一个巨大的人体怪物，后被获得生命的怪物的狰狞面目吓得逃跑。该作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本段引文即为小说的经典片段之一，原文为：Make me happy，and I shall again be virtuous。——编者注

10

玛蒂尔德十六岁了。她醒来时发现舅舅朝下看着她，她已经学会在床上睡觉了。他说："奥赫莉，这一点很重要——不要下楼。"他刚说完，她就听见楼下有男人的说话声，喊叫声，音乐声。他面无表情，可是脸上的气色很好。不用人多说，她开始了解她的舅舅是某个邪恶组织的管理者。他经常在费城。他用年代久远的笨重的手机轻轻地发布命令，莫名其妙地消失几个星期，回来的时候全身被晒得发黑，而且越来越黑。（在他身上，还能看到曾经的那个小男孩，在寒冷和饥饿中哭泣。这不是什么有趣的事，他是为生存而生。）他离开后，她躺了很久，吓得不敢动弹。楼下的叫声里掺杂着不愉快。她听出了里面的愤怒和恐惧。缓过神来后，她把抵着墙的沙发椅往外拉，然后把羽绒被和枕头放到空隙处，很快在那个只有她身体大小的地方睡着了，就像被夹在那里似的。据她所知，没有人会在夜间来她的房间。但是，她还是觉得不安，似乎刚刚躲过一劫。

整个少年时期，她像老鼠一样小心行事。她只喜欢长笛、游泳和读书这些不必讲话的活动。她让自己变得十分渺小，这样她的舅舅就会忽视她。

高中三年级，她打开一封信，信上说她被她申请的那所学校录取了，是提前录取，不为别的，只因为她喜欢申请书上那些奇怪的问答题。这么小的事情竟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可是，几天以后，当她意识到她根本无法支付学费时，她内心原本热烈燃烧着的欢乐的火焰顿时熄灭，只剩奄奄一息的灰烬。如果支付不了学费，那她就不可能去那儿上学。就这么简单。

她乘火车去了纽约。后来她才明白，她的人生会为此变得伤痕累累。

她坐的是周六的快车。她的心脏在胸腔内绝望地呼叫。站台上，一张报纸在风中转动。

她穿着十四岁生日时舅舅给她买的红裙子和非常不合脚的高跟鞋。她把金色的辫子盘在头顶。对着镜子，她棱角分明的脸、奇怪的睫毛以及肥厚的嘴唇看起来毫无美感，不过她希望别人认为她是美的。后来，一些她不曾预料到的事让她吃尽了苦头。她应该穿上胸罩，把阴毛修整成刚进入青春

期时的模样，她还应该带一些照片来。她应该知道世界上还有头部特写这种东西存在。

一个坐在后排的男人看着她走进车厢。他微笑地观察她移动自己身体的样子，她似乎是刚刚摆脱某种险境，整张脸上都写满紧张。过了一会儿，他穿过过道，坐到她对面，虽然车厢里还有其他空位。她感觉到了他的注意，于是尽量忽视他，可是她一抬头就能看见他。

他笑了。他的眼睛和下颌骨凸出，脸丑得像藏獒，眉毛高挑，像个小丑，又像个友好的淘气鬼，似乎要在她的耳边轻声说出笑话。她不由自主地身体前倾。这就是他的魅力，能引导对方模仿自己的动作。他能成功挑逗起每一个人的情感，他从来不说一句话，但每个人都认为他很和蔼。

他看着她，而她假装在看书，尽管内心早已欲火焚烧。他凑过来，把手放到她的膝盖上，大拇指轻抚着她的大腿内侧。他闻起来真香，像马鞭草和科尔瓦多皮革。

她抬起头。“我只有十八岁。”她说。

“这反而更好。”他说。

她起身，摇摇晃晃地走到卫生间，坐在那里用双臂抱紧自己，随着火车的波动而波动，直到列车员说宾州车站到了。下车时，她感到自己被解放了——她到纽约了！——她想跑，想跳，想笑。当她快速走向她所预期的未来时，她抬头看了一眼甜甜圈店的玻璃橱窗，只见刚才火车上的那个人正在她身后大约十几米处，不慌不忙地走着。她感到脚后跟一阵灼热，磨起了疱，她在街上走了一会儿，水疱破裂了，起初这让她感到一丝安慰，可是随之而来的是一阵刺痛。可是她太要强了，她不想停下。

她一直走到经纪公司所在的那栋大楼。门口的守卫已经见多了漂亮的、走路摇摇摆摆的未成年女孩，主动向两边分开让她进去。

她在里面待了几个小时。而在这几个小时里，他就坐在对面的咖啡馆里，读着一本精装书，喝着一杯柠檬汁，等待着。

她出来的时候，下眼睑发红，浑身发软。她的发辫在反常的炎热中变得毛躁。他跟着她行走在大街上，手里提着一只塑料袋，拿着那本书，直到看见她原先的大步已变得有些不稳，他才赶紧走到她前面，说要请她喝咖啡。自从昨晚吃过晚餐后，她就再也没吃过东西。她两手叉腰，瞪大眼睛，然后一头冲进一家三明治店铺，点了一杯卡布奇诺和一块芝士三明治。

他咯咯地笑着付了款。她慢慢地吃着三明治，每一口都要咀嚼三十次。她四处张望，可就是不看他。她以前没有喝过带咖啡因的饮品，这让她的手指不停颤抖。她想用大吃大喝的举动把他吓走，因此她又要了一份奶油卷和一杯卡布奇诺，可他默默地付了款，然后看着她吃。

“你不吃吗？”她说。

“我不能多吃，”他说，“我过去很胖。”

从他的双下巴和瘦肩膀，可以看出曾经那个胖孩子的模样，她感到自己的阴谋有些过分。

“他们说我需要减掉大约五公斤体重。”她说。

“你很完美，”他说，“他们可能错失良机了。他们拒绝你了？”

“他们说我需要减掉五公斤体重，把照片寄给他们，然后他们会开始让我拍一些目录广告，慢慢地提高知名度。”

他把吸管放到嘴角思考着。“但是你不喜欢这样。因为你不是卑微的灰姑娘，”他说，“你是年轻的皇后。”

“不是。”她说。她与即将浮上脸的表情激烈斗争着，最终她制服了它。外面已经下雨了，雨很大，雨滴重重地飞溅在滚烫的路面上。地面升起一股臭气，空气渐渐凉了下来。

她倾听着雨水重击物体的声音，他凑过来，拿起她的脚，脱去鞋子。他看着那些被磨破还流着血的水疱，用餐巾纸蘸些冰水擦拭着，然后从塑料袋里拿出一大盒绷带和一管药膏。这是她去经纪公司的时候他到药店买来的。把她的双脚处理好之后，他拿出一双带按摩珠的塑料拖鞋。

“看出来了吧，”他把她的脚放到地面上说。这种解脱感足以让她感动得流泪。“我善于照顾人。”他说。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块白色的手帕，一丝不苟地擦拭双手。

“我看出来了。”她说。

“我们可以做朋友。我未婚，”他说,“我对女孩子好，不会伤害别人。我保证会照顾你，而且我洁身自好。”

他当然很干净，他的指甲像珍珠一样雪白，皮肤散发出肥皂泡般的光泽。后来，在她听说了艾滋病之后，才明白他这话的意思。

她闭上眼睛，将从前巴黎校园里的那个玛蒂尔德拉近自己，然后睁开眼睛，凭感觉涂了些口红。之后她用餐巾抿抿嘴唇，跷起二郎腿，说：“就这样吧。”

他低声说，“好的。住到我的公寓里来。我给你做晚餐。我们可以”——他的眉毛向上挑起——“聊天。”

“不，不是晚餐。”她说。他看着她，心里盘算着。

“我们可以做一笔交易。我们先谈谈。你可以在我的公寓里过夜，”他说，“前提是你能说服你的父母。你可以说你在城里遇到一个校友。我可以冒充一个女学生的父亲给他们打电话。”

“父母并非障碍，”她说，“我只有一个舅舅。他根本不管我。”

“那还有什么其他障碍？”他说。

“我可不便宜。”她说。

“行。”他往后靠。她要把他隐藏的玩笑碾碎。“你告诉我，年轻的皇后。这个世界上你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她深深吸了口气，把两个膝盖挤在一起防止它们颤抖。“大学学费。”她说，“四年。”

他把双手摊开在桌上，突然大笑起来。“我正在想会不会是个手提包。可是没想到是这样。你难道是在考虑签一张卖身契吗？”他说。

她想：啊。（太年轻了！太容易惊奇了。）然后又想：哦，不，他在取笑她。她大步朝外走去，觉得脸上在冒火。他在门口追上了她，用他的外套遮住她的头，从雨棚处招呼过来一辆出租车。也许他是用棉花糖做的，会在雨中化掉。

她快速地滑进出租车，他则弯腰站在门边，可她并不往里挪动好让他上车。“我们可以谈谈那件事，”他说，“对不起。可你太让我吃惊了。没有别的原因。”

“把它忘了吧。”她说。

“我怎么能忘？”他说。他轻轻地摸了摸她的下巴。她突然想闭上眼睛把头靠在他的手心，可是她不得不抑制住自己的冲动。

“星期三打电话给我。”说着，他把一张卡片放在她的手上。虽然她还想拒绝，可是没说出口，她也没有把那张卡片揉皱。他隔着座位扔了一张纸币给司机，然后轻轻地关上车门。后来，火车的玻璃窗上，她苍白的脸飘浮在快速旋转的宾夕法尼亚绿油油的地上。她已陷入深深的沉思，根本没有看见自己的脸，也没有看到风景。

接下来的那个周六她又一次来到纽约。她接到一个电话，对方礼貌地劝她去试镜。同样的红裙子、高跟鞋和发型。试镜？她想起了巴黎的外祖母，她那凌乱中的优雅，她房屋窗台上放着的被老鼠啃噬过的奶酪，她狂烈燃烧着的尊严之火。玛蒂尔德曾躲在衣柜里听，她曾想：决不。我决不这样。我宁愿去死。

“决不”是个谎言。她没有更好的选择，时间不多了。那个男人在车站外面等她，可她坐在车内的皮革坐垫上的时候他并没有碰她。他吃了一片咽喉含片，所以整个车里都飘着那个味道。她的眼睛发干，整个世界由此变得模糊。她的喉咙里似乎有一个很大的肿块，哽在那里。

她对看门人的印象是毛发浓密，身材短粗，高加索人种，虽然她并没有直视他。门厅里面铺的全是大理石。

“你叫什么名字？”在电梯里，这位头发花白的人问道。

“玛蒂尔德，”她说，“你呢？”

“阿里尔。”他说。

她看着黄铜门里反射出来的自己，只是一个红白黄三种颜色混合在一起的斑点，然后用非常低的声音说：“我是个处女。”

他从胸口的口袋里拿出一块手帕，擦了擦自己的额头。“我绝对没有认为你不是。”他说，然后殷勤地对着她鞠了个躬，扶住门让她进去。

他递给她一瓶冰冷的苏打水。这套公寓很大，至少看起来如此，两边的墙上装饰着玻璃。其他的墙是白色的，上面挂着巨幅的颜色鲜明的图画。他脱去西服外套，把它挂起来，然后坐下。“随意一点。”他说。

她点点头，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的城市。

过了一会儿，他说：“随意一点的意思就是，请你脱去衣服。”

她转过身去，脱去鞋子，拉开裙子的拉链，让它堆在脚上。她的内衣是黑

色棉质的，小女孩穿的样式，这在一周前曾让经纪公司的人发笑。她没有穿胸罩，她不需要穿。她转过身来，双手放到背后，一脸严肃地看着他。

“全部脱掉。”他说。于是她慢慢脱去内衣。他让她不要动，然后仔细地看着她。“转过身去。”他说，她照做了。窗外，雾中的大楼模糊暗淡，因此当对面的大楼亮起灯时，它们看起来就像是飘浮在空中的方块。

当他起身来到她身边时她浑身颤抖。他摸了摸她两腿中间，看着自己潮湿的手指笑了起来。

相对于他肉鼓鼓的脸来说，他的身体显得过瘦，而且，除了乳头周围和从肚脐到股沟那部分箭头般黑暗的地方，他的身体上几乎没有毛。他躺在白色的沙发上，让她蹲伏在他的上方，直到她的大腿疼痛发抖。然后他抓住她的臀部把她猛地往下一拽，微笑地看着她痛苦的脸。

“亲爱的，”他说，“这是第一课。”

她不知道是什么在阻止自己站起来、穿衣和挣脱。疼痛渐渐变成憎恨。她眼睛盯着黑暗中一个亮着金色灯光的方形窗户，心里计数，借此来抵抗压力。他捧起她的脸，强行将它贴到自己的脸上。“不行，”他说，“请看着我。”她看着他。房间的角落里有什么东西在发光，是一只数字钟，在光的映射下，他头部的侧面摇曳不定地闪着绿色。他似乎在等着她退缩，可是她不会。她希望自己的容貌变成石头。有一种压力不断在她体内积聚，爆发，释放，消除。她站在那里，感觉到腿部产生痉挛，两腿间异常灼热。

他把香蕉切成薄片放到她的身体上，然后把它们吃掉，这就是他的晚餐。“如果多吃一点，”他说，“我就会像气球胀大一样长胖。”他从对面的快餐店给她点了烤奶酪三明治和炸薯条，她每吃一口他都盯着她的嘴仔细地观赏。“多蘸点番茄酱，”他说，“把手指上的奶酪舔掉。”

早上，他仔细地帮她清洗身体，然后告诉她应该怎样修剪自己的体毛，当她把腿放在柚木椅上修剪的时候，他一边洗热水澡一边看着她。

接下来，他让她仰面躺在巨大的白床上，把膝盖向上拱起。他用墙上的嵌入式电视播放一盘录像带，画面上出现两个女人，一个红发一个黑发。“没有人会一开始就喜欢我马上要对你做的事情，”他说，“你需要通过想象才会让它起作用。坚持下去。从现在开始，只要再多做几次，你就会明白了。”

他那张讨人厌的脸此刻太恐怖了。他嘴巴冒着热气，他的胡茬很扎人。他

看着她一脸屈辱的样子。这是第一次有人这么靠近她。她的嘴唇还没有被人吻过。她用枕头捂住脸，喘了口气，想象这是一个没有脸蛋只有发达肌肉的闪闪发亮的年轻人的身体，她感到体内正缓缓涌动着长长的波浪，它越变越大，越来越黑，然后猛地撞到她的身上，她不禁捂着枕头大叫。

他从她身边移开。“你这个令人意外的小东西。”他大笑道。

他帮她点了食物并要求她坐在地毯上把它吃光，此时她才知道自己不喜欢中国食物，从木须豆腐，到蒸大虾，到西兰花，到最后一粒米饭。他什么都不吃，只是在一旁看着她。“如果你需要回家，我会在你洗过澡后再送你到车站。”虽然他相貌古怪，可还是很善良。

玛蒂尔德点点头，她已经在他的大理石淋浴室里洗了三次澡，而且都是在吃过饭后。她已经开始理解他了。“我需要赶回去只是为了明天能准时上学。”她说。

“你穿校服吗？”他问。

“是的。”她说。她在撒谎。

“哦，上帝。”他叹息道，“下个周末穿上它。”

她放下筷子。“你决定了。”

“要看你准备在哪里上大学。”

她跟他说了地点。“你很聪明，”他说，“我很高兴听到这个地方。”

“也许不是。”她说，她用手指了指房间的四周和她赤裸着的身体，她的胸口还粘着一粒饭。她微笑，然后又收起笑容。他不了解，她其实很有幽默感。

他站起来，走到门边。“好吧。我们成交，”他说，“星期五下午到周日晚上都在这里陪我。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会说我是你的教父。四年。从现在开始。暑假期间就去我的画廊实习。我非常想看看我能否教会你一些你需要知道的内容。如果你需要为你的收入找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那你就去做商业模特。我会想办法不让你怀孕。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为了避免疾病，请不要触碰另外的男孩或女孩。如果我听说你跟其他人交往，哪怕只是接吻，我们的交易就终止。”

“我不会有任何淫荡的想法。”她说，却暗自思忖着：真是只黑公鸡。“你去哪里？”她问。

“去帮你买内衣和胸罩。穿着那样的内衣到处走真是太丢脸了。你洗个澡然后小睡一会儿，我两个小时后就回来。”

他朝门边走去，然后又停住。他转过身。“玛蒂尔德，”他和善地说，“不管怎样，你需要明白这只是交易。我不能让你认为还有什么其他因素。”

她第一次露出坦然一笑。“交易，”她说，“一丝感情都不会产生。我们会像机器人一样相处。”

“很好。”他说，然后关上了门。

现在她孤身一人了，她感到恶心和头晕。她看着映在窗户上的自己的身影，城市在缓慢地向远处移动。她摸了摸自己的肚子、胸和脖颈。她看了看手，发现它们在抖动。她没有比小时候那个搭火车的小女孩更堕落，可是她仍然对玻璃窗上的玛蒂尔德感到厌恶。

两个月过去了，高中学业结束了，她搬进了阿里尔的公寓。她从舅舅家拿走的东西少得可怜。几本书，那条红色的连衣裙，眼镜，还有她自己的那张卷角的照片——胖胖的脸蛋，漂亮的法国人——拍摄于她变坏之前。这些东西刚好装满她的书包。她趁司机上卫生间时往他的座位底下塞了一张纸条，她不敢最后看一眼他胖得皱成几层的肚子和下巴，她将无法止住眼泪。她第一次敲了舅舅的书房门，而且没等他回应就直接进去了。他从眼镜的上方看着她，从窗户射进来的一束光照着他桌上的文件。

“感谢你在过去几年里给了我一个家。”她说。

“你要走了？”他拿下眼镜，身体往后靠，看着她，用法语说：“你准备去哪里？”

“一个朋友家。”她说。

“你撒谎。”他说。

“不错，”她说，“我没有朋友。那就叫他监护人吧。”

他微笑着。“很高明的回答，可以解决你所有的问题，”他说，“不过，可能是一个比我希望的更堕落的方法。但是我一点都不感到意外。毕竟，你跟着我的母亲长大。”

“再见。”说完她转身朝门边走去。

“坦白地说，”他说，于是她停了下来，手仍然放在门把手上。“奥赫莉，我原先把你想象得比这要好。我以为你会先工作几年，然后去上诸如牛津大学这一类的学校。我以为你会更努力地奋斗。这样你就更像我。我不得不承认我有些失望。”

她一言不发。

“记住，假如你一无所有，你仍可以到这儿来吃住。还有，一定要偶尔到这里来。我急于想知道你将变成什么样。我预测你要么非常可怕，要么非常平庸。你会吞噬世界，或者成为八个孩子的母亲。”

“我不会成为八个孩子的母亲。”她说。她也不会再到这儿来。舅舅的家里没有任何她留恋的东西。她最后看了他一眼，他那可爱的翅状耳朵以及他看似和善的脸庞。她抿起半边嘴唇，一边走一边向这栋房子做无声的道别，还有楼梯下面那些她渴望再看一眼的杰作、长长的走廊两边被锁上的许多房门以及巨大的橡木大门。然后，她来到户外，沿着那条被强烈的阳光炙烤的土路奔跑，她两腿摆动着一路告别，向那门诺派教徒聚居的田野，向穿透六月的微风，向河堤上蓝色的福禄考注，永别了，永别了。过去的艰辛岁月，她很开心可以向它们告别了。

十九岁那个长长的暑假。乳胶的味道，涂油革的气味。唐格尔伍德音乐节的包厢座位。她热血沸腾。在一幅杰克逊·波洛克注的泼墨画前，他温和的声音凑到她的耳边，突然间她看出了它的杰出之处。闷热的天气，他们在阳台上喝皮斯科酸味酒；他站在门边，看着方形冰块在她的肚脐上慢慢地痛苦地融化。他向她讲解。食物要这样切，葡萄酒要这样点。如何不开口就让人相信你赞同他们的观点。

他的目光开始变得有些温柔，可她假装没发现。“是交易。”她对自己说。他用手梳理着她的头发。他给她带礼物：手镯、让她脸红的录像带、只有三根带子和一片蕾丝的内衣。

然后就是大学阶段。它过得比她想象中快得多。快如闪电的上课时间，中间是短暂的周末，然后又是闪电般的上课时间。她全神贯注地听课。她不交朋友，阿里尔占去了她太多的时间，其余的时间她都用于学习，而且，她知道如果她交了一个朋友，她就会变得太贪婪而无法停下来。在温暖的春天，当眼角瞥见连翘花大放异彩的时候，她的内心就会变得难以控制。她会很容易就和从她身边经过的第一个男孩做爱，可是她因此所获得的快感比她可能失去的东西要少得多。当其他人拥抱，大笑，开一些圈内的玩笑的时候，她只眼巴巴地看着。周五下午，坐在沿着暮光点点的哈德逊河

而行的火车上，她完全放空自己。在做模特的时候，她假装自己是那种不在乎穿比基尼的女孩，急于想把自己新的蕾丝胸罩展示给目瞪口呆的世人。她的最佳镜头往往出现在她想对摄影师实施身体暴力的时候。公寓里，地毯在燃烧，她咬破嘴唇。他顺着她的背部往下摸。这是交易，她想。坐火车回学校时，每前行一公里都意味着她的世界更广阔。一年，两年。她暑期待在公寓和画廊，就像鱼待在水族馆里。她学习知识。三年，四年。

四年级的春天。她的整个人生就在她的前方展开。她将会拥抱无数美好的东西。阿里尔变得有些疯狂。他会带她去吃四小时的晚餐，叫她到浴室去见他。周日早上醒来时她会发现他正看着她。“来我这儿工作吧。”他曾经友好地对她说，当时她服了他的可卡因，竟想起了一篇关于天才罗斯科[注]的散文。“到我的画廊里来为我工作，我会培养你，这样整个纽约就是我们的天下。”“也许。”她愉快地说，心里却想，决不。交易而已。快结束了，她鼓励自己。不久，她就自由了。

---

1. 福禄考，学名小天蓝绣球，一年生草本植物，原产墨西哥，是常见的庭院栽培植物。——编者注

2. 杰克逊·波洛克是美国画家，抽象表现主义绘画大师。他的创作手法独特、即兴、随意，往往直接向画布泼颜料，任其自由滴流，创造纵横交错的效果，有时还用石块、碎玻璃掺杂颜料在画布上摩擦。这种方法被称为抽象表现主义。——编者注

3. 此处指马克·罗斯科，美国抽象派画家。——编者注

11

她孤独地过了一个下午。她来到楼下，发现上帝已经嚼碎了厨房的地毯，还在地板上四处撒尿。玛蒂尔德洗了澡，穿上一条白色连衣裙，任由头发上的水滴在衣服上。她把上帝放进木板箱，把它的玩具和食物装到一个塑料袋里，然后放到车上。狗在后座上尖叫，然后又安静了下来。

她一直站在城里的百货商店门口，直到看见她仿佛认识的一家人。父亲是他们冬天雇来清理车道积雪的，脸长得像偷牛贼，也许有些迟钝。母亲是牙科医院的前台接待，个头很大，乳白色的牙齿却很小。孩子们黄褐色的眼睛非常漂亮。玛蒂尔德跪下去，让自己跟他们一样高，然后说："我想把我的狗送给你们。"

男孩吸吮着三根手指，看着上帝，点了点头。女孩子轻轻地说："我能看见你的乳头。"

"是萨特怀特夫人吗？"那家的母亲问道。她上下打量着玛蒂尔德。立刻，玛蒂尔德就意识到自己穿得很不得体。象牙白的连衣裙，由设计师专门设计的。她当时根本就没想到这一点。玛蒂尔德把狗放在那个父亲的怀里。"她的名字叫上帝。"她说。这个女人吁了一口气，说："萨特怀特夫人！"可是玛蒂尔德已经朝她的汽车走去。"嘘，唐娜，"她听见那个男人说，"让这个可怜的女士走吧。"她开车回到了家里。房子空荡荡，发出回声。玛蒂尔德解放了。现在她没有什么可牵挂的了。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一天，太阳光好像是透过绿色的玻璃照下来似的。

那时她的头发很长，被阳光照得金灿灿的。她盘着瘦长的腿，正在读《月亮宝石》。她把嘴唇都咬出了血。她想起了她的男友。她爱的人比她小一个星期，可有了他，世界更明亮了。洛托，火车进站的时候，她念道：洛托—洛托—洛托。

她没有看见那个坐在座位上看着她的油腔滑调的矮个子男孩，因为她手里

有一本书，而且心里有高兴的事。说实话，她还没见过乔利。自从玛蒂尔德和洛托相恋以来，洛托每一分钟都跟她在一起，因此也就把他的宿舍让给了儿时的伙伴。他不是这个学校的正式学生，只能非法旁听课程。洛托的时间只够用来陪玛蒂尔德、划船和上课。

可乔利了解玛蒂尔德。“洛托抬头看见玛蒂尔德以及玛蒂尔德也看见洛托”的那个聚会，他也在现场。仅仅一个星期而已，不可能是认真的，乔利认为。单从外表来看，她很漂亮，可他不相信洛托会在二十二岁时就把自己绑在一个女人身上，因为未来的整个人生中，他可以和无数个光彩动人的女人做爱。乔利确信，如果洛托非常帅，他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成功。他粗糙的皮肤，硕大的额头，略微鼓起的鼻子使他那有些女孩子气的漂亮脸蛋变得性感。

然而，就在一天前，他看到洛托和玛蒂尔德在一棵花瓣纷纷飘落的樱桃树下，他觉得快要窒息了。看看他们在一起的样子。他们都那么高，那么光彩照人。她那张苍白和受伤的脸，一直以来都很警惕，从来不笑，现在却无法停止微笑。就好像她一直生活在寒冷的阴影中，然后一个人引导她走出阴影来到了阳光下。再看看他。他所有不安分的精力现在全部倾注在她一个人身上。因为她，他内心某些脆弱的部分重又变得锐利。她说话时，他会注视她，然后用手指温柔地托起她的下巴，并合上长长的睫毛吻着她，哪怕她正在说话，这样一来她就会笑着接受他的吻。乔利马上意识到他们爱得很认真，他们爱得很深。他们之间的感情是爆炸性的，就连经过的教授们看见都惊得张大嘴巴。乔利此时明白，来自玛蒂尔德的威胁是真实的。一个竞争者看见另一个竞争者时，自然是心心相印的。他曾经没有家，洛托让他有了家的感觉，而现在连这个也被她夺走了。

（这次火车站相遇之后的那个周六的情形将是这样的：乔利正在洛托的床上午睡，他躲在一堆衣服下面，洛托走进来，脸上带着开心的笑容，因此他没有作声，没让他发觉自己的存在。欣喜若狂的洛托会拿起电话拨给佛罗里达那个胖得像猪一样的母亲。一年前，她曾经威胁过乔利，说要阉了他。接下来要有好戏看了，乔利心想，他们母子的关系太诡异了。然后洛托会告诉母亲他结婚了。结婚了！可他们还是孩子。乔利惊出一身冷汗，于是错过了后面的许多对话内容，只知道洛托又离开了。这不可能是真的。但他心知肚明，这确实是真的。过了一会儿，他哭了，眼泪异常汹涌，可怜的乔利，他躲在洛托的那堆衣服下面。）

可是这一天，他们结婚前的这一天，他还有机会把洛托从这个女孩子手里拯救出来。于是他出现在这里。他跟在玛蒂尔德身后爬上火车，坐在她的后面。她的一缕头发散落在两排座位后背的间隙，他闻了闻。是迷迭香的味道。

她在宾州车站下车，他跟在她身后，从发出恶臭的地底一直跟到炎热明亮的地面上。她朝着一辆黑色的私人轿车走去，司机打开车门，她上了车。在拥挤不堪的市中心，乔利不停地奔跑，很快就浑身大汗，胸口剧烈起伏。汽车在一栋艺术装饰大楼前停下，她下车后走进了大楼。

守门人就像是穿着道具服的银背大猩猩，说话带着斯塔顿岛口音：对付这种人最好直截了当。乔利说："那个金头发的女人是谁？"守门人耸了耸肩。乔利拿出十美元塞给他。守门人说："是住在4-B那个人的女朋友。"乔利看着他，守门人伸出手，于是乔利把身上所有的东西—— 一根大麻烟卷——都给了他。那个人咧嘴笑了笑，说："对于她这么年轻的女孩而言，她到这里来的年头真是太久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吧？他是个艺术品销售商。英文名字是阿里尔。"乔利等着，可是这个人却温和地说："你这么小小一根烟，只能了解这么多。"

后来，乔利坐在马路对面的餐馆等着。透过餐馆的窗户，他一直观察着对面的情况，汗湿的衬衫干了，女服务员反复问他是否需要点餐，直到最后变得很不耐烦，往他的杯子里滴了几滴咖啡后就走开了。

当阴影吞没对面的大楼时，他几乎放弃了，准备回学校去蹲守。他还有一些别的办法。他可以在电话簿里查各个画廊，然后做一些调查。可就在此时，看门人站直身体，利落地把门打开，一个怪物走了出来。那人下巴宽厚，身体像被裹在西服里的一根香烟。他的一举一动以及整洁的打扮都暗示着他很富有。跟在他身后的是一个艳丽的时装模特。乔利过了好一会儿才认出她是玛蒂尔德。她的鞋跟很高，高中制服裙子很短，头发束得高高的，妆化得很浓。（她已经拒绝将协议时间延长至四年以上。生气的阿里尔让她如此打扮，因为他了解她，知道怎么伤害她。）她的脸上保持着浅浅的微笑，它既是一种保护也是一种魅力。她表情空洞，像一栋被遗弃的房子。她走路时如同没有察觉到周围的世界，轻薄的衬衫下乳头清晰可见。

他们穿过街道，乔利感到恐惧，因为他们正朝着他所在的餐厅走来。

他们坐在拐角处的小隔间里。那个男人点了两个人的食物——希腊蛋清卷给他，巧克力奶昔给她。他看着铬合金纸巾架上他们的倒影。她什么都没吃，眼睛盯着空气。乔利看见那个男人在她的耳边低声说话，看见他的手消失在她两腿间的暗处。她任他放纵，她如此被动。（这只是表面。实际上她是在让他发泄怒火。）

乔利崩溃了，只觉得天旋地转。他为洛托感到愤怒，他害怕失去他。因为，乔利付出所有努力都是为了得到他。他心神不宁地站起来，坐上夜幕中徐徐前行的火车，把火辣辣的脸贴到冰凉的车窗上，最终回到了瓦萨学

院里的家。他瘫睡在洛托的床上，心里盘算着该如何告诉洛托关于他新认识的这个女孩的情况，告诉他她背地里的真实模样。一个妓女。可是他睡着了。醒来时听见公共休息室里传来笑声和电视的声音。时钟显示此时已过了午夜。

他走出房间，差点吃惊得摔倒在地。唯一的解释是：玛蒂尔德肯定有一个双胞胎姐妹。他跟踪进城的那个姑娘肯定不是她本人。只见一个穿着宽松运动裤扎着凌乱马尾辫的女孩坐在洛托的大腿上，此时正因为听了他凑到她耳朵上说的悄悄话而开怀大笑。这与乔利昨夜所见到的她差异太大了，他知道自己肯定认错了人。难道是在做梦吗？桌上有一块吃了一半的苹果酱烤酥饼，乔利为了拿到它差点摔倒，他太饿了。

“嘿，”洛托叫道，“乔利！你还没有见过我的”——他大笑起来——“我的玛蒂尔德。她是我爱得发狂的女孩。玛蒂尔德，这是乔利，我的老朋友。”

“哦！”她说。她一跃而起，向乔利走来，像塔一样立在他面前。“非常高兴认识你，”她说，“我听说过你所有的故事。”她停顿了一会儿，然后拥抱了他，身上散发着淡淡的象牙皂香味，还有，啊哈，迷迭香洗发水的味道。

许多年后，花匠会在阁楼的露台上种迷迭香，乔利会一脚把它们踢到三十层楼下面的人行道上，看着那些花盆摔碎在地面，并升腾起蘑菇云状的尘土。

“你，”他说，“我以前见过你。”

“你很难不注意到她。身高一米八三，修长美腿。”洛托说。

“不，”乔利说，“今天。在进城的火车上。我确信看见的人是你。”

片刻犹豫后，洛托说：“肯定是另一个美人。她一整天都在电脑房写法语期末论文。对吧，陛下？”

玛蒂尔德笑起来的时候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乔利感觉到了它们放射出的寒光。“是的，整个上午。”她说，“不过我写得很快。我写论文不超过十页。你中午去吃划船队供应的午餐的时候，我进城去了趟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我需要为写作课写一首配画诗。可我不想跟其他人一样写校园博物馆里莫奈的那幅睡莲。其实，我刚刚回来。谢谢你提醒了我！”她对乔利说，“我还从礼品店给洛托带了点东西。”

她走到一个超大的手提袋前，拿出一本书。后来乔利会偷走那本书，封面上有夏加尔的画。它也是玛蒂尔德偷来的，就在她最后一次离开阿里尔的公寓的时候偷的。她得到了最后一张支票。现在她自由了，可以跟洛托睡

觉了。

“长着翅膀的丘比特被描绘成瞎子，”洛托读道，“艺术灵感来自莎士比亚。哦，”说着，他吻了吻她的下巴。“太好了。”

她看着乔利。这是黑暗里的另一道微光，这一次看上去却不那么和善。

好的，乔利想。你将见证我多有耐心。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刻，我会引爆你的生活。（这是公平的，因为她已经引爆了他的生活。）一个计划在他的脑海里蠢蠢欲动。他微笑地看着她，同时看见了黑暗的窗户上自己的影子。他喜欢上面映射出来的那个不一样的自己：更瘦，更苍白，比现实中的他更模糊。

12

她的丈夫竟然没端着咖啡来唤醒她。自打生活在一起，他每天都会端着一杯牛奶咖啡来唤醒她。出了什么问题。她睁开眼睛，发现时间已经不早了。她的心如坠深渊。她看不见黑暗的尽头在哪里。

她磨磨蹭蹭地洗了脸，对着狗说了一会儿话，狗却从玛蒂尔德身边疯狂地跑向门边。她拉开窗帘，发现整个世界陷于仲冬的阴郁之中。她久久地凝视着楼梯。

那是枪管，她想。

他已经离开我了，她想。我见到他的第一眼就预见了这一天的到来。

她走下昏暗的楼梯，发现他不在厨房。她爬上阁楼，他的书房，嘴里嘀咕着，好让自己保持平静。她走进门，看见他坐在书桌前，于是松了一口气。他低着头靠在桌面上。他肯定是工作到天亮然后睡着了。她看着他，狮毛般的头发，两鬓花白，额头非常漂亮，嘴唇柔软而饱满。

可是当她去触摸他的时候，她发现他的皮肤只是微热。他睁着的眼睛空洞如镜。他不是在休息，绝对不是。

她钻到椅背和他之间，用身体抵住他的整个后背，然后把手伸进他的衬衣，用手去摸他松弛的腹部。她的食指从他的肚脐伸至第二个关节处。她继续把手往下伸进他的睡裤和四角紧身短裤，那里还有一点热气。然后是他阴部的绒毛。最后是光滑的龟头，它在她的手掌里显得如此渺小。

她久久地抱着他，感到他的体温慢慢消失。直到她已经完全意识不到他身体的存在时她才站起来，就像一个词被重复到最终失去了所有的意义一样。

13

玛蒂尔德在泳池里放松身心时，乔利突然来访。此时，她的丈夫已经离世六个月零一个星期了。

乔利把车停在大约两公里外的路上，步行过来，因此她不可能听见他的车声，没办法逃到浴池边的小屋里躲起来。

她那天上午脱去了比基尼进行全身日光浴。她会令谁反感吗？乌鸦吗？一个干瘪的讨人嫌的寡妇的身体。可是乔利偏偏就站在水池边叹气。她透过太阳镜注视着他，用手掌擦了擦脸颊。

这是个妖魔似的人物。在一次聚会上，他想把她推进浴室，因此她不得不用膝盖猛烈还击才摆脱他。

“滚开，乔利，”她说。她游到池边，爬上岸。“能不能让我单独待着？把毛巾递给我。”她说。他照做了，只是慢得有些折磨人。

“先有独居，后有自杀，”他说，“你的头发看起来像化疗病人。或许是因为头发太少了。”

“你为什么在这里？”她问。

“每个人都很担心你。光是上个星期我就接到十个电话。丹妮卡认为你会自杀。”

“那么，你现在可以回家向她汇报我还活着了。”她说。

“这个我已经亲眼看见了，”他笑嘻嘻地说,“清清楚楚。可我饿了，开不了车。给我弄点吃的。”

她叹了口气。“我只有冰激凌，”她说，“而且是开心果口味的。”

他跟着她进了厨房，在她帮他舀冰激凌的时候，他伸手去拿装着西红柿的

蓝碗里的那封信。他这个人总是很贪婪地看一些跟他本来没有关系的东西。有一次她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发现他正在读她写在零散的纸张上的奇特而尖锐的小说。

“不准看，”她说，“信不是写给你的。”

他们坐在屋外温热的石板地上，乔利吃着冰激凌。

“看来我追踪你的历史已经很长时间了。”乔利说。他打了个饱嗝，把勺子扔到了地上。

她想起了很久前的一次聚会上，他搭在她前额的手，还有他脸上的欲望以及曾伸入她耳朵的他的舌头。“是的。我们都知道你是个变态。”她说。

“不。我想说的是别的事。你知道我曾经跟踪过你吗？过去在瓦萨学院的时候。那时我还不认识你。你和洛托刚刚在一起，我知道你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于是就跟踪你去了纽约。”

玛蒂尔德一动不动。

“看见挚友新交的女友钻进了一辆豪华轿车，我感到很奇怪。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不过我那时候身手矫健，所以能一直跟着你。你下车走进了一栋公寓楼。于是我就坐在楼对面的那家餐馆里等。你应该记得那家餐馆吧。”

“忘不了，”她说，“而且你那时很胖。你从来就没有矫健过，乔利。”

“哈。不管怎样，你穿得很可怕地走出来了。透视衬衫，迷你裙短得像邦迪创可贴。而且还跟那个一脸松弛的家伙一起，他用手撩起了你的裙子。我想，哈！我的朋友洛托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他忠诚得要死，他善良，他让我借宿，他胜似我的亲人，他优秀，他是个真正的天才，虽然我认为那时没人知道这一点，可他的确了不起。他有领袖气质。他非常温和，宽容待人。这些是很宝贵的品质，知道吗？他从来不随意评判别人。每个人都会暗地里说别人坏话，唯独洛托不这样。他总是把别人想得很好。这让他显得易于接近。而且他对我真是太好了。我的家人都是些虐待成性的浑蛋，因此我高三上了一半就中途辍学，这样我就可以离家出走了。在这个世界上唯有洛托始终友好地对待我。从我十七岁开始，洛托就是我的家人。总之，他就是这样一个让人震惊的好人，是我所认识的最好的人，可是他的女友竟然偷偷溜到纽约去陪一个老男人鬼混？所以，我回去了，准备告诉我最好的朋友，他的女人正在跟别的男人睡觉。什么样的人才会把洛托骗得团团转呢？我认为，只有那种欺负老实人的家伙，那种

为钱而嫁给他的人。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你却比我更早回到宿舍。或者是因为我睡着了。我不记得了。当我走出房间，看见你和他在一起的样子，我明白我不能告诉他。时候未到。因为我发现木已成舟。他已经深陷其中，如果我揭露一切，那么被抛弃的人就会是我，而不是你。”

她正眯着眼睛看被晒热的灰色石头上的一群蚂蚁。

他等了一会儿，可是她什么都不愿说，所以他继续说：“所以我觉得我应该静观其变，等待时机，出其不意，一刀致命。”

“二十四年了。他在你行动之前就死了，”她轻声说，“太不幸了。一个悲剧。”

“你错了。”他说。

她看着他，他大汗淋漓，脸色粉红。她又记起了洛托生前最后一个月的境况：情绪低沉，沉默寡言，总是躲躲闪闪地看向她。她在脑海里搜寻洛托生前他们最后一次见到乔利的时间。突然，她反应过来了，就是在阿里尔画廊的那个晚上。那一次他拉着她去参加了娜塔莉死后的作品纪念展的开幕式，巨大的金属雕塑上一张张尖声叫喊的脸，整个画廊变成了童话中的森林，阴森幽暗。也许，她告诉自己，时间过去了这么久，也许阿里尔已不再危险。可是，某个可爱的小服务生把红酒洒到了她的裙子上，为了清洗裙子，她急忙离开，等她回来的时候，她的丈夫已经变成了一个机器人，见了她也不微笑，敷衍地同她说话，后来还大发脾气。在他温柔地亲吻她的额头，酒杯从托盘上慢慢地倒下来，酒溅到她的裙子上及至她从卫生间回来的这段时间里，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乔利就对他讲述了她和阿里尔之间的交易。整个世界开始在她眼前晃动。

他看出来她已经明白了，于是笑着说:“我的誓言已经兑现了，宝贝。我这局牌可打得太久了。”

“为什么？”她说。

“你把他夺走了，”他说，声音急促刺耳。他把眼镜胡乱地架到鼻子上，两手手指交叉。“他是唯一属于我的人，而你却把他夺走了。而且，你如此肮脏恶劣，根本配不上他。”

“我是说，”她说，“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不是十年前？为什么不等到二十年以后？”

“我俩都知道我们的老朋友有多么喜欢女人。来者不拒。而且，坦率地说，亲爱的，我一直认为总有一天你也会变得衰老，完全松松垮垮。你更

年期将近。而可怜的洛托一直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孩子。如果没有你碍手碍脚，他本可以得到他想要的一切。而我们都希望他能得到他想要的。是吧。”

她完全相信自己可以用手上的勺子杀了他。她站起来，走进屋里，将身后的门锁上。

看着乔利沿着车道走远之后的几个小时里，玛蒂尔德一直坐在厨房里。夜幕降临了，可她没有开灯。她开了一瓶葡萄酒作为晚餐，这是多年前洛托的制片人送的，非常昂贵，味道很呛人，而且会一直残留在舌头上。一瓶酒喝完后，她起身径直走到顶楼丈夫的工作室。他的冬青[注]因为长时间没有打理已经发黑。他的书被翻开，散落在房间的各个角落，他的文件还摊放在桌上。

她坐到那把皮椅上，陷到常年受丈夫体重压迫而凹下去的地方。她把头靠在后面的墙上，那里被他的头磨得发亮。她看着窗户，他曾对着它遐思，迷失在自己的想象中，并最终被某种模糊的刺痛侵蚀。她感觉房子变得异常庞大，高耸入云，头顶戴着月亮，风在耳边呼啸。

（悲伤就是内心的痛苦，是心灵的脓肿。愤怒却是把痛苦当成能量，在瞬间爆发。）

这是送给洛托的。“这将非常有趣。”她对着空荡荡的房子说。

---

1. 冬青，常绿乔木，可做家庭用观赏植物。——译者注

14

毕业那天，山色郁紫，太阳毒辣。队伍行进迅疾，每个人都气喘吁吁，笑容满面。乔利胖胖的脸蛋被挤在旁观者中间，没有一丝笑容。玛蒂尔德没有费心去告知舅舅她就要毕业了。她本来很想见见那个司机，可她不知道他的真名。至于阿里尔，自从上次去纽约，最后一笔支票支付完之后，他们的合同就到期了。没有人会到这里来见她。这很好。她也没指望见到任何人。

大家涌进操场，忍受着冗长的演讲致辞，可是她没有办法认真听，因为洛托就在她的前排，她盯着他粉色的耳朵，想把它放到嘴里吸吮。她走上舞台，得到礼节性的鼓掌。而他走上舞台，得到的是雷鸣般的欢呼。“太受欢迎真是可怕。”她说。之后，在大家抛撒完五颜六色的帽子之后，他们找到对方，接吻。

在打包行李前，他们在他的宿舍进行了一次短促的性交。她的尾椎骨抵在坚硬的橡木书桌上，当有人敲门时他们正嘘嘘窃笑。“正准备洗澡！”他叫道，“刚刚爽了一把。”

“你说什么？”是他小妹妹雷切尔的声音，从大厅的门把手处传进来。

“哦，糟了，”他轻声道，“稍等一会儿。”他大声叫道，满脸通红，玛蒂尔德咬住他的肩膀以免笑出声来。

雷切尔进来的时候，洛托正在洗冷水澡，嘴里嗬嗬地叫着，玛蒂尔德正跪在地上往纸箱里装他的鞋子。“你好！”她对小女孩说。她是个可怜的小东西，完全没有她哥哥那么出色，瘦长的鼻子，小小的下巴，紧凑的眼睛，暗褐色的头发绷得紧紧的，像吉他的弦。有多大？九岁左右。她穿着漂亮的褶边连衣裙，眼珠不停地转动着，她深深地吐了一口气，说：“哦！你真漂亮。”

“我已经喜欢上你了。”玛蒂尔德说。她站起来，走过去，弯下腰，吻了吻小女孩的脸颊。这时，雷切尔看见哥哥从浴室出来，肩膀上还冒着热气，身上裹着浴巾，于是她跑过去抱着他的腰。他叫道：“雷切尔！雷切尔！”

萨莉姑妈从雷切尔的身后走出来，白鼬似的脸，完全跟小女孩来自同一个基因库。“哦，老天。”萨莉说，此时她看见玛蒂尔德，于是没有继续说下去。她高高的蕾丝领圈处的皮肤变红了。“你肯定是我侄子的女朋友。我们正在纳闷谁的本领如此特殊能让他收心。现在我知道了。很高兴认识你，你可以叫我萨莉。”

洛托看着门边，脸色变得阴暗。“姆妈在休息室吗？”他问，“她还在慢吞吞地上楼吗？”很明显，如果让他的母亲和妻子共处一室，她们就会爱上对方，他想。哦，单纯的孩子。

玛蒂尔德挺了挺肩膀，抬高下巴，等着安托瓦内特进来，互相打量，然后摆正自己的位置。那天早上她在邮箱里发现了一张便条。不要认为我不会去见你。上面没有签名，可是她能闻到安托瓦内特的玫瑰香味。玛蒂尔德把它收在一个鞋盒里，某一天，盒子里会装满来自她的便条。

可是萨莉说：“不。对不起，宝贝。她送来了她的问候。她让我把这个交给你。”于是她递过来一个信封，迎着从窗外射进房间的光，他们能清楚地看到里面是支票。是萨莉的笔迹，不是他母亲的。

“哦。”洛托说。

“她爱你。”萨莉说。

“当然。”洛托说着，把脸转过去。

洛托把无法塞进旅行车的东西扔在外面留给拾荒者。其实他东西不多，玛蒂尔德喜欢他对物品秉持的无所谓态度。把所有的东西搬到她还有一个星期租期的公寓之后，他们就动身去陪萨莉和雷切尔吃早晚餐。

玛蒂尔德小口抿着葡萄酒以掩饰自己激动的心情。她记不得最后一次跟家人坐在一起是什么情景了，更别说是在这样一间宁静高雅、四边摆满蕨类植物的房间里，白色桌布，枝形吊灯，快乐的毕业生和他们痛饮的父母。桌子的一头，洛托和萨莉正在彼此分享过去的一些事情，他们不时发出咯咯的笑声。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小时候跟那个看管水厂的小畜生在鸡舍里干了些什么吗？”她说，而他快乐得满脸发光。“你们在里面乱搞，出来时满头大汗？哦，小甜心，你忘了我可是能看穿墙壁的人。”接着，她做了个鬼脸，似乎想起了雷切尔，可是雷切尔根本没在意。她一直盯着玛蒂尔德，不停地眨着眼睛，以至于玛蒂尔德担心她的眼皮会出毛病。

“我喜欢你的项链。”小女孩轻轻地说。

玛蒂尔德把手举到颈部，摸了摸它。那是一条镶着一颗大大的绿宝石的金项链，是阿里尔去年圣诞节送她的。绿色的用意在于跟她的眼睛相匹配，可她的眼睛如此多变。她摘下项链，戴到雷切尔的脖子上。“现在它是你的了。”她说。

后来她总想起这件礼物，太冲动了，把一万美元的项链给一个小女孩，不过她仍因此而感到温暖，即使是住在格林尼治村地下室的那十年，即使玛蒂尔德为了能支付电话费而省去午餐。她用这个礼物换来终生的友谊，实在是一笔划算的交易。

小女孩的眼睛睁得很大，她把绿宝石握在手里，把头靠在玛蒂尔德的身上。

当玛蒂尔德抬起头时，她呆住了。隔壁的桌上坐着阿里尔。他看着她，面前放着没有动过的沙拉，他的嘴角露出微笑，可是眼睛冷若冰霜。

她没有把目光移开，而是让脸部放松，用眼睛瞪着他，直到阿里尔向服务员示意。他对服务员耳语一番，服务员便匆匆离去。

“你起鸡皮疙瘩了。”雷切尔摸着玛蒂尔德的胳膊说。接着，服务员站到玛蒂尔德身边，打开一瓶上等的香槟，萨莉厉声说：“我没有点这个。”可服务员安抚道：“我知道，我知道。这是一个仰慕者送的礼物。我可以开酒了吗？”

“太好了！请倒酒吧。洛托有大量的仰慕者。”玛蒂尔德说，“他出演哈姆雷特让他成了这一带的名人。他很有才气。”

“哦，我知道了。”萨莉说。洛托高兴得满脸笑容，得意扬扬，他环顾四周，想看看是哪个可能的好人送来这瓶香槟。他的快乐真是太有力量了，无论他的目光落在谁身上，那个人都会抬起头暂停用餐或会话，脸上出现吃惊的表情，然后一阵激动，而且每个人都开始露出笑容以示回应。因此在这个耀眼的傍晚，在太阳金色的光束透过窗户，树冠在风中沙沙作响，街道上心情平静的人群聚集的时候，洛托激发了许多人心中难以言表的快乐，使房间里本已活跃的氛围迅速高涨。动物磁力是的确存在的，它通过身体来传递并扩散。就连阿里尔都以微笑回应。有些人脸上的笑容尚未消失就又增添了些期待或推测，希望他再一次看着他们，或是猜测他是什么来头，因为这一天在这个世界上，他是个大人物。

“趁着大家喝香槟的机会，”玛蒂尔德看着从杯口冒出的小泡沫说，“洛托和我有事要宣布。”

洛托看着桌子对面的玛蒂尔德，眨了眨眼，对着他的姑妈和妹妹咧嘴笑着。“很遗憾姆妈不能在此见证这一时刻。不过我认为我们不能再等下去了。我们结婚了。”他说。他吻了吻玛蒂尔德的手。她看着他，热浪在心里升腾，一阵高过一阵。此生此世，她愿意为这个男人做任何事情。

随之而来的是鼓掌声，欢呼声，还有惊叹声，邻桌爆发阵阵喝彩声，雷切尔流出了幸福的泪水，萨莉双手抖动，尽管她早已知道了这个消息，玛蒂尔德一直在寻找阿里尔。他起身离开了餐厅，修长的深蓝色背影瞬间消失在门口。她摆脱他了，永远，她想。一种如释重负感如寒风，吹过她。她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然后打了个喷嚏。

毕业一周以后，玛蒂尔德抬头，透过窗前看着庭院里的花园，日本枫树的叶子像小手一样在风中摆动。

她早已明白。这间公寓将是她在漂泊了这么多年后拥有的第一个港湾。她才二十二岁，可她已疲惫至极。终于，她可以在这里歇息了。

她感觉到洛托就在她的身后，散发出他特有的光辉。她知道，他马上会转身，开一个玩笑，逗得房产经纪人大笑，然后她的声音中会第一次流露出温情，尽管她很明白，不应该投资在这些年轻且身无分文的人身上，可她还是不由自主地对他们产生兴趣。她会在他们搬进去的第一天送去一块乳蛋饼，如果碰巧在附近，她会顺便拜访他们，并买一些糖果作为礼物。哦，洛托，玛蒂尔德深情而绝望地想：像大多数有着致命魅力的人一样，他的心像开阔的山谷。人们最喜爱她丈夫的地方，就是能听到自己的声音在他的山谷里产生甜美的回音。

玛蒂尔德闻到了地板上的蜂蜡。她听见邻居的猫在走廊里叫唤。树叶轻轻地刮擦着天空。她的心里充满此地的美好。

她必须把内心那个让她拒绝、让她离开的小声音压下去。她没资格拥有这样的生活。她仍可以推翻所有的决定，她只需要难过地摇着头说不，她还可以说他们应该继续看看别的房子。可是，洛托的事情没那么容易解决。他毕竟已经成为她的家人。

恰在这时，洛托说了个笑话，然后是笑声。玛蒂尔德转过身。她的丈夫——上帝，我的天哪，她的，一辈子都属于她——正微笑着。他抬起手，捧住她的下巴，大拇指抚摸着她的眉毛。“我想她喜欢这里。”他说，于是玛蒂尔德点点头，说不出话来。

他们本以为仅靠幸福就能活下去，可以在这间公寓里过他们贫困而美丽的

人生。他们瘦弱得像营养不良的法翁[注]，因此他们的公寓显得很宽敞。雷切尔的礼物——小女孩积攒的零花钱——在办了三次聚会，付了几个月的房租以及买了一些日用品后就用完了。幸福可以让你得到满足但不能给你提供营养。她试着当酒吧女侍者，为塞拉俱乐部[注]招募会员，可两件事都没成功。电灯不亮，他们点起了她从餐馆的露天餐桌上偷来的蜡烛，八点钟就早早上床休息。他们邀请朋友来聚餐，每人都要带一道菜，这样他们就能大吃一顿，而且也没人会介意他们留着剩菜残羹。十月，他们的活期存款账户上只剩三十四美分，于是玛蒂尔德走进了阿里尔的画廊。

他在展场的尽头看墙上的一幅巨大的绿色画作。当她叫了声“阿里尔”时，他才看到她，但他没有移动。

新来的接待员瘦骨嶙峋，皮肤是浅黑色，显得很不耐烦。她是哈佛大学毕业生，有这种神态太自然不过。她身上隐约闪现着权利赋予的光芒，长长的头发富有光泽。这就是卢安妮。“预约了吗？”她问道。

“没有。”玛蒂尔德说。

阿里尔抱着双臂，等待着。

“我需要一份工作。”她远远地对他叫道。

“现在没有职位空缺。”接待员说，“很抱歉！”

许久，玛蒂尔德看着阿里尔，直到接待员厉声说：“对不起。这是私人公司。你该走了。很抱歉。”

“不关你的事。”玛蒂尔德说。

“卢安妮，去买三份卡布奇诺来。”阿里尔说。

玛蒂尔德叹了一口气：卡布奇诺。那个女孩出去时砰地把门关上。

“过来。”阿里尔说。当她走近的时候，玛蒂尔德内心的斗争已经不明显了。“玛蒂尔德，”他柔声地说，“究竟是为什么我竟然会欠你一份工作呢？”

“你根本不欠我什么，”她说，“我承认。”

“你做出那样的举动之后，怎么还能向我索取任何东西？”

“举动？”她说。

“忘恩负义。”他说。

“阿里尔，我绝没有忘恩负义。我已经履行了合同。正如你一直说的，那是交易。”

“交易。”他说。他的脸红了，眉毛上扬。“你在离毕业还有两个星期的时候嫁给了那个叫兰斯洛特的人。我只能认为那是婚姻关系。你违反了合同规则。”

“我是在高三那年的四月份认识你的，”她说，“你可以算算，相比合同规定，我多提供了两个星期的服务。”

他们相视而笑。他闭上眼睛叹了口气，等再次睁开时，他两眼湿润。“我知道那是交易，可你严重伤害了我的感情，”他说，“我对你也不算坏。可你竟一声不吭地离开我，这让我很不舒服，玛蒂尔德。”

“交易。”玛蒂尔德再一次说。

他上下打量着她。她脚上穿的漂亮鞋子是他买的，脚趾处已经磨损。她身上的黑套装也是他买的。她的头发从夏天到现在一直没有修剪过。他眯着眼睛，高高抬起的头歪向一边。“你瘦得都皮包骨了。你需要钱。我明白了。你所要做的就是乞求我。”他说。

“我不求你。”她说。

他大笑起来，此时，咣的一声门响，满脸怒容的接待员进来了，手上的托盘里放着卡布奇诺，于是阿里尔低声地说：“你很幸运，因为我很喜欢你，玛蒂尔德。”然后他抬高声音说，“卢安妮，认识一下玛蒂尔德。明天早上她就来这儿跟我们一起工作。”

“哦。太好了。”卢安妮说，然后又坐回她的座位。她仔细地观察着他们，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我只是画廊的雇员，”当他们慢慢走向前台的时候，玛蒂尔德说，“不是你个人的附属品。同我保持距离，禁止侵犯我。”

阿里尔看着她，因为跟他生活得太久，她知道他在想什么：我们走着瞧。

“你要是碰我。”她说，“我就离开。我发誓。”

后来，当她六十岁，阿里尔七十三岁的时候，她听说他病了。她说不清是

从哪儿得知这一消息的。也许是天空对着她的耳朵说的。也许是空气。她只知道他得了胰腺癌，病情来势凶猛。她在犹豫了两个星期之后终于去看他。

他躺在公寓外露天阳台的病床上。阳台上铺着红铜色地板，有修剪过的灌木和美丽的景色。他睁大眼睛说不出话来，整个人只剩一副松松的躯壳。

“我喜欢，”他的声音粗重，“看鸟。”她抬头一看。没有鸟。

“握着我的手。”他说。她看了看那只手，但没动。他把头转向她。下巴上的肉跟着慢慢地移动。

她待着没动，对着他微笑，眼角瞥见那些背转光的建筑物。

“啊，”他说，脸上带着柔情，而且还开起了玩笑，“你不愿被强迫。”

“说得对。”她说。她觉得他说的应该是：哦，你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我已经很久没见到你了。

“拜托你，”他说，“玛蒂尔德。握一握一个将死之人的冰冷的手吧。”

于是，她拿起他的手，双手握住它，把它按在自己的胸口，久久没有放开。那些不必要说出来的话终究没有被说出来。他睡着了，护士生气地踮着脚出来了。玛蒂尔德走进那套公寓，面无表情但神态优雅。她没有在那些曾经熟悉的画前停留太久，只是倒数着时间盼望着最终可以离开这里。后来，她穿过寒冷的背光处以及被午后阳光照射的大楼间空隙处，她无法停下脚步，无法呼吸，她迈着惊恐的双腿飞速而行，再一次不知道该去向何方。这种感觉真是太好了。

---

1. 法翁，罗马神话中主管畜牧的神，半人半羊，身材瘦削，生活在树林里。——译者注
2. 原文为the Sierra Club，它是美国的一个环境组织。——译者注

15

律师雇来的私家侦探不是玛蒂尔德所期待的那种类型。她不是难缠又好酒的硬汉派，也不是头发细软的英国老奶奶。阅读对玛蒂尔德影响很大，她觉得自己有点好笑。她看了太多关于马普尔小姐[注]和菲利普·马洛[注]的故事。可这个姑娘很年轻，鼻子像把短柄斧，头发蓬松，像被过氧化氢漂白过似的。她丰满的胸部露出一大半，乳房顶部曲线边缘有一只海豚刺青，看起来像是刚刚跳入她的低胸衣领里似的。她的耳朵上吊着巨大的耳环，生气勃勃的外表下掩饰着不易察觉的警觉。

“哎哟！”在跟她握手的时候玛蒂尔德说出了声。她并非有意为之，只是她很久没跟人打交道，忽视了一些维系人际交往的细节。这发生在乔利突然到访令她措手不及的两天之后。她们约在布鲁克林一家咖啡烘焙坊的院子里，此时风儿正吹着头顶上方的树叶。

可这个女孩并没有生气，相反却大笑了起来。现在，她打开装着乔利照片、地址、电话号码以及玛蒂尔德在电话里告诉她的她能想到的所有细节的卷宗。

“我不知道你的调查进行到什么程度了，”玛蒂尔德说，“他就是查尔斯·沃森基金会的创始人。你知道，这是一家投资经纪公司。我不知道你是否了解。大约二十年之前，他还年轻的时候就创建了它。我很确信，这完全是庞氏骗局[注]。”

女孩抬起头，脸上表现出些许兴趣。“你投资了？”她说，“这就是调查的原因？”

“我可不是个该死的白痴。”玛蒂尔德说。

女孩眨眨眼，身体往后靠着。玛蒂尔德说：“总之，庞氏骗局就是你的调查方向，我需要证据，不过我要的不止这些。还要一些他的个人资料。比如私生活方面的，你能查到的最恶劣的那种。只要见这个家伙三秒钟，你就知道他有一大堆不可告人的私密丑闻。也许他还杀过人。他是个爱揭人

隐私的肥猪浑蛋，我真想活剥了他。”她愉快地微笑着。

女孩打量着玛蒂尔德。她说：“我的能力十分出色，因此我也很挑案子，这一点你应该知道。”

“听你这么说我很高兴，”玛蒂尔德说，“我不会雇一个傻子。”

“唯一让我迟疑不决的是，这看起来是一桩私人恩怨，”女孩说，“而且还很棘手。”

“嗯，不错。谋杀那类案子非常简单。”玛蒂尔德说。

女孩微笑着说：“我喜欢有勇气的夫人。”

“我不是什么夫人。”玛蒂尔德说。她已经厌倦了这种奇怪的挑逗，于是她把咖啡一饮而尽，这样一来她就可以走了。

玛蒂尔德站起来，女孩说：“等等。”她把衬衫袖子一拉，并且把它换了一个方向，这样低领就被换到了后背，现在她看起来很利落、很职业。她拽掉蓬松的发套，露出棕色的被剪得很短的头发，看起来像个男孩子。她摘掉耳环，假睫毛。现在她完全变了个样，严肃而机智。她看起来像数学系联谊会里唯一的女研究生。

“这是了不起的007水准的易容术，”玛蒂尔德说，“很有趣。我敢肯定你经常接到案子。”

“是这样。”侦探说。她看起来有点窘迫。

“乳房上的海豚是怎么回事？”玛蒂尔德问。

“我有过愚蠢的青年时期。”女孩说。

“我们年轻时都很愚蠢，”玛蒂尔德说，“我倒觉得蛮有意思。”她们隔着满是花粉斑点的桌子相视而笑。“好了。你会办到的。”玛蒂尔德说。

“亲爱的，我不仅仅是会办到。”女孩说着，探过身去摸玛蒂尔德的手，用足够长的时间让她明白自己的意思。

愤怒就是我的食物，我满肚子都是怒气，

因此，我吃不下东西了。

莎士比亚所著《科利奥兰纳斯》里的伏伦妮亚说。她——坚强，克制——比科利奥兰纳斯更有趣。

可是，没有人愿意去看一部名叫《伏伦妮亚》的戏剧。

---

1. 马普小姐，英国著名女侦探小说家、剧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中的一位乡村侦探，住在乡下，终生未婚，是个典型的英国老小姐。——译者注

2. 菲利普·马洛，美国著名侦探小说家雷蒙德·钱德勒笔下塑造的硬汉侦探。——译者注

3. 这是对金融领域投资诈骗的称呼，在中国又被称作“空手套白狼”“拆东墙补西墙”。——译者注

16

阳光仍然炽烈，可云层早已渐渐聚拢，低沉，乌压压占满一片天。

她对互联网公司还不熟悉。这是一个交友网站，后来卖了十亿美元。她已经在画廊待了三年，每天早上她都会在人行道上深吸一口气，闭上眼睛，下定决心，然后才走进去。她觉得阿里尔整天都在看着她。她只做自己分内的事。她照顾画家，安抚他们，送他们生日礼物。在介绍她的时候，阿里尔总是说："这是我的天才伙计，玛蒂尔德，总有一天她会独当一面。"每当他这么说，卢安妮的脸上就会出现痛苦的表情。这一天终于到来。那天，一位神经过敏的画家从圣塔菲飞抵这里，阿里尔和他出去吃了一顿时间很长的晚餐，他们回来的时候，玛蒂尔德还在后勤办公室忙着撰写展览的目录文案。她抬头一看，立刻呆住了。阿里尔正站在门边看着她。他走过来了，越来越近。他把手放到她的肩膀上，然后开始揉搓，并紧紧地贴着她的背。虽然长久以来她一直在等待这个结局，她还是对他品位丧失感到了莫名的失望：没想到他会做出如此粗野的动作。她站起来，说："我的工作已经做完了。"然后她走过一直在前台窥视的卢安妮，并在几天后找到了新工作，而且事先并未告知阿里尔她要永远离开画廊。

可这天上午，玛蒂尔德无法专注地工作。她到老板的办公室去请假，他的眼睛在眼镜后面眯成一条缝，歪着嘴巴看她。

公园里，枫叶散发着光泽，好像叶脉被镀了金似的。她走了很久，心情烦乱如麻，所以回到家时，她的膝盖发软，舌根处也散发苦味。她惊恐地从藏在一堆毛巾下面的二十根装的验孕棒里拿出一根。她往上面撒了尿，然后等待着。她喝了整整一杯水，然后反复试了几次，可每一次验孕棒都显示她怀孕了。加号。大事不妙了！她把这些验孕棒塞进一个袋子里，并把袋子尽量往垃圾桶底部塞。

她听见洛托进来了，于是赶紧用冷水冲洗眼睛。"嘿，亲爱的，"她叫道，"今天过得怎样？"他咔嗒咔嗒到处走动，说着试镜的情况：一个商业广告中的小角色，他一点都不想接，简直是侮辱人，但他看见七十年代末的一个电视节目中出现的那个小男孩了，就是那个前额头发乱蓬蓬的、耳

朵很奇怪的家伙，记得吗？她在浴室把脸擦干，用手指梳理了头发，对着镜子练习笑了几下，为的是让自己的笑脸不那么刻意，然后才走出来，身上还穿着外套。她说："我正准备出去买一块比萨。"他说："地中海风味的？"她说："是的。"然后他又说："我对你的爱渗透到了我每一根骨头的骨髓。""我也是。"她转过身，背对着他说。

她关上前门，瘫坐在通往楼上那个女人家的楼梯上，身体往后靠，双手挡住眼睛，因为她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玛蒂尔德意识到有一股浓烈的脚臭味儿。她看见自己脸旁的台阶上有一双破旧的用绳子绑在一起的绣花拖鞋。

楼上的邻居贝蒂正低头皱着眉看着玛蒂尔德。"跟我来。"她用呆板的英式腔调说。

玛蒂尔德愣愣地跟着这个老太太上楼。一只猫像小丑一样向她猛扑过来。玛蒂尔德惊奇地发现，房间显然经过精心的打扫，显得非常干净，是中世纪现代风格。墙面是高光泽度的白色。桌上有一束木兰花，深绿色的叶面下是诱人的棕色叶底。壁炉架上，三朵梅红色的菊花开得异常热烈。一切都出乎她的意料。

"坐吧。"贝蒂说。玛蒂尔德坐下。贝蒂拖着脚步走开了。

不一会儿，老太太回来了。她拿来一杯洋甘菊茶和一些黑巧克力。玛蒂尔德尝了尝，记忆又回到了校园，阳光透过树叶照在尘土上，钢笔上有椭圆形的埃及象形文字。

"我没有资格指责你。我自己也从来不想要孩子。"老太太看着玛蒂尔德说。她的嘴唇上残留着一些面包屑。

玛蒂尔德眨了眨眼睛。

"在那个年代，我们什么都不懂。没有多少选择，因此我就用来苏消毒液冲洗。真的太无知了。我去找文具店楼上的女人，轮到我的时候，她手里拿着一把薄刃刀帮我处理。太可怕了。那时我真想死。死是很容易的，不过我没有死，可是我却付出了从此不孕的代价。"

"天哪，"玛蒂尔德说，"难道我刚才说了什么吗？"

"没有。"贝蒂说。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玛蒂尔德说，"我自己都不太清楚。"

“这是我的特殊能力，”贝蒂说。“我能从女人走路的姿势看出来。有好多次，我给自己惹了麻烦，因为我的提醒让一些人感到吃惊而又不悦。在我看来，最近两周你的情况已经很清楚了。”

整个漫长的下午，她们都坐在一起。玛蒂尔德一直看着菊花，直到茶都凉了才想起来喝。

“对不起，”贝蒂说，“我得说，在我看来，有个孩子不是糟糕的事。你有一个疼爱你的丈夫，有工作，有住所。看起来你快要三十岁，年龄已经不小了。家里有个孩子不是最糟糕的事。我喜欢偶尔照看一下婴儿，教他一些苏格兰奶奶的童谣，用饼干宠坏他，当然是等他能吃饼干的时候。这不是什么糟糕透顶的事。”

“它的确是糟糕的事，”玛蒂尔德说，“这对世界是不公平的。或者对这个孩子是不公平的。而且，我只有二十六岁。”

“二十六岁！”贝蒂说，“你的子宫几乎老化。你的卵子就要变得不稳定。怎么，你担心会怀上一个没有人性的怪物吗？希特勒？拜托。看看你。你能怀上孕可以说是中了大奖。”

“你可能觉得好笑，”玛蒂尔德说，“可是我生出来的孩子可能是尖牙利爪的凶神恶煞。”

贝蒂看着她。

“我只是伪装得好而已。”玛蒂尔德说。

“这个轮不到我来评判。”贝蒂说。

“当然。”玛蒂尔德说。

“我可以帮你，”贝蒂说，“不要满脸怒气。我会帮你。你不会一个人承担这一切。”

“唷，你这是用了一百年的时间啊。”她拿着比萨进来的时候洛托说。他太饿了，一口气吃了四块才顾得上看她。此时她已经镇定下来了。

晚上，她梦见一些生活在黑暗中的东西。那是闪着珍珠般微光的蠕动着的虫子，它们的身上有一些蓝色的羊皮纸斑纹，外表光滑欲滴。

她一直讨厌怀孕的女人。她们就是原始的特洛伊木马。

一想到一个人的体内藏有另一个人她就惊恐不已。而且是一个有着不同想法的脑袋。很久以后，玛蒂尔德将在杂货店看见一个肚子大得几乎要炸裂的女人，抬起手去拿高架上的冰棍，于是她想，如果一个人身体里面的那个人是她自己完全不能接受的存在物，是从一开始就被命运抛弃的生物体，那么结果会怎样。那个女人急躁地看着玛蒂尔德这个人高马大完全能够得着的女人，接着她的脸恢复成玛蒂尔德所不喜欢的怀孕女人的那副模样，那种自认为很圣洁的神态。“我能为你做什么？”那个女人用过分甜蜜的腔调说。玛蒂尔德快速地转身离开了。

此时，她从床上爬起来，洛托睡得正香。她拿了一瓶朗姆酒来到贝蒂的家。她站在门口，没有敲门，可贝蒂还是开了门。她穿着邋遢的睡衣，灰色的头发卷曲着。

“你进来吧。”她说。她让玛蒂尔德坐在沙发上，给她披上一条羊毛毯，并把那只猫按在她的膝盖上。玛蒂尔德的右手边放着一杯热巧克力，还有朗姆酒。电视上正在播放玛丽莲·梦露的黑白电影。贝蒂躺回她的软垫椅，打起了呼噜。玛蒂尔德趁洛托还没醒时蹑手蹑脚地回到家里，穿好上班的衣服，然后打电话请了假。贝蒂抬头挺胸坐在方向盘后，身后垫着她从家里带出来的靠枕，开车送她去诊所。

（玛蒂尔德的祷词：让我成为海浪吧。如果我不能成为海浪，那就让我成为海底的裂缝。让我成为黑暗中的第一条缝隙吧。）

在那之后的很长时间里，玛蒂尔德心里都有一种湿冷的感觉，就像灰色的黏土表面裂开了一样。这倒不是因为她后悔了，而是因为神的召唤在向她逼近。洛托已经离她很远，远在某座山顶上，她累得无法爬上去。她继续生活着，被日子拖着往前移动。

但也有一些小小的奇迹让她为之一振。比如黄铜色信箱里或蜡封的纸袋里的一块玫瑰露杏仁饼干。或者是门口台阶上开放得像卷心菜的绣球花。或是从楼梯上匆匆而过时一双冰冷的皱巴巴的手按了一下她的脸颊。这些是贝蒂的小礼物，是黑暗中的明灯。

“这是一件困难的事，”在候诊室里贝蒂说，“可是你做得对。你现在的感觉会慢慢地得到缓解。”的确是这样。

玛蒂尔德二十八岁的时候，丈夫去洛杉矶待了一个星期，是在一部描写警察的剧中演一个小角色，于是她安排了绝育手术。

“你确定吗？”医生问，“你还年轻，过些时日你可能会改变主意。你永远不

知道时间的警钟会在什么时候开始嘀嗒作响。”

“我的时钟坏了。”她说。他看看她，从脚上的高筒靴到金色的头发。这些天她画着眼尾外扬的眼线，让她的眼睛看起来像猫眼。他认为自己看透了她，而且认为她很虚荣。他点点头，慢慢转过脸去。他把那小小的子宫环放入她的子宫，她边吃吉露果冻边看漫画书，并让护士帮她换了导尿管。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愉快的下午。

如果需要的话她愿意再做一遍。只要让自己不再恐惧，拯救自己，她愿意一而再再而三、反反复复地做，如果非此不可的话。

17

在大都会博物馆的台阶上，玛蒂尔德没有认出那个私家侦探。她还在寻找两周前在布鲁克林咖啡烘焙坊见到的那个女孩，卷发加海豚刺青，外表光鲜干练。有一群游客，应是全家出动，个个身材魁梧，其中有一个体毛浓密的男人，玛蒂尔德仔细地打量着他，还有一个背着鼓鼓的双肩包，穿着苏格兰式花短裙和轻便上衣的愁眉不展的金发女学生。她决定坐在这个女学生旁边，小女孩转过来对她眨眼。

“圣洁的神啊，”玛蒂尔德说，“身体语言，瘦长的双腿，以及神态。我简直看见了三十年前的自己。”

“之前我有一个紧急盯梢任务，”侦探说，“我爱我的工作。”

“你就是一个带着戏服箱的小女孩，哈。”玛蒂尔德说。

侦探微笑着，带有一丝淡淡的忧伤，暂时显露出了她的真实年龄。“我以前是个演员，”她说，“成为更年轻的梅丽尔·斯特里普[注]是我的梦想。”

玛蒂尔德不语，于是侦探接着说：“啊，对了。我当然听说过你的丈夫。事实上我认识他。年轻时我曾经演过他的一部戏剧。是在旧金山的美国戏剧学院出演《魔法书》。每个人都爱他。我总是把他当成一只鸭子，知道吗？兰斯洛特·萨特怀特对于爱慕之眷念就如同鸭子对水之眷念。他只想在爱慕的池子里畅游，而水却不会将他淹没浸湿，只会从他身上滚落下来。”

“听上去大体正确，”玛蒂尔德说，“我明白了，你的确了解他。”

“也许我不该说这些，”女孩说，“不过既然他已经离世了，我说出来也不会有什么坏处。你比任何人都了解他。可是我们所有的演员和工作人员都曾打过赌。只要有人在排练时出了错，就往盆里放一枚二十五美分的硬币，而最先成功勾引兰斯洛特的人会得到盆里的钱。男女都可以。我们总共十二人。”

“谁赢了？”玛蒂尔德说，她的嘴角抽搐了一下。

“不要紧张，”女孩说，“没人赢。首演之夜，我们把所有的现金给了舞台监督，因为他刚有了个新生儿。”她从背包里拿出一份卷宗递给玛蒂尔德。“我现在还在调查他的私人生活。他一定有丑闻，不过我需要再多点时间把它找出来。另外，我还收买了一个查尔斯·沃森内部的消息人士，一个高级副总。他把自己看成是一个高尚的黑幕揭发者，不过他已经积聚了大量财富，并在汉普顿斯买了别墅。真令人作呕。这份卷宗里的资料还只是一点皮毛。我的天哪，如果深入调查的话会挖到怎样的惊天秘密啊。”

玛蒂尔德读了起来，等到她抬头时街上已经洒满灿烂的阳光。“我神圣的主啊。”她说。

“不止这些，”侦探说，“真是令人惊骇。有多少富人将被卷入其中啊。不管动机为何，我们正在为社会除害。”

“啊，很好。我不喜欢过早乐观，”玛蒂尔德说，“等你交给我他的个人资料的时候，我们好好庆祝一下。”

“庆祝？你和我，外加香槟和瑞吉酒店的一间套房？”侦探说着，站了起来。

玛蒂尔德看着她强壮的裸露的双腿、窄窄的臀部以及埋在金色头发下的那张警觉的脸。她微笑着，感觉到自己那套已经生锈的用于调情的机制开始运转了。她从来没有跟女人在一起过。至少，这会很新颖。她说：“也许吧。但这取决于你交给我的是什么。”

侦探轻轻地吹了一声口哨，说：“我要去工作了。”

在洛托离世四年以后，也就是玛蒂尔德五十岁的时候，她买了飞往巴黎的机票。

下飞机后，所有的东西都亮得刺眼，她不得不戴上墨镜。即使是这样，亮光还是透了进来，像橡皮球那样绕着她的脑袋乱窜。而且，她也不想让人看出巴黎的气味曾经如何伤害过她，让她的眼睛流出泪水。

在这里她又变得渺小了。在这种语言中，她再一次隐形。她在机场大厅里的咖啡馆休息。侍者给她送来浓缩咖啡和巧克力面包的时候说的是清晰的法语，但他转过去面对她邻桌客人时说的是不熟练的英语。付款的时候，她不知道要用欧元。她还在钱包里搜寻法郎。

雾蒙蒙的天气，巴黎的气味让她难以忍受。到处是废气，小便，面包，鸽子粪，尘土，遮阴的梧桐树以及风。

出租车司机在后视镜里看了她很长时间，然后问她是不是还好。她没有回答。于是，他安慰道："你可以哭，女士。你想怎么哭就怎么哭。看着漂亮女人在这里哭不是什么难受的事。"

她在酒店里洗了澡，换了衣服，然后租了一辆白色的梅赛德斯朝城外开去。咆哮的车流安慰了她身体里的美国成分。

那些迂回的马路变得越来越拥挤。路变得越来越窄。最后是土路。路旁有奶牛、拖拉机，还有近乎废弃的被熏得发黑的石头村落。

那些童年时以为庞大的东西，事实上非常小。房子的灰墙被重新粉刷，常青藤下的墙被刷成了白色。车道上的石头是新的奶白色的圆边碎石。紫杉已经长大，顶部被修剪得很整齐，跟第一天上学的小男孩的发型一样。两排绿色的葡萄藤看不到尽头，一直延伸到外祖母的旧牧场。

一个稍微比玛蒂尔德年轻的男人正在车道上修理摩托车的轮胎。他穿着一件骑行夹克，额头上挂着一簇刘海。玛蒂尔德从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修长手指，还有自己的长脖子和褶皱的左耳耳垂。

"爸爸。"她大声说。可是，不可能，他要年轻得多。

一个女人来到飘窗前。她又矮又胖，睡眼惺忪，已经上了年纪，尽管头发被染成了墨鱼黑。她的下眼睑画着浓浓的眼线膏。她盯着车子里的玛蒂尔德，塌瘪的嘴巴不停地动着，好像在咀嚼什么。抓着窗帘的手发红且粗糙，好像它们一辈子都在处理冰冷的鱼内脏。

玛蒂尔德想起了那个装满快要腐坏的奶酪的柜子，那熏死人的浓烈气味。她先是有些恍惚，然后开车离开了。

在这个小村庄，大教堂真是令人难堪。那是一栋罗马风格的石头建筑，虽然在她的记忆里它是宏伟的具有震撼力的哥特式建筑。一家杂货店出售的鸡蛋上还残留着鸡屎。虽然刚到中午，可面包房已经关门了。她走进一个美容院，这里也是比萨外卖店兼镇长办公室。

镇长坐下来，玛蒂尔德告诉她自己想要的东西，镇长的眼睛由于眨得过猛而在眼镜内侧留下了睫毛膏的黑渍。"你完全确定吗？"她说，"那栋房子，几百年来可一直是他们家的。"

"那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想得到的唯一一栋房子。"玛蒂尔德说，很容易就重

新发出了布列塔尼语的口音。它像母牛一样壮实，像田间的岩石一样坚固。

“那你得花大价钱，”镇长说，“他们很小气。这家人对钱可是斤斤计较。”她嘬了嘬嘴，手指在靠近胸口的位置搓了一下。

“我可以想象。住在那里，也只有住在那里我才会感到很快乐，”玛蒂尔德说，“我渴望今年夏天就搬到这个城镇。甚至我可能会在这里开一家带茶座的古董店，这样可以吸引游客。”听到这里，镇长的表情有些放松。玛蒂尔德拿出她的律师的名片，把它推到对面。“所有事宜都请与这位先生联系。当然，你可以得到百分之五的佣金。”

“百分之六。”镇长说。

“给你百分之七。我无所谓。不管花多少。”玛蒂尔德说。镇长点了点头，玛蒂尔德起身，正准备离开时她说：“去施展你的魔力吧。”

回巴黎的路上她感觉像是坐在别人开的车上。等到在丁香园咖啡馆坐下时，她已经有二十四小时没吃东西了。这里的食物不是巴黎最美味的，却是所有餐馆中最具文学气息的。她穿着银色丝质紧身裙，头发往后梳，脸色红得十分可爱。

服务员过来时，玛蒂尔德只是说：“我已经很久没有来巴黎了。我怀念巴黎的食物。”

他的棕色眼睛突然发亮，胡子往上一扬。“我会给你送来最好的食物。”他承诺。

“再来一些配得上它的葡萄酒。”她说。

他假装恼怒的样子。“这是当然的，”他说，“请稍候。”

他把香槟和蛋黄酱小龙虾放到她的面前时，她说：“谢谢你。”她吃着，眼睛半闭。

自始至终，她知道洛托都跟她在一起，就坐在桌子对面，陪着她享受美食。他会喜欢这个夜晚，还有她的裙子，食物，酒。欲望涌上她的心头，几乎到了她难以承受的程度。她知道，如果她抬头，她只能看到一张空椅子。她不会抬头。

吃完奶酪之后，服务员给她送来了一盘杏仁糖，玛蒂尔德抬头对他笑了

笑。“胜利注。”她说。

“爱情注。”他眨了眨眼睛说。

她慢慢地走回旅馆，脚下的鹅卵石湿湿的，在她吃饭过程中，外面匆匆下了一场暴雨。她的影子陪着她。她硬撑着走进了浴室，平静地坐在黄铜石浴缸上，随后便趴在上面呕吐。

她飞回了樱桃园的那栋白色的小房子里。巴黎那栋房屋的购买事宜花了几个月才结束。交易终于谈妥那天——只花去玛蒂尔德打算出价的很小一部分，可是很明显，这远远超出了房屋的价值——律师给她寄来了一瓶伊甘酒庄的酒。

她给他打了电话。“干得好，克劳斯。”她说。

“谢谢，萨特怀特夫人，”他说，“他们……要求挺高。”

“哦，他们原本就是苛刻的人，”她淡淡地说，“虽然不好意思开口，恐怕还有一些事情需要你来做。”

“当然。我的职责就是为你效劳。”他说。

“现在，请把那栋房子拆掉。从房顶到墙角。后面的葡萄藤连根拔掉。统统弄干净。我知道它年代久远，这样操作可能会违背各种法律，但是你要快，让别人来不及弄清你在做什么。而且要马上动手。”

律师只有稍许的犹豫，她喜欢这样谨慎的人。“保证如你所愿。”他说。他一周后发过来的照片上，原来是烟囱的地方变成了天空，四百年历史的石头墙围起来的果园空空荡荡。地面上覆盖着一层平整的尘土。

她想，这不再像在看一具尸体，而是像在看那具尸体曾经被埋葬的地方。

她的心被撕开了一道口，正在渗血。这是时间为她量身设计的痛苦。

她送给克劳斯一辆车，远远好于她自己的那辆。这一次她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的声音明显更加愉快。“一切都办妥了，”他说，“但也遇到了尖叫以及激动的情绪，还有很多泪水。我觉得你近期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在那个城镇上露面。”

“哦，好的，”她说，“这不是什么新鲜事。”

她轻轻地说了声，太好了。不过，她觉得那只衰老野兽仍然在她身体里蠢

蠢欲动。

---

1. 梅丽尔·斯特里普，好莱坞著名女演员，奥斯卡金像奖得主。——译者注
2. 原文为法语。——编者注
3. 原文为法语。——编者注

18

“你对说真话的执着几乎到了病态的程度。”洛托曾经对她说。她笑着承认了。她不知道自己当时是在撒谎还是在说真话。

她人生的很多部分对她丈夫而言是空白的。她没有告诉他的事和她已经告诉他的事之间非常巧妙地保持着平衡。然而，有些谎言是口头上说出来的，有些谎言则是沉默造成的，玛蒂尔德对洛托的谎言，属于从来不说的那种。

她从来不告诉他，其实在他们二十多岁的那些年里，自己并不介意挣钱养家，不介意贫穷，也不介意省去午餐而晚饭只吃米饭和黄豆，不介意从余额很少的账户里挪一些钱去支付一些紧急的账单，甚至她也不介意接受洛托小妹妹施予的钱，她把钱给他们是因为她是世上少数真正的好人之一。活托总是心存感激，因为他把这些当成是玛蒂尔德所做的牺牲，因而总觉得自己亏欠了她。

可她的确介意一些她没有说出口的事情：她希望丈夫能在自己选定要做的事上表现得更出色。

他总是在雨中排队等待，进去后却只是表演一段独白，然后回家守着电话等待，最终的来电只是告知没有录用他。生闷气，喝酒，沉溺于聚会。发胖，秃顶，魅力不再……年复一年，日复一日。

他们住在地下室的最后那个冬天，她把天花板涂成金色以模仿太阳的样子，为的是让自己打起精神，鼓足勇气跟洛托坐下来，然后轻柔地告诉他实情：虽然她很相信他，虽然他也许渴望开创一份自己崇尚的事业，可一味地追求表演是不能成功的。

可还没等到她鼓足勇气，除夕夜就到了。他像往常一样喝醉了，可这一次他没有去睡觉，他彻夜不寐，在万分激动的情况下把埋在心底十几年的东西写了出来。一大早醒来的时候，她看见了电脑。起初，她感受到了自己极力压制的嫉妒心，她以为他在即时通信上跟某个离家出走的漂亮的金发辣妹聊天。然后她惊奇地发现那是一个剧本，它完全具备一个优秀剧本的

基本框架。

她拿着电脑到卧室的壁橱里，开始了疯狂地创作：编辑，压缩，梳理对话，重新设计场景。当他醒来时，他并不记得自己写了什么。她很轻易地就让他相信这完全是他自己写的。

几个月后，《清泉》就完成了。然后是打磨润色。晚上等洛托睡着，玛蒂尔德就到壁橱里反复研读，她深知它质量上乘。

虽然这是一部精彩的剧本，一部后来改变了他们生活的剧本，可是最初没人愿意读它。洛托把它带在身上到处找制片人和戏剧导演。他们收下了他装订好的复印本，可是没人回电话。玛蒂尔德看到丈夫身上重新焕发的光芒又渐渐地暗淡了下来。就像在清创手术中缓慢死亡，持续地一点点失血至死。

她突然想起了安托瓦内特的一张便条，这是从一本评论汉·凡·米格伦[注]的杂志上撕下来的一则短文。这位伪画制造者曾让全世界相信自己的画作出自维米尔之手，尽管每一幅画中的耶稣都以他自身作为原型。安托瓦内特圈出了一幅假画的X光照片，透过一个小姑娘鬼影般的圆脸，可以看见米格伦是画在十七世纪的画布上面。底下被盖住的原始画作平凡无奇。农家院落，鸭子和洒水壶。在糟糕的底布上伪造出的表层。这让我想起了某人，安托瓦内特这样写道。

一个周末，趁洛托跟塞缪尔和乔利一起去阿迪朗达克山野营之际，玛蒂尔德去了图书馆。其实，这次度假是她刻意安排的，目的就是把他支走。她在一本厚重的书里找到了她想要的那幅版画。被置于前景的是一个骑坐在一匹漂亮白马上的身穿蓝色长袍的男人，后面还有一些坐在其他马上的人，一栋非常漂亮的大楼矗立在天边的小山上。多年前，大学时期，玛蒂尔德看到过扬·凡·艾克[注]的作品。在课堂上看到这幅作品的幻灯片时，她的心脏几乎停止跳动。

另外，她还想起自己曾在舅舅家楼梯底下的小房间里亲手拿过这幅画。她曾经闻过它：陈旧的木头、亚麻地板以及时光的气息。

“1934年被盗，”教授曾说，“是一组祭坛画中的一幅。据说在多年前就被毁了。”他放映了另一件失踪的画作，可除了画布上的绒毛外，她什么都没看见。

在图书馆里，她付钱彩印了一份，还打印了一封信。信上没有问候，一开头就用法语写道：我的舅舅。

她把信和复印的画一起寄了出去。

一个星期以后，她在做意大利面，一边拌香蒜酱，洛托坐在沙发上，眼睛盯着《恋人絮语》，可他的目光并不集中。

听到电话铃响，他接起电话，听了一会儿。“哦，我的天哪，”他站起来说，“是的，先生。是的，先生。是的，先生。当然了。我真是太高兴了。是明天九点吧。哦，谢谢你。谢谢。”

她转过身来，手中的勺子还冒着热气。“什么事？”她问。

他脸色苍白，不停地搓着手。“我真不敢相信……”他说，重重地坐下。

她走过来，抚摸着他的肩膀。“亲爱的？”她说，“出什么事了吗？”

“是剧作家地平线打来的。他们要排演《清泉》。有一名投资者非常喜欢它，准备全盘赞助。”

他把头靠在她胸前，放声痛哭。她吻着他后脑勺上乱蓬蓬的头发，以掩饰自己的表情，因为她知道自己的表情狰狞。

几年后，当洛托在一家剧院里为自己的剧本选角的时候，她接到了一位律师的电话，她仔细地听着。律师说，她的舅舅已经死了（劫车罪，用的是撬棍），他把遗产留给了一家贫困母亲收容所。不过，他把收藏的古代日本色情作品留给了她，奥赫莉。她说，“可我不是你要找的人。我叫玛蒂尔德。”然后就挂了电话。后来这些书还是被运到了她的公寓，她把它们卖给了斯特兰德书店，用卖书获得的钱给洛托买了一块手表，这块手表在一百二十多米深的水下也不会进水。

* * *

《清泉》首演夜，玛蒂尔德陪洛托站在黑暗中。

百老汇！如此盛大的首演仪式！他已经被好运气冲昏了头，而她微笑着，心知肚明，所谓的好运气其实根本不存在。

演出非常成功。他们吸引了一个托尼奖获得者出演米里亚姆一角：一个波澜不惊、慵懒、慢条斯理的母亲。饰演曼弗雷德和汉斯这对父子的演员虽然不出名，可十年以后也将成为著名电影的主演。

有少数几个陌生的演员，一些无畏的先锋派。但是由于前一天的预售情况

非常不妙，在与导演促膝交谈之后，玛蒂尔德打了一整天电话，她终于让朋友坐满了所有的空座位。观众非常喧闹，在观众席的灯光暗下来之前，剧院的气氛欢乐又轻松。只有洛托可以在最后的时刻吸引三百个真心实意的朋友来捧场。他深受喜爱，无人可匹敌。

此时，在黑暗中，她观察着有些陶醉的丈夫身上发生的微妙变化。过去的几个月他太焦虑了，因此又变成了结婚时那个瘦长的男孩。大幕拉开了。起初她愉快地观看着，接着当他高声说出台词并在每个演员上下台时做出表情的时候，她产生了近似于敬畏的感动。演出变得有点像在阴影处的他的独角戏。

在演到曼弗雷德死去的那场戏时，洛托脸上发光。是因为出汗而不是流泪，至少她这么认为。不过也很难说。（其实是眼泪。）

观众长时间起立鼓掌，总共谢幕八次，演员们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舞台，这不仅仅是因为观众们非常喜爱洛托，还因为这部戏在气氛正浓的时候神奇地结束了。当洛托从舞台侧面出来的时候，观众席的热烈轰响就连街区附近的酒吧都能听到。那些被请求来看戏的朋友开车赶到时却发现票已售罄，因此他们就去那家酒吧开起了临时派对。

大家的激情持续到深夜，一直到酒吧的打烊时间，而且街上也没有出租车了，所以玛蒂尔德和洛托决定走路回家。他挽着她的胳膊，漫无边际地聊着，无所不谈。人行道的井盖格栅下喷出了难闻的热气。“有些阴森森的。”他说。酒精让他内心的虚荣释放殆尽，不过她还是觉得他很可爱，在今晚的荣耀中，一切都可以被忽略。夜太深了，外面几乎没人，就在此刻，他们感觉到整座城市都是属于自己的。

她想起了地底下所有的生命，以及那些正在不知不觉地逝去的丰富的生物。她说：“你知道吗？世界上全部蚂蚁的总重量，跟全部人类的总重量是一样的。”

她从不过量饮酒，此刻却有了些醉意；的确，今天晚上真是太令人宽慰了。大幕拉上的时候，一颗挡住他们未来之路的大石头自己滚走了。

“我们死后它们却还留在这里。”他说。他正拿着酒瓶喝酒。等他们到家的时候，他已经烂醉如泥。“蚂蚁、水母还有蟑螂，它们会成为地球之王。”他被她逗乐了。他经常喝醉，这可苦了他的肝脏。她想象了一下他体内的肝脏——就像被拔去了毛的老鼠，全身粉红，疤痕累累。

“它们比我们更值得生存在这个星球上，”她说，“我们总是如此不计后果地滥用我们的天赋。”

他微笑着抬起头。没有星星，烟雾太浓了。“你知道吗，”他说，“人们不久前发现，仅在我们星系就有几十亿个可供生物存活的星球。”他尽力模仿卡尔·萨根[注]的语气：“数以十亿。”

她感到眼睛中有泪涌出来，但她不清楚这个想法为什么会触动她。

他却看穿了，并且明白了。（他了解她，他所不了解的关于她的事会淹没一艘远洋客轮，但他还是了解她。）

“在这里生活，我们如此孤独，”他说，“这是事实。但我们并不孤单。”

他死后，在她度过的那些昏昏沉沉的日子里，在她沉浸在不外露的无尽悲痛中的时候，她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探讨数十亿年以后我们的星系会发生什么。我们正在同仙女座星系跳着慢步探戈，两个星系的形状都像是伸出螺旋形的手臂，我们像两个旋转着的身体，向对方靠近。靠得越近，移动速度越快，同时放射出蓝色的火花，孕育新星，直到旋转着经过对方并再次远离彼此。但接下来，两个星系的长胳膊会热切地伸出来，试图在最后时刻抓住对方的手，然后又往相反的方向回转。它们的双腿会缠在一起，但永远不会相碰。在第二次旋转的时候，它们会紧紧抓住对方，向对方倾斜，然后接吻……最后，在一切的最中心，当它们靠得最近的时候，它们会开启一个巨大的黑洞。

辉煌首演之夜过后的那天早上，一切都令人愉快，阳光甜美宜人，她出去买了报纸和一整盒法式糕点，有巧克力可颂和苹果派以及牛角面包，在回来的路上她四口就把一块杏仁甜面包吃掉了。一回到他们那温馨的饰有金色天花板的地下室，她马上倒了一杯水，而洛托还没来得及整理睡觉时被弄得乱糟糟的头发，就开始在报纸上搜寻。她转过身，发现那张极其可爱的脸变得苍白。他一副愤怒的表情，下嘴唇往下拉，露出下排牙齿，有史以来第一次如此沉默。

“哦喔。”她快速走到他的背后，靠在他的肩上读着报纸。

读完后，她说：“这个评论家是个变态狂。”

“语言比较有趣。”他说，明显言不由衷。

“不要当真，”玛蒂尔德说，“某女，名叫菲比·德尔玛。她憎恨一切。她也讨厌斯托帕德[注]最近的一部剧，说它纯属自我放纵。她竟然说苏珊·洛里·帕克斯[注]并没有成功地成为契诃夫式的作家。这简直是胡言乱语，因为

苏珊·洛里·帕克斯根本就不想成为另一个契诃夫，哼。能做到苏珊·洛里·帕克斯那样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这应该是成为一个评论家的最低标准——客观，从作品本身的角度来评价它。这个女人是长得像母狗的失败的诗人，她一无所知，还总想借诋毁别人出名。她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不要管她。”

“是的。”他说，不过声音非常低。他站起来，转过身去，像正打算趴到草丛里打盹的狗一样无精打采，他走到卧室，爬到被子底下，毫无反应地缩在那里，尽管玛蒂尔德光着身子四肢着地爬进卧室，掀起床垫上的床单，从他的脚趾开始慢慢顺着他的身体往上滑去，头从被子里伸出来。但他只是松垮地躺在那里，眼睛紧闭，神情木然。甚至当她把他的双手放到她的屁股上时，他的手还是痛苦而无力地滑开。

那么，只有请出她的法宝了。她暗自发笑，哦，她喜欢这个倒霉鬼。玛蒂尔德走到花园，贝蒂过世后里面杂草丛生，异常茂盛。她打了几个电话，于是到了下午四点，乔利搂着丹妮卡按响了门铃——“亲一下，亲一下。”丹妮卡对着玛蒂尔德的耳朵大叫道，然后说，“浑蛋，我讨厌你，谁叫你这么漂亮。”——然后，雷切尔和伊丽莎白手牵手进来了，人们一眼就能够看到她们手腕上的情侣萝卜文身，她们拒绝透露文身的意义；阿尼也来了，他还做了野红梅杜松子酒；塞缪尔进来的时候怀里抱着他的宝宝。玛蒂尔德想尽办法终于成功地帮洛托穿上了一件按扣式衬衫和一条卡其裤，并把他拽出来与朋友们相见。每个人都拥抱他，并很真诚地赞扬他的戏剧真是太精彩了，这样一来，玛蒂尔德看到他终于恢复了一点精神，她发现他的脸上有了一丝血色。这个男人需要赞美，就如同跑步选手需要运动饮料。

比萨送来的时候，玛蒂尔德打开门，虽然她穿着打底裤和半透明上衣，可送货人的目光还是被站在房子中间的洛托吸引了，此时他正张开双臂睁大眼睛，讲述他在地铁上被抢劫、后脑勺被人用手枪敲打的故事。他正散发着往日的光彩，模仿着一个走路不稳的人一下跪倒在地的样子。送比萨的人身子往里探了探看着他，顾不上拿玛蒂尔德正试图递给他的钱。

她关门后，乔利站到她身边。“一小时内就从一只蔫头耷脑的猪变成了一个生龙活虎的人，”他说，“你真是一个逆向的瑟茜女巫[注]。”

她笑而不语。他把这个单词说成了“邱琪”，好像瑟茜是个现代的意大利人。“哦，你这个拙劣的自学成才者，”她说，“它应该读成瑟茜。”

他显然受到了伤害，不过还是耸耸肩，说：“我从没想过会说这个词，不过你对他真的不错。哎，真该死！”他说，这一次用的是恶毒的佛罗里达口音。“一个愚蠢的无依无靠的金发模特淘金者变成了好人。谁能想得

到？一开始，我以为你会拿着钱逃跑。现在看来可不是这么回事。洛托很走运。”然后他用正常的声音说，“如果他最终做成了大事，那也是因为你。”

虽然她手里拿着热比萨，这间屋子却让她觉得寒冷。玛蒂尔德盯着乔利的双眼。“没有我他可能早已变得伟大。”她说。其他人仍然坐在沙发上，被洛托逗得大笑不止，只有雷切尔站在厨房的操作台附近，双手抱在胸前看着玛蒂尔德。

“就连你也不可能有那个魔力让它变成现实，巫婆。”乔利说。他从她手里拿了一盒比萨，打开盒子，把三片比萨卷在一起，然后把盒子放回玛蒂尔德手上，他吃着手里的比萨，满嘴油乎乎地对着她咧了咧嘴。

那些年里，洛托感觉到自己已经足够成功，生活已经足够安稳，可是即便是这样，他仍不停地工作，剧本也持续被出版，演出场次也在全国范围内稳步增加，这样的话，单是这些收入就足以保证他们过上舒适的生活。但他仍然时刻被这个菲比·德尔玛弄得心神不宁。

《先父效应》发表的时候洛托四十四岁，它马上就得到了几乎所有人的称赞。是玛蒂尔德在他脑子里种下了这个想法，早在几年前，乔利提到瑟茜的时候，她就有了这个念头。这是一个关于瑟茜和奥德修斯的儿子忒勒戈诺斯的故事。在奥德修斯抛弃他们之后，忒勒戈诺斯被母亲在埃埃亚岛上森林深处的一栋宅子里养大，母子得到被施了魔法的虎和猪的保护。当他像所有的英雄那样离开家的时候，身为女巫的母亲给了他一把有毒的黄貂鱼长矛，他坐船来到伊萨卡岛，偷走了奥德修斯的牛，于是跟这个他不知是自己父亲的人打了起来，最终杀死了他的父亲。

（忒勒戈诺斯娶了佩涅洛佩，奥德修斯长期受苦的妻子；佩涅洛佩同奥德修斯生的儿子，忒勒马科斯，最后娶了瑟茜；同父异母的兄弟成了彼此的继父。按照玛蒂尔德对这个神话的一贯解读，她认为它是拥护老年女性释放性欲的一声呐喊。）

洛托的戏剧也是对十九世纪“先父效应”这一观念的默许：后代会继承其母亲前任爱人的基因特质。用洛托的话说，忒勒戈诺斯拥有猪鼻、狼耳以及虎皮斑纹等这些由瑟茜的爱人们所变成的动物的特征。演出的时候，忒勒戈诺斯都戴着恐怖的面具，让这个说话温和的角色变得更有力量。为了喜剧效果，面具会不停地轮换使用，总共有二十只不同的眼睛，十张不同的嘴和十个鼻子，用以代表佩涅洛佩在奥德修斯离开家漂流于地中海期间遇到的所有追求者。

整个故事的发生地设置在一座现代化小镇特柳赖德镇。这是对能容纳无数亿万富翁的现代民主社会的控诉。

“兰斯洛特·萨特怀特难道不是出身于富人家庭吗？他这样做是不是太虚伪了？”幕间休息的时候，有人发出这样的疑问。“哦，不，因为娶了现任妻子，他已经被剥夺了继承权。事实上，这是一个悲剧故事。”一个女人随口说道。事情就这么一传十十传百地扩散开来，像病毒一样。玛蒂尔德和洛托史诗般的爱情故事：他无家可归，被永远驱逐，永远不准回佛罗里达。一切都是因为玛蒂尔德。因为他爱上了玛蒂尔德。

哦，上帝，玛蒂尔德想。太荒谬！这已经让她受不了了。可是，为了洛托，她任其传播。

后来，大约是首演结束后的一个星期，预售票已经卖到了两个月后，洛托则沉醉在表达祝贺的电子邮件和电话中。一天夜里，他半夜的时候才来到床边。她马上醒来，说：“你在哭吗？”

“哭！”他说，“根本没有。我可是个大男人。我只是把波旁酒弄到眼睛里去了。”

“洛托。”她说。

“我是说，我刚才在厨房里切洋葱。难道还有人不喜欢在黑暗中切维达利亚洋葱注吗？”

她坐起来，说：“告诉我。”

“菲比·德尔玛。”他把手提电脑递过来说。在电脑昏暗的光线下，看得出他神情沮丧。

玛蒂尔德看完，吹了一声口哨。“那个女人最好小心她的脑袋。”她用威胁的口气说。

“她有权发表评论。”

“她？没有。这是你的《先父效应》得到的唯一一条恶意诽谤。她简直是个疯子。”

“冷静，”他说，似乎被她的愤怒安抚了不少。“也许她的评论有些道理。也许我被高估了。”

可怜的洛托。他根本无法容忍一个持不同意见的人。

“我完全了解你的剧本，”她说，“我知道你剧本里的每一个句号和省略号的所在位置，我亲眼见证了你的写作过程。我比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包括这个言过其实的、自我炒作的、自私自利的批评家，更有权利和态度，来告诉你你没有被高估。你一点都没有被高估。被高估的是她，他们应该剁掉她的手指，不让她再写任何东西。”

“谢谢你没有说粗话。”洛托说。

“她可以用烧热的干草叉安慰自己。”玛蒂尔德说。

“啊哈，”他说，“你的智慧是很苦的甜苹果，是非常苦涩的调味汁。”

“快睡吧。”玛蒂尔德说。她吻了吻他，说：“再写一部。写一部更好的。你的成功对她来说就是苦艾，会苦死她。”

“她是世界上唯一恨我的人。”他伤心地说。

这种被全民宠爱的渴望将会把他带往何方？玛蒂尔德知道自己不值得任何人爱，但他想得到每个人的爱。她忍住了悲叹。“再写一部广受赞扬的戏，她就不得不接受事实。”这是她一贯的说法。于是他也照他一贯的做法又写了一部戏。

---

1. 汉·凡·米格伦，荷兰画家，世界上著名的伪画制造者，曾伪造荷兰著名画家维米尔的画作。——译者注
2. 扬·凡·艾克，荷兰画家，荷兰文艺复兴美术的奠基人，对油画艺术技巧的纵深发展做出了独特贡献，被誉为“油画之父”。——译者注
3. 此为法国作家罗兰·巴特晚期的一部代表作。——译者注
4. 剧作家地平线是纽约外百老汇剧院之一，出产了多部托尼奖和普利策获奖作品，而且培养了许多新兴的剧作家。——译者注
5. 卡尔·萨根（1934—1996），美国知名的天文物理学家。——译者注
6. 此处指汤姆·斯托帕德，英国剧作家。他写了很多电视、电影、戏剧剧本，共获得了一个奥斯卡奖和四个托尼奖。——译者注
7. 苏珊·洛里·帕克斯，当代美国杰出剧作家。——译者注
8. 瑟茜女巫即古希腊神话中的女巫喀耳刻。她擅长施加魔咒于药草，能召唤来神明的力量并将其注入自身，从而将人永远变成猪等动物。——译者注

9. 它是一种甜洋葱，被佐治亚州法律及美国联邦法规允许种植的一个品种。——译者注

19

玛蒂尔德去山里跑步的时间变得更长了。两小时，甚至三小时。

洛托活着的时候，每当他在阁楼的书房里全力写作时，她在花园里都能听见他大声说话的声音，这是他在念人物的台词。此时，她不得不穿上跑鞋，沿山路跑步，以免自己上楼，打搅他的专注与快乐，她只能不停地跑步，以此提醒自己：拥有健康的体魄本身就是一种幸运。

可是，洛托离世以后，悲痛在她的身体内扩散开来。在守寡几个月后的一次跑步过程中，玛蒂尔德不得不在离家几公里的地方停下来，长坐在大堤上休息，很显然她的身体不像以前那样灵便了。站起来的时候，她只能像个老妇人一样蹒跚行走。这时下起雨来，她的衣服湿透了，头发贴在额头和耳朵上。她只能慢慢地走回家。

私家侦探已在玛蒂尔德的厨房里，水槽顶的灯亮着。外面，十月暗淡的夜幕已经降临。

“我自己进来的，”侦探说，“大约一分钟前。”她穿着黑色的紧身连衣裙，还化了妆。她这样看起来很像一个德国人，算不上漂亮，但很优雅。她戴着8字形的耳环，头每动一下耳环就不停地摆动。

“哈。”玛蒂尔德说。她脱去跑鞋、短袜、湿透的衬衫，用上帝的毛巾把头发擦干。“我没想到你知道我住哪儿。”玛蒂尔德说。

侦探摆了摆手，说：“我很擅长此道，这是基本职业要求。希望你不介意我已经给我俩各倒了一杯酒。当你看完关于你的老朋友乔利·沃森的秘密之后，你会很想喝一杯的。”她自顾自地笑了。

玛蒂尔德接过她递来的信封，然后两人一起走到石砌的阳台上，朦胧的太阳正从淡蓝色的群山边落下。她们站在那里静静地看着，直到玛蒂尔德开始发抖。

“你一定对我很不满。”侦探说。

玛蒂尔德柔声地说："这是我的私人空间。我不让别人进来的。看见你在这儿，我感到自己受到了攻击。"

"对不起，"侦探说，"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我以为我们一见如故。我有时候会太过主动。"

"你？真的吗？"玛蒂尔德用稍稍温和的语气说，然后抿了一口酒。

侦探微笑着，露出牙齿。"几分钟后你就不会那么生我的气了。我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东西。我想说你的老朋友朋友众多，还都是同时结交的。"她指了指给玛蒂尔德的那个信封，然后把脸转向别处。

玛蒂尔德拿出信封里的照片。看到自己的老相识生活如此混乱，这感觉实在是奇怪。看了四张照片以后，她浑身战栗，但不是因为觉得冷。她果断地把所有照片看完。"干得很好，"她说，"这足以让人厌恶他了。"

"付出的代价可不小，"侦探说，"我是相信了你的话才放手大干的，你说过钱不是问题。"

"的确不是。"玛蒂尔德说。

侦探靠过来，抚摸着玛蒂尔德。"你知道，你的房子让我感到吃惊。它太完美了。细节处也不例外。但是对于一个如此富有的人来说，它太小了。只有窗户、楼板和白墙。看起来几乎就是震颤派风格[注]。"

"我过的是修女式的生活。"玛蒂尔德说。这句话肯定不止一层意思。她交叉双臂，一手拿着酒，一手拿着照片，可这并没有阻止侦探继续自己的动作。她身体探过座椅的扶手，吻了吻玛蒂尔德，柔软的嘴唇搜寻着，玛蒂尔德微笑，但没有回吻，这个女人只好坐回原位，说："哦，好吧。对不起。值得试试。"

"你不需要说对不起，"玛蒂尔德说，她捏了捏那个女人的手臂。"只要不鬼鬼祟祟靠近我就行了。"

你可以把洛托和玛蒂尔德参加过的聚会像项链那样串起来，这样，你就能得到一幅他们婚姻生活的微型图。她坐在沙滩上，朝丈夫微笑，男人们正在玩模型车赛车。他如松木林里的红杉树一样突出，光线照进他日渐稀疏的头发，他爽朗的笑声盖过海浪，音乐声神秘地从天花板上传来。一群女人在阴凉的阳台上说笑，一边喝着莫吉托鸡尾酒，一边观赏其他男人。这是冬天，天寒地冻，他们都穿着卫衣，假装无畏寒冷。

这是他生命快要结束时的一次聚会，不过，玛蒂尔德和洛托都不知道这一点。

这是为了庆祝乔利和丹妮卡乔迁汉普顿斯的新居而举行的午餐派对。房子有九百多平方米，配着住家管家、厨师、园丁。愚蠢，玛蒂尔德想，他们的朋友是白痴。安托瓦内特一死，洛托和她能买下一堆这样的房子。后来，坐在车里，洛托和她还取笑了朋友们这种愚蠢的浪费行为，这正是父亲去世前他的那种生活环境。这种生活方式，他们知道，除了用来炫耀外没有任何意义。玛蒂尔德依旧把乡下的房子和城里的公寓打扫得干干净净，清理垃圾，刷马桶，擦窗户，支付账单。她仍然自己烧饭、清洗餐具，而且她还把前一天吃剩的食物留作第二天的午餐。

脱离了简单基本的身体需求，人就会变成鬼魂。

她周围的那些女人像幽灵。脸部皮肤紧绷，轻轻咬了三口大厨做的美食后就声称自己吃饱了，身上戴的铂金和钻石首饰发出刺耳的碰撞声，内心却无比阴暗。

但是其中有一个玛蒂尔德不认识的女人，幸好她还算正常。她的脸上布满雀斑，可她并不化妆。她的连衣裙很好看，但并不精致。她脸上带有讽刺的表情。玛蒂尔德不禁弯着身子凑近她。

“谁要是再多说一句有关普拉提课程的话，我就要爆炸了。”玛蒂尔德轻声地说道。

那个女人默默一笑，然后说：“美国这艘大船下沉时，我们大家还在做平板支撑。”

她们谈起两人都看过的书，那些伪装成少年小说的说教手册，那些煞费苦心地用街头涂鸦照片拼凑成的小说。那个女人也认为特里贝克地区新开的那家风靡一时的素食餐馆的确有趣，不过她说把洋姜作为所有食物的特色显得有些千篇一律。

“他们可能也想考虑一些其他的调味料。比如，菜蓟素。”玛蒂尔德说。

“我认为他们在菜品的装饰上考虑太过。”那个女人说。

她们迈着小步离开了人群，来到了台阶边。“对不起，”玛蒂尔德说，“好像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

那个女人深吸一口气，又吐出来，握住玛蒂尔德的手，说：“菲比·德尔玛。”

“菲比·德尔玛，”玛蒂尔德重复了一遍，“呵，天哪。那个评论家。”

“正是。”她说。

“我是玛蒂尔德·萨特怀特。我的丈夫叫兰斯洛特·萨特怀特。剧作家。就在那边。就是那个笑声特别响的大块头。过去的十五年里，你一直把他的剧本批判得一无是处。”

“我知道。这就是职业危机，”菲比·德尔玛说，“我喜欢像个满嘴骂骂咧咧的老大妈一样出席晚会。是我男朋友带我来的。我不知道你们会来。我绝对不想因为我的出现而破坏你们的兴致。”她看起来很难过。

“我一直想，如果我遇到你，我定会把你打翻在地。”玛蒂尔德说。

“谢谢你没这样做。”菲比说。

“不过。我还没决定不这样做。”玛蒂尔德说。

菲比把手搭在玛蒂尔德的肩膀上。“我无心让人痛苦。那是我的工作。我很看重你的丈夫。我只是希望他变得更好。”她的声音很真诚，很亲切。

“哦，拜托。你这话听起来似乎在暗示他有病。”玛蒂尔德说。

“他的确有病。病因源于他的伟大的美国艺术家属性，”菲比·德尔玛说，“前所未有地强大、前所未有地高调。拼了命地要挤上最高的霸主地位。你不认为这是这个国家从事艺术的男人普遍会染上的疾病吗？你告诉我，洛托为什么要写战争剧？因为战争题材作品总是比情感题材作品更容易获得赞扬，尽管一些小型家庭剧更完善，更好看，更有趣。战争故事往往能得奖。可是，如果换成更平静更清晰的声音来表述故事的话，你丈夫的剧本反而会更有震慑力。”

她看着玛蒂尔德的脸，然后向后退了一步，说：“咳。”

“吃午餐了！”丹妮卡叫道，同时还拉响了走廊里的大铜铃。男人们拿起汽车模型，吸完最后一截雪茄，大步走过沙丘，他们的卡其裤腿卷到了膝盖处，皮肤被寒风吹得发红。他们围坐在一张长条桌旁，面前摆着一堆装满自助餐的盘子。伪装成灌木的小型取暖器吹出热风。玛蒂尔德坐在洛托和塞缪尔的妻子中间，她正在给人看手机里她的小宝宝的照片——塞缪尔的第五个孩子。“在游乐场磕掉了一颗牙，这个淘气鬼，”她说，“她只有三岁。”

在桌子的那一头，菲比·德尔玛正一言不发地听一个嗓门很大的男人说话，

有些内容连玛蒂尔德都听得见。“现在百老汇所面临的问题是太迎合游客……美国了不起的剧作家唯有奥古斯特·威尔逊……不要去剧院。它只适合那些势利小人和那些来自爱达荷州的乡下人。”菲比和她的眼神相遇，玛蒂尔德对着鲑鱼肉排笑了笑。上帝啊，她真希望自己不喜欢这个女人。这样事情就会变得更简单。

“跟你说话的那个女人是谁？”上车后洛托问。

她对着他微笑，吻了吻他的指关节。“我没问她的名字。”她说。

《末世论》第一次上演的时候，菲比·德尔玛坦言自己非常喜欢。

六周以后，洛托去世了。

我经常说我要写那些曾经和我同席的天才的妻子们。我曾和许多天才之妻同席。有的妻子不是真正的妻子。她们的天才老公也不是真正的天才。有的妻子是真正的妻子，但她们的天才老公不是真正的天才。简而言之，我经常跟许多妻子及许多天才的妻子同席。格特鲁德·斯泰因(注)曾借她的伴侣爱丽丝·B.托克勒斯之口说出这番话。斯泰因明显是天才，爱丽丝明显是她的妻子。

“我什么都算不上，只是她的一段记忆。”爱丽丝在格特鲁德死后说。

玛蒂尔德的梅赛德斯翻车以后，警察来了。她张开嘴巴让血流出来，只为了增强事故的戏剧性。

蓝光红光交替的警灯闪烁着，让她看起来这一刻像有病，下一刻又是健康的，然后又生病了。她仿佛在自己身上看到他的脸。她脸色苍白，因为头发剪短而越发显瘦，她的下巴上沾满了血，血顺着脖子流到手上，然后继续往下流到胳膊上。

她举起手掌，在她翻越铁丝网爬向公路的时候，她的手掌被铁丝网割破了。

“有很多血斑。”她尽量说得结结巴巴，然后大笑起来。

---

1. 震颤派是美国一个基督教教派，该教派的成员极少，教徒禁欲独身，聚居一处，崇尚简朴生活。——编者注

2. 格特鲁德·斯泰因是美国作家兼诗人。1902年随哥哥旅居法国，时常出入巴黎的先锋派画廊。1907年在巴黎遇到同性伴侣爱丽丝·B. 托克勒斯，并从此与之生活在一起。斯泰因是20世纪美国文学史上具有教学地位的重要人物。文中引用段落出自斯泰因所著的《爱丽丝·B. 托克勒斯的自传》。——编者注

20

她做的事几乎是正确的。首先是在瓦萨学院的时候，在《哈姆雷特》演出之后的那个明媚的早晨，她完美而迅速地向洛托发起进攻，热烈的爱情在她的血液里奔腾，像蜂巢一样嗡嗡作响。

当窗外的路灯熄灭的时候，她被忽然出现的黑暗惊醒。她身上仍然穿着衣服，下身也没有任何疼痛的迹象。此时，她对阿里尔许下的诺言依旧有效，她没有跟洛托发生性关系。她没有违背过诺言。她只是睡在这个迷人的少年身边而已。她看了看被子下面。他赤裸着身体。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

洛托紧握的拳头放在下巴底下，而且在睡着的时候，因为没有了醒着时表现出的睿智，他看上去十分单纯。他的脸颊上满是青春痘，浓密的头发卷曲在耳朵周围，下巴如同雕刻出来的。她此生还没遇到过这么单纯的人。在她人生中出现过的每个人都至少有那么一点邪恶之处，可他一点都没有：头天晚上她抬头看到他时，他站在窗台边，身后是震撼着整个世界的闪电，从那一刻起她就知道了这一点。他的热心和善良是由他的特权出身赋予的。他之所以会有如此安宁的睡眠状态，是因为他生来就是男性，因为他富有，有白皮肤，是美国人，还因为他生活在一个繁荣的时代，战争只发生在远离家园的地方。这个少年，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被告知他可以随心所欲地生活。他只需去尝试。哪怕他一次又一次地把事情搞砸，每个人仍会耐心等待他回到正轨，直到他成功。

她本该愤愤不平，可是她的内心却无法对他产生任何怨恨。她很想将自己贴在他身上，直到他的天真无邪深深地印在自己身上。

多年来她一直想抵挡在外的那个声音此时严厉地催促她赶紧离开。不要因为自己而让他受到伤害。她生来就不是一个唯命是从的人，然而一想到如果他醒来发现她在身边，那么她对他所造成的伤害将无法挽回，因此她遵从了那个声音，穿上衣服逃走了。

尽管外面很黑，她还是把衣领上拉挡住脸颊，这样就没人能看出她的痛

苦。

镇上有一家小餐馆，它位于阴暗的不起眼的街道上，瓦萨学院的大多数学生从来不会接近这个地方。正因为如此，她喜欢这里。还有其他原因：这里总是油腻腻的，充满气味；杀气腾腾的厨师总是把土豆煎饼压碎，好像恨之入骨；那位女服务员似乎平衡神经失调，她的马尾辫总是偏向一边，点餐的时候一只眼睛总是瞟向天花板，她一只手的指甲很长，另一只手的指甲却很短，而且还涂成了亮亮的红色。

玛蒂尔德坐在她常坐的小隔间里，把脸藏在菜单后面，为的是让笑容从脸上渐渐退去。女服务员一声不吭地在她面前放上清咖啡和黑麦面包，还有一块蓝色绣花手帕，好像知道她即将痛哭流涕。不过，这也许是真的，虽然自从奥赫莉改名为玛蒂尔德之后她就再也没有哭过。女服务员的半边脸抽动了一下，然后她就回到后面的收音机旁，电台里正在播放耸人听闻的节目，全是关于地狱之火和大毁灭之类的东西。

玛蒂尔德知道如果任其发展她的生活将流向何处。她早已清楚，如果她往他的脑子里灌输结婚的想法，洛托肯定会娶她。问题在于她要不要放过他。事实上任何人都比自己更适合他。

她看着女服务员在那个一脸凶相的厨师身后晃来晃去，想从操作台下面的架子上拿一只杯子。她看着她把手放在他的屁股上，于是他的屁股往后一撅抵在她身上。

玛蒂尔德任凭咖啡和面包冷掉。她付了账，外加超额小费，然后站起来，朝镇上走去。她在奥罗拉咖啡馆停下买了一些油煎酥卷和咖啡。接着，她就出现在了洛托的房间，手里拿着两片阿司匹林和一杯水以及食物。他的睫毛闪了闪，从某个梦醒来——独角兽、小妖精、快乐的森林狂欢节，诸如此类——睁开眼睛，看见她坐在身边。

“哦，”他说，“我原以为你不可能是真实存在的。我以为你是我做过的最美妙的梦。”

“不是梦，”她说，“我是真实的。我就坐在这里。”

他把她的手放到自己的脸颊上，身体靠着她。“我想我快要死了。”他轻轻地说。

“你只是因为喝多了而感到不舒服。况且，我们出生时就注定要死。”她说。他大笑起来。她捧着他温暖而粗糙的脸颊，下定决心要将此生奉献给他。

她知道，自己不应该这样做。可是她对他的爱是崭新的，而她对自己的爱是陈旧的，而且她孤单了太久太久。她已经厌倦独自面对世界。他在非常恰当的时间里出现在她面前，他是她的救生索，虽然对他而言，同一个温柔神圣的女人结婚可能会更幸福，她很快就会知道这也是他母亲最想让他做的。那个叫布里奇特的姑娘会让每个人开心。玛蒂尔德既不温柔也不神圣。可她发誓绝不让他知道她的阴暗面，她绝不向他展现出占据着她内心的邪恶，他将只知道她的深情与光明面。而且她想像他一样，也希望他们能终生厮守。

“也许，毕业后我们可以去佛罗里达。”洛托贴着她的颈背说。

这是他们刚结婚时，大概是几天后吧，她想起了洛托母亲跟她通电话时开出的价码。一百万美元。拜托。有一些时刻，她考虑将电话的事告诉洛托，可接着她想起了他可能受到的巨大伤害，她知道不能这样做。她要保护他。最好让他相信自己的母亲只是有些苛刻而不是残忍。玛蒂尔德的公寓位于教堂风格的古董店楼上，被街灯的光拉得很长，有些畸形。“我从十五岁开始就没有回过家。我想带着你到处看看。我想带你去看所有我年少时曾惹过祸的地方。”他说，声音有些低沉。

“什么也别说了。”她讷讷地说。然后她久久地吻着他，她要让他忘掉这一切。

后来：在他们格林尼治村的地下室公寓里，房间很明亮，可是没有家具。“亲爱的，”他光着脚，正用纸巾擦着他打翻在橡木地板上的水说，“我想也许我们可以利用周末的时间去海边看望萨莉和我母亲。我想看你皮肤黝黑地在沙滩上走路的模样。”

“当然好，”玛蒂尔德说，“不过让我们等到你拿到第一个重要角色之后吧。你也想像个凯旋的英雄那样回归故里吧。另外，多亏了你的母亲，我们如今一贫如洗。”他对此疑惑不解，于是她走近他，手滑到他牛仔裤的腰带处，低声地说，“如果拿了大角色回来，你就可以抬头挺胸地回去。”他低头看着她，咯咯地笑了起来。

再后来：冻雨将街道调染成青灰色，从人行道边的窗户吹进来的阵风让他冷得发抖。“我认为我有季节性情绪失调，”他抱怨道，“我们回家过圣诞节，享受一下阳光吧。”

“哦，洛托，”玛蒂尔德说，“怎么回去呢？我刚刚花三十美元加一大把硬币买了一周的生活用品。”她眼里盈满沮丧的泪水。

他耸耸肩。“萨莉会付钱。只需打三分钟的电话，事情就会办妥。”

“我相信，”她说，“可是，我们有自尊，不愿接受任何人的施舍，对吧？”她没有提及上周已经给萨莉打过电话，之后她帮他们支付了两个月的房租外加电话费的事。

他颤抖着。“对，”他难过地说，眼睛盯着窗户上自己那张发黑的脸，“我们的自尊心很强，太强了，不是吗？”

再后来：“我简直难以相信，”洛托从卧室出来，手里拿着电话，他每星期都打电话给母亲和萨莉，“我们已经结婚两年了，可你还从没有见过我的母亲。这太荒唐了。”

“十分荒唐。”玛蒂尔德说。安托瓦内特寄到画廊的那张便条此刻仍然让她感到刺痛。这一次便条上没写一个字，只是一张从服装杂志上撕下来的彩页，是安德里亚·塞莱斯特的《耶洗别王后被耶胡惩罚》，那个女人被抛出窗外，被一群狗吞食[注]。玛蒂尔德打开信封后因为大感意外而笑了出来。阿里尔从她身后偷窥了一眼，说：“那个，哦，不是我们要的东西。”她想起了这张便条，摸了摸头巾，最近她把头发剪短，还染成了奇特的亮橘色。她正在把那幅她从画廊的垃圾桶里抢救出来的画重新固定到墙上，令人感伤的蓝色将是她余生要坚守的颜色，特别是当爱已逝去，身体的欲望消泯的时候。她看着洛托，说：“但我不确信她会想见我，亲爱的。她还在因为你娶了我而非常生气，她一次都没来看过我们。”

他把她抱起来斜靠到门上。她双腿夹着他的腰。“她会心软的。给她点时间。”她的丈夫是如此单纯，他是多么相信如果他能向母亲证明自己娶玛蒂尔德的选择是正确的，一切就都没问题。天哪，他们需要钱。

“我不曾有过母亲，”她说，“让我伤心的是她不想认识我这个新媳妇。你最后一次见到她是什么时候？是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吗？她为什么不能来看你？恐旷症真是糟糕的东西。”

“是陌生环境恐惧症，”他说，“这真的是一种病，玛蒂尔德。”

“我说的就是这个。”她说。（她说出的总是她想说的。）

再后来：“我母亲说如果我们想在独立日回家过节的话，她很乐意给我们寄机票来。”

“哦，洛托，我希望能这样。”玛蒂尔德说。她放下油漆刷，皱着眉头看着有些奇怪的泛绿的海军蓝墙壁。“别忘了，画廊即将举行盛大的展览，这

会占去我所有的时间。不过你可以去。去吧。不用担心我。”

“我一个人去？”他说,“可我们的唯一目的就是让她喜欢上你呀。”

“下次吧。”她说。她拿起刷子，在他的鼻子上轻轻地抹了一下，然后他把脸靠在她的肚皮上来回摩擦，在她的白皮肤上留下了淡淡的蓝色印记，她不禁大笑起来。

生活就是以这样毫无新意的状态持续下去的：永远都是没有钱，当他们有了钱之后，他又有演出，而当他不必演出的时候，她又不得不忙于那个大型展览，哦，不行，他的妹妹周末要上这儿来，还有，他们要去参加早就答应了的聚会，而且，如果安托瓦内特来他们这里岂不是更方便吗？我的意思是，她有的是钱，又不用工作，如果她非常想见他们，她可以马上登上飞机，不是吗？他们太忙了，他们必须分秒必争，而周末是他们的私人相处时间，是他们用来回味为什么结婚的宝贵时间！安托瓦内特也从来没有付出过一点努力，她甚至没有来参加洛托的大学毕业典礼，他的任何一次表演，以及任何一部戏剧的首轮演出。那可是他亲笔创作的剧本啊。更不用说她从来没见过格林尼治村的那间地下小公寓，从来没有来看看这间略微好些的无电梯公寓，也从来没有去过乡下樱桃林里的那栋小房子，那可是玛蒂尔德的快乐所在，是她亲手从一堆废墟中将它精心创造出来的。不错，陌生环境恐惧症当然可怕，可安托瓦内特从来就不想在电话里好好跟玛蒂尔德交谈。她收到的生日礼物和圣诞礼物明显是萨莉寄来的。洛托知道这对她造成了多大的伤害吗？无父无母的玛蒂尔德就这样被抛弃，况且，知道她毕生最爱的人有一个排斥自己的母亲对她来说是件多么痛苦的事啊。

洛托完全可以独自回去。然而，她是那个安排和打点他们生活的人。他从来没有自己买过机票，也没有租过车。当然，还有更糟糕的理由，一个更隐秘的理由，每每触及它，洛托就会感到厌恶，是一种埋藏于内心的他忽略已久的愤怒，此时它已大到难以估量的程度。

他们给安托瓦内特买了电脑，因此每个周日的电话闲聊变成了视频交谈，见面的紧迫性从而得以缓解。安托瓦内特不需要离开房子，就可以发送她的影像，她雪白的脸像个气球一样，飘浮在她那阴暗的房间里。有十年的时间，每到周日，洛托的声音就变成他儿时那种愉快和喋喋不休的语调。通常只要电话响起，玛蒂尔德就会离开屋子。

有一次，他视频聊到一半时，暂时离开电脑去拿什么东西来跟他母亲分享，一篇评论或者是一篇论文。并不知情的玛蒂尔德跑完步后穿着运动胸罩汗流浃背地进来，湿漉漉的头发胡乱地夹在耳朵后面，她拿出瑜伽垫，侧身躺下，背对着电脑前后摆动直到大腿肌肉完全放松。当她转过身做另

一侧的放松动作时，她才发现屏幕上的安托瓦内特正盯着她看。由于离镜头太近，她的额头显得硕大，下巴尖得像箭头，嘴唇上有斜线状的口红残迹。她用手拨开头发，眼神极其专注，玛蒂尔德觉得自己无法动弹。一辆拖拉机靠近门前的土路，然后小声地开走了。等到听见洛托下楼的脚步声时她才费力地爬起来离开。她在大厅里听见他说："姆妈。口红！你把自己打扮得太漂亮了。"然后她用甜美温柔的声音说："啊，你的意思是我不是所有的时候都漂亮喽。"洛托大笑起来。玛蒂尔德赶紧逃到院子里，顿时觉得膝盖放松了许多。

再后来：哦，亲爱的，不要哭，确实，他们应该去看看安托瓦内特，因为这些天她病得很重，胖得动弹不得。他们一定去。他们绝对应该去。他们会去的。（这一次玛蒂尔德是真心实意的。）

然而，还没等她安排好，安托瓦内特就在大半夜病恹恹地打电话到家里来了，她的声音很轻，几乎听不清楚。

她说："求求你。让我见一见儿子。让兰斯洛特飞到我身边来。"

投降。玛蒂尔德等待着，仔细地品味着。安托瓦内特叹了叹气，可这一声叹息中既有恼怒也有优越感，于是玛蒂尔德一言未发就把电话挂掉了。洛托正在工作，他从楼上的书房对着下面叫道："是谁的电话？"玛蒂尔德对着楼上喊道："有人打错电话了。"

"大半夜？这个时间点？"他说，"太过分了。"

打错电话。她给自己倒了一杯波旁酒，对着浴室的镜子喝下去，看着脸上的红晕慢慢褪去，眼睛灼热，瞳孔放大。

可是，一阵奇怪的感情随后袭来，像一只手伸进她的体内，抓住了她的肺。一种挤压感。"我在做什么？"她大声说道。明天。她会打电话给安托瓦内特说，好吧，当然，洛托可以回去。毕竟，他是安托瓦内特唯一的儿子。现在太晚了。明天早上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第一件事，不过，是在她骑行一百二十多公里以后。他很可能要到她回来时才会醒。她睡得很好，在夜幕还没有完全消散的时候就出门了，她迎着晨雾，轻松越过秀丽的群山，一阵清凉的细雨匆匆洒落，随后，阳光将湿气统统吸尽。她忘记带水了，只骑了二十多公里就返回了，沿着乡间小路下坡，回到她白色的房子。

她转弯进入车道，洛托正站在门口，双手抱着头。他抬头看着她，脸色苍白，悲痛欲绝。"我的母亲死了。"他说。再哭下去的话他连一个小时都撑不住了。

“哦，不。”玛蒂尔德说。她从来没有想过安托瓦内特会和死亡有任何联系。（奔腾在她们之间的海洋曾无比浩瀚，如今她站立的那方海岸永久地沉陷了。）她走到丈夫身边，他把脸靠在她满是汗水的腰部，她用手扶住他的头。于是，她也悲伤了起来，太阳穴突然跳得很快。现在，她还能跟谁斗呢？事情本不应该这样发展。

上大学的时候，玛蒂尔德跟阿里尔去过一次密尔沃基。

他在那里有生意，而她在周末的时候是属于他的，他要她怎样她就得怎样。她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海边假日酒店的房间窗户边瑟瑟发抖。楼下有擦亮的黄铜，一盘盘烤饼，墙上挂满了维多利亚时期老处女们创作的油画。

外面，一夜间雪下得齐腰深。铲雪车把街道上的雪铲到人行道边堆成小山包。而那些未被触碰的茫茫白雪，则给人带来深深的慰藉。

一个身穿红底带紫色斑马纹防雪服的小女孩沿街而来，玛蒂尔德注视着她。她戴着连指手套，可帽子太大了。因为迷失了方向，小女孩不停地转过来转过去。她开始攀爬挡着她去路的雪山。可是她没有力气，爬到一半的时候又滑了下去。她试了又试，每一次都比前一次踩得更深。她每试一次，玛蒂尔德都屏住呼吸，等到小女孩滑到底后再把气吐出来。这场景让她想到了一只置身于酒杯里正试图沿着光滑的杯壁往外爬的蟑螂。

玛蒂尔德朝街对面的那栋长长的占据整个街区的公寓楼望去，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华丽风格。她发现，在那些散乱的窗户背后，有三个女人正关注着那个挣扎的小女孩。

她们在注视着小女孩，玛蒂尔德则注视着她们。其中一个正回头对着房间里的某个人笑，她的脸上写满高涨的性欲。另一个上了年纪的正在喝茶。第三个面色发黄，满脸皱纹，环抱着瘦削的双臂，噘着嘴唇。

最终，小女孩筋疲力尽了，她滑到底后就停下了，把脸贴着雪山。玛蒂尔德肯定她在哭。

玛蒂尔德再次抬头，发现那个抱着双臂的女人的目光正透过玻璃、寒风和雪，怒视着她。玛蒂尔德大吃一惊，确信自己是无法被人看见的。突然，那个女人不见了。接着，她出现在了人行道上，穿着家居服，薄薄的粗花呢。她冲进随风飘舞的雪花，穿过大街，一把抓住那个小女孩的手套，把她甩到雪山的另一边去，然后带着她穿过马路，又以同样的动作把她甩过雪山。母女俩进入公寓楼的时候身上裹了一层白雪。

她们消失很久之后，玛蒂尔德想起了那个女人。在漫不经心地观赏自己的

小女儿一再摔下来时她心里在想些什么。她对这种女人心中的怨怒感到吃惊，这种怨怒会使一个人麻木、无爱，因此，即便是看见孩子在努力挣扎之后仍然失败而哭泣时，她竟然也不出手相助。玛蒂尔德一直认为，母亲就是那些抛弃你，让你独自挣扎的人。

于是她想，人生是圆锥形的，过去是它的底面，而活着的当下是它的顶点，活着的时间越长，底座就不断地扩大，因此那些在发生时几乎无法察觉的伤害和背叛，会逐渐扩大，像气球上的小点，随着不断充气而不断胀大。孩童时身上的一个污点会发展为成人后的畸瘤，无法摆脱且边角粗糙。

那对母女家的窗户里亮起了灯。屋里，小女孩拿着笔记本坐下，低着头。过了一会儿，母亲将一只冒着热气的杯子放在小女孩的身边，女孩拿起杯子，捧在手上。玛蒂尔德的嘴里突然泛起那早已忘却的又甜又咸的热牛奶的味道。

看着落入暗处的雪花和空荡荡的大街，玛蒂尔德想，也许我错了。也许那位母亲看着自己的女儿屡次失败却不出手相助是另有深意，而个中缘由是玛蒂尔德无法理解的，那是一种深沉而宽广的爱。

那天，玛蒂尔德把狗送给另一家人，好让它在那个温馨的小家庭开始新的生活。当天夜里，她醒来时发现自己置身于阴沉的夜空之下，没有月光，游泳池变成了一个沥青色的坑。她身上还穿着那件象牙白的拖地连衣裙，她大声地呼唤着那条狗。

“上帝！上帝！”她大声呼喊。可狗并没有向她飞奔而来。没有声音，只有令人戒备的寂静和黑暗。她的心脏开始怦怦地跳。她走进屋，喊着：“上帝？上帝？”她寻遍所有橱柜，还有床底。她走进厨房，看到板条箱已经不在了，此时她才想起自己所做的一切。

她就那样把它送给了陌生人，好像这狗从来就不是她的。

她几乎等不到天亮。当她敲响田野里那栋错层住宅的大门的时候，黑暗的天空只透出了一抹橘色。那家的丈夫一打开门马上用手指按住嘴唇，然后光着脚走出来。他的身体向里微微一斜，吹了一声口哨，上帝就一下蹦到门外。它脖子上戴着紫色的缎带，不停地尖叫和哀嚎，不停地抓挠玛蒂尔德的脚。她蹲下去，久久地把狗紧贴在自己的脸上，然后抬头看着那个男人。

“对不起，”玛蒂尔德说，“请向你的孩子表达我的歉意。”

“不用道歉，”他说，“你正处在悲痛中。如果我的妻子死了，宝贝，我可能会烧掉这栋房子。”

“那正是我接下来打算做的事。”她说。他“咯”了一声，可脸上并没有笑容。

他取来了板条箱和玩具，把它们都放进了她的车里。他再一次出来的时候，他的妻子也跟了出来，她踮着脚走过覆盖着霜的草地，手里面的东西还在冒热气。她似笑非笑，头发乱糟糟的，显得十分疲惫。她从车窗递进一些蓝莓松饼，把身子探进来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你。”

“这就是我的命。”玛蒂尔德说。

那个女人转过身迅速离去。玛蒂尔德注视着她，在车子的地板上暖了暖手。

她从镜子里看着后座上上帝那张赤褐色的脸和杏色的眼睛。“人人都离开我了。你可不能。”她说。

狗打了个哈欠，露出尖锐的牙齿和湿润的舌头。

他们在一起的最后一年，虽然她什么也不说，可阿里尔肯定感觉到她越来越强硬的态度。他们签订的合同马上就要到期了。整个辽阔的世界展现在她面前，蕴含着无穷无尽的可能性，尽管，所有可能性中都不可避免地孕育着痛苦。不过，没什么大不了，她还这么年轻。

她想过毕业后离开阿里尔的生活。她将住在一个有高高的天花板的被涂成柔和的象牙白的房间里，房间的地板发出淡淡亮光。她将穿着全黑的衣服，找一份跟人打交道的工作，交很多朋友。她从来就不曾有过真正的朋友。她不知道朋友之间可以谈论些什么。她每天晚上都出去用餐。整个周末她都要泡在浴缸里，一边看书一边喝酒。她会快乐地老去，只要自己愿意就独自去人群中穿梭。

最起码，她要跟某个同龄人做爱，一个愿意直视她的人。

三月，在她遇到洛托之前，在他给她的人生带来色彩之前，她来到阿里尔的公寓，发现他已经在等她了。她小心地把包放下。他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

“你想吃什么？”他问。从头天晚上开始她就没有吃过任何东西，因此非常饿。

“寿司。”她说。此举非常不明智。她可能不会再吃寿司了。

当外卖送来的时候，阿里尔逼着她赤裸着身子去开门。外卖员看着她，几乎无法呼吸。

阿里尔拿过泡沫盒，打开，把酱油和芥末放在一起搅拌，然后把一块生鱼片在里面蘸了一下。他把那块生鱼片放到厨房的瓷砖上。地板一尘不染，如同他其他的所有东西。

“膝盖和手着地，”他露出所有的牙齿笑着说，“爬过去。”

“不要用手，”他说，“用牙齿把它咬起来。”

“现在，把你弄在地上的脏东西舔掉。”他说。

地板的花纹印入她的手掌和膝盖。她讨厌手和膝盖上那些小小的发烫的部位。下流的女孩。她的内心在燃烧。她发誓：永远不要再为另一个男人爬行。（真是造化弄人，玛蒂尔德以后会说。那时她已为人妻。）

“再来一片？”阿里尔说。他又蘸了一片，把它放到接近二十米远的走廊尽头。“爬过去。”他大笑起来。

妻子（wife）一词来自原始印欧语系的weip。

Weip的意思是“转动”、“扭动”或者“包裹”。

在另一种词源学里，wife一词来源于另一种原始语的ghwibh。

Ghwibh的意思是“阴部”，或者是“耻辱”。

---

1. 耶洗别这个名字在西方语言中喻指无耻恶毒的女人，故事出自《旧约·列王记》。耶洗别是公元前九世纪以色列亚哈王的妻子，在亚哈王在位期间，她大建崇拜异神教的庙宇，杀害上帝的众先知，终于触犯众怒。起义首领耶胡率众攻入王宫，耶洗别被人从窗户扔出去摔死。——编者注

21

那个侦探出现在杂货店。玛蒂尔德把日用品塞进后备箱，快速钻进车前座，却发现她正在车里等着她，膝盖上放着一个文件盒。她化着烟熏眼妆，涂着口红，看起来非常性感。

“天哪！”玛蒂尔德大吃一惊。“我提醒过你不要这么鬼鬼祟祟。”

女孩大笑。“我想那可能就是我的特点。”她指了指文件盒，说，“你看，我把一切都弄清楚了。这家伙一辈子也别想走出联邦监狱的大门。你准备什么时候掀起这场风暴？我想手里拿着爆米花观看所有的电视新闻媒体播放这一新闻。”

“第一阶段是曝光私人照片。几天后就开始，”玛蒂尔德说，“我得先去参加一个聚会。我要让他在第二阶段开始前吃点苦头。”她发动汽车，把侦探带回家。

洛托的作品经纪人打电话给她。他用颤抖的声音暗示该是她重新掌管生意的时候了。他曾几次遭受过她恶毒的批评。

她停顿了很久，因此他不得不重复了几声：“喂？喂？”

她很想把戏剧的事情抛在脑后，只往前看，去面对摆在她面前的未知生活。

她把电话放在耳边，朝四周看了看。房间里没有洛托的身影，他不在床上他睡觉的位置，不在阁楼上的书房里，不在衣柜的那堆衣服里。他也不在他们最初住的那间小小的地下公寓里。几个星期前，她曾透过地下室的窗户朝里看，发现里面只有一张陌生人的紫色沙发，一只扑向门把手的哈巴狗。虽然她总是警觉地竖着耳朵，却听不见丈夫把车开到门前车道的声音。他们没有孩子，因此她无法看到他的面貌再现于孩子们身上。没有天堂，也没有地狱，因此即使有一天她的肉体也死去，她却仍无法在云端、炼狱或是水仙草地上看到他。唯一能见到洛托的方式就是去读他的作品。

能把自己的灵魂完全植入另一个人，哪怕每次只让其停留几小时，这也是一种神奇的能力。所有这些剧本都是洛托的某些碎片，它们拼在一起就构成了完整的他。

因此，她告诉经纪人把需要她处理的文件全部寄来。没有人会忘记兰斯洛特·萨特怀特。不会忘记他的戏剧。也不会忘记他留存在作品中的那些细微的碎片。

在她守寡整整八个月后，她仍然能感觉到自她所踏上的每一片土地下面传来的震动。她爬出驾驶室踏上黑暗的街道。穿着银色的连衣裙，剪短了的头发染成白色，瘦骨嶙峋，看起来像个亚马逊族女战士。她的手腕上系着铃铛。她想让人知道她来了。

“哦，我的天哪。”当玛蒂尔德敲开门走进公寓，把外套交给女佣的时候，丹妮卡大叫起来。“你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寡妇。天哪，看看你的样子。”

丹妮卡一直就不漂亮，可她现在修饰得很好，她把皮肤弄成橙色，打了肉毒素，还练就了一身瑜伽肌肉。她非常瘦，胸口的肋骨根根分明。她戴的项链得花掉一个中层管理者一年的薪水。玛蒂尔德一直很讨厌红宝石。它像抛光处理后的干燥的血球。

“哦，”玛蒂尔德说，“谢谢！”她只让那个女人隔空吻她。

丹妮卡说：“如果有人向我保证我守寡的时候看起来就像你这样，我会让乔利顿顿吃熏肉。”

“你怎么能说这种恶毒的话。”玛蒂尔德说。丹妮卡黑色的眼睛变得有些湿润，她说：“哦，对不起。我只是想开个玩笑。天哪，我现在糟糕透了。总是说些不得体的话。我喝了太多的马丁尼酒，一点东西都没吃，想尽了办法才把自己塞进这条连衣裙。玛蒂尔德，对不起。我是个笨蛋。你不要哭。”

“我没有哭。”玛蒂尔德说。她走过去，拿过乔利手上的杯子，把里面的杜松子酒一口饮尽。她把给丹妮卡的礼物放到钢琴上，是条爱马仕丝巾，是安托瓦内特——事实上，是萨莉——几年前送给她的生日礼物，它一直被放在那个很招摇的橘色盒子里。“哦，你太大方了！”丹妮卡吻了吻玛蒂尔德的脸颊说。

丹妮卡到门边去迎接另外一些朋友，前市长候选人与他的妻子。

“不要怪她。她喝醉了。”乔利说。他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她身边，同以往

一样。

“是的，不过，她什么时候清醒过呢？”玛蒂尔德说。

“说得好。你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他说，“生活对她来说太艰难了。她感到自己很卑微，总是想办法跻身真正的上流社会。你要不要去卫生间让自己镇定一下？”

“我一直都很镇定。”玛蒂尔德说。

“的确如此，”乔利说，“不过，你脸上的表情好像……我说不清楚，总觉得有些奇怪。”

“哦，那是因为我已经停止了微笑，”玛蒂尔德说，“很多年来，我总是让人看到我微笑的样子。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早一点停止。现在，我感到非常放松。”

他看起来有些难过，摆了摆双手，满脸通红地瞥了她一眼。“你能接受我们的邀请来参加聚会我感到很诧异，玛蒂尔德。在我们谈过以后，在我说出实情以后，你表现出了宽恕和善意。我原以为你不具备这些品质。”

“乔利，你知道的，我太生气了。”她说，“我真想用我的鞋带把你勒死。我差点就用那个冰激凌勺子杀死你了。不过紧接着我意识到你完全是个人渣。洛托永远都不会离开我。这一点我完全有把握。无论你做什么，都不会伤害到我们。我们之间的情感维系早已坚固到你无法毁掉的程度了。你就是一只小小的蚊子，乔利。只会让人觉得有点痒，却无法毒害别人。其实，你连蚊子都不如。”

乔利本打算说些什么，可是最终他表情疲惫地叹了口气。

“总之，不管怎样，我们是老朋友，”她捏了捏他的手臂说，“人的一生中也没有多少老朋友。我想念你。想念你们两个人。想念丹妮卡。”

他站在那儿久久地看着她。最后，他说：“你一直都这么善良，玛蒂尔德。我们不值得你对我们这么好。”他在冒汗。他转过身去，有些不悦，也有些感动。接下来的时间里，玛蒂尔德草草翻阅起茶几上一本有大量图片的书，书名是《长翅膀的丘比特被画成瞎子》。她内心产生一种奇异的熟悉感，但由于一些图片胡乱地混在一起，她什么也看不清楚。

后来，当大家穿过起居室走向餐厅去用餐的时候，玛蒂尔德滞后了几秒，假装在看乔利新买的那幅伦勃朗的小画。如果伦勃朗的画也有无趣的，那就是这一幅。它用的是传统画法，黑暗的房间里有三个身影，一个正从瓶

子里往外倒润滑油，一个坐着，还有一个在说话。没人认为乔利有品位。她走回钢琴处，从手提包里拿出第二份礼物。它被包在一张淡蓝色的纸里。很薄，跟信封一样大。这件礼物上没有放贺卡，可她确信这是这堆礼物中最好的一件，简直是件艺术品，闪光灯照亮了赤裸裸的乔利，在一堆陌生人的肉体中。

丹妮卡生日聚会之后的第二天中午，玛蒂尔德在等待。她坐在早餐室里读报纸，穿着睡衣，一副舒服的样子。听到第一声响她即刻拿起电话，不过此时她已经在咧嘴笑了。

“她抛弃我了，”乔利厉声说，“你这个丑八怪，长着母狗脸的淫妇。”

玛蒂尔德拿下老花镜，把它架到头上，然后把烤饼皮剥下来喂上帝。“你好好看看吧。我的牌已经亮出来了，”她说，“看起来我会比你玩得更久。好好等着看你的下场吧。”

“我会杀了你。”他说。

“你杀不了我了。我八个月前就已经死了。”说完，她轻轻地挂上电话。

她坐在厨房里，尽情地品味着。狗在她的床上，月亮照进窗户。那只漂亮的蓝碗里，夏季从花园里采摘的西红柿已变得皱巴巴，散发出一股泥土的芳香，就快腐烂。两个月了，她一直把兰德的信留在那里，想象着里面会写的内容。是什么？感激？调情的话？邀请她去纽约找他吗？她非常喜欢他。他身上的某种东西对她而言是镇痛剂。她也许会去，在他的公寓里度过一夜，然后黎明的时候开车回家，感觉自己的行为很荒唐。或者，她会觉得很平静，心情大好，大声地唱着她三十岁时流行的歌曲，觉得自己依旧那么性感和年轻。

她结束跟联邦调查员探员的倒数第二次会面，刚回到家里。她告诉他自己所掌握的信息后，他表现出一副贪婪的模样。乔利那些不堪入目的照片产生了奇效。（三个月后，丹妮卡将会成为一个富得流油的离婚妇女。）她明天要把一箱档案交给那位探员。那箱档案现在就在厨房里，她把脚放在上面。黑暗中，她不停地低头看，那个箱子看起来像呈月光白色的毒菌。

她的手提电脑上正在播放一部法国影片。她的手里端着一杯马尔贝克酒。她内心的某种东西得到了满足，得到了平复。她想象着乔利直落深渊。她想象在电视上看见乔利被塞进警车时他那张肥胖的脸，他将显得多么幼稚，多么失落。

门铃响了。她给雷切尔和萨莉开了门。走廊里，她丈夫的面貌在她们的脸

上快速地闪了一下。

玛蒂尔德在她们的怀抱里靠了一会儿，很久以来，这是她第一次觉得自己的身体放松了。

她给她们开了一瓶冰过的香槟酒。（为什么不开？）

“是庆祝吗？”雷切尔说。

“你说呢？”玛蒂尔德说。她注意到萨莉的领子歪了，雷切尔手指上的戒指也是歪的。这是紧张的表现。肯定出了什么事。不过她们没有告诉她，目前还没有。她们坐下来喝酒。雷切尔的脸很长很瘦，在昏暗中看起来就像是松香铸成的；萨莉身穿丝质夹克，留着时尚的发型，显得十分优雅。玛蒂尔德想到萨莉的环球旅行，可以想象的奢华，摆成天鹅状的水果，裹在湿床单里的情人。“单身女子”一词的背后是炫目的自由，玛蒂尔德以前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呢？

雷切尔放下杯子，身体前倾，绿宝石耳坠摇摇晃晃，三次敲到了她的锁骨，它们停在空中的时候闪着暗淡的光。

玛蒂尔德闭上眼睛说：“说出来吧。”

萨莉从她的钱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把它放到玛蒂尔德的膝盖上，玛蒂尔德用食指掀起它的一个角，打开来。是一组暴露她种种劣行的照片，从很久以前的到最近的。大多数照片上都不是只有她一个人。从她最年轻的时候到老了的时候，不过，全部都是洛托死前拍的。在泰国的海滩上，玛蒂尔德身着比基尼，这是那次失败的离家出走。在某个街角，玛蒂尔德吻阿里尔的脸颊。（滑稽，她即使要出轨，也不会是跟他这摊烂泥。）年轻、瘦骨嶙峋的玛蒂尔德一脸憔悴地走进那家流产诊所。还有一些文件是关于她舅舅的，这几页已经磨损的纸张，是偷偷地从一份记录了他1991年以来历年所犯罪行的档案中弄出来的——她很久以后会把它们当成小说来读。最后，是她巴黎的外祖母以及她在法国警局的前科档案，她正对着镜头坏笑，整页纸上都是卖淫的字眼。

这里面有很多空白：她的整个人生就相当于是一块镂空布。感谢上帝，最糟糕的那部分没有被发现。阿里尔。让洛托活在对孩子毫无意义的期待中的绝育手术。还有很久前奥赫莉所做的一切。所有教养的缺失，造就了一个幽灵般的玛蒂尔德。

玛蒂尔德提醒自己要呼吸一下。她抬起头问：“你们调查我？”

“不。是安托瓦内特，”萨莉说，“她一开始就着手调查了你。”

“一直在调查？”玛蒂尔德说，“她真是太投入了。”一阵痛苦。原来一直以来，玛蒂尔德都活生生地存在于安托瓦内特的脑海中。

“姆妈是个极有耐心的人。”雷切尔说。

玛蒂尔德合上档案，用手指把所有的文件拍打整齐。她把剩下的香槟平分到三个杯子里。她抬起头，发现萨莉和雷切尔鼓着腮帮子，样子十分可笑，她感到十分震惊。她们三个人一起大笑起来。

“玛蒂尔德认为我们要伤害她。”萨莉说。

“可爱的夫人。”雷切尔说，“我们不会的。”

萨莉叹了口气，擦了擦脸。“不要惊慌。是我们让你远离了伤害。安托瓦内特曾两次试图把包裹寄给洛托—— 一次是因为你舅舅和之后你流产的事。另一次是你离家出走的时候。可她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每次都是我到车道尽头的邮箱去寄送和收取邮件。”

雷切尔笑了。“她让我去公证的遗嘱也丢失了。遗嘱里要把洛托的那份信托捐出去援救黑猩猩。那些可怜的猴子们将没有香蕉可吃了。”她耸耸肩说道。“这是姆妈的错。她从来就没料想到，一贯温顺与顺从的人，才会背叛她。”

玛蒂尔德看着窗户上映出的自己的脸，哦不，樱桃林的矮树枝上正栖着一只猫头鹰。

她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她从没想到会这样。这些女人。如此善良。她们的眼睛在昏暗的房间里闪闪发光。她们懂她。她不知道为什么，可是她们的确懂她，而且直到现在仍那么爱她。

“还有一件事，”雷切尔说。她的语速很快，玛蒂尔德需要集中注意力才能听明白。“你不知道这事。我们也是在姆妈去世后才知道的。我的意思是，我们也大吃一惊。所以，我们得自己先理清楚然后才能决定怎么做。后来，我们有了些头绪，于是就打算告诉洛托。可他却……”她没有继续说下去。玛蒂尔德注视着她几乎要慢慢失控的脸。她递过来一本廉价的皮质相册。玛蒂尔德把它打开。

里面的东西令人困惑。一张异常熟悉的脸。脸庞英俊，头发乌黑，笑容满面。每翻一页，这张脸越发年轻，最后变成了一个裹着医院的毯子的面色通红皮肤皱巴巴的婴儿。

一张领养证明。

一张出生证。罗兰德·萨特怀特，生于1984年7月9日。母亲：格温德琳·沃森，十七岁。父亲：兰斯洛特·萨特怀特，十五岁。

相册从玛蒂尔德的手上掉落。

（一个她认为早已被她解开的谜，慢慢地无休止地展开了。）

22

事实上，玛蒂尔德一直是一个握紧的拳头。只有跟洛托在一起的时候，她才变成一只张开的手。

当天晚上。腐烂的西红柿。萨莉的香水味仍未散尽，她和雷切尔早已在楼上的客房里进入梦乡了。窗外，月牙高挂在天空。一瓶酒，一张餐桌，一只酣睡的狗。玛蒂尔德面前，一张摊开的白纸如孩子的脸颊般单纯。（写出来吧，玛蒂尔德。我们可以理解。）

佛罗里达，她写道，夏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外面，烈日照在海面上。里面，米黄色的地毯。爆米花似的屋顶。椭圆形的厨房里放着几个锅垫，上面用丝网印刷术印出佛罗里达州的形状，左边是美人鱼，右边是火箭。人造皮革摇椅，电视上正在播放反映现代美国人生活的节目。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正在闷热的房间里到处晃荡。他们是双胞胎，还不到十五岁。查尔斯，昵称乔利；格温德琳，昵称格温妮。

（奇怪，想象这一幕是多么容易。它就像是产生于梦中的一阵痛感。这是你渴望的生活，这份渴望无比炙烈，几乎变成了真实的记忆。这是你不曾拥有的，八十年代中产阶级家庭的小孩的童年生活。）

在房间里，小女孩往嘴唇上抹了一些凡士林，呼出的白气让镜子蒙上了一层雾。

父亲回家时她将换掉粉色的睡衣，蓬松的卷发将被扎成两根辫子，然后她会把留给父亲的晚餐加热一下，是鸡肉和水煮蔬菜。她会打哈欠，假装睡着。陪着父亲坐在厨房里的弟弟想象着姐姐在房间里的蜕变：脱掉裤子，换上超短裙，化上漆黑的眼妆。一个陌生的跟那个他所熟悉的姐姐完全不同的人，将从窗户爬到屋外，堕入夜间生活。

她在夜间做如此改变不是因为她无所畏惧，而恰恰是因为她感到恐惧。虽然十五岁了，可她个头矮小，任何一个从她身边经过的男孩都能轻易制服她。对于一个已经学过微积分，已经因为自制机器人而获得科技展览奖的

女孩子来说，这是最大的否定。在黑暗的大街上，她浑身颤抖地朝便利店走去，对裙子下方那未被触动过的地方保持着异常警惕。她走过通道。那个收银员，皮肤上有白癜风斑纹的伯特·巴哈拉赫正张着嘴看她。在饮料售卖区，一个穿着白色连体衣裤的男人注视着她，并把口袋里的零钱弄得叮当作响。那个，给我来一个，他说。那是在不停滚动的热狗。外面，被愤怒的飞蛾包围的路灯下，三四个孩子正在玩滑板。她不认识他们。他们比她大一些，上大学的年纪了——油乎乎的头发，穿着巴哈连帽衫——不过她不相信他们在上大学。她站在公用电话边，手指不停地抠着投币口。没有零钱，没有零钱，没有零钱。一个人慢慢地走近，他的一字眉下是一双蓝色的眼睛。

到底要用多长时间，一男一女才会相互吸引，这是一个仍存在争议的问题。女孩越聪明，事情进展得就越快。肉体的冲动多半来自心智的角力：表现出来的快乐并不等于真正快乐，而只是为了表演，是对牙套、长笛，以及老师和父母种种期待的报复，是有所期待。性行为只是对社会既定价值观的反叛。（听起来熟悉？是的。世界上没有别的事比这桩事更为平常了。）

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他们用手指和舌头相互探索。她再三地摸黑从窗户出去，接着去上学，参加辩论队以及乐队的训练。然后她的腹部像暴露在空气中的橡胶水一样渐渐变得坚硬。大脑不想承认，身体却如实反应。她并不笨。幸好那一年，时装流行趋势对她很有利：长袖运动衫大得拖到膝盖。圣诞节前夜母亲很晚才回家。圣诞节那天早上，女孩穿着法兰绒睡衣出来了，母亲转过身，嘴里哼着小曲。看见自己的女儿鼓鼓的腹部，她把手上正在做的猴子面包掉在了地上。

女孩被带到一个冷冰冰的地方。每个人都很友好。她任那些毫无情感的器械在自己体内游走逗留，发出轻柔的声音。离开的时候她再也不是当初进去的那个人了。

（其他人的人生片段也拼凑进来。一个故事能给另一个不那么清楚的故事提供一些参照。人的大脑很神奇，人类是擅长讲故事的动物。碎片凑在一起就可以拼出一个完整的故事。）

双胞胎到春天就十六岁了。她的门上和窗户上都加了新锁。她的弟弟突然比她高了将近八厘米。她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像个愚笨的影子。“玩大富翁游戏吗？”某个无聊的周六晚上，当她走过房间的时候他会说。“别管我。”她说。那些滑板男孩在校门口等她，从幼儿园时就认识的女孩们约她去看电影《夜魔水晶》，一起吃基菲爆米花，一起去卷头发，但她只能告诉他们，自己被禁足了。她一直比她的双胞胎兄弟有人缘，可是小小的性行为污点就让她身败名裂。此后她只有这个弟弟。后来还有迈克尔。

* * *

迈克尔很漂亮，他有一半日本血统，个子高大，时髦的黑发遮在一只眼睛的上方，非常有吸引力。在课堂上，几个星期来格温妮一直暗暗想象自己用舌头去舔他手腕内侧发白的皮肤。他想着其他男孩，格温妮想着他。乔利不太喜欢他，她的弟弟需要的是纯粹的东西：忠诚，大度，一些迈克尔所不具备的特质。不过他拿出来分享的大麻让乔利放松了戒备，开始和他说笑。这样的关系一直维持到学业结束。她的母亲在圣迭戈、密尔沃基，或是宾厄姆顿，她是个巡回护士，专门负责到各地照顾那些纤弱得难以存活的婴儿。

然后，他们遇到了洛托。他个子高得让人难受，一脸痤疮，是个心地善良的孩子。这个暑假无比漫长：各色药物、啤酒、吸胶水(注)，他们一直玩到双胞胎回家吃晚饭。格温妮是这个圈子的中心人物，男孩们都甘愿充当卫星，围着她转。

（短短的时间里，他们交往甚密。只是一整个暑假到十月初这段时间，可是它改变了一切。）

在一个西班牙古堡的开垛口，他们用偷来的罐子做轻型战车。在他们的下方，圣奥古斯汀古城游人如织。迈克尔正在晒日光浴，皮肤光滑的身体跟随着卡式录音机上播放的音乐不停地抽动。洛托和乔利跟往常一样正在热烈交谈。海水波光粼粼。她需要他们都看着她。于是，她倒立在垛口边缘，下面是足足一百四十二米高的深渊。她曾经练过体操，后来因为身体发育而放弃了。她一直保持着那个姿势。倒着看，他们的脸都以蓝天为背景。她弟弟一脸惊恐地站在那里。她恢复站立，走回平地，差点因为血液涌上大脑而晕过去，她只好坐下来。因为耳朵边的脉搏太响了，她没有听见他在说什么，于是她向他挥了挥手，说："不用那么紧张，乔利。我有分寸。"

洛托笑了起来。迈克尔绷紧腹肌，看着洛托。格温妮看着他的腹肌。

十月初的某一个周六，他们一整天都待在海边。父亲又开始信任她了，或者是相信乔利能够约束住她，于是坐飞机到萨克拉门托去陪他们的母亲度周末。两天的自由就像张开的嘴巴。他们喝了一整天的酒，醉得不省人事，当她醒来时，她感到全身灼痛。已是日落时分，洛托在用沙子建造一个巨大的物体。它指向大海，已经有一米多高三米多长了。她醉醺醺地站着，问洛托那是什么。他说："螺旋形防水堤。"她说："用沙子做？"他微笑着说："这正是它的美妙之处。"她人生中特殊的时刻瞬间开启，并不停地扩张。她看着他。他身上有一种她以前未曾见过的特别的东西。她想钻进他的体内去看个究竟。在他的年少和羞怯之下有某种光芒。一种美妙的

甜蜜。过去的那种欲望再一次突然涌现，她想攫取他的一部分放入自己的体内，她想暂时把他占为己有。

不过，她选择弯下腰去帮他，他们二人齐心协力，直到凌晨才全部完工。然后，他们静静地坐着，抱在一起以抵挡寒风，看着潮汐将防水堤整个吞没。不知何故，一切开始有了变化。他们回家了。

第二天是星期天。日出的时候，她站在水槽边吃了流淌着蛋黄的三明治，然后一直睡到下午三点。她出来吃东西时，看到乔利的脸上满是被太阳晒出的水疱。他微笑着说："我弄到了一些迷幻药。"她感到一阵惊慌。"很好。"她冷静地说。他们拿上汉堡，又来到了海边。他们放在防洪堤末端的那把救生员座椅已经被沙子埋掉了。于是，他们把它挖出来，竖起来，看起来就像一根竖起的中指。她没碰过迷幻药，于是几个男孩分食了它。她和洛托的关系变得更奇怪了。他紧靠着她站立。乔利爬上那把救生员座椅，以星空为背景，手里高举着朗姆酒，大声地叫喊。"我们是神！"他说。今晚，她相信他们真的是神。她的未来就是其中的某颗星，寒冷、灿烂、确定无疑。她要做一件改变世界的大事。她很清楚。她对着弟弟大笑起来，篝火和星光让她越发动人。突然，乔利尖叫了一声，随后，跳了下来，像鹈鹕一样在空中盘旋了很久，松弛的脖子和笨拙的四肢在空中挥舞着。他着地时发出咔嚓一声。他尖叫起来，于是她赶紧扶着他的头，洛托则全速跑去把他姑妈的车开到了海边，迈克尔抱起乔利，把他扔到后座上，跳入驾驶室把车开走了，留下格温妮和洛托。

沙滩上没有其他人，他们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汽车的尾灯爬上斜坡。没有了乔利的尖叫，风声显得异常响亮。

她叫洛托跟她一起去禀告父亲，他当然答应了。（瞧，那颗年轻善良的心。）

回到家，她洗去妆容，去掉了穿孔饰品，把头发编成两条辫子，穿上粉色的运动服。他从未见过她素颜的样子，不过出于好意，他没有嘲笑她。她父亲的飞机七点钟到，因此七点二十的时候，他的车就停在了门口的车道上。他进门的时候脸上挂着极不满意的神情：肯定是跟双胞胎的母亲过了一个极不愉快的周末，他们的婚姻岌岌可危。洛托已经比她的父亲高出几厘米了，不过这位父亲气势逼人，仿佛占据了整间屋子，所以洛托往后退了几步。

她父亲一脸怒气地说："格温妮，我告诉过你，家里不可以出现男孩子。让他出去。"

"爸爸，这是洛托，他是乔利的朋友，乔利从高处往下跳把腿摔断了，他

现在在医院，洛托刚来，他是想跟你说这事，因为我们联系不上你。对不起。”她说。

她的父亲看着洛托。“查尔斯把腿摔断了？”他说。

“是的，先生。”洛托说。

“与喝酒有关吗？或是吸毒？”这位父亲问道。

“没有，先生。”洛托说了谎。

“格温妮在场吗？”这位父亲问。

她屏住呼吸。“不，先生，”他平静地说，“我是在学校认识她的。她只跟聪明的孩子出去玩。”

这位父亲看着他们。他点点头，房子瞬间变得宽敞了许多。

“格温德琳，”这位父亲说，“打个电话给你妈妈。我马上去医院。谢谢你通知我此事，孩子。现在，你出去吧。”

她扫了他一眼，那位父亲的车快速地离开了，当格温妮走出前门的时候，她已经换上了迷你裙，衬衫只到她的乳房下方，脸上化了浓妆。洛托正在杜鹃花丛里等她。“让他见鬼去吧，”格温妮说，“我们去参加聚会吧。”

“你真厉害。”他的语气中不无崇拜。

“你还没见识过呢。”她说。

他们骑着乔利的自行车。她坐在车把手上，洛托用劲地蹬着。他们穿过漆黑的隧道，青蛙哀声鸣叫，四周的沼泽散发着腐臭味。他停下车子，用自己的运动衫盖住她。它闻起来很香，像衣物柔软剂的味道。家里人肯定很爱他。去海边的时候，洛托站在脚踏板上，他的头靠在她的肩膀上，她则往后靠进他的怀里。她闻到了他脸上收敛水的味道。篝火及车头灯把房子照得通亮。到场的已经有几百人，音乐声震耳欲聋。他们站在那里，背对着破裂的护墙板，喝着满是泡沫的啤酒。她感到洛托在看她。她假装没在意。他凑到她耳边，好像要对她耳语些什么，可事实上他在干什么？在舔她吗？她像是全身遭到了电击，快速朝火堆跑去。“见鬼，你在干什么。”说着她猛地朝某个人的肩膀重重地捶了一下。一个人抬起头来，嘴角黏糊糊的，原来是迈克尔。他刚刚把头离开一个金发女孩。

“嘿，格温妮。”迈克尔说，“洛托，我的朋友。”

“该死，你在干什么？”格温妮又说了一遍。“你不是应该跟我弟弟在一起的吗？跟乔利在一起呀。”

“哦，没有，”迈克尔说，“你父亲到的时候我正好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他是个十分胆小的家伙。这个小姑娘载我到这里来的。”他说。

“我是丽兹。周末我常到医院去做义工。”她把头紧紧地贴在迈克尔的胸膛上说。

“哇喔，”洛托轻声说，“这才是好女孩。”

格温妮抓起洛托的手，把他拉进房子。窗台上摆着蜡烛，所有手电筒的光都聚集在墙面上。裸露的屁股、背部和四肢闪闪发光。不同房间里传出的音乐声混在一起。她把他带上楼，来到通向门廊顶的窗户边。他们坐在凉爽的夜空下，听着聚会上发出的砰砰声，只能看见一束刺眼的光。他们默默地分享着一支烟，她擦了擦自己的脸，吻他。他们的牙齿互相撞击。他曾经说起过他出生的那个乡村里的接吻大会，可她真没想到他懂得怎么利用嘴和舌头。事实上他的确很懂。她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又有了往日的迷乱。她不记得自己曾在其他时间里感受过这种热量。他突然倒在她身上，然后她感觉到他离开了。睁开眼睛，她发现他在滚动，满脸恐惧，然后掉了下去。她朝四周看了看，发现整个窗帘都燃烧起来了。她往下一跳，裙摆向上掀起。在她下落这一过程中，他留在她体内的东西还在往外渗漏。

（有些错误的东西让他们产生兴奋，召唤着这个冷酷的女孩和麻木的男孩，这样他们才能性交。）

在拘留所里，她整夜都在发抖。她回家时，她的父母表情僵硬，非常冷酷。

洛托消失了一个星期，两个星期，然后是一个月，接着乔利在他的床头柜上看到了一封信，上面说洛托的母亲把他送到了一所只有男生的寄宿学校，可怜的笨蛋。他把此事告诉了格温妮，可是她不再关心。全体参加聚会的人、消防员和警员都看见了格温妮和洛托丢人现眼的样子。全学校的人都知道她是一个贱人。她的人生戛然而止。她为社会所不齿。迈克尔不知说什么好，他渐渐地疏远她，交到了其他朋友。格温妮不再说话。

春天，她的身体已无法掩饰，于是双胞胎偷了邻居的车。由于主人的疏忽，钥匙被留了在启动器上。他们驶出车道，撞上椰子树，碾过草地，还撞到了树桩上那个粉色的小信箱。乔利发出失望的叹息。他原以为洛托的家里非常富有，可看起来并非如此。（其实没有人能辨别出来。）他们敲门。开门的是一个身材矮小、神情严肃的女人，她紧紧地抿着嘴巴。“兰

斯洛特不在，”她说，“这个你们应该知道。”

“我们是来见安托瓦内特的。”乔利说。他感到姐姐的手搭在了自己的胳膊上。

“我正准备去买些日用品。不过，你们还是进来吧。”她说，“我是萨莉。兰斯洛特的姑妈。”

他们已经坐了十分钟，一边喝着冰茶一边小口吃着莎堡曲奇，直到门被打开，一个女人走了出来。她高大，傲慢，臃肿，头发被精心地盘在头顶。她给人一种轻若羽毛的感觉，她的薄纱衣服，她的举手投足，她的柔声细语，似乎都能消除别人的敌意。“多么令人愉快，”她轻轻地说，“我们没想到会有客人来访。”

乔利坐在椅子里傻笑，他在解读她，可对自己解读到的东西又十分厌恶。

格温妮发现安托瓦内特正看着自己，于是用手掀开了上衣，把自己的肚子展示在她的面前。

安托瓦内特的表情，像是快要熊熊燃烧的纸。接着她爽朗地笑着。“我想这事跟我的儿子有关。他的确喜欢女孩子。哦，我的宝贝。”

乔利往前坐了坐，打算说些什么，可是此时，一个穿着尿裤的婴儿从她的卧室里摇摇摆摆地走出来，头发蓬松而卷曲。他闭上了嘴。安托瓦内特把婴儿抱到膝盖上，甜甜地说：“说你们好，雷切尔！”然后她拿起婴儿胖胖的小手对着双胞胎摇了摇。雷切尔咬着自己的拳头，用紧张的棕色眼睛注视着来客。

“那么，你们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安托瓦内特说，“你们知道吗，堕胎就等于是将一个女孩直接送入地狱。我不会付钱让你们去做这个。”

“我们要的是公道。”乔利说。

“公道？”安托瓦内特温和地说，“我们都想要公道，还有世界和平。你具体是什么意思，孩子？”

“你这个肥猪，如果你再叫我孩子的话，我就给你一拳头。”他说。

“咒骂只会显示你的精神贫困，小家伙，”她说，“我的儿子，上帝保佑他那纯洁的心灵，从来就不会这么粗俗。”

“胡说八道，你这个恶心的女巫。”他说。

“亲爱的，”安托瓦内特摸了摸乔利的手，非常温柔地说，她打算用自己的触摸让他停止粗鲁的言语。“你很了不起，能为自己的姐姐抗争。不过我建议你到汽车里去等着，除非你想让我灭掉你的男子汉威风。没有你的掺和，你的姐姐和我将达成协议。”

乔利脸色发白，张了张嘴，摊开两手，又合上，然后走出门，坐在开着窗户的车里，听了一小时的六十年代流行歌曲。

安托瓦内特和格温妮坐在那里，对着雷切尔礼貌地微笑，直到这个孩子摇摇摆摆地重新回到她的卧室里。“我们可以这么做……”安托瓦内特前倾着身子说。她要格温妮告诉自己的父母和弟弟，她已经做了流产。一周之后，她会从家里逃出去，但事实上她会住到圣奥古斯汀的一间公寓里。一切都会由安托瓦内特的律师安排妥当。只要她待在里面，她将得到悉心照顾。另外，收养事宜也会安排妥当。生产之后，格温妮就得把婴儿留在医院，重回她的生活。她不可以向任何人透露一个字，否则她每月的津贴就会停止供应。

（到处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令人十分痛苦的、背后的操纵，钱能胜过真心。很好。手指压入伤口，击败对手。）

女孩听着窗外大海的喧闹声，可隔着窗户这声音就变小了。雷切尔又进来了，她按下了电视的按钮，坐到地毯上，吸吮着大拇指。格温妮看着她，想伤害这个浑身散发着玫瑰和婴儿爽身粉臭味的女人。最后，格温妮面无表情地看着安托瓦内特。“你不承认你的孙子吗？”她说。

“兰斯洛特将前途无量，”她说，“如果这件事发生，那么他的前途就不再那么光明。身为母亲就是要为她的孩子打开所有可能通往光明前途的大门。另外，还有更合适的人选来给他生孩子。”她暂停了片刻，笑容非常甜美。“生出更合适的孩子。”

一条蛇在格温妮的肚子里扭动。“很好。”她说。

（这个故事有多少细节是被想象出来的，是被推测出来的？有可能全部都是，也有可能一点都不是。你当时并不在场。可你了解安托瓦内特，知道她慵懒的亲切如何掩饰住了她的凶残。她可能再次说出这番言论，只不过可能这一次并不能击中目标。哦，是的。你从骨子里了解安托瓦内特。）

格温妮回到车上。乔利开着车，看着姐姐用胳膊掩住脸哭得如此伤心，他觉得反胃。“你告诉她让她下地狱了吗？”他问。他要向那只猪索要她拥有的一切，虽然她是兰斯洛特的母亲。他要抢走她所有的财产，然后一辈子开心而富有地生活在那间海边小屋里。

格温妮放下胳膊，说：“她要我拿到钱然后闭嘴。不要再为我抗争了。我已经签了合同。”

他想用他惯用的无声手段将他未说出的话表现出来，可她不想听。“我喜欢她。”她说，虽然这不可能是事实。

他们出现在了父母的房子里，因为他们也无他处可去。母亲正在准备秋葵、鸡肉和玉米面包，看到他们，放下奶油刀，张开双臂走过来。晚餐的甜点是奶油布丁，吃到一半时，格温妮宣布了自己怀孕同时堕胎的消息。这是说给乔利听的，这样他就不会再多事了。父亲把头靠在餐桌的边缘哭泣。母亲一声不吭地站着，并在第二天早上就飞到厄尔巴索去工作了。假装离家出走对格温妮来说并非难事。她打包了一些衣物和日常用具，在本该去上学的时间里钻进一辆来接她的汽车，然后就被安排在一套一室两厅的公寓里。地上铺着燕麦色的地毯，每周会有一个护士光顾，有人会送日用品上门，有看不完的电视节目，这很适合她的喜好，因为即使房间里有书，她也不可能读，何况这里也根本没有书。她只能被困在这栋豪华的公寓住宅区里。这里有绿松石色的喷泉，还有染色的红柏木护根物。

胎儿在生长。他一天天地消耗她的身体和青春。格温妮吃得很少，整天看脱口秀。亲爱的洛托，她曾写信给那位被放逐到寒冷的悲惨的北方世界的男孩，可一半的话都是谎言，所以她把信撕掉，塞到了垃圾箱的咖啡滤渣下面。只有泡在浴缸里她才能略微放松一点。

她的人生暂停了，可是很快，孩子就出生了。格温妮是无痛分娩，就像做了一场梦一样。她的私人护士也来到了医院，把一切都料理得很好。她把婴儿放到格温妮的怀里，可她一离开房间，格温妮就把他放回摇床里。他们把婴儿车推走，并不停地把他抱回她身边，尽管她一再叫他们不要这样做。她的身体恢复了，乳头变硬了。两天，三天。杯子里装的是绿色的杰利奥饮品，面包上抹的是美国原装奶酪。一天，她签了一份文件，然后婴儿就不见了。她的背包里多了一个装满了现金的信封。她走出医院，步入七月的热浪。她的整个身体都被掏空了。

她一路走回家，有十多公里的路程。她走进家门，发现乔利正在厨房里喝果汁。他手上的杯子掉到了地上。他脸色通红，对着她尖叫着说父母已经向警察报案，父亲每晚在大街上找她找到天亮，自己夜里会梦到她被强奸，等等。她耸耸肩，放下背包，走到娱乐室去把电视打开。过了一会儿，他给她送来了炒鸡蛋和烤面包，然后坐到她身边，注视着映在她脸上的不停移动的光。几个月过去了。她就像行尸走肉，因为她的脑子想着他方，想着另一个半球。有一种东西拽住她，在看不见的地方有个锚，对她来说，如今动一动都是件异常耗费力气的事。

她的父母对她很温柔。他们允许她不上学，带她去见心理医生。但这些都没有作用。她卧床休息。“格温妮，”她弟弟说，“你需要得到帮助。”这没有任何意义。她弟弟拿起她的手，眼睛却不看她。他很温柔，很体贴，因此她并不感到难为情。她已经几个星期没洗澡了。她身心疲惫，连饭都不吃。“你都发臭了。”乔利生气地说。你一直都很臭，她心里想，不过并没有说出来。乔利很担心她，因此只在上课时间才离开家。父亲也只在工作时间才不在家。她单独在家的时间只有三小时，太短了。有一天，她比平时有了更多的力气，于是她打电话给迈克尔那个卖毒品的邻居。他来了，看着她暗淡的头发和小女孩的睡衣，极不情愿地把纸袋递给她。她把钱塞到他手里，砰的一声把门关上。她把纸袋放在床褥和床板之间。日复一日，一切照旧。头顶的吊扇叶片边缘聚集了黏糊糊的灰尘。够了。

乔利给她看他收集到的摇头丸，狡黠地说：“这是我征服世界的起点。”他还说他整个晚上都要到锐舞舞会[注]上去卖，她一个人待着会不会有事？“去吧，”她说，“挣钱去吧。”他去了。他们的父亲正在房间里睡觉。她拿出安托瓦内特给她的那一信封钱，把它放到乔利的枕头下，想了想，然后，她把他发臭的床单换掉，再次把钱放到枕头下面。她把放在自己床褥下面的那包药拿出来，先吞了一片，等着它发挥药效，然后将一整瓶药倒进嘴里，从冰箱里拿出一盒鲜牛奶，把药咽下去。她的胃开始疼痛。

她头晕目眩，周围的事物变得模糊。她倒在床上。迷迷糊糊地，她听见父亲去上班了。瞌睡像浪潮一样向她袭来。在浪潮中，她感到美妙，平静。

（往前走吧，喝酒吧，哭泣吧，愤怒的女人，你的人生已过去一半。你希望把什么弄得一清二楚呢？窗外，清晨已如期而至，狗已从它追逐花狸鼠的梦里醒来，但世上没有复活一说。不过，你还是做了，不是吗？你把那个可怜的女孩弄活过来。现在，你打算怎么办？此刻，她就在你眼前，活着，并且会一如往昔地活下去，而你的歉意将毫无意义。）

乔利回家后发现家里一片沉寂，他知道出事了。父亲上班去了，乔利因为参加音乐会而没有按时回家。他站在门边，什么都听不到，于是他跑进去，发现了他所发现的。顿时，世界开始以排山倒海的气势在他周围翻转。他等着救护车，一边等一边盘算他该怎么办，然后，一个计划诞生了，这个计划可能要花费数年。他把姐姐的头挪到自己的大腿上，久久地抱着。大约一公里外，传来鸣笛的声音。

天亮了，远处泛起微微的白色。玛蒂尔德在颤抖，却不是因为冷。她同情他们，这些懦弱的人。因为，她自己也丧失过信心，也在黑暗中陷入绝望，可是逃避太容易了。这是欺骗行为。一把药，一杯冷水，然后吞下去。要么把椅子往后一踢，喉咙开始灼痛。一分钟的痛苦，然后一切结

束。可鄙，这么没有荣誉感。那还不如来场完整的体验。最好是时间漫长的、缓慢燃烧的痛苦。

玛蒂尔德心肠狠毒，复仇心切。（此话正确。）

玛蒂尔德的心是仁慈的。（此话正确。）

玛蒂尔德想起了兰德漂亮的背，修长，肌肉发达，脊柱呈精致分明的锯齿状。这曾经是洛托的背。他俩的嘴唇、颧骨和睫毛毫无二致。仿佛他的魂魄在一个活生生的人身上显现。她可以把它当作礼物送给这个男孩。即便不是父亲或母亲，但至少有血缘关系，是舅舅。毕竟，乔利是第二个最了解洛托的人。他可以向兰德谈谈洛托，可以把对兰德来说支离破碎的细节汇集成一个完整的人：采访、剧本，他和他的遗孀共享过的短暂欢愉。可是玛蒂尔德知道自己跟他已经隔绝，她展示给他的只是身体，并非实质性的东西。乔利可以给他再现格温妮的样子，一个母亲的形象。玛蒂尔德可以给兰德留下某种永恒的东西。她可以给兰德和他的舅舅时间。

她站起来。曾让她感到轻快的东西消失了，她觉得自己的骨头像花岗岩般沉重，皮肤像被覆盖了油布。她从地上搬起纸箱，感觉到乔利的种种劣迹沉甸甸地压在自己的胳膊上，然后把它放到了水槽里。

她点燃一根火柴，看着蓝色的火焰将火柴棒吞没。片刻工夫，那种轻快感又回来了，吹灭火柴的那口气就在嘴唇背后——见鬼去吧，仅凭在洛托生前最后的那段时间里他对洛托做的一切，乔利就应该得到最坏的报应。是他让洛托产生怀疑——可是，某种东西阻止她吹出那口气。（这是她内心的某种东西，不是你我。）就在火焰要烧到她手指的时候，她让火柴掉到了箱子上。她看着文件燃烧，化成灰，她对乔利的诅咒随之变成了缕缕青烟。接下来，她会分别给他们寄去自己的亲笔信。兰德可以每一天都打电话给他新找到的舅舅。他会这样做。乔利会在他的海边豪宅里主持兰德的婚礼。乔利会参加兰德孩子们的毕业典礼，会开着他送给他们的保时捷赶到那里。兰德将得到爱。

“这也并非没有意义。”她大声地说。

狗醒了，对着烟大叫。当玛蒂尔德从那堆灰烬焦炭中抬起头时，她脑子里那个阴暗的小女孩消失了。

---

1. 此处指一种年轻人的玩乐方式：通过吸各种液体发出的气味来产生过瘾的感觉。——译者注

2. 此处指播放快节奏音乐、充斥着大量具有迷幻性的药物的地下派对。它起源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英国，体现的是当时的年轻人对政治氛围的不满。——编者注

23

几十年后，看护会来到玛蒂尔德家的茶室。（墙上挂着蓝色的油画，给人一种微微淡淡的年轻和失恋的感觉。）她会拿着一大盘饼干来，这是玛蒂尔德唯一愿意吃的东西。她会说话，这个女人会不停地说话，因为玛蒂尔德的嘴唇上有一丝微笑。可是等她去触摸她，她会发现这个老人已经离世。没有呼吸。皮肤渐渐没有了热气。玛蒂尔德大脑的最后一点活力将她引向大海、粗糙的海滩以及火热的爱，它犹如矗立在深夜的海岸边那几乎令人察觉不到的火炬。

一个小时以后，乔利一得知消息便搭乘飞机赶来。上午，他破解了玛蒂尔德位于伦敦的那套公寓的锁，步履蹒跚、气喘吁吁地进来了。这几年他像个大肚火炉一样胖，一样老。经历了那么多磨难，他活了下来，像老鼠、水母和蟑螂。他拿起玛蒂尔德写的无人喝彩的三本很薄的书，放进自己的包里。（《阿拉松》《埃尔隆》《博罗魔丘》注；她表达方式很圆滑但不够巧妙。这些书出版后，全部被他买了下来，成箱堆在一个房间里，正遭受蟑螂的啃噬。）虽然他年事已高，可还是跟过去一样敏锐。他倒了一杯波旁酒，却丢下玻璃杯，拿着瓶子到阁楼上去了。他花了整个晚上翻阅被他们细致归档后存放在纸箱子里的兰斯洛特·萨特怀特的有价值的手稿，寻找那份粗糙发黄的《清泉》的初稿。它的价值可能超过这整栋楼的价值。他不会找到它了。它已经不在这里了，几十年前玛蒂尔德拥有的这份初稿就被偷走了。在一个黎明，一个年轻人在陌生的房子里醒来，充满羞愧与愤怒。天色尚暗，他没有开灯，把狗放出去撒尿，摸黑做了水果沙拉，煮了咖啡。他把手稿塞在自己的衬衫里，在他开车回纽约的途中把它捂得发热。最终，什么都无所谓了。的确，兰德最有资格拥有这份手稿。他写了封信解释自己的偷盗行为，把信塞到那个装满成熟的西红柿的大蓝碗下面，他从骨子里感觉自己应该拥有这份手稿，而这种感觉世上只有另一个人才能真正懂得。

守寡两年了，玛蒂尔德到新泽西去见兰德。那里正在上演《暴风雨》。他出演丑怪的奴隶卡利班。他表现得还不错，可惜没有闪光点。天才的孩子很少成为天才，诸如此类吧。他最大的天赋可能就是他藏在乳胶面具后面

的那张帅气的脸。

演员谢幕后，她走入了夜幕中。她没有伪装自己，也没什么必要。她现在不胖也不瘦，头发长了，是自然的浅棕色。可他就在剧院前面，带着厚重的戏妆在抽烟，像剧中角色一样驼着背，穿着破衣服。“你认为怎样，玛蒂尔德？”他隔着那些看完戏后离开去吃晚餐、去接小孩、去喝酒的人流喊道。

他看她的那眼神。天哪。他好像能看穿她黑暗的内心，并因此厌恶透顶。

不过，的确，洛托有着同样死板的道德信条。如果他知道——她做过的一切；她的真面目；她内心压抑着的愤怒火花；每当听见他在某些聚会上醉得心花怒放并且吹牛的时候，她多么厌恶从那张漂亮的嘴里说出的每一个字；她多么想把他踢得到处都是的鞋子烧成灰烬；她已经受够了他对别人微妙情感的漠视，受够了他那种比他们房子底下的花岗岩石板还沉重的自我；婚后多年她早已厌倦他的身体、他的气味、他腰间的赘肉、稀疏的头发——他会原谅她吗？哦，天哪，他当然会。

她完全停了下来。站直，她对自己说。她要展示给兰德一张灿烂的笑脸。“不要灰心。继续前进！”她说。

当她在黑夜中驾车向自己的家和狗飞奔而去的时候，她的眼前反复出现他的脸。一个英俊的人有时候看起来却无比丑陋。也许兰德比她心目中那个演员优秀得多，毫无疑问，比洛托当初要出色。当然，她知道他们的相似点是什么。

空荡荡的剧院比其他空旷的地方要更安静。如果剧院处于沉睡状态，它往往会梦见人声、灯光和动作。她在剧院外的寒风中寻找，只找到唯一没有上锁的那扇门，立刻走了进去。现在，骨瘦如柴的丹妮卡和漂亮的苏珊娜快要寒暄完毕，正挥手让侍者离开，打算开始说玛蒂尔德的坏话，抱怨她让她们白等了一场。随她们去吧。白天上班的时候，她变得越来越焦虑，兰斯洛特没有回她的短信，也没有回家，于是她去找他。《盖西》正在上演。这是一部关于罪恶的戏，它腐蚀着他的灵魂。她伸出双手，拖着脚步，在黑暗中摸着墙前行，循着他微弱的声音穿过后台。她不愿意开灯，因为这样就等于是提醒他她来了。终于，她到了戏台的侧翼。他就在台上，在昏暗的灯光下，他说：

可怜又老实的主人，好心肠让你落到这步田地，

为善良所毁！谁能想到，

一个人最大的罪行，竟是做了太多的善事！

那么，谁还敢做到有你一半的善良？

慷慨，本为天神品格，凡人慷慨却会损害自己。

直到这一场的最后她才确定是哪部戏剧：《雅典的泰门》。莎士比亚戏剧中她最不喜欢的一部。他开始表演下一场。哦，他在表演整部戏剧。独自表演。没有观众。

站在暗处，她很安全，她可以对着他微笑—— 一个滑稽、可爱的男人——而且，微笑已扩张至她的膈膜，她不得不深呼吸，这样才不至于笑出声。因为，她要看着他，看着他高大的身躯在这个舞台上昂首阔步。他用这种投入的表演维持那垂死的旧日梦想。他内心的演员特质仍然暗暗存活于世，她曾认为他早已放弃。但是他表演得过于做作，过于用力。没有他想象中的好。

她站在幕帘的褶皱后面。他的表演结束了，他一次又一次地鞠躬，然后喘了一口气，又深深地鞠了一躬。他关掉灯，借着手机上电筒的光离开。她非常小心，不让自己出现在灯光的范围内。他从她身边走过，因此她闻到了他的气息：汗水、咖啡以及他的体味，也许还有让他放松的波旁酒的味道。等到关门的声音响起，她凭感觉快速地摸索着穿过黑暗的剧院，来到寒冷的大街上，跳上出租车，全速奔回家。他到家的时间仅仅比她晚了几分钟，不过当他把头靠在她的脖子上时她还是闻出了冬天的味道。她温柔地扶着他的头，感觉到他的体内正涌动着秘密的幸福洪流。

后来，她用笔名写了一部戏剧，名叫《伏伦妮娅注》。它在一个只容纳五十人的剧院里上演。为此，她投入了她全部的精力。

（没有人来看演出。她理应不感到奇怪。）

---

1. 根据古希腊佚名作者的《喜剧论纲》，喜剧人物可分为三种：Alazon、Eiron、Bomolochos，对应的意思分别为伪君子、自贬者、丑角（或愚人）。此处为音译。——译者注

2. 本段出自莎士比亚的《雅典的泰门》第四幕第二场的最后部分。——译者注

3. 伏伦妮娅，莎士比亚戏剧《科里奥兰纳斯》中的人物名。——译者注

24

很久以前，那时她还很小。她的记忆和后来的结果之间横亘着绵长的黑暗山脉，中间无法衔接。四岁的孩子只是幼儿。因为一个幼儿犯了幼儿易犯的错误而恨她，这太苛刻了。

也许事实就摆在那儿，也许是为了便于解释而编造出来的，不过一直以来她的内心有另一个故事版本，它潜藏在第一个故事背后，向她的记忆发起猛烈而无声的挑战。她不得不相信那个更好的故事才是真实的，尽管那个更糟糕的故事一直顽强地占据她的记忆。

四岁那年，她听见弟弟在祖母家的楼上玩耍，其他人都在屋外，吃她父亲那天早上打回来的野鸡。从窗户看出去，一家人正围坐在树下，桌上摆着长棍面包和豆焖肉，还有葡萄酒。她母亲玫红色的脸往后仰着，阳光照在她的皮肤上。她的父亲正在喂比比克吃东西。她祖母的嘴呈一条直线而不是n形，这表明她很快乐。起风了，树叶沙沙作响。空气中有肥料的味道，一块美味的布列塔尼蛋糕被摆在料理台上，等待作为餐后甜点食用。她坐在便盆上，正准备离开，可楼上弟弟的歌声和敲打声更有趣。他本应该在睡觉。可他是个坏孩子，绝不会睡觉。

小女孩爬上楼，指甲里聚满了灰尘。

她打开房门。她的小弟弟看见她便高兴地欢呼。过来，她说。他踉踉跄跄地走出来。她跟着他走到楼梯口，金色的旧橡木因为拖鞋日复一日地摩擦而闪闪发光。

她的弟弟摇摇摆摆地站在楼梯顶，双手伸向她，心里确信她会帮他。他用力朝她扑来。可是，她没有去抓住他的手，而是在他碰到她时挪动了一下身子。她不是故意的，至少不完全是，也许，她是有那么一点意图，也或许她完全是故意的。他晃了一下。于是，她看着这个婴儿慢慢地翻滚到了楼下，他的头像个椰子，扑通扑通一直滚下去。

在楼梯底部他的身体扭成一团，一动不动，就像被扔在地上的待洗的脏衣服。

当她抬起头的时候，她看见十岁大的堂姐目瞪口呆地站在楼上的卫生间门口。

这是那个不好的版本。后来的一连串事件告诉她故事应该是这个版本。它跟另一个版本一样真实。这两个版本同时播放，形成循环。

然而玛蒂尔德永远都不可能完全相信那个不好的版本。无疑，挪动一下身子肯定是后来加进去的。她不相信，可是她的内心又有那么一点相信。她内心的这种矛盾成了后来她一切所作所为的根源。

不变的是其他事实。在这件事发生之前，她备受宠爱。可在那之后，所有的爱都被收回。不管她推了弟弟，还是没推弟弟，结果都是一样的。对她而言根本不存在宽恕。可她还那么小。父母怎么能如此冷酷，她为什么就不能得到宽恕呢？

25

婚姻是数学，要套用一定的公式才能计算出结果。但不是人们认为的加法，而是指数。

这个男人神情紧张，相对于他瘦长的身体而言，他的西装太小了。这个女人则穿着齐大腿根的绿色蕾丝连衣裙，耳后戴着一朵白玫瑰。天哪，他们是那么年轻。

他们面前的这个女人是持独神论的牧师，一头浓密的灰发在透过窗纱照进来的阳光中闪闪发亮。外面，波基普西市正在苏醒。他们身后是两名证婚人，一个穿监管人制服的男人在轻声哭泣，一个穿着睡衣的男人牵着一条腊肠狗。每个人的眼里都闪着泪光。人们可以品尝到空气中的爱意。或许那是因为性。又或许爱和性完全就是一回事。

“我愿意。”她说。“我愿意。”他说。他们永远相爱。他们至死不渝。

我们的孩子会非常漂亮，他看着她的时候心里想。

我们有家了。她看着他的时候心里想。

“你可以吻新娘了。”牧师说。他们开始亲吻。他们愿意。

现在，他们向每个人表示感谢然后大笑起来，接着他们签了文件，接受别人的祝福，之后所有的人都站了一会儿，不愿意离开这间高雅而舒适的起居室。这一对新人再次羞涩地向每个人表示感谢，然后走到外面去迎接凉爽的早晨。他们笑着，面如桃花。进来的时候他们是两个整数。出去的时候，他们就变成了整数的平方。

她的一生。窗台边停着长尾鹦鹉。伦敦昏暗的天空中残留着正午的蓝色。用情至深的生活已经是多年之前的事了。在岩滩上度过的日子，潮池中的生物。所有那些平常的午后时光，坐在房子里听着外面传来的脚步声以及体会这些脚步声背后的情感。

事实是，相较于那些精彩的瞬间和亮点纷呈的活动，她发现那些日常小事才是她生活的意义所在。数百次在花园里挖土，每一次铲子在泥土里愉悦地翻腾，用力下压，把土松开，享受泥土的芳香，这些动作带来压力和释放，代表她在樱桃园的房子中得到的温暖。或者这么说吧：每天他们在同一个地方醒来，她的丈夫往往用一杯奶油还在其中打旋的黑咖啡将她唤醒。这种爱意几乎不引人注目。他会亲吻她的额头然后再离开，每次迎接他回家，她都觉得体内有某种热烈蔓延全身。成就他们婚姻的是这种无声的亲密感，而不是重大的典礼或聚会或首演或某些重要的场合或酣畅淋漓的性爱。

无论如何，他们之间的这段故事演完了。非常遗憾。她放在热茶上取暖的手看起来就像是某个孩子的脏手戴过的手套。太多年过去了，身体已经扭成了一团。但曾几何时，她也非常性感，如果不用性感一词的话，也可以说她的长相怪得极其引人。透过这扇窗户，她可以清晰地看见过往的自己曾多么美好。她了无遗憾。

（这不是事实，玛蒂尔德。让我轻声提醒你。）

哦。天哪。是的，有一件憾事。孤独，它总是隐约闪现。这是实实在在的遗憾。

原因在于她一辈子都拒人于千里之外。从一开始，她就只让少数几个人走进她的内心。在那个最初的夜晚，黑暗中，他年轻的脸蛋让她异常兴奋，他们的身体撞击着周围的空气，她的心里有了意想不到的清楚的认识。哦，就这样，突如其来的宁静住进了她体内，她未曾体验过的宁静。它莫名其妙地冒了出来。伴随着这个夜晚流淌向前的，有黑暗的校园里的电闪雷鸣，还有激情、歌声、性以及内心本能的恐惧。就是这个夜晚，他看见她就立即跳了起来，然后拨开人群牵起她的手。这个阳光的男孩给了她一个栖身之所。他不仅赠予她那开朗的自我、夯实肥沃的过去、激情四射的令她感动的完美身体和坚不可摧的未来，而且他还在黑暗中为她举起了燃烧的火炬。他对她的理解如此炫目，如此深刻，那是因为他内心的善良。可上天在赐予她这份礼物的同时埋下了遗憾这颗令人苦涩的种子：真正的玛蒂尔德和他所见的玛蒂尔德之间，有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这的确是颗会结出恶果的种子，它发芽，破土而出，长成小树苗，变成大树，开花，结果，等到果实成熟那日，便是地动山摇之日。她的末日。爱的终结之日。

她希望自己过去是善良的玛蒂尔德，是美好的那一个，也就是他眼里的那一个。她本可以微笑着俯视他，她本可以转过身听从在嫁给我这句话之外旋转的那个世界的召唤。这样就不会有停滞和踌躇。当然，她也可以大笑着触摸他的脸，感受自己手掌上残存的他的温暖。我愿意，她可以说，我

确定。